

千般风情与你说（自序）

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航空产业工人，二十周岁那年，欣逢三大喜事：加入共青团；工资又涨了一级，涨到六十九块零五分；当了爸爸，抱上了大儿子，对，就是我。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三天清晨，父亲给我点上吉祥喜庆的红胭脂，匆忙赶去工厂。这一天，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一鸣冲天，首飞成功。

那是火红的年代，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父亲和他的伙伴们，在一个地名叫三台子的军工厂，为共和国的航空事业奉献着青春年华。

三台子位于沈阳北陵公园北，孤悬城外。这里是重兵把守的“军事重地”，重符号、重金属、重工业，设有围墙、电网、探照灯。界碑旁，戳着警示牌：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逾越。外界对

大名鼎鼎的沈阳松陵机械厂知之甚少，只晓得这是保密单位，代号112厂，通信处328信箱。这里远离喧嚣像世外桃源、壁垒森严像古典城堡、阡陌纵横像乡村田野、红楼掩映像繁华都市。不知道的会问：“三台子？哪堡子？是不那儿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可不，这里的乡土气息、烟火味道，更像巨大的部落庄园。记得最真的，还是童年往事。

北铁道，青纱帐。金色池塘边黑亮的铁轨，冒着白烟的火车呼啸呼啸奔驰。想像铁道游击队队长刘洪一样，挥舞着驳壳枪，威风凛凛探出车门……

东跑道，草地里。潜伏在铁丝网边，仿佛要爬过敌占区封锁线，任凭蚊子小咬，就想亲眼看看，浅黄色新型飞机滑翔起飞，轮胎摩擦地面溅起缕缕白烟，战鹰昂首刺破苍穹的瞬间。

寒冷的西大道，冰天雪地。在那个叫西伯利亚的地方，划着一种叫“单腿驴”的冰车，冻得嘶嘶哈哈，仍然疾速滑行，在冻土薄冰的沟岔阡陌里嬉笑打闹。

北陵公园后身苗圃里。成熟的果实挂满枝头，猫腰钻进去偷吃沙果，直到在树下吃“倒了牙”，再鼓鼓囊囊塞满跨栏背心，飞也似的钻出铁丝网。

在三台子，我度过了童年时光，度过了学生时代，又进入了工厂，成为学徒工，和父辈们一道制造歼击机。这里，囊括了我儿时和青少年时代的所有记忆，嬉戏、玩耍、上学、逃课、打架、斗殴、相思、暗恋、饮食起居、儿女情长、怀春念旧、多情善感、孤

独寂寞、壮志凌云。后来，离开了火热的军工生产第一线，但是，离乡不离土，一直生活在这片挚爱的土地上。

民间流传一句话，“一个三台子，半部航空史。”可是，三台子军工大院老百姓的娱乐、家属区的生活常态、子弟兵的安置就业，竟没有只言片语记录点滴，想起来，羞愧难当，如鲠在喉。于是，仿佛临危受命，天降大任，“穷凶极恶”般搜肠刮肚，引经据典，把听说的、想起来的、经历过的，东南西北、犄角旮旯、陈芝麻烂谷子，扎鸡毛掸子似的，一口气儿都翻腾出来了，整理出几十篇三台子老故事。不是新闻纪实、不是散文小说，也不是文学随笔，有点四不像。顾不了那么许多，盖房子讲话，齐不齐一把泥吧。

洗脸盆扎猛子，没深拉浅，斗胆结集成册，奉上一本展现三台子风土人情的纸质印刷品，这也是第一本三台子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对故乡，不啻是怀旧和念想，于自己，算是“铁树开花，老来得子”。

三台子，万般妩媚、千种风情、百年故事，可笔者拙嘴笨腮，仅说出几分。

说来惭愧，又让这个叫“序”的东西憋够呛，担心敲锣打鼓，有自吹自擂之嫌，又怕好肉好菜埋饭碗里，瞎了见习厨子一片心。行了，不啰唆了，跟头把式就此打住，欢迎各位父老乡亲、三老四少，瞧一瞧、看一看，挑帘进屋楼上请，热乎馒头热乎饼。

最后，咱也不整奥斯卡颁奖典礼似的，山神土地，老亲旧友一顿拜，就一句话：“三台子，好使！”

目 录

乡 思 暗 恋

- 3 也无乡思也无愁
- 21 暗恋误入桃花源
- 28 老家大号三台子
- 35 飞机城，我的故乡
- 39 拆哪儿？别拆文化宫

乡 情 风 貌

- 47 第三合社
- 71 小白房风雪之夜
- 83 从田义屯到北铁道
- 95 前进理发店
- 109 青春巢穴——母子室

乡俗 民约

- 131 有朋自远方来
141 “样板戏”童年
152 二四二，二三事儿
160 挂在树梢上的裤衩
167 如此照相
178 昭陵 儿时后花园

乡恋 往事

- 187 同窗好友冯老三
195 盛夏的旷野
204 饥肠辘辘的晚秋
217 “西伯利亚”的寒冬
233 饱汉不知饿汉饥

乡土 记忆

- 247 春风她吻上我的脸
261 岁月蹉跎下肥地
268 黄果树，我来直播
279 浑水摸鱼
288 小毛驴儿与德麟二舅
302 翠翠轶事

乡音 思念

- 315 喜奎老姐
325 玩火柴的小男孩儿
333 农场小马的黄昏恋曲
342 一碗油茶面
350 惊蛰的雷 清明的雨

·
—
·
乡思

暗恋
·
—
·

也无乡思也无愁

致一位女同学的信

苏菲，十分想念的老同学，紧握你的双手。你离开三台子，离开沈阳，离开同学们，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记不得那是20世纪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跟随父亲支援三线，奔赴祖国西南边陲，去大山深处的飞机制造厂了。

只记得，那是一个风雪弥漫的黄昏，好像你刚刚过了十六岁生日，同学们送你离开三台子。

6路无轨车站。远处，文化宫灯火阑珊；近前，路灯昏暗惨淡。同学们簇拥着你道别，幼小的心灵，还不知道，此去经年，何时再见，只是感觉，凄惨悲凉，怅然若失。

同学们围成圈，挨个跟你握手，说不上是泪水还是雪水，模糊了我们的视线。我没敢抬眼对

视你朦胧的双眸，只轻轻触碰一下你冰凉潮湿的小手，转身离去。

岂料，转身就是天涯。从此天各一方，杳无音信。

直到最近，有了一丝你的消息，听说，你留在了你毕业的那所学校，一座南方典雅玲珑的学府，当了一名老师，且为人妻为人母。现在功成名就，家庭美满幸福。最近，还晋级当姥姥了，听了真心为你高兴。

昨天，到邮局取来你的信。那是一封现在罕见的手写信，邮票是精心挑选的过去的珍爱，竟然是我们家门口北陵公园的图片，冒昧揣测，你在轻抚邮票那一瞬，是否也有余光中的惆怅，“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开启信封，信笺倾泻着淡淡的幽香，浅色的墨兰千姿百态，舒展而慵懒，惬意又悠闲地挂在下角。你在信中的表述，热烈而奔放，聊了诗与远方，聊了家和故乡。说实话，没等看完内容，已经陶醉了。娟秀的字里行间，透着成熟女性的自信和练达，捧着来信，爱不释手，真切体会到了见字如面的感觉。

苏菲，亲同学。我说的亲同学，不是网络语言，是指我们同学之间骨肉相连，手足相亲的特殊情感。

像我们这样一个班级，一个老师，五十六个同学，三五载同窗，不但叫得出彼此外号、绰号、诨号，还知道乳名、小名、别名，甚至知道，三叔六舅七大姑八大姨的，理应称之为亲同学。因为那些在幼儿园大班、短期培训、技术轮训、夜大函大、党校团校等统称为同学的话，我们只好升格。

亲同学，你在来信中，热切要求给你叙述一下我们的故乡——三台子的往事和现在。说到故乡，我一时有点蒙住了，在我的词典里，一直固执地认为，故乡，是老北京大碗茶情思的前门，或是有我父老乡亲的山村。自己对故乡的印象，还是停留在遥远的从前回老家记忆之中；我们从深邃穹顶的沈阳老北站票房子排队买票，狼狈不堪地挤上了绿皮火车，呜，一声长啸，轰隆咔嚓，几番颠簸，火车经停新民、大虎山、沟帮子三个大站，再经过羊圈子小站，到了一个叫作石山的火车站。下车，披星戴月，顶风冒雪，往北走十五里地，远远望见一条锃亮的弧线弯弓一样掠过村庄，那是伸向东郭苇场的小火车轨道，村口一棵饱经沧桑的老槐树，左边是一个水草丰茂、圆不圆扁不扁、深不深浅不浅的池塘。村子里，高高矮矮、错落有致的草房，永远飘荡着绵绵不断的炊烟——这个叫锦县（今凌海市）谢屯乡马圈子的村长，爸爸妈妈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才是故乡。

看到你信中的点化，恍然大悟，可谓一句话惊醒梦中人，人们经常说的老家，那是我们父辈的故乡，充其量是我们的籍贯，三台子才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故乡是三台子呀！

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我们在这里出生、玩耍、上学、下乡、工作、下岗、生儿育女、养家糊口，甚至养老送终。我们在这里成长，我们在这里成熟，我们在这里搀扶，我们在这里眺望，我们在这里思考，我们在这里怀恋，在这里生活终老一辈子，这里，三台子，就是我们的故乡。

好，学学主持人的口气：下面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单元——家乡美！

说到家乡，一股朝圣心情油然而生。

儿时印象，三台子是一个半城半乡、亦工亦农的小社会、大工厂。人们从四面八方、五湖四海来到这里，这里既像都市里的村庄，又像农村里的城镇，外面以为是鲜为人知的世外桃源，内部更像垂直领导的独立王国。

三台子，曾因为张学良在这里建立了北陵飞机修理厂小有名气，但真正名扬天下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在这里建造中国最大规模的歼击机生产基地，这也是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之一。

盛京沈阳作为古城，清太祖努尔哈赤定都的中兴之地，以老城为中心，按照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说法，三台子，就是盛京城的玄武之地。新中国要在努尔哈赤横刀立马、平定中原的风水宝地，量中华之国力振航空之雄风，打造中国歼击机生产基地，建设航空工业的摇篮，真是上风上水的首选。

航空摇篮就地取名，大名曰沈阳松陵机械厂。殊不知，这朴实无华的厂名竟是中央军委批准通过，而厂长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权任命的。从航空新城奠基开始，这里的生产科研，后勤保障以及职工家属，都踏着年轻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秘密紧张地快速推进。

沈阳松陵机械厂地处城市最北，一片参天古松掩映的高坡之上。三台子与主城区之间，有两万多株三百年的苍松屏障，这是清

太宗皇太极和孝端文皇后的陵园，“关外三陵”之一的清昭陵，占地三百三十多万平方米的参天古木遮天蔽日，几乎把这里与世隔绝。

三台子号称十里飞机城，在十几平方公里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外围被东西两条大道包裹。西边的大道和主城区接壤，黑色沥青浇灌的柏油马路，人们都叫它西大道，现如今叫黄河大街。黄河大街密林草丛中赫然竖立着中英文警示牌：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逾越。东边的大道，是水泥石子深挖实夯的跑道，国际标准的歼击机试飞线，私下人们都叫作东跑道。三台子最北边是贯穿东西，伸向厂区的铁路专用线，人们叫它北铁道。

在方方正正的三台子地区，大致分成两块区域：厂区和生活区。东边厂区，厂房林立，烟囱高耸，机器轰鸣。仅一个厂房，面积就达五万平方米，是亚洲最大的单体厂房。这个厂房，可以容纳一百多场篮球赛同时开哨，当然，谁都知道，那可不是迎接CBA季后赛的，精心打造的战鹰，将在这里整装待发，扬眉剑出鞘，捍卫祖国的领空。

出入工厂，有壁垒森严的九座大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警卫营荷枪实弹，昼夜把守。如果进入生产区域，需怀揣户口本，手持介绍信，而且是县团级以上单位的介绍信，还要有治安保卫人员陪同，方可三道关五道卡地进入厂区。

万一不小心误入三台子家属区，走失迷路是大概率事件，因为工厂区域电网围栏加上军警巡逻，夜晚还有探照灯交织闪耀，你休想越雷池一步，而居民区，一排排一座座，统一制式的苏式红楼，

几乎一模一样，仿佛进入了红色的迷宫。职工家属来自山南海北，语音南腔北调，加上保密守则规定互相不闻不问，当时的三台子居民，相当于现在的朝阳区群众，会把你直接扭送到派出所，所以贸然擅入后果严重。

三台子中心地带，有一条毗邻厂区东侧的主干线，是几万职工上班的必经之路。每天清晨，厂区和家属区的扩音器在一个音频响起，《我们走在大路上》《北京颂歌》《大海航行靠舵手》，踏着激昂奋进有时代精神的旋律，四面八方上班的职工迎着初升的太阳，人潮涌动，车轮滚滚，从九个厂门鱼贯而入，成为一道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壮丽景观。

这时候，如果能有航拍，一定是这样的情景：天刚蒙蒙亮，一排排楼房整整齐齐，陆陆续续、零零星星从红楼里，走出来清一色蓝色工装的人们，像一滴滴碧蓝的溪水，从涓涓细流汇成小河流，一会儿，涌动成汹涌澎湃的大江，浩浩荡荡，湍涌向前，这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在二号门停下，围着花坛转盘，就像打了一个漂亮旋涡，带着花团锦簇的袭人香气，携着飞溅浪花的欢歌笑语，奔向工厂大门。

三台子中心区域另一条主干线，紧靠西大道，这是居民生活区的重要道路，这条路北边的尽头，有一片红砖平房，居住的大多数是老职工，他们的家属尚在农村，孩子多、生活困难。有的家庭，十口八口也不罕见。后来，沈阳著名相声演员杨振华，说过一段相声，形容家里孩子多了，甚至顾不上起个正式的名字，把九个孩子直接叫成大毛、二毛、三毛、四毛、五毛、六毛、七毛、八毛、截

住，起床啦。估计就是从这里撷取的生活素材。

三台子人统称这里为七百多栋小红房，其实，这里是最能彰显三台子的乡土气息的地方。每到傍晚时分，夕阳西下，一排排红色的连体砖房，炊烟袅袅，家家户户烧火做饭，菜香米香的味道弥漫在晚霞之中，一派田园风光。有一些老职工还保留山东老家的习惯，在门口小院儿里支口大平锅摊煎饼，粗粮细做，既经济又实惠。晚饭后，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各地乡村游戏杂耍荟萃，成了孩子们欢乐的天堂。

出来七百多栋小红房，往南走就是第三小学，当时叫沈阳松陵机械厂第三子弟小学。学校的教室整洁大方、窗明几净，操场和配套设施完备齐全。像这样设施条件的厂矿子弟小学，在沈阳市非一流莫属。就说墨绿色玻璃黑板吧，要知道，当时很多市属中小学，大多数是胶合板刷上黑板油，有的刷了黑墨水就当黑板了。三台子这样档次的小学校一共有七所，北斗七星似的星罗棋布，与之相应配套的，还有四所子弟中学，一所职工大学。

衡量一个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除了教育就是医疗。三校旁边，有一个社区中心医院，因为紧挨着六十八栋居民楼，都叫它六十八栋保健站。平常的头疼脑热，发烧感冒，胃肠不适，在这里打个针吃个药都能处理，一般的治疗方法，就是消炎的土霉素、四环素，还有止疼片，痢特灵之类，实在严重了，肌肉注射几天青霉素、链霉素，也就是打几天屁针儿就好了，很少静脉注射的。有一个同学，可能因为妈妈是医生，近水楼台过度医疗，多吃了四环素，到现在

牙还总像没刷净似的。

第三小学周边还有幼儿园、储蓄所等配套服务设施。不远处的第三合作社，是副食商店，所谓合作社是按农业生产合作社形式起的名字。商店里有鲜猪肉、杂拌鱼、土豆、茄子、洋柿子，有槽子糕、沙琪玛，香蕉、苹果、大鸭梨。商店旁边有一个粮站、一个煤场，那时候，所有粮油米面柴火煤炭都是凭票供应。有的淘气孩子，喜欢到粮站玩，在擦擦的白面口袋中间藏猫猫，蹭了浑身面粉，又带着满脑瓜子热汗到煤场高高的煤山上，顺着煤堆打滑梯，玩得那叫开心尽兴，然后喜气洋洋、招摇过市凯旋，都像阴曹地府出来的黑白无常，当然，回家免不了一顿胖揍。

第三合作社往南，马路更宽敞了，路灯更明亮了，可以看到宽阔的松陵体育场，体育场东侧，是高大的主席台，既可以检阅，又可以观礼，每到松陵机械厂运动会，上百个基层单位列方队，迈正步，高呼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通过主席台，带着混响的广播，把声音传到三台子每一个角落，让人激动而兴奋，仿佛是盛大的狂欢节。

体育场西侧，星期六放映露天电影，什么《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些“老三战”，孩子们不仅能倒背如流，而且经常进入角色、深入剧情、演出片段。

体育场紧西边，是下杂商店，主要经营五金建材、铁桶水缸、农机配件、车拴马掌之类的。出了下杂商店走不远，就是三台子最繁华的大广场，广场两边是三台子地区标志性建筑，左边是陵北百

货大楼，百货大楼有三层楼，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三楼有卖自行车、手表、照相机等高档奢侈用品的。

三楼犄角有一个挡着黑布帘儿的小屋，胶合板间壁的，这是照相馆，花四毛二分钱，就可以在这里照一张照片，二寸黑白虚光的。每次照完相，需一个星期后才能取。取照片之前那几天熬人哪，盼星星盼月亮，到了日子，恨不得第一个挤进大楼，跑到柜台前取到照片。随后，同学脑袋挤在一堆，没完到了这个看啊。照片的下角有“陵北照相”几个字，有的还特意嘱咐一句，在照片写上几个龙飞凤舞的字：青春的回忆。

对了，三台子人都管陵北百货商店叫大楼，一说大楼都知道，就像农村孩子的小名，锁柱、二馍、狗剩之类。大楼外面是圈楼，这个圈楼不是高楼，是回字形的一层楼，也是一个副食商店，比那个第三公社大多了，因为营业时间很长，最晚可以到九点半闭店，三台子人们都叫它夜卖店。当时，徜徉在夜卖店，在灯火通明中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似乎和现在流连在巴黎老佛爷露台，在星光灿烂中吸吮香风花雨，那感受是一样的。

从大楼或者夜卖店出来，正对面，就是三台子地区最宏伟壮观的建筑，这座高耸的大楼，霓虹闪烁，金碧辉煌，朱德题字的“文化宫”三个大字在夜色中熠熠生辉，把半个天空映照得红红火火。

傍晚时分，覆盖三台子无死角的高音喇叭音乐骤响，随着音乐减弱，先是窸窣窸窣整理纸张的声音，接着，咚，咚，试试话筒，一个男中音，“喂喂，职工家属同志们，职工家属同志们”，重复两

遍之后，继续播报，“今晚，文化宫上映，国产惊险反特故事片《秘密图纸》”。这时候，走路的、骑车的、说话的，一律屏住呼吸，老人侧身歪脖，微张着嘴，指着孩子呵斥，“闭嘴，听着！”国产惊险反特故事片《秘密图纸》，刚才的老人摇摇头，这电影看多少遍了，图纸一点秘密都没有了，老人继续忙碌。

文化宫大门外有两组缓步台，每组五个台阶，上去之后，五扇古色古香的大门雕梁画栋，透过大门，里面总是灯光通明、热闹非凡，或演出或开会或联欢或放映电影。大门之外，无论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总是人头攒动，挤满了渴望进入剧场的人群，也有三两顽童，在楼侧面比量自己的身高和厕所窗户的距离，跃跃欲试，试图越窗而入。

松陵文化宫观众席座位是真皮的折叠沙发，沙发靠背松软舒适，木纹扶手镶嵌着皮条和泡钉。十几年后，沈阳满城流行皮沙发，那造型和档次，比起松陵文化宫的，差了好几条街。文化宫舞台标准更高，这么说吧，总政歌舞团来慰问演出，临走时扔了句话：“这个剧场条件，二三十年不落后。”

文化宫是地区的最高建筑，从窗户眺望，三台子全景尽收眼底。东边隐隐约约，瞭望到东跑道的塔台，南边是郁郁葱葱一望无际的北陵公园，可以看到金顶红墙的陵寝，北面是辽阔遥远的次生林和湿地。三台子中心地带，统一制式的楼房规划整齐有序，红色的消防队瞭望塔像童话里的古城堡点缀其中。

作为三台子地区经济、文化的中心，凡是大型的庆典、重要的

礼仪，春节、元宵、五一、国庆、中秋晚会，年终岁尾、报捷贺喜、欢迎劳模、支援三线、誓师动员、“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揭发声讨大会都在文化宫举行。

文化宫，这个地标性建筑，是约定俗成的约会和集合地点，如果约会同学，直接说文化宫三个字，再加上时间就妥了。而如果说距离，一般会说还有几分钟到文化宫，或者说，离文化宫多少米，这样人们就可以判断你的时间或者方位了。

文化宫往南，过了十字路口，就来到了106。请注意，这是三台子的特殊符号，在三台子生活，必须记住一些数字或者代码，比如说112，这是松陵机械厂的保密代号，也是最早的厂名。328，是信箱号码，只要写个沈阳328，可以直接把信函邮寄到松陵机械厂。

与三台子相关的数字和号码还有很多，像139、119、601、410、242等，还有54地区、38车间、4号门、07项目、5号任务。在三台子还要会换算，星期三当星期六，二十号是开工资日，反正这么说吧，如果没点好记性，这些数字密码就会给你搞得蒙头转向。这个106，是指106栋。这是三台子的地方行政办事机构，街道办事处所在地，沈阳市公安局的派出机构，陵北派出所也在这里，为履行政府职能，这里还能办理结婚和离婚手续。那个时候，在三台子居民区，如果小两口吵架，先是由大院居委会调解。几栋楼组成一个单元叫作居民大院，三五个中老年妇女组成大院居民委员会，她们先是调解，也就是两头劝，离啥呀，凑合过呗！如果没劝好，两个人就到106，所以，一般两口子一块到106，十有八九是打离婚去了。

再往南，就是独身宿舍了，所谓独身宿舍，是单身青年职工的集体宿舍，宿舍四个人一个房间，有点像现在的学生公寓，独身宿舍有近十座大楼，每个楼都住着二三百个单身男女，这里一到傍晚热闹非凡，各种文体活动丰富多彩。

在青年男女欢歌笑语歌舞升平的背后，他们用青春和智慧，在特殊的环境，用独有的方式，创造出了新的生活区域，他们给这个特殊区域起个好听的名字——“母子室”。

缘由是这样的：随着青年职工进入工厂，陆续有适龄青年组成了家庭，开始，还能保证结婚就能分到宿舍，可是，由于职工年龄结构失衡，人口增长出现了几何裂变，一下子，职工住房供不应求。适龄青年擦枪走火，未婚先孕现象时有发生，独身宿舍经常是喜讯频传，婴儿夜半啼哭此起彼伏，这样，同宿舍的室友，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腾笼换鸟，忍痛割爱，把房间让给年轻的妈妈和她的孩子。有时，一个房间两个妈妈，两个孩子，但更多的是，一个房间，四个妈妈和她们的四个孩子，这就是松陵母子室产生的背景。

问题还没完，年轻的爸爸想孩子呀，当然，也想孩子妈妈，经常夜半滞留。你来我也来，谁也不害臊，一来二去，四个爸爸谁也不走，一个房间住四家。的确，有点大道自然，返璞归真了。没办法，只好找一些木板条，瓦楞纸包装盒，简单把房间间壁一下，于是，原来独身宿舍二十多平方米房间，一分为四，变成四个鸽子笼，这样，正宗标配的松陵母子室华丽诞生。

当然后边的事还很多，原来还算清净宽敞的走廊，瞬间厨具爆

满，锅碗瓢盆、水缸铁桶、竹竿铜线、背心裤衩，还有湿乎乎水淋淋的万国旗尿布，这也就是筒子楼的前世今生。

母子室的笑话太多，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要知道，虽然是加隔断，毕竟还是一个房间，同声相吸，同气相求。有时候，这家靠东南角的孩子爸爸打一个喷嚏，把那家靠西北角妈妈怀里的孩子给吓醒了，半夜三更起夜，走错门的事也常有，第二天早上起来，都不好意思打照面。平时青年工人互相招呼，住哪儿啊？对方一比画四个手指头，那就是不好意思说，挤在四分之一母子室呢！当然，母子室，这种时代的苦涩花蕾，还是让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落了。

因为特殊的地域、特别的领域，三台子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这里有父子兵，有夫妻档，有祖孙三代的航空世家，有亲家套亲家的罗圈亲戚。与松陵母子室配套，还盛传着三台子四大怪，也很能体现三台子的社会文化现象：男人洗衣服女人晒，夫妻生孩子婆婆带，三台子姑娘不对外，下雨阴天在礼拜。

出了独身宿舍和母子室不远，有一座山，说是山，既不是太行，也不是王屋，就是一个人工堆砌的土丘，人们顺口叫它土山。土山不太高，平时是孩子们模仿战争片的野战实习基地。秋天盛产地瓜，在“瓜菜代”的年代，土山应该是功勋高地。

一到上秋，整个土山被绿莹莹的地瓜秧子覆盖，地下成熟的果实，排兵布阵，兵马俑似的，等待开掘。作为厂工会的福利农场，必须公平合理，先画好白线，再像切发糕似的把土山分成若干块，分到各车间和单位，一声令下，职工们漫山遍野，像南泥湾大生产

一样挥锹抡镐，挖出一大串一大串的大地瓜，然后筐载盆装，肩扛手提，骑着自行车，推上倒骑驴，车水马龙，满载而归。

大部队前脚一走，土山就变成打扫残敌的第二战场。孩子们开始搜索剩余地瓜，通用的专业说法叫翻地瓜，标准读音为“犯”地瓜，也就是用铁锹，一遍一遍把有可能埋藏地瓜的土，再仔细过滤挖一遍，需深蹚细耕，不惜手扒脚踢，虽然苦点累点，但劳有所获，物有所值，劳动和游戏之余，还享受胜利的果实，真的是很惬意的事。

当然，劳动花絮不少，一个同学，姓范，每次翻地瓜，数量多、产量高、速度快，因为姓范，被嫉贤妒能的同学送一雅号，三台子八条好汉之一，“土山范地瓜”。前几天聚会，来了一位肥头大耳圆头圆脑的同学，大家说，说大名你不一定知道，他就是江湖上如雷贯耳的“土山范地瓜”。

土山旁边就是干部宿舍，干部宿舍的楼房结构、室内格局都比较好，每家有独立的卫生间，独立的厨房，还有红漆的地板，房间宽敞明亮，住在这里的都是一些相当级别的厂长和总工程师，还有一些老革命、老红军。据说，某省的副省长调任当厂长，也住在这里。

从干部宿舍出来一拐，就是二四二医院，这是很有规模的厂矿医院，比起市立医院毫不逊色，三台子人简称这里叫大医院。医院有内科、外科、儿科、产科、神经科、泌尿科、消化科，各科室完整，检查设备齐全。医护人员都是国家重点院校分配的，还有部队军转干部。在医院外墙有一个庭院，有遗体存放处和火化炉。理论上一个人，在三台子地区，从起飞到降落，可以完成衣食住行，安

居乐业，生老病死一系列的人类生存以及终止活动。

二四二医院再往南，就不属于这个军工厂的范围了，但作为沈阳市园林管理处最大的苗木果圃基地，能有幸毗邻中国最大的航空产业基地，和三台子的航空子弟兵，注定结下了不解之缘。

每年，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时候，苗圃沙果丰收了，挂满枝头的红绿沙果令人垂涎欲滴，三台子孩子们迎来了属于他们的节日，沙果采摘季开始了！当然，帷幕是正式拉开了，采摘是非正式的。没有接到邀请的选手们，经常声东击西，围点打援，出其不意地把几棵树的沙果一网打尽，彻底罢园。后来，据说是有个社会调查，在水果匮乏的年代，三台子地区沙果常年滞销，官方对此消息来源未置可否，消息准确程度也无从考证。

苗圃和北陵公园几乎浑然一体，它们中间有个很深很深的壕沟。这个壕沟现在已经演变成了沈阳市二环白山路的一段了。沟壑密林，都挡不住孩子们青春的脚步，翻墙越网，北陵天然氧吧，成了孩子们的花果山，各种野果饱腹之后，一个猛子扎进北陵青年湖，野浴比赛开始。北陵，这个三台子的后花园，简直就是孩子们的天堂啊，大闹天宫胡乱戏耍一番后，才下凡归位，返回课堂，重温《柳下跖怒斥孔老二》。

苏菲同学，三台子是我们的故乡，这里有我们的乡音、乡情、乡愁。我们三台子长大的孩子，每个人心里都有家乡情结，每个人都熟悉家乡的味道，每个人都有难以忘怀的故乡往事。我们忘不了老街坊、老邻居、老厂区、老街道，忘不了伴随引擎轰鸣的童年，忘

不了夏日池塘的蝉鸣蛙叫，忘不了夕阳西下晚归的玩伴。

我们更忘不了，贯穿三台子的两条主干道，感觉它就像我们祖国的母亲河黄河、长江，以涓涓细流，滋润养育着三台子儿女，并引领我们汇入祖国的滔滔江河。

还记得小时候，我们顺着那条大道一块儿去田义屯吗？在稻田地不远处的池塘边，我们用罐头瓶装上蛤蟆咕蚪，就是小蝌蚪。回到家，耳边还回响一阵阵青蛙的鸣叫，仿佛青蛙妈妈在呼唤它们的孩子。在夜色里，我们不约而同拎着罐头瓶把蝌蚪倒进池塘。繁星点点，天空淅淅沥沥地飘着雨丝，飘到脸上，我们却感到十分幸福和满足。

记得，还是那条路，我们从辽航去松陵文化宫演出，老师拿毛笔蘸墨水给我们画上黑眼眉，又用红纸润湿拍在脸上，染成红脸蛋，我们兴奋不已，赶紧假装钥匙没带或者回家取什么东西，找机会回去，在家人或邻居面前显摆显摆。当我们看到文化宫霓虹闪烁，绛紫色金丝绒大幕徐徐拉开的时候，我们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到嗓子眼儿了。

我们童年的故事太多了，说也说不完。你在信中说，最近要回到沈阳，回到家乡，回到三台子看一看。作为亲同学当然十分欢迎你，欢迎你荣归故里。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那种近乡情更怯，那种久别重逢的情感，多么令人心驰神往。

三台子有一片楼群，地处偏僻的东北角，称之为八百多栋，房龄仅三十多年，大概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干快上的产物，现在未老

先衰，初具棚户区规模，交通不便，配套不全，成为三台子的老少边穷地区，据说从这里到沈阳市中心区域，还没有从铁岭到沈阳市飞快。

每当走到这里，走到三台子我的故乡，我的灵魂总是萦绕飘荡着那首歌，迷迷离离，断断续续，我知道，那是三毛的歌。三毛的歌，一语成谶……诗与远方，家和乡愁，竟然是那么遥远的梦想。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泪水，因为我深爱这片土地，不是迎风眼流泪。

苏菲同学，你在信中说，要领着外孙子，回到故乡三台子，你还说，特别喜欢那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家门口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甥，也要去……”看到你的这段文字，我的眼前，浮动起一幅流动的清明上河图：树荫斑驳的老宅大院，鬓发斑白的姥姥，带着欢天喜地的外孙子，喜气盈盈，幸福的欢笑溢于言表。

乡思、乡恋、乡愁，这不仅是对家庭故土的萦怀，更是对民族文化的热恋。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忧患意识极强的民族，历来喜欢喜剧，避免悲愁，然而有一种愁，却是带着甜的，这就是乡愁。

乡愁是什么？是远方故土的一城一池、一砖一瓦，是来自家乡的一碗水、一盏灯、一道小吃、一声问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乡愁就是你离开这个地方就会想念这个地方。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我们对故乡三台子的眷恋也是人之常情。

苏菲同学，总也不写信，一下子“稀里哗啦”写了这么多，或许，淡了诗与远方，稠了家和乡愁。最后，还是衷心欢迎你回来，

先给你下下毛毛雨吧。对了，沈阳这几天大雨滂沱，南方也是水患成灾，祝愿你身体安康。

此致，顺致夏祺！

张春霖

2016年7月17日



20世纪50年代三台子街区一隅

暗恋误入桃花源

暗恋，像夏天的季风，徐徐吹来，凉丝丝、清爽爽，醇润甜美。随后，又像疾风暴雨引发的流行性感冒，让人猝不及防、语无伦次、无精打采、无所适从。多少年以后，回想起来，好似大腿胯骨轴的麻筋儿，咣当撞在门框上，嗖的一股电流，从下体传遍全身，隐隐作痛，麻约约的酸劲儿一直蹿到嗓子眼儿。

那天是课间操，广播体操做到第三节体转运动，校园里艳阳高照，逆光下做操的同学们，拉着长长的剪刀影，随着动感韵律，有规律地嚓嚓扭动。往右转体的时候，突然瞥见邻班的一个女同学，体态婀娜多姿，曲线玲珑优美。

广播里，伴随着音乐和一二三四，二二三四的节拍，到三二三四的时候，脑海里似有两个人在激烈地争辩，一个声音说，不能再注意她了，

凭着多年的经验，像这样体态姣好的学生，往往其貌不扬，即使两者兼备，往往学习极差，甚至可能是社会上传说的“马子”。另一个声音否定说，那不一定，万一要是品学兼优秀外慧中型的，岂不错杀无辜。

神经传导系统肯定失控了，或者机械故障，这边脑海里正反双方，正在激烈辩论，还没争出个子丑寅卯，一下子给我来个紧急制动阀，定格了。在四二三四转体的时候，呆若木鸡的我和所有同学相反而行，正面遭遇。初升太阳炽热的光芒，铺天盖地将我笼罩，挂满青春痘的红脸暴露无遗。

狭路相逢，四目相对，刚才注意到的女生，一下子让我目瞪口呆，惊为天人。刹那间，我大脑清零，呆乎乎的，瞳仁只盯住她一个人，问题是，手足无措的我，还在煞有介事地掩饰心虚，继续跟着节拍转体，肯定是顺拐了，口中还念念有词，四二三四。

我反常的行为，逗乐了不少同学，她也莞尔一笑，这一笑，让我灵魂上了九霄。那时我课余在文化宫学习素描，天天盯着维纳斯石膏像，此刻，感觉女神附体，维纳斯活了，她分明是外国女神和中国美女的完美融合，天人合一，融为一体。后边的广播体操也不知道几二三四了，脑袋整个乱成了一锅大杂烩：贵州酸汤鱼，广东打边炉、四川辣火锅，全部搅和成东北大乱炖。像电影《追捕》里发现案犯似的，“就是她！”一下子冰峰坍塌，山崩地裂，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九阴白骨爪点穴，从头发丝到脚指盖，全麻。

“只是因为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无

药可医，自己的梦自己圆吧。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冥思苦想，经过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终于知道她叫林春红，住在三台子南边的土山附近。从此，我像20世纪30年代年轻人向往延安一样，向往土山。各位莫要费劲对号入座猜了，此乃为行文方便，给她起个艺名，语出李煜《相见欢》词，“林花谢了春红”。

林春红家，临窗就是土山，每到开春时节，土山上大片漫坡都种上地瓜，有的零散地块，点缀一些玉米棵。沿着土山坡向下，靠近东西两侧马路牙边，星星点点，有几株桃树，远处，还有开着白花的梨树和山楂树。那桃树大概是刚刚种上，看起来瘦骨嶙峋，弱不禁风，树梢上，猩红的蓓蕾含苞欲放，春风和煦，桃花红、梨花、白杏花茂盛，可惜没有花为媒。我默然伫立在桃花树下，仰望寻觅，幻想着，一阵春风暖暖吹来，桃花朵朵芬芳怒放，我和林春红牵着手，在土山徜徉漫步。

每天上课，神不守舍，心不在焉。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粉笔吱吱嘎嘎响个不停，我却盼望下课的铃声尽快响起，在人流滚滚的放学潮中，奋力寻觅追溯她的身影。曾经设想了一百套行动方案，像个江洋大盗瞄上了深海明珠，偶遇、邂逅、误会，或者干脆直截了当，“呵呵，我们认识一下吧！”又马上自我否定，最后这个正面出击，没敢，借个胆儿也不敢。

还是希望不期而遇，这样比较稳妥，见面第一句话，怎么说呢？对了，应该先递字条，递字条把握，而且是时下流行的搭讪方式。字条写什么呢？拽一句古诗，“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不

行不行，可别扯了，风险系数太大，万一字条到老师同学手里，那是证据呀！走哪儿人们一定指着后脊梁骨，“诶，就他，就他，早熟，看那一脸青春美丽疙瘩，憋的，心眼儿净想搞对象了”。上学期就是，一个男生阑尾炎住院，另一个女同学，写个纸条，夹小说书里了，被讲究半年了。其实，字条就是写个祝你早日康复，重返火热校园，现在有事没事还有人提起来呢！

还是写别的吧，对，抒豪情，寄壮志，写“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多有意义啊，既紧跟时代，寓意深刻，又能浮想联翩，耐人寻味。对，开始练字儿，模仿“毛”体。写到六盘山的“六”字的时候，竖横折超长发挥，下边左右开弓，咔咔一边一个点儿，一看就是连笔字，潇洒。可惜，“六”写的得再好，见了她还是溜边儿，始终没敢递给她，倒是意外引起同学夸奖，“嘿哟，都敢写连笔字啦！”

桃花开了，又谢了。林春红压根儿不知道，在学校操场，放学的路上，土山坡下，有一双眼睛，一直在寻觅追逐着她的踪迹。

夏天到了，土山的地瓜地，一片葱茏。远处传来青蛙呱呱的叫声，近前，飞蛾蚊虫在昏暗的路灯杆旁肆意飞舞。林春红家的薄纱窗帘闪动一下，老旧的赭红色窗棂里是鹅黄色的内框。窗台上，透过椭圆形鱼缸，能看见橘黄色灯光。鱼缸里，几尾漂动深红尾翼的热带鱼，悠然自得地游弋。掠过土山的楼群，文化宫的霓虹灯，把夜空映衬得红彤彤一片，红楼红瓦，一派喜庆。松陵文工团，正在文化宫演出歌剧《井冈山道路》，隐约的歌声不时传来，“八角楼的

灯光啊，最明亮，茅坪河的水呀，闪银光”。林春红不会知道，在这恼人的仲夏夜，一个满腹心事的男孩儿，正在默默忍受心里的煎熬，因为，从他见到她第一眼，就感觉异常熟悉，“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

一阵细雨袭来，林春红在窗台晃动一下，探出身来，漫不经心向远处的霓虹灯方向望了一下，随后，拉上窗帘，她没有低头看一看黑黢黢的土山，她不知道，黑暗中有一个男孩儿注视着她那黑色的眼睛。土山巡逻的电棒光束再一次晃过来，似乎在提醒这个疑似覬覦地下果实的男孩儿，瓜田李下，还是趁早回家。

早晨，“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淅淅沥沥的小雨，缠缠绵绵滋润着郁郁葱葱的瓜秧。楼口里，上班上学的人流顶着雨水陆续涌出来，突然，一辆轻盈的自行车，从楼口飘逸而出，是她！秀气的凤凰二六坤车，一袭粉花塑料雨披，载着她缓缓驶来，路过身旁溅起几滴水珠，虽没有湿衣，可她颌首示意，礼貌致歉，我看到了她良好的教养，可惜，她却没看到我殷切的企盼。

又是一个雨后的傍晚，灿烂的云霞漫天飘洒，我默默背诵着雪莱的诗，似乎为自己壮行，“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乍着胆子，敲开了她家的房门，咣咣咣！中指敲响最后一下，就后悔了，正想夺路而逃，这时屋里人应声而出，逆光中的她，像圣母马利亚。她看着这个目光如炬似曾相识的面孔，有些惊愕，眼神儿里仿佛透着不安，惶恐打量着台阶下，不知道也看不出来，是害羞，是激动，是期盼？还是想尽快打发这个冒失的不速之客。慌乱中，面庞涨得

通红的傻小子，正在搜肠刮肚寻找一个得体的开场白，这时，屋里传来了男人的声音，低沉而威严：“哪一位呀？”我两脚上下台阶立足未稳，立刻，乱了阵脚，没了方寸，不知道是鼻音还是嗓音胡乱冒出一句：“走错了！”转身落荒而逃，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一口气跑到一〇六派出所门口，才想起来，努力了一百天，功亏一篑，见面竟然只说了三个字，“走错了”，嗨，走错了！我竟然说走错了，欲哭无泪。

手里，紧紧攥着的两张文化宫红色电影票，已经变成湿漉漉的橙色纸团了。漫无边际地走到文化宫。电影院最后时刻，随着铃声，穹顶的莲花灯光由暗转明，五扇门大敞四开，已经有观众陆续退场，白色的银幕上滚动着字幕，“拟音：钱守一，作曲：雷振邦，指挥：尹升山，最后，银幕跃出两个大字——再见”。

后来，这两张电影票，已经由橙红变成浅黄，那里，有我的体温，有我的记忆，有我的爱恋，一直把她珍藏在少年的日记里。虽然我知道，我们都喜欢音乐，喜欢宁静明快的乐曲，都喜欢蓝色，喜欢深邃沉静的忧思，都把数字“七”作为幸运数字，期望彼此相遇就是转折，可是，终于，没有从你的眼睛里，读到一丝温情，虽然，我的目光已经像火一样燃烧。可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吧。

一天，无望之中，又一次登上了高高的土山。极目远眺，红色楼群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看见北陵的树梢，倦鸟归巢，成双入对。那个熟悉的窗口，仍然有女子身影在窗前闪动，撩帘推窗，是一个陌生的团脸儿姑娘，她注意到伫立在山顶的少年，彼此良久默默凝

视，没有惊喜的回眸，只有浅浅的一笑，姑娘善意地轻轻合上窗户，虽然四目相对，遥遥相望，她读到了对方的淡漠，掩上纱帘，离去。

还是那个斑驳赭红旧窗，还是那个鹅黄色内框，还是那个让人心旌摇曳的纱帘，却物是人非，伊人不在。想象，在人间四月天，在燕子呢喃的时候，在青葱岁月的季节，她探出窗外，热切挥手示意，召唤着我来到窗外，让我像罗密欧对朱丽叶一样倾诉。可是终于没有这样的机会，一直到，这座残留我少年记忆的红楼不复存在，一直到，这座伟岸的土山夷为平地，一直到，我眷恋的三台子变了模样。

有些尘缘，或许就是在楼梯台阶上的三个字，“走错了”。

三台子就像一座古老部落的城堡，散佚着那么多美好的回忆，这里善良的人们，本乡本土，土生土长，在这片热土辛勤劳作，相知、相爱、相思、相恋。有的相知相恋，修成正果；有的半路夭折，无疾而终；有的隐藏心底，直到暮年。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

其实，美好的爱情故事，有个浅浅的开头已经奢侈，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爱，是一个人的事。相思是年华的珍藏，是花圃的蓓蕾，是远天的流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不着葡萄不言葡萄酸，祝福善良美丽的女人，永远被满满的幸福花环包裹。

暗恋误入桃花源。跋山涉水穿越红尘，抵达的不是远方，而是内心最初出发的地方。

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

老家大号三台子

中国古代，有个和尚，叫马祖道一，写了一首诗：“成道莫回乡，回乡道不成，溪边老婆子，唤我旧时名。”得道高僧的偈语，自然蕴涵禅机，深藏寓意，富有哲理。

凡夫俗子老百姓，只能从字面理解，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在外面无论多大本事，无论怎么得瑟，回到老家千万别装，一装就挨枪！为啥呢？因为知根知底怕老乡。小前儿（小时候），那大鼻涕过河、放屁崩坑、撒尿和泥的事儿，街坊邻居都知道。

我小前儿在农村，路边拉过粑粑，上房掏过家雀儿，可一回到三台子老家，立马撒楞立正，规矩儿老实儿的。

那前儿，对故乡的大名羞于启齿，三台子，啥呀，忒土了。有前儿，星期四休息，正赶上20

号开工资，揣上大人赏的两毛钱，上6路无轨，顺着西大道，逛北行去。跟人说是三台子的，都得小点声，怕挨削。

慢慢地，明白了，名字是爹妈给的，地名是传下来的，就叫这名，三台子，咋的啦？咱还有大名呢，还有代号呢，你有吗？说出来吓死你，国营松陵机械厂，1,1,2！嘎哈的，知道不？不告诉你。

一晃儿，在三台子过了大半辈子，一直没离开。对这片故乡热土，心存敬畏，满怀感激。

有前儿，听那首《故乡是北京》，“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还有《谁不说俺家乡好》都感觉就是唱给我的，就是歌颂我们家乡三台子的。

每个人都挚爱自己的故乡。咱没啥文化，也不会甩啥硬词儿，什么物华天宝哇，人杰地灵啊。要说起来，就感觉三台子，风水好。你想啊，当年努尔哈赤宏图大业，退出辽阳在沈阳安营扎寨，设立盛京，建立长久的革命根据地。皇太极为大清江山基业永固，选择了上风上水的风水宝地作为自己百年栖息之地。

三台子，就在这风水宝地昭陵上首，有人听了，使劲撇嘴，嘴咧得裤腰似的，啥呀，不就是墓地吗？我告诉他，帝王将相那是陵园，是风水宝地。你家荒郊野外，那叫坟圈子。

那前儿，站在三台子高地，透过苍松墨绿的北陵，高天厚土，看见整个沈阳城，感觉老爽了。小前儿，我家在台北，就是三台子北边，曾经爬上辽航技校锅炉房大烟囱，俯瞰大沈阳，站在摇摇欲坠、晃动不止的烟囱上，天高地阔，心旷神怡，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击三千里，感动，又不敢动。

三台子民风淳朴。这个军工厂里的人，是由部队转业调转、大专院校毕业以及农村优秀青年组成的。因为从事航空科技产业，职工素质高，工作密切配合，平时情同手足。

三台子人，见面亲，无论世界各地哪嘎达，见面一定唠一阵子，哎呀，三台子的呀，多少栋啊？慢慢观察发现，这个亲近劲儿，好像跟距离成正比，似乎越远越亲，一般是，点头、招呼、说话、握手、喝酒，没准儿，以后月球上三台子人见面了，直接熊抱。

现如今，三台子本地人见面，一般不咋吱声了，但心里都知道，哎！这不是老谁家那小谁吗？一走一过拉倒。要是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了，呼啦，听信儿就来了。也是呀，要遇见认识的都搭话，就没完了，三台子大街小巷全线滞留。这么说吧，要是细论，都能沾亲带故，人们管三台子叫亲戚屯儿。三台子大军工厂，待遇好，工资高。过去是只进不出，啥意思呢？就是外边的姑娘嫁进来行，我们三台子姑娘不往外嫁，这也是三台子四大怪之一，三台子姑娘不对外。所以，不少三台子人，都是亲戚套亲戚。

三台子人内部团结和气，对外打架抱团，在市里享誉盛名。凡有“外族”进犯，也就是外地来打群架的，同仇敌忾，洋镐把子乱棍逐出。

有一段儿时间，出租车不敢去三台子，司机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不，不，不去。有的司机不知深浅，过了陵西，快到了西菜窖了，马上求饶：“大哥，车费不要了，前边不敢去。”为啥呢？一个

是怕挨打，说这地方人野，再一个，说三台子就是个葫芦峪，绕不出去。其实，都是以讹传讹，三台子是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友好好客的礼仪之邦。

三台子还是长寿之乡，据有关部门统计，三台子人均寿命远远高于国家平均值，三台子有几个百岁老人不知道，只知道老红军郭继联肯定过百了。说三台子是长寿之乡，没有官方依据，是我自己感觉的，有一个小故事，可以佐证。

二四二医院往北，土山旁边，四百多少栋忘了，有一个老头姓窦，不是打六冲扑克斗地主那个斗，不是油条豆腐脑那个豆，也不是花铃棒，逗逗飞那个逗，就是姓窦那个窦。都叫他窦大爷，窦大爷爱唱京剧，从小做科，学的是铜锤花脸，没事来两句李勇奇，粗门大嗓，眼珠子瞪溜圆，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后来放开了，跑圆场，拉山膀，端着架，亮着嗓，唱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窦大爷个子不高，属于袖珍男子汉，如果个高了，兴许调到省“样板戏”学习班了，他个头介于潘长江和于琪之间，于琪是沈阳说相声的，比潘长江矮一头。

窦大爷老伴窦大娘个高，比窦大爷高一截。窦大娘有三大：个大、嗓门大、脾气大。窦大娘不苟言笑，眼大无神，常年一副面具脸，镶着一双死鱼眼，平时，总像《地道战》里那个怀揣手榴弹的高老忠，时刻准备战斗。好像一辈子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笑点、痛点、痒点。家里家外更不会顾盼留情，暗送秋波。

窦大爷特喜欢浪漫，经常用鼻子模仿电声乐队，“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窦大爷就想在院子里来个慢动作，太空人似的飘着跑，窦大娘可不惯这鸽子，你给我滚王八犊子。窦大爷眼神活泛，不近儿不离儿花花草草，飞个眼儿啥的，但没犯过生活作风错误，没敢实质操作。

这老两口，活到老，打到老，谁也没服谁。窦大娘不怕场，敢说话，属于狼瞎子愣瘸子那伙的，嗓门大，脾气仗，沾火就着，伸手就打。不分场合地点，不管有事没事，五马长枪，破马张飞就过来了，瞅见埋在人堆里的窦大爷就喊，说你呢，就你！出来！捂捂扎扎把窦大爷提溜离地二尺，扔屋了。

感觉他俩，像栾平小炉匠面见崔旅长座山雕，一仰一俯，一高一矮，一强一弱，一个居高临下，一个退避三舍，就差来句黑话，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每天吵吵呼喊，这日子也一天一天过来了，大院子里习惯成自然，有时他俩没有动静，人们还奇怪，咋的啦！快看看是不是病啦？有那么一天，真的没了动静，公元某年某月某一天，早晨，三台子星期天。窦大娘突然不发声喊叫了，没了动静，老人没有任何征兆，停止了呼吸，享年九十一岁。没出三天，窦大爷，无疾而终，驾鹤西去，享年八十九岁。

打了一辈子的老冤家，突然间同时离去，让人们痛惜不已，老邻居们痛哭流涕，大院儿里再也听不到往日两位老人的吵闹声，人们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也有人说，是老喜丧，这是前世修来的福。

但有一个不解之谜，为什么当年经济拮据，生活困难，每天打

得遍地开花，满地找牙，两位老人还能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呢？后来人们从历史、地理、气象、水质、饮食、居住、民族、风俗等很多种数据研究，得出结果，三台子确实是适宜人居住的风水宝地，长寿之乡。这故事千万别不信，绝对真人真事，三台子一些老人都知道，我就是把主人公姓氏改了一下，真实的主人公，不姓窦，姓傅，不是豆腐的腐，是姓傅的傅。开始，担心写真姓人家后代不愿意，写这儿回头一看，也没啥丑化革命群众的段落，于是，果断把姓啥表出。

三台子人，一提三台子，还是抑制不住激动的感恩之情，感谢这里的故土把我们养大，和那首歌曲表达的情感是一样：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胡子里长满故事，憨笑中埋着乡音。年终岁末了，别凑热闹起哄过那些个洋节，多年离开三台子的乡亲们，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回三台子看看。

这些年，三台子变化挺大，不少游子都回来了，回来看看，看看老同学、老朋友、老邻居。是呀，无论天涯海角，三台子人一提到这三个字，就会心潮澎湃、热血沸腾。2018年9月19日，松陵中学的老三届毕业生，大旗一挥，哗啦啦，从全国各地聚集了成百上千同学，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活动，怀恋逝去的青春，瞻仰变化的故乡，展望美好的未来。

本人一直在三台子，闲暇，舞文弄墨，怀个旧，思个乡，鼓捣个小文，伺候家乡三老四少，乐此不疲，心生欢喜。有时候，也迷茫彷徨，就像《渴望》里的那首歌：“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不知道为了什么，可能这就是故乡情怀吧！

想到布袋和尚那首诗，信心满满，一往无前，“手把青苗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后原来是向前。”



20世纪50年代，国营松陵机械厂职工宿舍102栋。

飞机城， 我的故乡

山的儿子，在峻岭中徜徉。

海的儿子，在波涛中踏浪。

我们，飞机城的儿子，

为祖国的春天护航。

儿时，在心中萦绕，一个梦想，

唱一首心底的赞歌，

为我的父兄，为我的童年，为我的故乡。

这是乡村里的城市，这是都市里的村庄。

十里厂区，

百座厂房。

树影婆娑掩映高大围墙，

花团锦簇透视层层电网。

父亲经常忙碌加班加点，

工厂里总像沸腾的海洋。
我们高唱着童年的歌谣，
伴随着擎天的苍松成长。
黎明的起床号，
那是战鹰，
呼啸唤醒我们迎接朝阳。
夜晚的摇篮曲，
那是引擎，
轰鸣引领我们进入梦乡。

磨砺宝剑锋，苦寒梅花香。
战火中诞生的共和国，
把航空报国的期望，
把护国强军的使命，
托付在新中国年轻人身上。
一代航空产业工人，
胸怀大志，从四面八方，
集结在沈阳，
集结在三台子，
集结在这片城市的山岗。
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唱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唱着咱们工人有力量，
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
用青春汗水和满腔热血，
让祖国的蓝天风清云祥。
让中华民族，挺起脊梁。
一架架亲手建造的神勇战鹰，
在万里云天展翅翱翔。

从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到自主研发高空高速，
每一次华丽转身，都是精美绝伦的亮相。
直到在“辽宁”号上腾空跃起，在南海闪亮登场。

我们欣逢盛世，
踏着时代的脉搏，
与共和国一同成长。
我们的童年时光流光溢彩，
我们的青葱岁月神采飞扬。
我们是飞机城的儿子，
我们是航空子弟兵。
无论我们走到那里，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
时光荏苒，无限风光。

总有淡淡一抹乡愁，在胸中荡漾，
虽然，
故乡失去了过去的模样，
在我心中你永远辉煌。

哦，歼击机的摇篮，飞机城，
中国航空第一城，我的故乡。
我眷恋你每一寸肌肤，
我眷恋那俄罗斯风情红色楼房。
我眷恋鳞次栉比的厂区，
我眷恋一望无际的飞机场。
我眷恋冬天昭陵的林海雪松，
我眷恋夏日田义的《金色池塘》。
我眷恋清晨如梭的车流，
我眷恋傍晚文化宫的灯光。
我爱你飞机城，
我爱你，我的故乡！

拆哪儿？ 别拆文化宫

这个文化宫，是指地处沈阳三台子的松陵文化宫。

惊悉，松陵文化宫即将寿终正寝，被一个叫作城市综合体的庞然怪物吞噬。不久的将来，三台子地区标志性建筑，绝无仅有的文化符号，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中心——松陵文化宫，将夷为平地。

让我们回溯一下松陵文化宫的前世今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前方战火未熄、硝烟正浓，后方百废待兴、同仇敌忾，为迅速发展自己的航空产业，在苏联援建下，老一辈航空产业工人怀着报效祖国、献身航空的宏图大志，在一片废墟上建成了新中国第一座歼击机制造厂，内部称之为国营112厂，对外大名沈阳松陵机械厂。不久，为配合企业军工生产，满足职工

家属的文化生活，松陵文化宫应运而生，建成并投入使用。初建伊始，临危受命的老厂长手捧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任命，在文化宫宣布中国航空工业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首飞成功，从此，中国战斗机进入里程碑意义的喷气式时代。

六十年风雨兼程，松陵文化宫伴随一代又一代的航空人度过了难忘的春夏秋冬，在每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文化宫成为航空工业发展的助推器、加油站、补给处，成为这个地区政治生产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誓师会、动员会、表彰会、劳模会，还是龙灯会、秧歌会、高跷会，以及各个层次的基层文艺会演，这里的人们尽情享受幸福的喜悦。

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题写的“文化宫”三个大字，霓虹闪耀，璀璨夺目。文化宫建筑风格中西合璧，造型别致，有人说像展翅的战鹰，有的说像破浪的军舰，有的说像昂首的坦克，但这里的人们更喜欢第一种说法。每到节目开演之前，三声沉闷的钟声由远及近仿佛在苍穹回荡，硕大无比的莲花灯由明转暗，华丽堂皇的紫红金丝绒大幕由静而动，徐徐轻启，坐在折叠皮沙发上的观众在细细品味生活的滋味。松陵文化宫的风格架构别说在辽沈地区，就是在全国也堪称一流。

如今，老一辈航空人渐行渐远，有的已垂垂老矣，能见证沧桑历史的只有松陵文化宫的同龄人，这一代人从出生、上学、就业，直到鬓发斑白，其中艰难苦涩自不必多说，但对松陵文化宫这神圣殿堂的眷恋，始终无怨无悔、痴心不改，因为，这是故乡，这是精

神家园。

有一个故事最能表达三台子人对文化宫的感情。一个女知识青年，天刚蒙蒙亮，怀揣两个苞米饼子，翻山越岭来到公社，坐头班车回家看望父母，没买火车票，逃票挤上车，漫长的旅途，寒冷饥饿加上查票的白眼和无良的挑逗，姑娘饱受恐惧羞辱和饥寒交迫，一整天，两个冰凉梆硬的玉米饼子让她熬到晚上，疲惫不堪登上返回三台子的公交车，车过陵西，北风呼啸，黑黢黢的松林格外瘆人，终于，熬到了汽车拐弯，她一眼看到红彤彤的一片，“文化宫”三个霓虹灯大字，在夜空中闪烁柔美祥和的光芒，似乎像母亲的亲切呼唤，回家吧，孩子！泪水，泪水像断线的珠子，挂满脸颊，浸湿了衣襟。她知道，到了文化宫，到家了！这就是这里的人们对文化宫的情感。

如果我们不想，在未来的岁月里，不知所措地挤在高楼林立的水泥桩、玻璃幕、金属架中间，向我们的后代讲述一代航空英豪惊天泣鬼神的故事，那就捍卫松陵文化宫，捍卫我们的精神家园。都知道她不是名胜，不是古迹，不是非遗，但她就是三台子人心中的巴黎圣母院、比萨斜塔、克里姆林宫！

看到松陵文化宫，心中会泛起酸楚的涟漪，她像一个孑然一身、惴惴不安的老母亲，单薄羸弱地在寒风中向人默默注目，仿佛是在局促不安地道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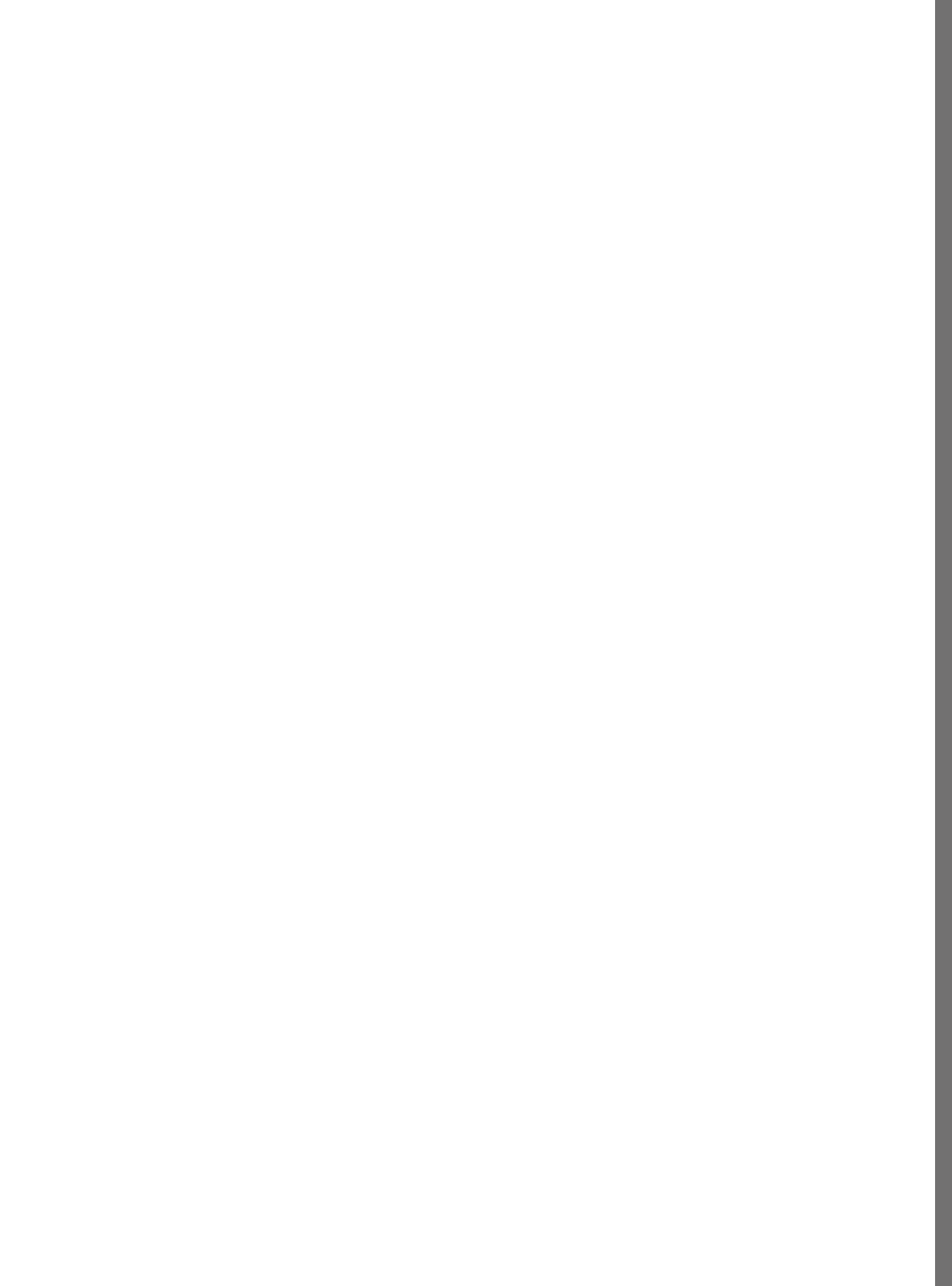
我忍住了泪水，真想匍匐跪在她的脚下，不，你没有错，对不起，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你！是我们亏欠你太多太多了。





毛姆语录：

因为人不论男男女女，都不仅仅是他们自身；他们也是自己出生的乡土，学步的农场或城市公寓，儿时玩的游戏，私下听来的山海经，吃的饭食，上的学校，关心的运动，吟哦的诗章，和信仰的上帝。



·
—
乡情

风貌
·
—

第三合社

序言

沈阳三台子有个第三合社，第三合社坐落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区中心地带。

如果从文化经济和商品流通的角度，做一个蹩脚的比喻，松陵文化宫和陵北百货大楼，是三台子的京津冀，第三合社区域就是三台子的长江三角洲。

第三合社，全称叫沈阳市皇姑区陵北公社第三商业合作社，与沈阳松陵机械厂相生相伴。20世纪50年代初，松陵机械厂创建伊始，沈阳市政府为配合航空军工生产，动用社会力量，以农村生产合作社的形式，配套组建了一系列商业服务。

第三合社的辐射面和影响力，与陵北百货大

楼相比，就像大栅栏与王府井，城隍庙与上海一百，老北市与沈阳联营，虽说略逊一筹，却独具特色，别有洞天。三台子人一说起第三合社，心中马上定位出一幅活色生香的三台子清明上河图。如果出版一本三台子大词典，第三合社，一定赫然名列前茅。有人非得说第三合作社，虽然一字之差，肯定不是三台子人。

合社，是三台子地域专用名词，就是综合副食商店。三台子地区，这样的合社一共有七个，从南向北。第一合社，在土山二四二医院那边。第二合社，在二校南边。第三合社，在三台子居民区中心。第四合社，靠西大道。第五合社，第六合社？在哪儿？真想不起来了。第七合社在北边小红房。

三台子地域分两大板块，东边是厂区，西边是居民生活区，第三合社就在居民生活区中心。南接文化宫，东靠三角地，西临西大道，北连小红房。第三合社在设计方面规范合理，全套采用苏联二战之后为现代化企业配套的生活区图纸。第三合社区域占地方方正正，两万多平方米，主建筑是一排尖顶大跨度红楼，周边配套完备，作为一个综合商业区，第三合社旁边还有粮站、煤场、土产、下杂、医院，服务范围是周边的六个大院，三十多栋楼，近万居民。

第三合社不但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还是三台子地区七个合社和夜卖店的旗舰店，统领整个三台子地区的副食经营，

行文至此，敬告读者，此文，有可能是三台子副食商店的流水豆腐账。描写手法没有突破，老套陈旧，平铺直叙。表达内容平淡无奇，清汤寡水，索然无味。没有励志鸡汤，没有和尚跳墙，无

情趣、无刺激、无惊悚、无穿越，说白了，就是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闲篇，没有高度，不上档次，更不负责往高处带人。要命的是，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对读者体力、耐力、能力、智力都是一个挑战，所以，敬告读者，看到此处，迷途知返，按键回车，直接退席，互不叨扰，恕不远送。

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前行。第三合社，一共九章，即第三合社、时令蔬菜、肉类生鲜、油盐酱醋、烟酒糖果、粮油米面、木材煤炭、配套服务、一点期盼。

第一章 第三合社

第三合社每天上午九点开板儿，晚上六点半关门，全年无休日。开板儿之前要先卸下窗户板和门板，把窗户板从窗棂下边儿铁槽出溜下来，门板卸下来之后，戳在窗根儿底下。第三合社是两扇对开的大门，门上边是玻璃，下边是木门板，在门板里边有一个横撑，关门拿一根撬棍别上，拿下撬棍就开板儿了，为什么叫开板儿呢？因为把门板窗板打开了，就是开始正式营业了，所以叫开板儿。

一到冬天，大门上安一对弹簧，要不人来人往，出出入入走马灯似的，商店里跟马路一样冷。可没几天，弹簧就拉过性了，又改用自行车内胎，还是不行，人太多，每天城门大开，两扇对开门，冰柸似的停不下来。

开板儿之前，先在里边儿打一阵铃，经常跟旁边小学校第三节

课的铃声撞一块儿。大门一开板，堵在门口的人们呼啦一声，攻占巴士底狱似的，百万农奴翻身解放，蜂拥而进。进去之后，兵分两路，随着人流一路狂奔，不管买啥，先冲到柜台前再说。

也有一些路过的，莫名其妙地跟着往里跑，先跟这边人跑一阵，回头一看，又往那边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没头苍蝇似的。到跟前了，一看，啊，卖肥皂的，葵花牌的，但白跑了，一摸兜，没带肥皂票，又死乞白赖挤出来。那时候，街上经常有一些小道儿消息，今天盐要涨价了，明天白布要脱销了。所以，人们都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只要有人往商店跑，跟着就挤上去，先排上队再说，到了跟前看看，不需要再撤，反正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

有人编了顺口溜，挤呀挤呀挤香油，挤出屁屁换糖球。有时候，还没等第三公社开板呢，门口已经排队了，一条长龙一样，曲里拐弯儿的，还经常游走，变换队形。也不管是男女老少、大姑娘小媳妇儿、老爷们儿半大小子，一律贴身肉搏，挤成一串。有个坏小子，一瞅，机会来了，本来队形刚刚稳定，他在后边使劲拥，使劲挤，还改编了原创的顺口溜，挤呀，挤呀挤呀么香油，挤出来了屁屁换了糖球，小子，加了不少装饰音，玩花活儿呢，挺有创意的呢，唱完了就特意往姑娘身上使劲。革命群众从来都是心明眼亮，马上有人报告，基干民兵立马就到，直接整110栋去了。不是现在派出所那个110，是独身宿舍的一个栋，民兵指挥部。到那儿之后，一看，小子，卑鄙下流了，流氓犯罪痕迹赫然显现，问他，嘎哈啦？没嘎哈呀？没嘎哈，你裤子，那嘎达，咋那啥了呢？基干民兵可不惯鸽子，

不跟他废话，一记窝心拳，然后一顿耳雷子加脖溜子，最后一个腚跟脚，滚犊子，你个刷浆犯。

第三合社门前这条路，除了有第三合社主建筑，还有粮站，煤场，马路对面还有幼儿园，孩子每天唱“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五金下杂商店，门口摆满了坛坛罐罐，还有渍酸菜的特号的匹缸，旁边还戳个邮筒。

第三合社门口，每天热闹得像个集市。剃头匠的音叉，铮铮的，经久不息，传得很远很远，那是两片带弹性的钢片经过一根铁棍中间一划发出的声响。吆喝“磨剪子来戥菜刀”的磨刀师傅，嗓音洪亮，到他跟前一看，保准知道什么叫剃头挑子一头热。还有崩爆米花的，当时没个职业精神，也不先喊一嗓子，抽冷子“咣”的一声，给人吓一激灵，有时候，像吃完崩豆似的，连屁，咣咣的没完没了，随着闷响和一团热气，地下网兜里出现了白花花的爆米花。出租小人书的用一个绳子拦上一个方圈，旁边，是一分钱一酒盅的毛嗑儿。租书、毛嗑儿，精神、物质，都是一分钱，挺让人纠结的。还有看驴皮影，看洋片儿的。那三块玻璃粘成的万花筒，里边的碎纸片，冲着太阳看着一照，千变万化，五彩斑斓。赶上星期四厂子休息日，兴许还能看见耍猴的。

松陵文化宫门前是柏油马路，而第三合社门前，是土道上垫的炉灰渣子，挺厚的，一踩，稀暄，嘎吱嘎吱直响。这个时候最怕兜漏，万一兜里的一分钱顺着裤兜儿掉出去，糟心了，那就像陷进沼泽地里了，眼瞅着是越陷越深。一分钱，能看小人书，能嗑毛嗑儿，

也能憋倒英雄汉，说啥也得抠出来呀，手脚并用，直到把炉灰渣子路面挖一个大坑，终于，看见亮晶晶的一分钱。

第二章 时令蔬菜

那时候蔬菜品种单一，冬天就是萝卜、白菜、土豆，老三样。过年过节之前，西菜窖的蒜薹上来了，但好像都是黄梢烂根的。夏天蔬菜多了，有黄瓜、芸豆、“嘎瘩白”也就是大头菜，还有西红柿、茄子、青椒。到了晚上，平板铁锹，唰唰的，一锹一堆，开始扒堆卖菜，反正都是头一天晚上售罄。

第二天，第三公社开板之前，几个大马车，满载一筐一筐蔬菜，从西边大门进入公社后院。有眼尖的人，看见马车里拉的是油光锃亮的紫茄子，立刻抢占有利地形，在挂着牌子的水泥柜台挤个地方，水泥柜台光溜溜的，像盘过的文玩，开了光似的。柜台上边一个铁管子横撑，挂个木头牌，写着两个字：“加子”，反正大伙心知肚明，都知道，那是专门卖茄子的地方。这紫茄子亮亮堂堂，光可鉴人，跟地雷战里的地雷一般大。远看油亮油亮的，近瞧乌紫乌紫的，里边雪白雪白的，掰开，直接就咬，清爽可口，嫩得好像入口即化，还有些淡淡的甜味儿。要是蘸点大酱，来碗高粱米水饭，那就更爽了。

有时候，农村送茄子的马车来晚了，销售滞后，赶上学校中午放学，坏菜了。半大小子过来一看，咦，紫茄子！眼瞅着排队也买不着了，几个同学眼神一碰，有一个助跑的，两个人顺着惯性，胳膊

膊一架，从排队的人群头顶托举过去，飞过去的同学，勇夺泸定桥，双手抓住挂牌子的铁管子，倒挂金钟，瞬间和营业员零距离。哪个营业员也不敢怠慢，谁把钱塞给他，他就给谁称。倒挂金钟的同学，可不是一次就拉倒了，那是建立了空中运输线，一个一个的尼龙丝兜源源不断，把紫茄子从排队人群头顶运出来，倒挂金钟的还唱呢，万丈高楼平地起，边区太阳红又红。

有一种黄洋柿子，现在基本绝迹。这种柿子个儿挺大，有一个拳头那么大，暖暖的橘黄色，咬一口，酸甜溢出、汁液四溅，掰开一看，亮晶晶、黄澄澄，起着沙、挂着浆。要是正巧，有谁买绵白糖在这路过，妥了，撒上点儿，那就像晚霞映照飘着白云的玉龙雪山，这酸甜可口的美味佳肴，沁人心脾。这个时候都别跟我抢，容易出现刑事案件。一般人买完黄洋柿子，一边走一边吃，消灭三个五个是平常事儿，哪有洗的工夫哇，在大襟上一蹭就得了。那黄洋柿子还便宜，一毛钱三斤，味道绝对正宗，那柿子味儿现在拿一车柿子也换不来。

第三合社大豆腐凭票供应，经常排队疯抢，人们一买就是一大盆。街上经常有人端着满满当当一大盆豆腐，乐呵呵往家走。大豆腐在附近农村做，然后，赶马车送到第三合社后院。人们经常早早排队，排队时间长了，腻烦了，想溜达溜达，就把盆摆放在地上排队，也不能三两个人领着一队大盆排队呀，牧鹅少年马季似的，干脆，大盆排队吧，于是，地下展现了奇特的景观，曲曲弯弯的一条长蛇阵，都是大小不等颜色不一的铜盆、铁盆、铝盆、黑盆、白

盆、花盆。

一般都很少买盆，都是劳保手套换的，像现在拿积分换东西。大院里，每天有人骑自行车喊“手套换兜子，手套换兜子”。后来增加了花色品种，手套可以换很多日常用品，最多的是手套换盆，每家大盆小盆一套一套的，都是手套换的，那时候突发奇想，没准以后发展发展，手套能换媳妇儿。

第三章 肉类生鲜

第三合社卖肉卖鱼在紧里边，可能是因为凭票供应，大宗商品压轴，贵重物质镇店。人们千方百计都想买肥肉，卖肉营业员，一副公事公办的脸，长的红桃Q似的，没个笑模样，有的顾客讪了吧唧觑着脸说：“多给点肥的呗？”红桃Q绷脸说：“不行，上级规定肥瘦搭配，肥的都卖你了，瘦的卖给谁呀！”

当然，你要是认识营业员，话就另说了。没准儿你买的都是肥膘肉。不少人为了省肉票，喜欢买猪头肉，猪头肉是半票，也就是用一斤票可以买二斤肉，猪头肉虽然不好收拾，但出数。如果，那个卖猪头肉的红桃Q正好是你四姨，妥了，回家赶紧好好找找，没准儿，猪耳朵里，藏着五块钱。

卖鱼的柜台上，营业员都发把大蒲扇，没事儿一个劲儿地扇，不离儿打开水管子，往水泥池里浇水，因为没有任何制冷保鲜技术，那臭鱼烂虾露天一放，第二天滋生蚊虫，第三天臭半条街了。那时

没有正儿八经的生猛海鲜，也就是些冰冻的三等带鱼、青鱼、黄花鱼，最不受欢迎的是朝鲜的扒皮鱼，水拉巴汤，不咸不淡没鱼味儿。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爱戴的就是杂拌鱼，一撮子下去，有青鱼、鲈子、墨斗，回家洗吧洗吧，淘出肠子肚子，往锅里一炖，大点汤一咕嘟，完了一口汤两口鱼三口大饼子，保管吃完了连姥姥家都忘了。

万一这堆杂拌鱼里头，有不少小黄花鱼，可千万别一块乱炖，整糟践了，要专门挑出来，先拿少许盐卤上，灶坑里小慢火，平底锅抹一层油，小黄花鱼一边煎一边翻，煎到八分熟的时候，把锅撤下来，用余热慢慢焗，过一会儿，那又香又酥又脆的干煸小黄花鱼就熟了。这时候，苞米面大饼子刚出锅，拿薄刀把大饼子侧面划开一道缝，把煎烤得香味扑鼻的鱼塞进去，马上下楼，外头吃去，一咬直掉小碎鱼渣，什么三明治呀肯德基呀，你就看邻居小兰那羡慕的目光吧，潜台词肯定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以后就嫁这样的老爷们儿。

当然，比这个更奢侈的愿望，就是有机会，能吃一整根儿香肠，一手拿香肠咬一口，一手啤酒，嘖！来一口，那个感觉，左牵黄，右擎苍，太潇洒了，可是，后来有机会了，又没想法了。

第四章 油盐酱醋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有个网络语言，叫打酱油，解释的版本很多，有的说是无可奈何，有的

说是路过卖呆儿。

三台子版本的打酱油，剧情是这样的。一天傍晚，小明正和伙伴们玩攻城游戏，妈妈顺窗台喊：“小明，打酱油去。”说着，从窗台拿绳子顺下酱油瓶子，还绑着一毛钱。小明拿着酱油瓶子就往第三合社去，路过另一个楼口，这边儿踢盒子游戏缺人。踢盒子，就是踢飞一个铁皮罐头盒子，越远越好，一个人跑着捡回，脚踩着，看住了，别让再次踢飞，而且迅速找出藏匿者，否则，就站在大院中间，守护着铁罐头盒子，直到找到人为止。有不讲究的，直接躲回家了。小明被拉进藏匿的队伍，慌乱躲进了一个楼口，不敢露头了。

这边，小明他妈正在炖菜，等了半天没动静，把炖菜改成炒菜，把炒菜改成干煸，又把干煸改成干熇，最后，锅都烧冒烟了，小明还没回来。气得老娘七窍生烟，破马张飞地从楼上蹿出来，把楼口里探头探脑，东张西望的小明拎起来，拖死狗似的捞回家了。

好像每天傍晚，落日余晖中，打酱油打大酱的喊声，此起彼伏，“小明，打酱油！”“小兰，打大酱！”二重唱似的。卖酱油的柜台使用一个提溜，从大缸里提溜出来，通过漏斗，顺着倒入酱油瓶子里。买完酱油，瓶口边上一定滴了几滴酱油，等啥呀，别等晾干了，也别等上菜了，直接伸舌头舔哪，宁可躺着，也不能浪费了呀。

买大酱，都是拿一个二大碗去，大酱八分钱一斤，一二十大碗能装半斤。那天，小兰买回半斤大酱，端个碗回到大院，看见同学们，“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在那跳皮筋儿，她跃

跃欲试，又不愿意把碗放下，地上灰土扬场太脏，于是，一手端着碗，一边飞身跃起，弯弓搭背，双脚钩起齐胸的皮筋。惨案，悲催地发生了，都见过农村扬场，豆子满天飞，谁见过大酱满天飞呀，这下子，同学们身上脸上，都不同程度地斑斑点点沾上了大酱，但大家都坚守岗位继续跳，没人临阵脱逃。太阳一晒，每个人身上都弥漫着酱香，统一酱香型的，后来，同学们背后管小兰叫酱香型。

买芝麻酱论两，一次买二两，二两芝麻酱，几乎就是一碗底，那就不能上舌头舔了，太浅，够不着。加手抿，先抿边，不是有一个小尖吗？先抿它，抿完了，顺时针，逆时针，继续抿，好像目的是为了把碗边沿抿干净了，其实，那是强迫症啊，就是馋，馋虫作祟。最后回家一看，手指头都嘬白了，二两麻将，少了一半。也是，现在哪个流通环节都有损耗。

第五章 糕点糖果

去第三合社目的明确，很少有人闲逛。哪像现在呀，两口子领着孩子，边说边唠，啥好买啥。更很少有爷奶辈，领孙男嫡女逛商店，因为大人领孩子去第三合社，经常会出现暴力抗法事件，一旦不小心，路过卖糖块的地方，一个哭着喊着要吃糖，一个生拉硬拽往外走，孩子不惜在地上打滚，如丧考妣拼死一搏，家长如临大厦将倾仍奋力抵抗，那画面，想想都惊心动魄。

甜，对孩子们的诱惑是与生俱来的，从母亲的乳汁到蜂蜜的甘

甜，孩子们对糖的分辨力极强。在孩子们的嗅觉里，糖不但是甜的，还是香的，所以，人们经常把香甜组合在一起。有的同学能仅靠闻，就知道是绵白糖、白砂糖、古巴糖还是红糖。还能闻出水果糖是橘子瓣的还是多味的，是大虾酥还是小人酥，是玻璃纸还是美能纸，是高粱饴还是牛皮糖。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了，要搁现在，都可以去央视，参加董卿那个《挑战不可能》节目了。

想想看，吃糖的过程，真的是很惬意的，一块高粱饴，先轻轻旋转打开图案精美的外包装，再哈气润湿薄薄的大米纸，挂着白霜的软糖香喷喷呈现在眼前，入口，香甜中带着软糯。

同学之间，什么小人酥、多味糖、橘子瓣、玻璃球，各种糖都可以分享，一人一半，就是这个皮糖高粱饴，很少见有一人一半的。从来没见过，马路上两人嘴对嘴，一人咬一半皮糖，往外使劲抻。有一个同学，豁牙子，虫牙，现在说是蛀牙，可是没人笑话，好像都敬佩着呢，那就是高富帅，那就是暴发户，那就是够档次。

不少孩子酷爱吃糖，爱屋及乌，开始收集糖纸，把美好记忆留下。一翻课本，各种各样，全国各地的糖纸，夹在课本中间，有上海的、北京的、广州的、沈阳的，软的、硬的、薄的、厚的、纸的、米的、玻璃纸的、塑料片的，应有尽有。

小明同学，眼睛老尖了，看见一个透明玻璃糖纸，被一个叔叔踩皮鞋底下粘住了，他一看就知道，那可是高档酒心儿巧克力糖纸，太少见了，他不动声色，尾随而去。也可能是越走越牢固，一直粘着，没掉下来，该同学，坚韧不拔，继续悄悄地盯住，跟着

走。功夫不负苦心人，大楼门前有两块铁篦子，皮鞋叔叔进去之前，咋嗤咋嗤鞋，在铁篦子缝中，捡到了这张珍贵的糖纸。

糖都这么金贵，各种高档点心更啥也不用说了，什么蛋糕、炉果、绿豆糕、沙琪玛、开口笑、江米条，也就是路过闻闻味儿。只有到了月饼节，人们不记得什么中秋十五的，你一说吃，就对上号了。月饼节、粽子节、元宵节，雅俗共赏妇孺皆知。有一首歌，是唱雷锋的，八月十五把舍不得吃的月饼送给医院病床上的工友了，一年才一块呀，让人佩服。同学们一般都是把月饼拿到学校，慢慢品尝，细嚼慢咽，分享这一过程。有的刚刚咬一小口，从月饼里抽出一根红线，迎着阳光看，互相分析这是青丝还是红丝，什么做的，手里摆弄半天，有人说是染色的，有人说是萝卜，有人说是心里美，反正围绕青红丝，青筋红脸争半天。

卖水果的柜台，梨干儿物美价廉，几分钱就能买个三角形纸篓，里边一堆黑不出溜的梨干儿，梨干儿吃完了，三角纸篓，底下剩一堆土渣。水果柜台里的苹果、鸭梨卖得慢，沙果绝对畅销，现在看来，还是价格优势。其实那时候，苹果种类还是不少的，有红玉、委锦、国光，还有那印度青苹果，老香了，一个苹果放到屋里边，满走廊都能闻到，真不徕悬。

冬天的时候，冻秋梨也是非常令人难忘。第三合社后院，满院子地上都是冻秋梨，冰凉棒硬，轱辘得可哪儿都是，中午，买一盆，哗哗浇上自来水，晚上回家一看，盆里边的一层冰壳，已经慢慢化开了，黑乎乎的冻秋梨，都泡得鼓溜溜的，别看外边黧黑，里边雪

白，拿起来咬一口，带着冰碴，透着凉气，一裹一口酸水儿，冰凉酸甜，老过瘾了。

第六章 米面粮油

第三合社出来往东，是个粮站，门脸比第三合社小，米面杂粮和食油，都在这儿卖。所有商品一律凭证供应，如果你路过粮站，没带粮证，那干脆，你别碰钉子，说出大天来，磨破嘴皮子，人家也不会卖你一个米粒儿。当时粮食政策是统购统销，自由买卖粮食，是投机倒把的犯罪行为，最高量刑可以抓起来枪毙。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古代也这样，古代贩盐和现在贩毒一个罪。

粮证比手机长一点，红塑料皮儿，里边一个小本，印着各种表格，写着年月和品种，就像工厂的生产进度报表。买粮要进去排队，这边不像第三合社，使劲挤，但也经常不断人，手拎着米面口袋排队，在窗口递上粮证，交了钱，买五斤大米，二十斤苞米面儿，八两豆油，营业员就在那本上画上勾。

粮站窗口设计的极具喜感，巴掌大个窗口，小孩踮脚够不着，大人光哈腰都不行，必须还得撅腩，才能把脸上窗口，跟营业员说你买啥，整得点头哈腰，好像拜山神、拜土地似的。想想，也不光粮站，凡是服务单位都这样，医院、车站、商店、粮站、煤场，有窗口就这样，窗口设计得高不高还不低，成心让你难受。估计是自卑，你不是瞧不起服务部门吗？先让你撅一会儿。窗口开完票，

粮证上写了品种数量，再去排队称粮。

装米面的是大木头箱子，运来的粮食先倒入木箱子里，然后，一铲一铲往称里盛，称粮食是一个地磅秤，上边架个容器，像是水桶从侧面锯开，只用一半，半个水桶中间放个轴，称好了，敞口对着顾客的口袋一倒，倒完了，啵啵，拍两下，意思是公家不差事儿，挂在边上残存的粮食，也震入了口袋，让你感觉到童叟无欺。

买完粮，掏出麻绳把口袋扎紧，像背褡裢一样，一前一后两口袋，前边是五斤大米，背后是二十斤苞米面，手里拎八两豆油。如果有自行车方便多了，但可千万注意，有一回，我自行车后座驮半袋大米，米袋角被车圈磨破了，白花花的大米撒了一道儿。

要是单位派你公出，只要出沈阳市，就得揣着粮证带着介绍信，到粮站窗口，撅屁股跟人说，我要起粮票出差。粮票在当时很重要，没有粮票几乎寸步难行。所以，你起粮票取决那天营业员开不开心，如果不高兴，让你多跑几趟，你啥也说不出来说，起粮票，只能在买粮这个粮站，别的地方不行。

无论那天外边多冷，无论你脸冻得像个多大的紫茄子，你最好都要露出标准笑容，起码六颗牙，脸上一时半会儿没缓过来，你最少露出上边的虎牙，千万别露獠牙，尤其是鼻梁，不许出现一分钱大小的菊花。这时候，镜头一转，窗口里边儿，热气腾腾，地炉子上边热着饭盒，整个粮站没有暖气，只好在里边生炉子。饭盒里是白菜汤，有点热过劲了，乌了巴登的白菜味儿，肆无忌惮地刺激你的味蕾，管你肚子咕咕直响，白菜味儿，免费品尝。到粮站，起粮



盼望着长大的童年 却再也回不到从前

票买粮，才知粒粒皆辛苦，感觉好像是粮站赏赐的一口饭。所以，以后看见卖粮的，老尊重了，老远就行注目礼，真想到跟前，胳膊抡圆了，嘿，希特勒！

第七章 木材 煤炭

从粮站出来就是煤场。合社、粮站、煤场三巨头，三个大门一字排开。煤场是豪宅大院，地大物博，占据这片区域的一大半，里边煤山、柴山好几座，几辆拉煤的拖斗车，在院子里兜着大圈，卸载了准备出场，又一队拉煤的车，排队过磅，两个车队插在一块儿，互不相让。煤场外围圈的铁丝网有一人多高，铁丝网外边，堆着一垛城墙似的原木，一直堆到北边的路口。

煤场里边，分门别类，按产地有大同、阳泉、平庄、鸡西、鹤岗，还有内蒙古、沈北、阜新、抚顺的，最多的是朝鲜煤，朝鲜煤老差劲了，蹿烟不说，还不禁烧。按类型，有块煤、渣煤、面煤，还有无烟煤、蜂窝煤和煤球。木材也是，有水曲柳、柞木、松木家居木材，还有烧火的劈柴。一个大树墩子上，两个人拉着一根扁担长二尺宽的大锯，哗哗地一来一往，他们在破原木，这是著名的拉大锯扯大锯，可惜姥姥家门口没唱大戏。那破开的原木，或许成为哪个三台子小伙儿结婚的家具，因为风行结婚有三十六条腿。就是家具腿加起来，不少于三十六条，家具的腿不够，是很没面子的。不少家庭早早准备，买了劈柴，就挑出能用的攒着，塞进家里床底

下，准备将来凑立柜或沙发腿。

买煤和买劈柴的程序，和买粮差不多，先进门开票，点头哈腰撅腩鞠躬，顾客笑脸离开窗口之后，拿着开好的票到现场，自己人拉肩扛。也有条件好的，使用半自动交通工具，手推车，自行车，倒骑驴，倒骑驴这名字挺怪的，就是手推车反过来，人骑着三轮车，可整不明白的是，倒骑驴，那是骑车的是驴呀，还是后边的是驴呢？从来没人说明白。

买木材好往家倒腾，买煤，没有自行车，就扛着半麻袋煤，顺着马路牙子，吭哧瘪肚往家走，麻袋线粗网稀，装的又是煤面子，黑煤面拉拉一道。那时候，都愿意买煤面，回去，挖点土，打煤坯，经济实惠，谁家能总烧块煤呀，那不成了资本家吴荪甫了？

煤面拉回家，掺黄土，打煤坯。三台子黄土很有名，特点是黄、黏，不起沙。上岗子、下坎子、铁西、东陵，都来买黄土，一毛钱一车，当年这黄土要是好好包装，没准能成为地方名牌呢。煤面和黄土按照比例，掌握湿度，倒进专用模子，打好的煤坯有杂志大小，整整齐齐摆放在当院。打煤坯那活儿，老累了。一个青年，煤坯打完晾干了，再搬到楼梯走廊里去。也不知道谁家的熊孩子没看住，趁着煤坯湿乎乎，上去拿脚印作画，每个煤坯，都踩上了皎月形的脚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后现代行为艺术展呢。

煤场东边，铁丝网外马路边上，堆放着一垛原木，像高高的城墙。看到这些原木，使人想到，只要坐火车就会看见拉原木的火车皮，没完到了，没日没夜地拉呀，估计现在的雾霾天，就跟当初乱

砍滥伐有关，破坏了生态平衡，大自然找上来了。不知道这堆原木，是战略储备物资，还是给三台子准备家具腿的。原木很粗，得三四人合抱，多数是榆木，这里一度成为附近大院孩子们的攀爬集训基地。

有那么一天，也不知道谁发现的，这榆树皮可以起下来，当柴火烧哇，开始是三五个，渐渐越来越多，以至于形成了有规模的产业链，有撬的、有起的、有割的，还有站岗放哨的，还有往后方倒腾的，渴了有送水的，饿了有递窝头的，每天傍晚，叮叮当当，海螺烧香，俨然一幅男耕女织太平盛世图。

这也太藐视煤场保卫了，姓田的保卫干事挺身而出，每天腰挂一串库房钥匙，一边捂住钥匙，不让出响，一边鬼鬼祟祟蹑手蹑脚在铁丝网里边巡弋，不知道的以为捂住肚子找厕所呢。因为点多线长，再说隔着铁丝网，也管不了啥，只能吓唬吓唬，偶尔看见女孩儿在起树皮，他使劲咳嗽一声，孩子们吓得落荒而逃，他嘿嘿地露出了黑牙，群主标志性黑牙。当然，最后也没有制止这场人民战争，以全体榆树赤条条路边裸躺告终。

煤场东边这条路，就是垛着原木的南北马路，永远不平，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头拐杖。因为，这里常年活跃着一支捡煤核游击队，队伍由老人和孩子组成，捡点碎煤渣，补贴家用。过去，是在69栋锅炉房旁边，冒着烟熏火燎，从炉灰堆里扒煤胡。发现了这条运煤的必经之路后，游击队挥师南下，千米挺进，把这条马路修理得更加颠簸，路上暗礁险滩，砖瓦碎石到处都是，运煤过来的车辆，

无论是马车、大卡、拖斗，一律像三台子老九喝酒之后，离了歪斜、杨了二正、东倒西歪、左摇右晃，任何运煤车辆，路经此地，一律让奴家们雨露均沾。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江湖，这里后来像修高速，路段招标。这段路，是我垫的石头，拐弯处，是我埋的瓦片，路段承包。每当运煤车辆过后，人们冒着暴土扬场，手扒铲挠。一到雨天，这条路东流西淌、黑汤泛滥没法下脚，白衣服浅鞋子，根本别往边上凑合，这条路，成了著名的黑道儿。

第八章 配套服务

第三合社这个大商圈，可以说应有尽有，基本都能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要求。北边68栋69栋后身保健站，是三台子北部地区的中心站，除了疑难杂症必须到二四二医院以外，一般小来小去的，感冒发烧、头疼脑热、跑肚拉稀，手到病除，谁大老远的往大医院跑哇。

第三合社对面的下杂商店，一到过年过节，就有专门卖小鞭儿的了，平时没有。卖小鞭儿论挂，最大的是一百足响一挂，能买得起的不多，所以也分开卖，一小联十个或者二十个。能买一挂一百足响，一气儿都放了的，肯定是戴六〇帽子的——大脑袋。

对小鞭儿鸣响的记忆，开始是体育老师运动会的发令枪，老师冲着长声喊各就各位，啪，纸炮响了。为了整出动静，回家把火柴

头刮下来一小堆，放到在烟盒锡纸上包严，抡起铁榔头，啪，也不知道是铁榔头捶地的动静，还是土造纸炮的响声。再后来，一帮孩子跟着放小鞭儿的大人后屁股跑，捡哑炮，经常有人在地下一堆红纸屑里蹚，都是捡小鞭儿的。

那小鞭儿很细，像姑娘秀瑯镜腿。捡到小鞭儿之后，轻易不放，一定找一个特殊的地方，比如，人多的时候，下水井眼、水池子口，路边的邮筒也亲自品尝到了小鞭儿的滋味，还有的，点着了小鞭儿，偷摸放同学上衣兜里，因为太稀缺了，一定要发挥最大的喜剧效果。小鞭儿捻特别爱掉，实在对付不上了，掰折了，改吡花。同学见面，哧，来一下，吡花没啥震慑力，跟放屁差不多，没有小鞭儿放兜里过瘾。

第三合社东北角有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隐蔽在煤场北边的围墙里边。一排临街的矮房，常年紧闭，里边嗡嗡的机器声昼夜不停，还飘出一种特殊的味道。一年夏天，房子临街的窗户打开了，正巧有三个买豆腐的少年路过，刚从第三合社买大豆腐，没买着，准备先路过小白房看看，小白房没有，再到第二合社。

仨买豆腐少年，顺着窗户往里边一探，黑黢黢的屋里，冷飕飕阴森森的，屋里拐弯抹角，还有几个串糖葫芦型的房间，地下，水了巴汤，几个忙碌的人身穿白大褂，脸上有的捂着口罩，有的口罩挂在耳朵上，脚下踩着高靰皮靴，戴着胶皮手套，脖子上都挂着皮围裙，拿着勺子水桶，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干什么呢？仨买豆腐少年，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

豆腐，肯定是做豆腐的地方，又一想，不对啊？豆腐每次都是马车从西大道那边过来啊。得了，别猜闷儿了，趁着没人，跳进去，看看再说，谁也不敢进去，仨人谦谦让让，客气一番，挑个胆大的，被架起来推进去了。刚进去一看，马上又回来了，说那里边一排大皮缸，每个皮缸都装着白色的浆子，闻着像冰棍的味道。啊！原来这是冰果店的生产车间，白浆是冰果原浆，那是纯白绵糖炼乳和淀粉做的，还等啥呀，赶紧扛一盆吧。

仨买豆腐少年端着盆，刺溜钻进了62栋西楼口，直接上了三楼，你一口我一口，对影成三人，三人对着饮。半盆冰果浆下肚，有点扛不住了，太凉。反胃不说，冻得有点打冷战，像电影《大李老李和小李》被关冷库那个镜头。算一算，冰棍三分钱一个，每个人都吃六毛钱的了。眼瞅着，喝不下去了，倒了，舍不得，又不敢往家拿。可惜，当时要是“摇一摇”找到附近的人，帮喝了就好了。仨豆腐少年，也不至于一个跑肚，一个拉稀，还有一个蹶稀。

问题没完，痛饮的时候，没注意吃相，整得大襟裤角哪哪都是白浆，晚风一扫，立刻定嘎巴，白色的浆子，在裤子上定嘎巴，很不好看的。基干民兵，经常在月朦胧鸟朦胧的时候，出来巡逻，很容易被误认为刷浆犯，抓到110栋指挥部。仨豆腐少年，只好把铝盆扣在肚子上，装作若无其事，哼着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回家了。

第九章 一点期盼

第三合社，现在叫芙蓉山市场。经过了物权转换，承租承包，已经物是人非，风光不再了。每次路过，探头看看，不敢往里深走。

随着下一轮城市规划改造，风雨飘摇中的芙蓉山市场也朝不保夕了，值得庆幸的是，在城市改造的大军压境下，第三合社周边的六个大院，还顽强伫立在这片热土，当然，没准儿哪天，樯櫓灰飞烟灭，轰的一声，三台子最后的老建筑群，就会变成记忆。

第三合社周边的居民大院，很难享受松陵文化宫的待遇，受到政府和社会的保护。这一片大院，应该是三台子老建筑最后残存的碎片，如果可能，还是希望以另一种形式让她在这个世界上多些时日，比如，像北京798那样，修旧复旧，建立文化一条街，还可以像沈阳铁西工人村那样，辟一块地方，建立航空产业居民区展览馆，要是能有所保留，真是功德无量。千万别像老北市那样，面目全非。还有现在的沈阳太原街，你还去吗？那里除了高楼还有什么。

原来的四百多栋，变兰了，兰庭园。十、二十、三十、四十几栋，变紫了，紫庭园。第三合社旁边的五、六、七十几栋也快变色了，拜托，可千万别变绿，绿庭园，这名字太难听了。

剩下就是建议了，三台子第三合社，周边的老邻居，有空回来看看，找找童年的记忆，觅觅过去踪影，寻寻当年的痕迹。

小白房风雪之夜

这是很久以前，发生在三台子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亚彬。

亚彬和我一个楼口，住在一楼十四米七的北屋。家里除了父母还有弟弟。

大院里，般般儿大的孩子都在松陵四校，同一个班级。因为亚彬是后搬来的，还在原来的学校。

我们上学，在出家门不远的辽航院里，从厨房窗户能听见学校的课间铃声，看见同学们排队做操，现跑出去都赶趟。亚彬就不行了，亚彬上学，要去四号门旁边儿的六校。

每天起早出发，左肩斜挎一个大帆布书包，从二校外围的铁丝网穿过去，经小白房，路过三角地、风洞，顺着大五金，一直往南走，绕过转盘，就到了六校。六校挺简陋，是一排红色的平房，好像是警卫营的营房后改造的。亚彬每天早

晨，撅嗒撅嗒随着上班的人群，淹没在人海车流中。

亚彬爸爸每天抓革命促生产，加班加点大干快上，很忙。亚彬妈妈是厂里经管室会计，个子不高，团乎脸，五号头，戴个眼镜，眼镜片很特殊，镜片下边像有两个圆玻璃球的放大镜，人说那是水晶的。

亚彬妈妈平时不笑不说话，递给邻居们的表情包都是浅浅的微笑，如果说笑容的刻度是一百度的话，亚彬妈妈每天都是十五度。

邻里之间时兴互相走动来往，楼上楼下，左邻右居，你家今天送碟饺子，我家明天盛碗酸菜，亚彬家跟邻居们不咋走动。

亚彬刚搬来的时候，跟大院里的孩子们不熟，隔老远看着我们玩游戏，怯生生地抠手，不敢靠前儿。我对亚彬名字的记忆源于那几天正背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亚彬的彬就是文质彬彬的彬。

大院的孩子们慢慢地都熟了，跟亚彬加深印象是一次端午节。那时候，人们对节日渊源来历没人深究，就知道元宵节、月饼节、粽子节。粽子节还能给一个煮鸡蛋，可别小瞧这一个煮鸡蛋，可能是一年仅有一次。

端午节早晨，楼里的孩子们，每人拿着热乎乎的鸡蛋在楼下会合，分享品味吃鸡蛋的过程。你白皮儿的，我红皮儿的，扔到高空是不是能接住，能立在走廊台阶上多长时间。还有的拿两个鸡蛋互相顶，看谁的鸡蛋壳硬，先立下口头协议，顶碎活该。反正，一个煮鸡蛋，要发挥最大的娱乐功能，体现最大实用价值。然后掰开，

慢慢品尝，蛋白、蛋黄，一小块儿一小块儿，慢慢入口。

亚彬弟弟拿个红皮儿鸡蛋跑到院里来，亚彬问弟弟，“哎，问问你妈，有我的鸡蛋没？”弟弟跑回楼口，一会儿又跑了出来，先摇摇脑袋，又仰着脖，双手把自己的鸡蛋递过来，亚彬没要，推回去了，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酸楚。

这一切，被我看眼里，我转身跑回三楼，从大蒸锅拿一个热乎乎的鸡蛋，下楼递给了亚彬，这鸡蛋是留给弟弟妹妹的，那一刹那，没想后果，不知道晚上被老爸骂装大象，还挨了一个脖溜子。

我和亚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只要放学就黏在一起，勾肩搭背，形影不离。三台子南南北北，角角落落，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和记忆，我俩从民间的小菜窖到西大道大菜窖，从防空洞到下水道，都钻过。从学校外边的围墙到家属宿舍的楼脊，从挺拔的杨树到摇晃的烟囱，都爬过。二四二医院后边那个烟囱没敢试，听说是炼人的。

有一次我鼻子有点痒，顺手拿起搭在我肩膀上亚彬的手指头，抠了一下鼻屎，亚彬也没介意，随手甩一甩，又在自己的袖子蹭蹭。亚彬的袖子属于多用抹布，除了擦桌子还擦鼻涕，油光锃亮。亚彬跟我闹着玩儿，疯起来无拘无束，打雪仗，把雪团直接塞我后脖颈里，雪团像一根冰棍儿，贴着真皮，顺着腋沟，找个裤腿，吧嗒落地，那时穿不起衬衣线裤，棉袄棉裤直接贴肉。

我们年级，有一个叫鸡巴巴的混子，经常欺负我。一天下午自习课，老师不在，亚彬鸟悄进入教室，走到他跟前，说了一句，“就叫鸡巴巴呀，以后少欺负别人”，啪，一个大耳雷子，没等人们反

应过来，亚彬像佐罗似的，嗖，跑了。晕头转向的鸡屈屈捂着脸，“你谁呀？”

亚彬上学有时候抄近道儿，一次在洪炉旁边的楼栋里走，挨堵了。堵人，就是楼口里的半大小子们，没事看见陌生面孔在大院里走过，就盘问一番，意思是说，不是我们大院的，不许在这里经过，像原始部落，划分势力范围。

被堵的，回去勾人儿，有时候，因此产生“部落冲突”，两个大院之间的磕仗。磕仗，就是两个大院的孩子，拿石头子对撇，互相攻击。磕仗的升级版就是对面厮杀，枪刺、扎枪、菜刀、板斧一顿混战。被堵、勾人、磕仗，都属于特殊年代的专用名词，晦涩费解，三台子以外的人解释不明白。

亚彬被堵之后，回来勾人，就是先勾我，我俩从马路牙子，随便捡几个核桃大小的石头子，揣兜里就去了。那时候，铺马路总有二乙子工程，路边石头子，有的是。

都说一个旋儿横，两个旋儿愣，三个旋儿打架不要命。亚彬虽然一个旋儿，可是磕起仗来，迎着对方嗖嗖的石子，不要命地往前冲。最后，敌进我退，敌疲我打，互有胜负，平分秋色，反正结果是，以后亚彬再试探着经过洪炉旁边的楼群，不挨堵了。

同学们放学三件事，买菜、带孩子、生炉子。家长下班之后，再点火做饭。一个大院，几个楼围成圈，仿佛两座隔河相望的山峰，楼楼相对，窗窗相望，噼噼啪啪，煎炒烹炸，声情并茂，色味俱佳。整个大院，共同演奏着傍晚的锅碗瓢盆交响曲。有的家里，缺葱了，

少蒜了，没油了，断酱了，隔着窗户跟邻居喊一嗓子，像山谷里回荡着美妙的歌声，余音缭绕。

亚彬每到这个时候，一个人，在厨房忙碌做全家的饭，为了能够着炉台，站在一个小板凳上，饭菜做好了，怕凉了，用盆碟扣着盖上，等家长回来。亚彬每次看见妈妈，表情非常怪异和木讷，有时候，正在外边疯玩儿，可是妈妈一出现，立刻眉目低垂表情呆板，像定格的木偶，亚彬妈妈也是，这边刚跟邻居颌首微笑，转过头来看见亚彬，立刻绷脸，冷若冰霜，十五度微笑表情归零。

亚彬长得秀气，眊喽眼儿，羊毛卷儿，像《钢铁怎样炼成》里的冬妮娅，一笑，一边露出一个小虎牙，单刀赴会似的。大院里有个陋习，打孩子，像感冒一样传染，亚彬家绝对是长年卧床型重感冒，有时候，不管脑袋屁股，劈头盖脸就挨一顿，挨打都跟吃饭似的，论顿，一顿一顿的。经常打重复了，打提前了，就是昨天那个事又打一遍，或者明天可能旷课，来个提前量，先打一顿。而且，亚彬遭受到各类重型器械袭击，有棍子、棒子、火铲子、炉钩子。亚彬脖颈子还赫然残留一块疤痕，那是热炉钩子亲吻的印记。

记得，那是个初冬的夜晚，我和亚彬从家里相约出来。没地方去，文化宫、夜卖店、大楼都关门闭灯了，以前买个油盐酱醋，书本文具啥的，我俩宁愿绕过第二合社去小白房，就去小白房吧。

灰头土脸的天空，不知什么时候飘洒起雪花，蒙蒙的夜色里，洁白晶莹的雪花，使我和亚彬的心情为之一振。我知道，亚彬家晚饭定量，又没吃饱饭，刚才心情不好。

路上，亚彬仰望夜空，说咱吃雪呗，我低头看看地上，刚刚铺了一层薄雪，疑是地上霜，迷惑地问，怎么吃呀？过去，我俩吃雪，是在雪堆里扒出干净的雪团，做成白面馒头一样咬着吃。亚彬眉梢一挑大声说，仰脖、张嘴。果然，凉唰唰的雪花，飘落进嘴里，雪花遇到哈气儿就化了，淡淡的土涩味道，却给我俩带来了欢欣，在喜悦和兴奋之中，我们来到了小白房。

小白房，是三台子居民区的一个微型商店。三台子有百货大楼，有夜卖店，还有七个公社，小白房像商业海洋上航母、军舰夹缝中漂泊的小舢板。那时候，还不让私营和个体经营，很奇怪，这小白房为什么能够存活下来。

小白房地处三台子中心地带，三栋南房山头，紧靠马路边。这条路，是北三台子职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职工来小白房非常便利。小白房是两间土坯房，旁边半扇儿煤棚子，装着劈柴和一堆煤。小白房因为外罩白色而得名。三台子所有楼房几乎一个制式，都是整齐划一的苏式尖顶红楼，在一片红彤彤的楼群里，小白房颜色夺目，很是显眼。只是小白房只能远观，不能近瞧，走近前一看，白墙上涂的是厚厚的嘎斯巴巴，疤疤癞癞，像长满青春痘的脸上抹了一层劣质“面友”。

小白房门朝东开，棉门帘子是厂里的劳保垫子，棕榈丝外边套着劳保帆布。掀开门帘，门楣上，写着为人民服务的红纸已经褪色。屋里低矮压抑，像是老式蒙古包。进门正对面，一张毛泽东挟雨伞去安源的彩画，两边龙飞凤舞的对联：“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

毛泽东思想。”墙上贴着很多剧照，有套着虎皮坎肩的杨子荣，有拿着驳壳枪的郭建光，还有高举铁路号灯的李铁梅。

屋里弥漫着的味道复杂怪异，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有饼干的糊香、面包的碱香、糖果的清香，糖果的清香还分叉出红糖、白糖、古巴糖、块儿糖各种各样的香甜。还有酱油、大酱、虾酱，以及红方、青方的味道，红方、青方是腐乳和臭豆腐的学名。角落里，一个铁桶，虽然盖得溜严，还散发着浓郁的煤油味儿。

小白房屋里顶棚上，糊满了报纸，仰脖一看，就知道世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棚顶中央，悬挂着散发黄晕的白炽灯，灯光柔和安详，灯罩像个倒扣的白瓷盘，个子稍高一点，不小心碰到灯罩，满屋的人就像乘着海洋中冲浪的小船，忽悠悠地晃动起来。

营业员是一位老太太，永远躲藏在灯光的暗处，用鹰隼一样犀利的眼神，观察来往的每个顾客，警惕地好像防备有人顺手牵羊，如果不小心和她的目光相撞，触电一样让人不寒而栗。老太太永远是一副阶级斗争的战斗脸，看见她，使人联想起电影《白毛女》里黄世仁他妈。

我俩带着一身寒气进来，进了屋才想起跺脚，把脚面上的雪抖落掉。屋地正当中，地炉子已经熄火，拐出南窗户竖立的炉筒子微微有点热乎，屋里窄巴得磨不开身，要是一下子进来五六个顾客，必须得先客让后客。门口和南窗户没有柜台，只有其余两侧摆着柜台，柜台的玻璃已经磨得乌乌涂涂，像被砂纸抛光一遍，我俩假装到北边柜台，看看田字格、算草本、花杆儿和素杆儿铅笔，又看看

红蓝铅，念叨一句，“没有中华铅笔呀”，然后就逗留在屋里一角，就这么待着。

那个年代，有句问候语，叫“吃了吗”？跟这个问候语，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一句话，叫“待着呢”！别人问干啥呢，回答是“待着呢”。这么回答，不是抬杠，也不是挑衅，更不是骂人，就是你问我答，非常正常。我俩就这样默默地在屋里待着。老太太眼皮都懒得撩一下，知道是来蹭热乎气儿来的。

南窗外，大团大团的雪花，无声无息地飘洒，像雪白的鹅毛铺满了地面。我俩看看天棚又看看墙，再张望张望柜台，在屋里就这样待着，用书上的文词儿，叫百无聊赖，东北土话就是五脊六兽。不知道什么时候，柜台里炕头上的老太太，幽灵似的从柜台里飘荡出来，老太太嘴瘪眼塌，身躯佝偻，似乎腿脚不利索，颤颤巍巍移到亚彬跟前，几乎贴在亚彬脸上，杨子荣审视小炉匠似的看了很久，突然冒出一句：“你是亚彬！”

亚彬一激灵，惊愕地退了一步，恐惧万分，心想，这老太太怎么知道我呀，条件反射似的想挣脱，欲掀起门帘出逃。凶巴巴的老太太，目光突然变得柔和，枯井似的眼窝闪动着一丝亮光，她翻来覆去把亚彬的手拿在掌心，凑到灯光下，反反复复地端详。我心想，没准儿老太太是公安局的密探，因为看过公安局破案，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盯着看，没准儿我俩偷电线卖钱那事儿犯了，老太太观察指纹呢。我心里一阵发毛，脚上就开始往门口挪，不知不觉，已经摸到了麻麻约约的帆布门帘，一边撩门帘一边想，我先跑，起码报个

信儿去，亚彬你节哀顺变吧。

老太太一个箭步，嗖地冲到门口，我心想，彻底完了，这是关门打狗哇，林彪解放东北就是这招儿，先把大门堵上。后悔呀，你说没事想什么魂儿，跑这儿待着干啥啊。看来，这回是在劫难逃了。老太太已经操起撮子，又拿起了铲子和炉钩子。我脑海里浮现，民兵指挥部里，两个瑟瑟发抖的小子站在角落里的画面。老太太掀起门帘，拿着火铲和撮子撮了一堆煤块儿进屋了。

她操起炉钩子，我下意识瞥一眼亚彬的脖颈上那条紫红的烫疤。老太太手里的炉钩子直插地炉子，从上到下，开膛破肚般，一顿乱透，真是天翻地覆。霎时间，小屋里尘土飞扬，灯泡像是彩云追月。弥漫的烟尘中，我拿余光跟亚彬交流，意思是，这个时候，浑水摸鱼，趁乱逃跑还来得及，可亚彬毫无反应，直勾勾的，根本不知道危险的存在。屋里灰土扬场，我心想什么意思啊，是先呛迷糊，再下手吗？老太太透完炉子，从旁边水缸里舀出几瓢水，把洋铁壶灌满了。

这壶很精致，一看就是厂子里的手艺活儿，钳工敲出来的，厂里大工匠连飞机膀子都敲出来，一个洋铁壶不在话下。老太太像摆弄俄罗斯套娃似的，把炉算子一件一件拿下来，放到地上，又把洋铁壶重新坐到炉子上，不大一会儿工夫，水壶响着笛，水烧开了。老太太拿出一个大的铸铝盆，哗哗地往盆里倒开水，倒完开水兑凉水，还用手试试水温。

我心想，这是干啥呀？温水煮蛤蟆，准备给咱俩煮了蜕皮吗？这盆也不够大呀。老太太兑好了水，不由分说，一把抻住亚彬的手

按到水盆里。说来惭愧，跟亚彬的时间也不短了，可以说朝夕相处，耳鬓厮磨，可是头一回仔细看亚彬的手，大概冬天我们都有一副棉手套或者手闷子，亚彬从来都是光着手的，亚彬的手，除了买菜做饭生炉子，还弹玻璃球打啪叽和泥娃娃，历尽沧桑，有点变形脱相了，像褪了皮的兔子脑袋，红肿狰狞。

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想起收租院里的一句话：斗哇斗，你是地主的嘴，你是豺狼的口；放到亚彬这儿，就是：手哇手，你是虎狼的爪，你是狗熊的手。亚彬的手，都冻得苍起来了。

老太太拿出一块胰子（葵花牌肥皂），把亚彬的手按在水盆里，一遍一遍打肥皂，开始，亚彬使劲往回缩，慢慢地，顺从了。没想到，亚彬的手，像刚扒完煤胡回来，洗手的水马上黑乎乎的，上面漂浮着一层搓下来的黑皴，一遍又一遍，不知道是四盆还是五盆，终于，盆里的水变得清凌凌了，老太太把最后一盆水，顺窗户倒在炉灰堆上。

转身，老太太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个蛤蚧，抠出蛤蚧油，轻轻地涂抹在亚彬手背上，蛤蚧油散发着雪花膏特有的芬芳，冲淡了屋里所有的杂味儿。这一切都忙乎完了，老太太轻舒了口气儿，说：“我认识你亲妈。”话没说完就背过身，消瘦的肩膀一阵抖动。抖动的身躯翻着柜台里边的炕琴，打开对开门，翻腾一会儿，从里边翻出来一副棉手闷子，嘭嘭拍了两下，把连接手闷子的带挂在了亚彬脖子上。“行啦，太晚了，回去吧。”

老太太这一系列动作，像电影的慢镜头，让我眼花缭乱，一阵

一阵喉头发紧，鼻子发酸。我俩面面相觑，连一声谢谢都没说，转身掀起帆布棉门帘子，老太太突然又喊一嗓子：“回来！”只见她瘦骨嶙峋的手，抓起柜台上的大玻璃罐子，那里面，是五颜六色花瓣玻璃球似的糖球，糖球彩色的线条，像是被吹动的风车，飘逸潇洒。老太太三个手指头在玻璃糖罐里夹出来一粒，又夹出来一粒，她把两个糖球放在手心上，说了句“张嘴”，糖球辘辘进我俩的嘴里。

大雪已经把小白房的门堵得严严实实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推出一道门缝。我俩挤出门外，大雪初霁，天黑地白，空气清新。没有路灯，连马路对面的缝纫铺都熄灯了，一阵北风，卷着积雪扑面而来，我俩缩脖抱肘，顶风前行。

糖球洋溢的甜蜜在周身弥漫，我问亚彬：“甜吗？”亚彬嗓子眼儿里呼噜一声“甜”。听起来，像是说“咸”，带着哭腔。

淹没在白雪地里的小白房，隐隐约约飘过来“样板戏”的唱腔：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

附：给亚彬的一封信

亚彬：

昔日的小白房早已不在，给我俩糖球的老人也作古了，那苦涩的过去，永远定格在记忆的底片。原谅我，没征得你的同意，用真实的名字披露这段难忘的历史。

我们这一代，生不逢辰，饱经沧桑。之所以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记录下来，就是想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童年，不要忘记家乡。

你爸爸和你弟弟的妈妈还好吧，现在他们应该是安享颐养的耄耋之年了，好好孝敬他们，这个世界上，唯有爱是永恒的。

一晃儿，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了，真希望早日再见，重温童年的故事。

顺祝安康！

松陵二中新校舍竣工，作为首批入校的学生，见天扫地抹桌子，



沈阳市供销合作社三台子第二门市部（第二合社）

从田义屯 到北铁道

学校四圈栽树，动员学生们，家里有管锹的带管锹，没管锹的带水管，啥也没有的，带洗脸盆。每个班，挑人高马大、发育超前的半大小子，发扬“挖菜窖、挖防空壕”精神。贴学校里边墙根儿，隔一米挖个坑，再把根部裹草绳的树苗，一个挺沉的泥坨子，栽到坑里。别看是树苗，忽忽悠悠像是铁扇公主的扇子，好不容易离了歪斜立坑里了，赶紧七手八脚扶稳，马上填土、踩实、浇水，再填土，然后用管锹拍，啪啪，膀子抡圆了，使劲拍，表面一定拍光溜水滑的。

整整齐齐的青杨亭亭玉立，新学校平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青绿的树干泛着灰白，褐色皱褶像千眼观音，慈祥地祝福着我们。

嘎嘎新的教学大楼，南北对峙。教室窗明几

净，桌椅板凳，一码儿板儿新的。宽阔的操场，一眼望不到头，操场中央，白色粉线规划着足球场、篮球场。外环线是四百米跑道，房山头立着单杠、双杠、鞍马、跳马。

新盖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像。从旧学校搬到新校舍，从奴隶到将军，“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恨不得把《铁道卫士》的插曲挂嘴边，“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

北楼房顶，两个墨绿色高音喇叭，耳朵似的左右对称，广播站每天准时放《战地新歌》唱片，“东海扬波红日升，南岭起舞飘彩虹，珠穆朗玛雪峰献哈达，草原上赞歌唱不完……”唱片放完，开始第四套广播体操，然后趁各班级乱哄哄的课间，开始强调纪律，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老师嗓音洪亮底气十足，每次都最后说两句，没完没了，嗡嗡的回响声在北三台子上空回荡。也没人投诉噪音扰民，都家跟前儿，家伴拉的孩子，这么近的新学校，乐还乐不过来呢。再说了，天上飞机加速度，那响动比这大多了，贴米字条的玻璃都震碎了，有前儿，成宿隔夜地发动机轰鸣，震得附近红房炕沿都颤乎，这点事儿，不算啥。

新同学、新校舍、新学期、新面貌。新鲜劲儿一过，枯燥无味的灌输，让人感到乏味和无聊。老师上边黑板敲得山响，学生下边板凳坐得冰凉。我们几个男同学相约，下午自习逃课，田义屯野浴。

下午，溜出校门，往北一拐，是一片荒草甸，这是未开垦的处女地。跨过一条很窄的明渠，就是田义屯的地界，悄悄地进村，打

枪的不要。田义屯是沈阳市北部离市区最近的一个村庄，和三台子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相当于《沙家浜》里，翻过这堵墙就是刁德一的后院。田义屯的革命群众，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才是沈阳的土著居民，而松陵机械厂的职工，是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过来的移民。

田义屯人说话，是纯正地道的沈阳郊区口音，他们发音语气厚重，吐字清晰，铿锵有力，如有人问哪堡子的？田义屯！既有后劲，又有坐力。其实只要舌尖轻抵齿间，像董卿那样轻启朱唇，田义屯，多甜哪，当地人，不滴，非得把重音放到后边，甚至忽略了中间那个义字，哪堡子的？田屯，而且狠呆呆的。

别看读音忽略了义字，但乡亲们秉承了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宽厚善良，田义屯是仁义厚道的礼仪之邦。对于三台子，对于沈阳松陵机械厂，更像一个远房亲戚，在默默关注着城里的亲人。困难时期，农民兄弟以各种方式，筹集大量的生活资料，接济和帮助城里的工人老大哥。

不但物质上给予支持，田义屯还满足了三台子孩子们对农村所有的联想、遐想、幻想，从苏联的乡村女教师到朝鲜的六百工分，从领袖故居韶山冲到鲁迅旧里三味书屋，从姥姥家门口唱大戏到老婆孩子热炕头。田义屯就像是立体的乡村盆景，活体的农业标本，转体的田园模特，成全了城里孩子们对农村的全部梦想。

“吃好贺儿”是流传在同学中的非官方用语，泛指好吃的小零食。反正凡是能吃到嘴里的，统称之为“好贺儿”，也叫“好嚼咕”。第二合社，麻花、炉果、蛋糕凭票供应吃不着，香蕉、苹果、

鸭梨太贵吃不起。

田义屯好贺儿，那可老鼻子了，到处是鲜花，遍地是牛羊。到田义屯找好贺儿，要在秋后，农村罢园了，园子里有蔫茄子、瘪黄瓜、瞎倭瓜、烂柿子，别看蔫巴拉瞎，都是熟透了的，老好吃了。大地好贺儿就多了去了，有烤地瓜、烤苞米、烤黄豆、烤蚂蚱、烤蚂蛉、烤蝻蝻、烤蛤蟆、烤家雀、烤田鼠。总之，田义屯的好贺儿老多了，既省钱又过瘾。

说到吃，田义屯有个吃遍三台子的重量级人物，人称田义屯老九。要是评选三台子地区百名难忘人物，没准儿老九会榜上有名。这老九一袭褐衣，蓬头垢面，常年流落街头，有人说是高考落第，有人说是爱情失意。老九要论长相，那是一表人才：鼻直口阔、气宇轩昂。每天喝得云山雾罩、蒙头转向，满脸喜气地蹲坐在第二合社门前石灰台阶，把那台阶蹭得和油大鳖浑然一体。

有时候，老九半夜在合社台阶蹲着，远看以为新添护院的石狮子。对于孩子们的嬉笑打闹，老九全然不顾，随便掏出怀里的碎麻花、烂苹果咬一口，“吱溜”，酌一口豁牙瓷碗白酒，胡乱哼上一支老曲儿，吱吱作响、津津有味，仿佛世界上除了阳光就是老九。感觉老九生不逢时，他应该生活在古代，剑走天涯、风云际会。后来看过一幅画，印证了我的印象，老九的造型，与那打鬼的钟馗倒有几分神似。

一个盛夏的午后，天气炎热。新栽的青杨，似乎一夜之间蹿高了许多。树上的知了仍然单调地鼓噪鸣叫，长须子的黑水牛，被晒

得趺拉膀子，从树梢栽楞下来。我们几个同学都快晒冒油了，皱着眉头，顶着火辣辣的日头，恨不得立刻钻进那金色池塘。

野浴，被校方和家庭，三令五申明令禁止，并建立了一整套查禁办法。撸起袖子，使劲一挠，只要胳膊上出现五爪金龙白印子，当场大耳刮子，保证扇不出冤假错案。北陵公园青年湖里是沙子底儿，每年都河伯娶亲，收走几个童男。百鸟公园游泳池票太贵，还要麻烦烦换裤衩。只有田义屯的大河泡子，方便快捷、经济实惠，虽然各方严禁，还是屡禁不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群正值变声期的孩子，嘴唇添了一层黑乎乎的绒毛，嗓音变成了瓮声瓮气的小老爷儿们，还有的变一半儿，像是哇啦哇啦的公鸭子叫唤。正是荷尔蒙爆棚、雄激素紊乱时期，十五六岁半大小子，刚刚萌动的怀春情愫，被复课闹革命、斗私批修、评法批儒和各种各样的学习批判荡涤得无影无踪。

萌动的青春期，各种疯狂尝试、非凡体验、探险刺激的想法层出不穷。到北陵公园湖里跳水，扎猛子憋气，看谁最后出来，去北铁道卧轨，闭眼睛躺铁轨上，在火车驶来之前的一刹那快速离开。还有偷地瓜，装哑巴，埋雷，捅马蜂窝，弹弓打家雀、打玻璃、打路灯，防空壕里睡觉，菜窖里睡觉，水泥管子里睡觉。还上房掏家雀，墙头上比速度。甚至潜伏到军事重地，趴草地里近距离看飞机起飞。

鉴于我们这么精力旺盛，才华横溢，这次到田义屯河泡子洗个澡，就相当于带薪休假、体验生活，学习小兵张嘎，在白洋淀叼着

芦苇扎猛子了。

高粱地里，耷拉着蔫巴的高粱叶子，像变态的老巫婆，恶狠狠地背后下狠手，用小刀片一样的利刃，报复性地割着花样少年稚嫩的肌肤。原以为，进入青纱帐一定凉快儿，殊不知，刚才在太阳底下，等于在锅炉里上屉干蒸，现在进入青纱帐，相当于往锅炉滋硬气，在工厂澡堂子洗过澡的都知道，那工业硬气儿，劲儿大烫人。

生物世界也热得难受。青纱帐著名的“飞禽”扁担钩，一身浅绿自然保护色，披着墨绿披风，像雍容华贵的杨贵妃，正慢吞吞地东张西望，耷摸寻死上吊的马嵬坡。

从潮湿垄沟儿里拱出来，一步三晃的“走兽”癞蛤蟆，像刘姥姥在大观园里混得发达了，脑满肠肥准备携款潜逃，还不知道已经上了红色通缉令。看见它，你会忘不了一句俗语：癞蛤蟆落脚面，不咬人膈应人。

超低空飞行的黑蚊子，人前人后黏黏糊糊敬业地游弋，花果山小猕猴似的，无拘无束无法无天，好像昨晚没嗨皮尽兴，仍然嗡嗡地哼唱。

终于，眼前一亮，豁然开朗，啊！一片明亮的池塘展现在面前，水草丰茂、清波荡漾，还没下水，已经凉爽通透了，这泓水域有足球场大小，四周被绿色包裹，水面清澈明静，像是王母的瑶池。

河边垂柳依依，肆意轻薄，荡起涟漪。河底水草泛泛，含情脉脉，遥相呼应。春风放胆梳杨柳，夜雨瞒人去润花。

几头黄牛，悠然自得，在池畔享受着英式下午茶，一边优哉游

哉倒嚼青草，一边东游西逛推陈出新，排泄物东一堆西一堆，东边三星照，西边五奎首，南边七星伴月，牛粪冒着热气儿，犹如刚出锅的发面大碱花卷。

三台子地处城乡交界处，奶牛屡见不鲜，但牛奶并不常见。偶尔，能见到卖羊奶的，在自行车后货架上，挂两个白铁桶，走街串巷，嘟嘟吹着铁哨。不像现在，满世界看不见一头牛，满大街都是牛奶。在水泡子旁边上，我们寻找到有几块干净石板的沙滩。见四下无人，连忙宽衣解带全裸上阵，天体大浴隆重上演。

突然间，天色骤变，浓云密布，黑浪滚滚。六月天，孩儿面，说变就变。冷风袭来，暑气散去，哐当一顿闷雷，大雨唰啦就来了，黄豆粒儿大小的雨点，不由分说，劈头盖脸砸了下来，高粱叶子哗啦啦作响，片刻工夫东倒西歪。池塘边，雨打沙滩万点坑，河面上，像水淋进了油锅，水面沸腾得跳跃起来。水天一色，白雾茫茫，风雨使人睁不开眼睛，没等喊出“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后半句被大雨冲跑了，此景正好应了苏东坡的诗境：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夏季到了，随着一场大雨来临，三台子孩子们，像雨中奔跑的小鹿，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因为这意味着，他们除了可以尽情地摔泥娃娃、打水仗，还可以把栋与栋之间的洋灰管子，设计成京杭大运河通航，用曾经叠衣服、叠裤子、叠鸽子的田字格练习本，叠成轮船，虽然，纸叠的小船说翻就翻，还是圆了航空少年的航海梦，所幸，随着祖国的强盛，“辽宁”号航母终于让航空少年梦想成真。

每到下雨之前，两座对面楼栋的孩子们，扒着窗户，起劲欢呼着：“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叫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对面的孩子呐喊回应：“下雨了，冒泡了，谁家小孩儿不要了。”其实，虽然盼着下雨，每家每户连基本的防雨工具都没有，主打雨具是油纸伞、草帽、塑料布，甚至蓑衣、雨衣也不多见，骑自行车有的披个雨披。哪个女孩儿，要是撑个花布雨伞，一到雨天，唰唰，在柏油马路边的小河里，轻轻一蹿，哎呀妈呀，肯定是嫦娥奔月走岔道了。据说，每个孩子的童年，都有雨天情结，我们童年雨中的记忆，经常是依靠体温把衣服烘干，但是乐在其中，湿并快乐着。

因为一场急雨，把我们浇成了落汤鸡，野浴计划胎死腹中，但是意外的收获是天然淋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简直太爽了。比起在四十六栋大煤堆后边，那个家属澡堂子洗澡，八个脑袋挤一个喷头，浑汤大池子里，都快能捞出干的了，还继续下饺子似的往里跳，真是干净、省钱又过瘾，美中不足的就是凉点儿。

今天这河泡子，是彻底不能下了。河边的高粱秆都淹半截了，我们得赶紧蹿出去，要不找不着道儿，来个老太太钻被窝，再出溜滑深沟里去。

雨过天晴，弥漫的雾气渐渐散去。蓝天如洗，白云如絮。满目翠绿郁郁葱葱，雨后的田野，清澈芬芳沁人心脾，饱吸一口，如醉如痴，七嘴八舌一顿乱猜，这就是初恋的味道吧？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行啦，别扯用不着的了，耽误时间，下一个目标，进军北铁道。

田义屯北边，有一条铁道，人们习惯称其为北铁道，这条铁路线，高出地表一人多，青灰色的基石，砌成绵延的山岗，切割了农村和城市，是城乡分界线。铁路由西向东深邃悠长，经过田义屯涵洞，拐个大胳膊肘子弯儿，进入松陵机械厂。这是特殊的军工生产专用线铁路，满载煤炭、钢材、木材、水泥、铝锭、原油的专列，风驰电掣呼啸而过，进入沈阳松陵机械厂厂区。火车进入厂区之后，分岔改道，分门别类，把所需物资配送到各个专线，工厂职工上下班，经常会因为火车倒车甩头在铁路道口等候两袋烟的工夫。

田义屯这段区域的专用线，一度成为三台子冒险少年的乐园。这里具备了古战场的煞气，古丝绸之路的旷远，古寻幽探秘环境的险峻，还有空气中弥漫着仿佛远古时期沧桑陈旧的味道。这里有山坡、水塘、涵洞、铁路、砾石、荆棘、芦苇，拍摄战争大片场景，一应俱全，只等我们这些主角闪亮登场。

我们在这里，曾经排演了《地道战》中高传宝揪住鬼子脖领子，仰角四十五度向远山呼喊：“看看吧，这就是人民的力量。”还演出过李向阳骑马冲过封锁线，双手挥枪，叭勾，一枪撂倒俩鬼子。铁道游击队刘洪大队长，头戴鸭舌帽，敞着怀，驳壳枪往腰里一插，三步一颠儿，飞身上火车那段，那段没敢演，练了挺长时间，没人敢照量。基本我们作品都是抗日题材的，现在话说叫弘扬主旋律，比现在电视播放的抗日神剧，更有观赏性。

除了固定的演出排练，我们还尝试小型兵器制造。东边不是有个叫七二四的兵工厂吗？我们玩冷的，冷兵器。先埋伏在铁轨路基

下面蒿草丛中，火车驶来之前，在铁轨上摆好铁丝儿、钢钉，据说，火车辗轧过去之后，会变成锋利的刀片，想想，到时候，我们得有多少轻武器储备呀。可惜，没有一次实验成功。而每次我们都是被火车头的白色水蒸气，滋得屁滚尿流一路狂奔。

今天，故地重游，感慨万千。由白洋淀雁翎队，华丽转身，变成铁道游击队吧，哈哈，来都来了，客气啥，直接脱鞋上炕吧。同学们踏着稀里哗啦的碎石，争先恐后呼喊着跃上铁路，站在铁轨上，举目远眺。

三台子，是沈阳市的制高点；北铁道，是三台子的制高点，站在枕木上，俯瞰城市轮廓，犹如色彩斑斓的现代风情画卷。暮色苍茫，莽莽黛色林海，掩映着皇陵黄色琉璃瓦，错落有致的现代化厂房群，点缀着林立的烟囱。一簇簇整齐规划的三层家属楼，犹如燃烧着红色的篝火，闪耀着温馨和甜蜜，脚下，乡路县道阡陌纵横，绿浪滚滚丰收在望。

想一想，我们十五六，已经是中学生了。即使不能成为栋梁，也不能成为废柴，那些惊悚大剧应该谢幕了，那些荒唐嬉戏应该结束了，鲜衣怒马少年时，一日看尽长安花，孟浪的日子到此留步。

此刻，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天边，遥远的原野尽头，隐约一个小黑点跳动，趴在铁轨上侧耳倾听，知道火车不远了，我们连忙退居安全距离以外。伴随大地的震颤，声音越来越响，随着惊天动地的轰鸣，火车咆哮着，像黑色的钢铁怪兽，喘着粗气从天而降，窟窿窟窿一闪而过，带着震耳欲聋的嗡嗡声消逝。世界寂静，像时

间停止了，只有空气中飘浮着淡淡的煤烟味儿。远处，火车一声长鸣，鸣笛致谢，我们幸福地笑了。

高晓松写过这样一首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想想，我们还算幸运儿，在“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氛围中，体会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同时，在历史转折的弯道旁，见证了蒸汽机时代的节点，体验到了转型变革时期的阵痛，领略了城市规划发展的进程。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已不是那个月亮。北铁道移了，田义屯没了，松陵二中，早就改名换姓了。

每当路过母校，都有朝圣的冲动，多想走进去，祭奠逝去的青春，抚摸一下，当初栽下的青杨，多年没见，你一向可好？可伫立良久，自动识别默默离开程序。学校由过去的厂办教育，纳入地方政府系列。想想也是，总不能像到武大看樱花、辽大看银杏似的，让三台子松陵二中毕业生，都去母校看青杨吧。

田义屯，后来曾经改了一个时髦的名字，万方，是不是仿照万科或者方正啥的，不得而知。村里经济决策者，在朝黄河大街的西口，戳起一个富丽堂皇的欧式建筑，好像是微型凯旋门，让人感觉土包子开花，不伦不类。门上设计八匹高头大马，翻蹄亮掌，炮蹶子一路狂奔。后来，有明白风水的，都说紫气东来，没事往西天大道瞭啥呀。后来，赶上村屯改造，城镇化建设，村里高楼林立雨后春笋，田义屯正式成为新城区。

北铁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北移了，被大规模城市建设淹没，

原来铁路的基石、铁轨、枕木不知所终。取而代之的是城市三环，并设立高速公路匝口，从三台子上高速，四通八达，一马平川，北上哈尔滨，南下北京城。北铁道再往北，过去荒凉得兔子都不拉屎，现在，建立大学城，搬过来十几所大学，大街小巷，人多得乌泱乌泱的。

以人民的名义，从万马奔腾，扶摇升起，到尘埃落定，喧嚣归隐。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从田义屯到北铁道，成了永久的记忆。



松陵工学院（后改为松陵一中）

前进理发室

那是早春二月。清晨，霜冷风寒。

柏油马路铺着一层薄薄的白毡，似雪似霜。

农村送肥的马车，叮铃的自行车，零星早班的行人，从城郊军工厂的马路碾过，路上斑驳的车辙和杂乱的脚印，像是一幅抽象加写意画。

杨大脑袋匆匆走在前边，宁可缩脖端腔咿咿哈哈抓耳挠腮两手交替捂耳朵，也不肯把羊剪绒帽耳放下来，谁知道他咋想的。

比他矮半头的贾二，低头猫腰，趟着疑似地上霜，紧随其后。

“吭哧瘪肚的，就不能快点啊？磨叽！”

杨大脑袋不时回头，使劲狠叨边走边用脚印码车辙的贾二。

贾二身后，长长的痕迹，像刚刚被履带式拖拉机轧过。

到了，到了！前面就是——理(沙)发(家)店(浜)！

理发店颓败低矮，挤在路边，跟后边一幢幢红楼相比，像庙里威武金刚脚下蹲着黑衣素袄的老嫗。

平日旋转上升的红蓝白灯柱没了灵动，闭目养神，表情呆滞。

门前的雪人化了一半儿，黑突突的癞狗一样趴在门口，东流西淌的雪水，八爪鱼似的向马路牙子挣扎。

理发店名字挺要强，“前进理发店！”

旁边，“红卫照相馆”，“东风下杂铺”，“曙光小吃店”，“一心配锁室”“准时修表屋”“勤俭缝纫点”，一排红砖破房东倒西歪，离拉歪斜，哥几个脸上不修边幅，身下衣衫褴褛，像一个偷渡船过来的难民。

杨大脑袋和贾二推门进店，没等掩门，“咣当”一声，车内胎门弓子巨大的弹力，几乎把他俩一个翘起推进屋。

屋里一片黧黑，烟气弥漫。“妈，在哪儿呢？”杨妈妈正哈腰透地炉子，炉钩火铲叮当三响，杨妈妈呛得一阵咳嗽，转身对杨大脑袋说：“去，把炉灰渣子倒了。”

杨大脑袋端起盛满炉灰的破铝盆，欠开门缝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扬在门口雪堆上。癞狗一样黑乎乎的雪堆，又披上了灰色的“貂皮”。

理发店不大，挤得满满腾腾，南北两面墙上，贴着几片乌涂涂镜子，镜片魂画魂儿的，像江河湖泊山水画，不找准角度，都看不清自己是张三李四。镜子下面，贴墙搪着一排尺把宽的胶合板儿，

板上，摆着竹批暖瓶、搪瓷茶缸军用水壶和塑料肥皂盒，肥皂盒里栽楞着两把秃毛小刷。板下，耷拉一个黑不溜秋の皮囊，里边儿塞满长短兵器，有剪刀、推子和梳子。

对着镜子，是几个简易理发椅，临窗，一个可以摇动升降仰卧起坐的真皮座椅，磨得油光锃亮，黑不溜秋，像从威虎山缴获的战利品。听说，这样的太师理发椅已经绝迹了，这是公私合营时留下来的。

最里头，冷眼儿看像个葡萄架子，提溜嘟噜吊着几串烫头的卡子，卡子长短不齐，大小不一，姥姥辈孙子辈都有。架子下边茶几上，摆着巴掌大的领袖半身像，烟熏火燎，落满灰尘，看不出是石膏还是陶瓷的。

这工夫，一直在地当腰点炉子的杨妈妈，已经直起了腰，从人造革兜里，摸出两个黄澄澄苞米面饼子，放在炉台边，又掏出牛腰饭盒立炉盖热上。转身拍拍手，在衣襟上擦两把，顺手从头顶铁线扯过蓝碎花围裙，给杨大脑袋围住脖子。

“过来吧，儿子！”杨妈妈喜盈盈说。

“都这么磨叽。”

杨大脑袋不乐意地嘟囔着，“扑哧”一声，一屁股扎进能升降的皮沙发里。

理发店炉火正旺，干锅炖萝卜煮白菜香飘四溢，飘逸弥漫的菜香，把炉灰渣子味儿驱赶得没了踪迹。

杨大脑袋头发浓密茂盛，像不羁的原始森林。他安静老实地坐

在沙发里，母亲满眼慈祥，左右端详着给他理发。一束早晨柔和的光柱，投射到杨大脑袋脸上，他眯缝着眼睛快睡着了。屋里静谧安详，好像除了呼吸声，只有“咔咔”理发推子声和墙上“嘀嗒，嘀嗒”三五挂钟摆动的声音。

“拖拉机，滴滴滴，开进一片黑土地，南山坡，北洼地，一边耕来一边犁，小朋友，爱清洁，讲卫生，有出息。”

杨妈妈轻轻哼唱起了歌谣，杨大脑袋小时候护头，特别不爱理发，杨妈妈为了哄孩子，自己顺口编的。

“快点儿吧，都啥时候了，还唱上啦！”

杨大脑袋撇撇嘴，别愣着脑袋，一脸的不耐烦。

“儿子，快好了，马上就妥了。”

给杨大脑袋理完发，杨妈妈转身亲切地招呼，

“过来，二子，婶给你剪头。”

贾二坐在杨大脑袋刚才的位置上。

杨妈妈个儿不高，微胖，双眼皮。最早在“五七大队”干力工，后来学了理发手艺，精通了洗、剪，吹、拉、烫、染，先在三号澡堂子，又作为骨干调到了前进理发店。杨妈妈拿手活儿是剃刀刮脸，据说厂里的干部宁可排号，也要等着让杨妈妈理发。

贾二是没妈的孩子，他特别爱让杨妈妈剪头，抚摸头顶给他理发时，好像是小时候妈妈的手摩挲着他，那温暖的手指，像电极似的充满全身，感觉那么温馨、甜蜜。

还没有享受够，也就是打个盹儿的工夫，就听杨妈妈说：“妥了，

俩小球头，咱这小伙儿，溜光水滑的，别说去区里，去市内相对象都行。”

杨大脑袋和贾二扑棱扑棱头发茬子，推门跑出理发店，把妈妈“吃块大饼子吧，热乎焦黄带嘎嘎呢”的喊声隔在屋里。

晨曦之中，马路上人车混杂，无数自行车裹挟着匆匆的行人，波浪似的朝着厂门方向涌动，他俩左突右闪穿越马路，贴着小八栋房山头，直奔6路车站。

耀眼的旭目下，蓝白相间的无轨电车修长婀娜，两条大辫子伸向天空，像羞涩的少女等候约会。

健步如飞登上6路无轨电车，赶紧去皇姑区工人俱乐部，参加区教育局会议，每个学校才选几个学生，对号入座，晚了可不行。

杨大脑袋和贾二，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五好学生”，又是楼上楼下的邻居，除了吃饭睡觉各回各家，平时形影不离。两个人在学校漂着劲学习，还都有特长，一个能说会唱，一个能写会画。

杨大脑袋脑形不咋正，属于南北对不上东西，天庭错开了地阁。据说杨爸爸是南方支援军工建设过来的，具体哪个南方不知道，只知道那个地方敢吃耗子。

因为脑形不正还特殊大，大院孩子们看见他，就喊起那段顺口溜儿：“啣喽儿啣喽儿头，下雨不发愁，别人打雨伞，他打啣喽儿头。”气得杨大脑袋五冬六夏都戴帽子，可脑袋太大，戴六〇帽子都紧。好不容易戴上了，又不好摘，帽子都勒肉里去了，大脑袋一圈紫红色紧箍，以为跟唐僧取经才回来呢。

杨大脑袋下雨愁不愁不知道，反正理发是不用愁了，他妈就是理发店的，平日经常到他妈妈前进理发店剪头。有时候，杨妈妈把推子剪子带回家，左邻右居孩子们的脑袋都包了，一到剪头的时候，一个个小脑瓜排着长队，最后连碎头发都装了一铲子。

赶上天儿好了，杨妈妈换休，在大院支个板凳，旁边立个小桌儿，男女老少一律免费剪头。

“剃头挑子一头热”，是指大院里走街串巷剃头匠挑的扁担。剃头匠扛个细窄的长板凳，板凳巴掌宽，一人高，放下是板凳，挑起来是扁担，前头挂着剃头刮脸的刀剪梳刷，后边是压着火的铁炉子，炉子很小，一般是铁罐头盒子改装的，还配个微型风箱，“哧哧”拉两下风箱，炉子上边水热了，煽上热乎手巾，开始刮脸，那会儿理发没有使推子的，更别说电动推子了。

后来听说刮脸也是“封、资、修”，剃头匠改背黄书包，书包上边印着红字儿，“为人民服务”，左手里拿个音叉，右手拿个铁棍，铁棍从两片音叉中间往上一弹，“嗡嗡”传得挺远。

这时候，要遇上磨剪子戥菜刀的，再来个敲鑼吆喝收破烂儿的，好喽，大院儿里像做了全堂水陆道场，吆喝声此起彼伏，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经久不息，余音绕梁。

一转眼，中学快毕业了，杨妈妈经常跟两个孩子叨咕：“理发也是一门手艺，学学吧，以后没准儿下乡干啥的能用上。”

杨大脑袋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学那玩意儿呢”，贾二倒是愿意学，可没有杨大脑袋陪着，绊绊磕磕学了几天，新鲜劲儿一过也摺

下了。

杨大脑袋毕业之前，每天除了翻跟头折把式，就是爬音阶，练共鸣，头腔共鸣，胸腔共鸣，腹腔共鸣，每天魔怔似的“啊啊啊，啾啾啾”“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京！北京！啊，咦！”

上山下乡，必由之路，别无选择。都是一个厂子弟，杨大脑袋和贾二，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又分在一个青年点儿。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果当干粮，农村艰苦条件无法想象。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行风下雨，各显其能。聪明伶俐的杨大脑袋艺多不压身，很快适应了农村的生活。那时候，学大寨，学小靳庄，能说会唱，能歌善舞的特别吃香，杨大脑袋不但“样板戏”唱得溜，还偷摸跟社员学会了二人转、单出头，什么《王二姐思夫》《马寡妇开店》《洪月娥做梦》，都会两段儿。活泛的杨大脑袋雅俗共赏，老少通吃，春风得意，如鱼得水，根本不用干农活儿，还三天两头到县里演出。

要说杨大脑袋真有才，凭嘴皮子“锵锵锵”，就能“酱”出《运动员进行曲》；大嘴一嘬吹口哨，能吹出电影《平原游击队》“悄悄地进村”，闭嘴用鼻音，就能把舞剧《沂蒙颂》“我为亲人熬鸡汤”，模仿得惟妙惟肖，而且揉弦颤音加混响，人说，杨大脑袋破瓶子长个好嘴，狗掀门帘子全凭一张嘴。

贾二眼角常年鼓个麦粒肿，都说起“针眼”点子不正，大苦大累的活儿一个也落不下，夜战收麦子，连轴修梯田，起早插稻子，

雪山打柴火，脏活苦活干遍了，杨大脑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狠叨他，“一扁担压不出个屁来，吃屎也赶不上热乎的”。

虽然能写会画，有时候在生产队出个黑板报啥的，但架不住贾二为人死性，累活儿没少干，人没少得罪。幸好贾二跟杨妈妈学会了理发的手艺，经常给同学们理发，还挨家挨户给老农理发，赢得了社员的赞扬。

杨大脑袋损他，“腰脱都犯了吧？累成王八犊子样了，还装大尾巴狼，欠他们啊，真是古代兵器，(剑)贱！”“我挺愿意享受这过程的”，贾二一脸平静。

贾二除了一年到头给杨大脑袋理几次发，平时两人说话越来越少了。一天晚上，皓月如银，夜深人不静，贾二正在给杨大脑袋理发，不知想起了什么，鼻子一酸，轻声哼唱起杨妈妈唱的小曲儿，“拖拉机，滴滴滴，开进一片黑土地，南山坡，北洼地，一边耕来一边犁……”

没等唱完，几个同学哈哈一阵哄笑，杨大脑袋脸上挂不住了，“老鸱堡子来的啊？纯属精神有病”。气得扯下围脖子的报纸，一甩剂子走了，以后，再也不让贾二剪头了。

后来，杨大脑袋提前抽回工厂，贾二还在农村，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一直熬到兜底回城。

回城之后，杨大脑袋和贾二，一个在国营工厂，一个在集体企业，一个在院里，一个在院外，高墙电网把国营和集体分开，两人距离越来越大，来往越来越少了。

杨大脑袋很快从基层抽到了上级工会，负责基层单位劳动竞赛，管发枕巾、洗脸盆、毛巾被，采购奖品，有权有势，在饭店吃饭都记账，签个字就能报销。有的饭店不情愿签字，杨大脑袋眼珠一立，立刻露出一副“别说吃你个破西瓜，老子城里下馆子都不要钱”的嘴脸。

贾二在建筑公司生产预制板车间，起早贪黑，风吹日晒，眼角的麦粒肿此消彼长，成了长驻单位，以至于成了贾二的标配。不认识的到工地找，一比画“那谁？就是眼角，有一个那啥那个”“啊！知道了，贾二！”

杨大脑袋早就不让妈妈剪头了，嫌那发型太土，社会上时髦啥来啥，从平头、中分、沙奔、波浪、板寸，一直追到最时髦的两边秃中间分。

贾二还经常去杨妈那儿剪头，感觉杨妈妈摩挲脑袋的感觉温馨而甜蜜。他还坚持义务给别人理发，有一个瘫痪老汉还给他送来了锦旗。

杨大脑袋调到分厂当了工会主席，官升脾气长，加上嘴茬子厉害，在单位十分霸道。什么事儿让他逮着理了，咬住不撒口，摇晃着罗汉头，瞪着大眼珠，后牙槽喷唾沫星子跟你吼，没理辩三分，连厂长都让着他。据说一次在宾馆吃早餐，煮鸡蛋皮没剥开，气得他把鸡蛋摔地下，跷着脚尖狠狠抿三圈，好像让鸡蛋永世不得超生。

风雨飘摇的前进理发店，像是趺拉腰的乌篷船，畏缩在人流熙攘的岸边。站在马路牙子上，都能看见低矮潮湿房顶残存的几块青

瓦，理发店灯柱不转了，门斗上的幌也没了，“前进理发店”，五个字丢了仨，就剩下“进”“店”了。

基本没人进店，除了结婚起早烫个离子烫，小姑娘烫个刘海，偶尔几个老头、老太太扒窗户往里看看。杨大脑袋可没那闲工夫，每次路过，都懒得瞅一眼。

杨大脑袋忙，每天革命生产两不误，忙得是不亦乐乎，吃得是脑满肠肥，大肚咧歌。后脖颈添了三条子肥肉，远看像驮个“王”字，浓密的头发妻离子散走死逃亡，地方使劲向中央靠拢，再也覆盖不住锃亮的高地了。

话说有一天，江山无限，山高路远，“乌篷船”可能被双辕车拉走了，前进理发店消失得无影无踪。原址戳起一座小楼，高台阶，高门脸，黑色的大理石罩面儿，台阶铺一条猩红的睛纶地毯，两边摆一溜花篮，门斗上明晃晃五个烫金大字：“懒猫莫妮卡”，“懒猫”两个字夸张变形，一个大尾巴黑猫眼珠鼓出来，俩眼睛一红一蓝，晚上发出幽幽的紫光，让人不寒而栗。

贾二每次路过都驻足观看，心想，懒猫？肯定是宠物店呀，宠物店？又不像，不至于这么豪华呀。饭店？也不像，烟囱都没了，也不能是理发店呀！直到有一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贾二把自行车立在对面体育场墙根儿，站了好半天，听懒猫莫妮卡叮咛山响的音乐，音乐让人莫名其妙，听不出个四五大六，从缠绵的“何日君再来”，跳到京剧“站立宫门叫小番”，从“拉德斯基进行曲”，切换到蝈蝈鸣蛤蟆叫。

不行，非得看个究竟。贾二抻抻衣襟，运足底气，迈上了台阶，推开不锈钢框玻璃转门。迎面是一个吧台，台上摆个大瓷盘，盘上趴个鸡眉色儿癞蛤蟆，瞪着眼珠叼着“开元天宝”大钱儿，嘴边还哗哗淌着水。屋里边黑咕隆咚，靠墙有点亮光，好像点着香火，仔细一瞅，是一座塑像，看眉目清晰，面容威严，一绺长须，青龙偃月刀，认得，这是关老爷。

环顾四周，靠墙一排栗色皮沙发，沙发上射着幽暗的筒灯，墙上对角吊着四面红木镶框镜子，镜前有四个黑紫色的真皮转椅，每个座椅旁立个硬木角柜，角柜上整齐摆放着几件理发用具。墙上没有死角空地儿，都挂着彩色招贴画，有施瓦辛格的肌肉、蒙娜丽莎的微笑、梅兰芳的低吟浅唱、林黛玉的忧伤惆怅，还有瞟着媚眼日本女优。天棚顶上，黑黢黢的烟道暖气管道，张牙舞爪五横八竖裸露着。

贾二目瞪口呆，神不守舍，不知自己在哪儿，突然，像是遥远外太空飘来的声音，“官人，这一向可好？”贾二吓了一跳，仔细琢磨，是人的动静，沙哑的声音油腻酥软，只是感觉舌头下边连线有点紧。回头一看，一个黄头发女子，烈焰红唇，爆炸脑袋像刺猬，外罩一个粉貂坎肩，里边长毛羊绒黑衫，下面收腰提档短裤，看衣着，感觉是《西游记》花果山猕猴小妖还魂，看脑袋，又穿越到三国，肯定是“草船借箭”稻草人现世。

别看“草船借箭”软绵绵的声音吐字不清，分明是兵不血刃的软刀子，差点把贾二半拉膀子卸下来，贾二原地定住，气守丹田，

稳住神，运住气，接二连三从嘴里吐出五个“不”字，出来的动静就像“嘟嘟嘟”似的。

冲出大门，穿过马路，飞也似的跑到体育场墙根，惊魂未定喘着粗气，旁边扫马路的大嫂告诉他：“不知道吧，是新开的发廊。”“发廊，发廊不就是理发店吗？”贾二眼眶差点又鼓出个麦粒肿，赶紧落荒而逃。

边蹬车边合计，“懒猫”“莫妮卡”“宠物店”“发廊”“前进理发店”，脑袋乱成一锅糍子了，得了吧，赶紧走，工地预制板该养生了。

杨大脑袋还是金樽美酒、夜夜笙歌，听说还有红袖添香、莺歌燕舞。

一天晚上，贾二骑着二八大端自行车，给住院的老爹送饭，路过懒猫莫妮卡，无意扭头瞥一眼，咦？杨大脑袋叼着牙签打着饱嗝，从幽暗的台阶下来，“草船借箭”紧贴着杨大脑袋身后耳鬓厮磨，绊绊磕磕用连线不畅的舌头，“哥，拜”。小声娇滴滴，含糖量起码八个加号，贾二打个冷战，鸡皮疙瘩撒了一地。

好久不见，杨大脑袋头发更少了，脖子更粗了，脑袋更大了，“怎么半夜三更跑到这儿剪头来啦？”贾二刚想喊，杨大脑袋也看见他了，摆摆手，制止了他，

“喊啥，指名道姓，大惊小怪的！”

“你给我过来，过来！”杨大脑袋告诉他，这叫懒猫莫妮卡养生休闲娱乐中心，不光剪头、洗脚、松腿、泡浴，还有豪华KTV和两

个高档餐厅。

贾二疑惑不解，懒猫？鼓捣猫呢？

“原来那个理发店，放个屁都能崩三个来回儿，哪有这么大地方啊？”

“说你傻吧，后边儿不是有个废弃车库吗？早就打通连成一体了，这叫整合资源，你个土老帽儿，还那么单纯可爱。怎么样，领你到里边儿见识见识？没事儿，这地方我盘下来了。”

“嘟嘟嘟”，贾二上回让“草船借箭”吓出毛病来了，不会连贯说“不”，一连着说，出来的动静就是“嘟嘟嘟”。

两年之后，杨大脑袋出事儿了，一个黑色星期五，后半夜，救护车把杨大脑袋从懒猫莫妮卡的VIP拉到了医院的ICU，又连项儿转到了省医院。

到医院，杨大脑袋彻底没脾气了，你脾气大，医院脾气更大，那地方可不惯鸽子。医生护士一律微笑服务，笑呵呵告诉他：“别以为吓唬你，我们是对患者负责，像你这情况，属于身体透支消费，要是治疗不及时，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躺在病床上，杨大脑袋回首往事，夜不能寐，想起妈妈的话：“本分老实学门手艺，规规矩矩凭本事吃饭，别舞舞扎扎嘚瑟，人这一辈子，多少福报是有数的。”杨大脑袋在医院待了半年，闭门思过，谁也不见。

转眼到了腊月二十三小年儿，贾二接到了电话，说杨大脑袋想让他去医院理发。接到圣旨一样，贾二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医院，见到瘦骨嶙峋，形容枯槁的杨大脑袋，禁不住心里一阵发酸。

临走才想起来，杨大脑袋是让他理发，可摘帽子一看，光秃秃也没有几根儿毛哇？杨大脑袋叹了口气，恳请道，“是呀，发小，没有头发了，你就作比成样，看着给我剪吧，就想找一找，小时候前进理发店的感觉，那时候，真好哇！”

贾二翻出理发的家什儿，杨大脑袋没法动弹，栽愣半拉身子，支棱起脑袋，贾二一腿跪在床边，一腿站在地上。人们都屏住呼吸，鸦雀无声看着贾二给光秃秃的杨大脑袋理发，屋里，只有电动推子的嗡嗡声和灯管镇流器的滋滋声，静静地，慢慢地，贾二一根儿一根儿给杨大脑袋理着发。

“拖拉机，滴滴滴，开进一片黑土地，南山坡，北洼地，一边耕来一边犁，小朋友，爱清洁，讲卫生，有出息。”

不知谁起的头，屋里，哼唱起这首童年的歌谣，贾二，眼帘湿润了，杨大脑袋，一滴浑浊的泪水，落在了贾二的手背上。



20世纪50年代，国营松陵机械厂职工家属浴池。

青春巢穴 ——母子室

一杯敬故乡 一杯敬远方

灵魂不再无处安放
一杯敬明天 一杯敬过往

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
一杯敬自由 一杯敬死亡

摘自 毛不易《消愁》

东北工业重镇沈阳，北陵北，三台子。

著名的十里飞机城，璀璨夺目的红色屋脊，一眼望不到尽头，犹如一簇簇硕大的锦缎云霞，波诡云谲，光华灿烂，和墨绿苍翠的昭陵古松相依相伴、相映成趣。

三台子家属住宅楼群，不叫几号几号楼，而是称呼多少多少栋。楼房排序个性极强，序号似

乎韵律十足，像是一首浪漫的航空小夜曲。从一栋到九十七栋，戛然而止，没有第一百栋。从四百〇一栋到四百六十四栋，又像休止符。然后，打击乐出现，咚嚓嚓，跳跃到五百多栋、七百多栋、九百多栋，这些，都是一排排红砖瓦平房或者草坯房，有点像短促的切分音。

休眠了二十多年，音乐骤起，建筑乐章又掀高潮，连续建设了二百多栋，三百多栋和八百多栋，节奏风格依旧，还是序号排列几十个栋，停顿。比如二百多栋，到二百七十三栋，后边就断溜了，六百多栋序号是空白。最后，还有小八栋、大八栋、文南、风洞等零星楼群，作为交响乐章意境悠长的尾声。

在三台子几百座楼房的南端，靠近文化宫、体育场、百货大楼，无轨电车终点站繁华中心地带，有十几座别样的楼房，同样是三层尖顶红楼，同样楼眉上有标志性云字卷，但是，这些楼房的间架结构高大伟岸，框架比例宽敞明快，在整个楼海里显得突兀和出奇，像是鹤立鸡群。

这批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超级楼群，是为解决单身职工居住特殊建造的公寓。每一座楼体量，能有一般家属楼的两三倍。三台子人习惯称这里为独身宿舍，名字延续至今。后来，一部分独身宿舍功能演变，叫作母子室。

近半个世纪，三台子数以万计的年轻家庭，在这个叫作母子室的地方栖息、繁衍、生息。这里，是年轻人的爱情圣殿、新婚洞房、栖息港湾、韶华祭坛，是三台子人的青春巢穴。

如果，这篇文章是一部纪实电影的话，此刻的音效画面，应该这样：音效，滚滚闷雷，由弱渐强，直到振聋发聩。画面，苍穹深处，由远而近，七个斑痕累累的黑白大字疾速推出，冲出框外弹回，充斥银幕，定格：青春巢穴——母子室。

三台子，十里飞机城，中国歼击机的摇篮。始建于国家“一五”建设期间，亦是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建国初期，百废俱兴，大干快上，关乎国家安危的航空事业马不停蹄。每天，参加新中国国防建设的大学生、中专生、技校生，复转军人，农民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整个三台子地区，从南到北、从里到外，像庞大的建筑工地、厂房、民宅，各种建设项目，昼夜兼程，但远远满足不了生产生活的需要，新建的职工住宅，杯水车薪。浆迹未干，人已住满，家属宿舍的建设速度，可以说，蛤蟆吃苍蝇将供嘴。

三台子职工家属楼形状，按苏联军工厂家属楼图纸，原样照搬。建筑风格既敦实厚重，又简约实用，还带有浓郁的俄罗斯风情。一律三层红楼，尖顶砖混结构，一个栋三到四个楼口，每层两户，进入户门，是一个狭长过道，三个卧室，里边是卫生间和厨房。设计初衷，是夫妻俩住在一个十五六平方米房间，其余两个房间，分别是子女居住。室内红漆地板、暗壁橱、明阳台，公用走廊石灰台阶，金属工艺造型硬木扶手。走出对开楼门，庭院视野开阔，几座楼围成一个大院，像开放的古城堡，大院有绿色花坛、低草甬路、明渠暗道、曲径通幽。近处是一簇簇的丁香紫槐，临街路边有整齐的榆槐杨柳。

大概应了那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些美好的设计理念，移植到急速发展中的土地，立刻改头换面，面目皆非。本来一户一家的住宅，变成了一户三家甚至四家，每家挤在一个十几米的房间，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也别叫卫生间了，容易让人笑掉大牙。每天上厕所，十几个人等一个蹲位，堵在厕所门口排队，那边前脚刚伸出来，灯绳还没拉，这边刺溜挤进去，伴着前场哗哗的水声，迅速解开裤腰带。

四家一个厨房一个厕所，每家人满为患，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屋里除了单人床就是双人床。谁家双人床也没有顺着躺的，都逮横着睡，有的还要搪一个床板放枕头，家里孩子多的，床上像新兵连的铺位，老老少少一排脑袋。

这还不行，还要搭二层床甚至三层床。我家楼下王老六，就是三层悬空床常客，早晨起来，迷迷糊糊抬头就撞天棚顶上，脑袋青一块紫一块的，还跑出院里吆喝着玩攻城，央求带我一个得了呗。有的家里，存放杂物的壁橱也都住上人，狭窄的壁橱里别说大人，小孩进去都伸不开腿直不起腰，只能像婴儿在子宫里一样，回到原生态造型。

这时候，农村亲戚走马灯似的，借机会进城观光。家里一旦来客，打地铺都找不着地方，屋里像难民营，半夜站起来上便所，满地都是脑袋，不小心就踩得哎呀一声。

谁家大小子结婚了，就面临着老两口小两口和一帮弟弟妹妹们，一大家子同居一室。结婚那两天，家里人倾巢而出，出去临时

找宿，在工友同学家住两晚，给一对新人腾地方，还什么蜜月呀，熟悉一下地形就得了。所以，那时候特别时兴旅行结婚，开个介绍信揣着结婚证，随便找个地方，到外边度过新婚之夜。

因为住房紧张，兄弟反目、邻里成仇的例子比比皆是，各种奇葩怪事也时有发生。有一对古稀老人，不堪这种悲催生活，双双自尽，还有一个母亲竟然撇下儿女，离家出走。

在这种情况下，申请独身宿舍是不二选择。独身宿舍的入住资格仅限于松陵机械厂的国营职工。三台子不流传个说法，叫三台子姑娘不外嫁吗？三台子小伙也不外出，千方百计进厂，这样就有资格进入独身宿舍，等着排队分房，有毛不算秃，有苗不愁长。

三台子独身宿舍楼，主基调是红色的，确切点说是橙红。一场塞北的冬雪，飘飘洒洒，玉树琼枝，在一派洁白的世界里，温馨的独身宿舍楼群，像一座魅力四射，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城堡。这里，紧靠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加上都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所以，一直引领三台子地区的时代潮流。

进入独身宿舍大门，左右通长是宽敞明亮的走廊，走廊尽头各有公用水房和厕所。每个房间房门相对，屋里十几米到二十几米不同，靠墙摆放六张床，或者摞起来四组八张床，每个床边有床头柜，临窗一张共用书桌。有的屋中间空场，还能摆放一副克朗棋。一旦进入独身宿舍，相当于进入预备役，可以一边优哉游哉享受单身生活，一边等着排队，分到那种三家一个厨房的家属楼。

“文革”后期，企业迎来了又一次裂变式发展，大批北航、南航，

株洲航校、滨江技校和附近辽航、沈航以及复转军人、半工半读学生进入航空序列，充实到了军工生产第一线。这批刚分配来的新职工，只好先入住独身宿舍。家属住宅楼一下子打破均衡，三台子职工住房前所未有地告急。

这些企业新生力量，都是花样年华的青年人，男婚女嫁，娶妻生子，水到渠成，顺其自然。很快，涌现出一大批年轻妈妈，措手不及的妈妈，似乎没有充分的准备，还没有安身立命的栖息之地，只好把孩子带到独身宿舍。一度安静温馨的独身宿舍，突然之间，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哇”声一片。想一想那画面吧，这边，姑娘正织毛衣，看小说呢，孩子嗷的一声号啕大哭，夜深人静，又是哄孩子，又是喂奶，又是刷瓶子，独身宿舍一下子变成了纷繁吵闹的托幼保育中心了。

关键是，年轻的孩子爸爸经常光顾，不速之客，不请自来。有时候，半夜三更，大雪封门或是大雨泡天，孩子爸爸向室友殷勤赔笑，未经许可，厚脸滞留。死皮赖脸挤上媳妇孩子的单人床，有初一就有十五，这张旧船票一旦上了船，就再也不登岸了，每晚通勤，像买了公交船的年票。

面对以看孩子名义，准时出现在女性独身宿舍的父亲们，女室友绝地反击，驱逐、呼吁、上访、告状，无奈弱音诺诺，收效甚微。于是，独身宿舍出现了这样奇特的景观，每到半夜时分，走廊里，有点像电影《平原游击队》里“平安无事喽”，响起了沙哑的语音提示，“时间差不多了，到点儿喽，回去吧！”这是楼房管理员例

行公事。男职工所在单位，领导出面诫勉谈话，“你怎么回事儿，你这属于夜不归宿，非法同居，知道不？”回答干脆利索，一句话给噎回去了，“咋的啦，我跟老婆孩子睡觉犯什么法呀，要不，组织上给找个地方住吧！”

女室友只好默认，单位无法再管。有恃无恐的孩子爸爸们，干脆在女宿舍安营扎寨，长期作战。门框和窗框钉俩钉子，扯上一根儿八号铁线，套上铁环儿，唰唰，挂上被单儿，把单人床罩起来，成为独立空间。有的拆开各种包装箱子，淘弄瓦楞纸板，间壁成奇形怪状的简易房间。一时间，各种改造间壁，三六九等，五花八门。无论男女独身宿舍，城中有城，屋内有屋，军阀混战，占地为王。这种现象持续不久，引起了领导的高度重视，感觉到了住房最危急的时刻，一方面事态制止不住，问题又解决不了，只能因势利导，将计就计。

经过上级领导研究决定，把部分独身宿舍，改造成供母亲带孩子居住的临时住所，美其名曰“母子室”。于是，三台子母子室改造工程，像松陵文化宫的金丝绒大幕，徐徐拉开。

1969年初秋，松陵机械厂后勤部门，责成房产科对部分独身宿舍进行间壁。具体操作极其简单，就是每个房间一分为二，中间从地到顶，立上几根方棱木，棱木上钉三层胶合板。不用施工图纸，也不用大工匠，一个小徒工拿着锤子叮叮当当，一会儿工夫完了。间壁完了之后，每个房间，发六根半米高的棱柱木，几片薄木板皮，一片草甸子，剩下搭床铺的活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个人慢慢

看着办吧。

两年的时间，陆陆续续，有八栋独身宿舍改造成为母子室，分别是一〇二栋、一〇三栋、一〇四栋、一〇五栋、一〇八栋、一〇九栋、一一〇栋、一一五栋。这些母子室，除了二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一，一些面积在二十四平方米的房间，一分为四，相当于一个集装箱，每家一个犄角旮旯。原来独身宿舍每座楼是七十二家房客，改造之后，八个楼总共是一千三百六十二户。

间壁出来的母子室，一家半扇窗户，共用一个大门，每家一扇小门。原来独身宿舍的房间，分别是二十四、十六、十五、十一平方米，变成一分为二或者一分为四的母子室后，最大不过十平方米，最小五六平方米。住在二分之一母子室有明显的优越感，四分之一就差了，有人问住哪里呀？一伸手，把拇指收回，比画个四，就明白了，别问了，他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母子室，与其说是房子，还不如说是鸟巢。

母子室，开宗明义，是母亲和孩子的住所，可是，孩子爸爸从来也没有缺席，母子室其实就是三口之家。别看这么局促的小房间，每家屋里，收拾得井然有序，温馨干净。临窗户下边缎子被格，蒙一个钩针挑的线罩，窗户挂个纱帘儿，蓝白相间的床单耷拉到地面，地下，铺着红色的腈纶地毯，折叠餐桌立靠在一边，墙角的多用书柜，上边是玻璃拉门，摆着《读者文摘》《辽宁青年》《知音》《党员特刊》等杂志，陶瓷动物生肖摆件，光鲜亮丽，挤眉弄眼，穿插在书报之间。书柜中间，是个折叠门，放开就是一个小书桌，里边

是个镜子，可以面镜思过，可以描眉画眼。最下边有抽屉、有拉门。拉门板上，求人电烙铁烫的梅兰竹菊，抽屉里边塞满了杂七乱八东西。

屋里其他家什，一律向空中发展，唯一一面水泥墙，发挥到极致，钉几个特大号洋钉子，搪上五合板，上边擦着柳条包，牛皮箱，小孩悠车。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条幅旁边，镶框的结婚照片，一对新人，中山装配晚礼服，不苟言笑，遥望远方，冷眼一看，以为进了巴黎现代行为艺术展包间。

母子室每座楼一百四五十户人家，早上上班的、上学的、送幼儿园的，三四百号人，一个时间，一个楼口，乌殃乌殃出城门似的，孩子不拽紧了，都能整丢了。

八座母子室楼，虽然有直楼和拐把子楼之区别，但基本结构相同。每层楼尽头，一个公共水池，一个公共厕所。人们是如何完成一系列人类生存活动，如何吃喝拉撒睡呢？

住的地方有了，厨房在哪儿啊？厨房不远，出门就是，就在走廊。独身宿舍走廊不是宽敞吗，每家靠墙的地方，支个小架子，上边铺上铝板条，铁皮板或者木板条，板上摆着煤气盘，酒精炉就是灶台，灶台下面，堆放着锅碗瓢盆、瓶瓶罐罐，有的还上个小门锁。

每天晚饭制作都是有操作程序的，先端个大蒸锅，到走廊尽头的水房里打一大锅水，因为是一个企业的职工，下班时间同步，所以几个水龙头不够用，接水的人经常排成了长队，有的水龙头还一阵干吼不干活儿，接完水之后，一边喊“借光借光，油了油了”，返

回自己的领地，叮叮当当，淘米洗菜做饭。

走廊里，刹那之间，烈焰奔腾，狼烟四起，整座楼房空间顿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烟雾弥漫笼罩得黑魆魆一片。经常有人呛得憋不住了，蒙头转向豕突狼奔冲出口口，像地道战里被鬼子往地道灌了烟，“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

片刻工夫，烟消云散，一掀门帘，进屋吃饭。打开靠边站的折叠桌子，一家三口，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有的还拎个小塑料桶，到夜卖店打上二升鲜啤，吧嗒一口菜，滋溜一口酒，甜蜜的生活，美好的夜晚，还挺滋润。

走廊里硝烟散尽，屋里边吃饱喝足，剩菜、剩饭、刷锅水往门口一倒，家家门口都有一个大号铁皮脏水桶。当然了，走廊的味道实在不敢恭维，除了脏水桶，还有咸菜坛子酸菜缸，各种复杂的味道，有温有热、有分有合、互相游离、互相缠绕，组成了空前绝后的味道共同体，而且根据特点占据着自己的空域，上层是爆锅炒菜葱花油烟子味儿，中间是咸菜坛酸菜缸腌萝卜味儿，下层是屎尿骚马葫芦下水道味儿，反正一律免费自理、丰俭由人。

吃饱喝足，入口结束，该考虑输出功能了，吃喝拉撒不是一条龙吗？拉和撒，应该反过来说，先说撒，“撒”属于小行动，一般比较简单，很多家庭一到半夜，都是室内就地解决，一听声音就知道，男人、女人、大人、孩子、体重、身高。分别是“哗哗”“哧哧”“嘘嘘”，最后的“嘘嘘”一般都配合催尿口哨伴奏。完事了，掀门帘顺手倒脏水桶里。也有冒隔壁之大不韪，铤而走险，端坐在

双喜牌高腰尿盆，臭味熏天，解决大问题。

要是赶上胃肠不适，大便干燥，蹿稀跑肚，或者单位会餐吃撑着了，只能光临寒舍——公共厕所。公厕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天候敞门入场，窗户大敞四开。名副其实的寒舍，否则那味道，不光呛鼻子、辣眼睛，要是没有准备，能一下子给你顶到楼梯拐角。

公共厕所紧挨着水房，一共七八个蹲位，不分男女，咳嗽为号，关门出恭，敞门打烊。门划是小手枪插入式，不是豁鼻子就是秃噜扣，里边的人，不得不一边保持骑马蹲裆，一边长猿展臂拽住门划，还要保证高山流水，细水长流。有时候，里外误会，整反了，两边拔河似的较劲，里边说“拉，正拉呢”，外边道“拉了，拉不开啊”。

开始没有专门的保洁，各家各户轮班打扫，挂牌值日，水龙头一冲完事。便池经常是热情洋溢、沟满壕平，有时候甚至黄祸泛滥，挺进中原，满楼都成了黄泛区。半夜上便所，要挽裤子穿靴子捂鼻子，一般的情况下，不到屎堵屁门子，谁也不愿越雷池半步。

睡觉本来挺简单，没有什么可说的，灯绳就在床头，伸手拉绳关灯睡觉呗，还能有啥，顶多咬牙、放屁、说梦话、打呼噜。

睡觉最大的问题是隔墙有耳，虽然是两个屋，开开门是两家，关上门就是一家。两个床铺，连为一体，灯光晃动，叹息喘气，几乎历历在目，一览无余。一个三层胶合板还不如一张报纸糊得严实。房中的年轻人，有的新婚宴尔，有的小别重逢，有的久旱甘霖，有的干柴烈火。也有亢奋的有压抑的，有爱说爱笑的，有爱打爱闹的，还有不言不语闷头儿造的。这迷人的夜色，让人兴奋，让人烦恼。

开始的时候，每当夜晚，家庭娱乐夫妻生活之前，说暗号，眨巴眼，对口型。后来交流程序升级，直接打哑语，几个固定语汇事先输入，两个哑巴似的一顿现场比画。可是，一旦号角吹响，贴身肉搏，兵戎相见，战事升级，免不了刀枪剑戟，斧钺刀叉，嘿嘿哟哟，噼噼啪啪。

要说呢，革命战争是人民战争，人民群众是最有发明创造力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谁，发明了“有声读物”，把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活动，推向了声情并茂的新阶段。每到夜晚，时候差不多了，满走廊、各房间，“样板戏”准时播放，收音机打开最大分贝，换着放、播着响，你方唱罢我登场，英雄人物轮番亮相。那边杨子荣刚起，“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这边江水英急催，“似战鼓催征人，快马加鞭”；这边李勇奇低吟，“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那边李铁梅高呼，“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闹中取静，苦中寻乐，谁也想不到，人民群众，赋予革命样板戏这般神圣的功能。的确，在这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下，母子室，繁衍哺育了航空后代，造就了优质新生力量，保存了珍贵的革命火种，生产出了合格的“军工产品”。

社会星期四，是工厂法定休息日。雨天多，晴天少，要是赶上天晴气朗，母子室各家各户全体“出洞”，出楼门洞。有的坐6路车上市里，直奔太原街，有的翻墙进北陵，回归自然，也有的做饭洗衣，改善生活。

公共水池，从来都是话题中心，大老爷们儿，小媳妇儿，无拘

无束，无遮无挡，从生产到生活，从家庭到工作，从单位加班加点大干快上，到女人载环节育避孕高潮，从小兵张嘎翻译官，到金光大道弯弯绕，从擒栾平逮胡彪活捉野狼嚎，到方溪郭七造化田义包道，南朝北国，三乡四里，信马由缰，无所不包。

嘻嘻哈哈、说说笑笑，一堆堆洗完的衣服，像从染坊刚刚出锅，挂走廊里晾晒，七上八下、东流西淌，人们像从水帘洞里冲出，下边怕绊脚，上边怕淋湿，在厂休日的母子室，不浇个落汤鸡算你捡着。

母子室楼外，阳光被层层叠叠的树叶过滤，洒在房子上变成了轻轻摇曳的光晕，阳光明媚，正是晾晒被褥的日子。楼门口的粗树干、电线杆、水泥桩、门把手，所有能系绳子的地方，麻绳、草绳、行李绳、寸带、布带、行军带，纵横交错，五花大绑，绑紧了，拴实了，所有的三铺四盖，绸缎的鸳鸯戏水，线缦的富贵花开，印花的早生贵子，还有没反正的狗皮褥子，都给晾上，顺手牵羊操起树枝还是竹竿，噼啪抡圆了一顿乱抽。孩子们冲进喧嚣的烟尘中追逐、嬉戏、打闹，在散发着阳光味道的被子城墙里，藏猫猫、捉迷藏。

晾衣有风险，拴绳需谨慎。大概有人想建立长久的晾晒根据地，一根铁线没拆卸下来，半夜三更，刮倒了风风火火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差点造成斩首行动，几年过去了，脖子上还残留下自杀未遂似的紫印子，后来，管理部门严令禁止非法拴绳。

母子室地处三台子文化商业中心，每到傍晚，文化宫霓虹闪烁，广播声立体环绕。孩子们骑着父亲的脖颈，去儿童乐园吃冰棍、打滑梯、坐飞机，回到斗室，在母亲“逗逗飞”“你拍一我拍一”的歌

谣和飞机引擎轰鸣声中安然入睡。

百无聊赖的男人们，离开小屋，在走廊坐上小板凳，围成一圈，开始了每晚的“三招一”扑克大战。狭窄的走廊难寻立锥之地，人们在自家门口，又砌上了水泥红砖的炉台，有的顺势而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炉台向空间迅猛发展，各自为战，各家各户都有很多高招，建的炉台远看似碉堡，近瞧像岗楼。打扑克的人们占据人行通道，摆开阵势，楼梯走廊像阶梯教室，“三招一”酣战如火如荼，围观的里三层外三层，呐喊声不绝于耳。浑浊的灯光，在弥漫烟草的氤氲中，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愈加惨淡。

夜深人静，昼伏夜出的多栖生物，开始悄悄出场了。母子室走廊，是各类野生生物的天然良港。老鼠们成群结队，占道逆行，经常成建制，按梯队，分组合轮番骚扰。登堂入室，横行乡里的案件时有发生。完成了基因进化的蟑螂硕大无比，黑胡须带着黄梢，紫翅膀闪着荧光，张牙舞爪，狰狞毕露，成为水陆空三栖霸主。

还有一种叫作蜚蠊的飞行物种，充足的垃圾营养了健硕的体态，经过多年裂变，简直修炼成精，成为一股武装力量，配上枪刺就能守卫花果山。除了横冲直撞超低空游弋，还猖狂到蹬鼻子上脸，经常与人类索吻式亲密接触，而且，有顽强旺盛的生命力，耐受各种药物侵袭清洗，百毒不侵。

对于母子室，人们爱恨交加，毁誉参半，一方面，她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满足了人们生存底线；另一方面，那悲催的时日，实在苦不堪言，惨不忍睹。我的母子室“二进宫”经历，至今难以忘怀。

第一次，托人弄景，走后门，借一个临时住所，说是街道的办公室，其实就是几个街道老太太，戴胳膊箍上街检查卫生，治安巡逻的休息站。一〇四栋进楼右拐第一个屋，这个房间原来是茶炉房，屋里窄长，七平方米，一个两屉办公桌，四个木板凳，旁边顺着挤一个二层床。白天，大姨们在办公室唠够了天下大事，抽透了关东旱烟，晚上，我携妻带女过来下榻。地中央仅有的空地，是一个半米方形的水泥井盖儿，水井盖有四个拎井盖的眼，上面拴着铁环。屋里举架挺高，蛤蟆烟味儿久久不散，下水管道潮气一股一股升腾，顺着水泥盖缝隙进屋的蚊虫漫天飞舞。我在一零四栋母子室坚持了一年。

后来，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正式分配给我一个母子室单间，一〇九栋一百八十号。为了争取到这间母子室，我几乎上天入地，心力疲惫，快到癫疯状态了。因为工龄年限不够，条件不具备，不够分房资格，经过基层单位打报告，分房委员会审核，最后领导特批，终于分配到一间母子室，这间房子比原来一〇四栋的房子大两平方米，九平方米，也是细长条形，最大的优点，这是一个独立的房间，屋里三面都是水泥墙，不是胶合板，而且，还有一个小露台，更重要的，这是正式分配给我的，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从此，不再茅屋为秋风所破，真是可歌可泣的人生喜事。庆贺乔迁之喜，呼朋唤友，母子室新居摆下酒席，喝得人仰马翻，一醉方休。

在一〇九栋住了整整两年之后，实在不堪忍受母子室的待遇，“去你大爷的吧，老子不伺候了”。怆然辞别，忍痛缴回母子室，离

开待遇优越的国营工厂，调入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当时，这种胜利大逃亡的现象很普遍，三台子通常说法叫扔通行证，因为军工企业有一个特别的派司，通行证。

人们都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能住上母子室，而且还是单间，已经超一流的了。十三车间有位姓刘的老兄，大女儿都会打酱油了，在二分之一母子室坚守了八年。后来当上辽宁省省长的张国光，也曾经在母子室艰苦奋斗了好几年。

搬出母子室的几年之后，见到了过去的老同事，清楚地记得，他们听说我住上了五十三平方米两室一厅的时候，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再重复一遍，五十几平方米？”那眼里分明闪动着激动的泪花。住在母子室五平方米的人，根本体会不到五十平方米是什么感觉呢？

终于，三十年后，这种体会全民共享。2017年7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了四十点八平方米，真是沧海桑田，天上人间。

母子室，是一段悲伤的河流，虽然河床已经干涸龟裂，依然亘横在故乡的土地，依然铭记在人们的心底。这里，灵魂与肉体，傲慢与偏见，尴尬与齷齪，喧嚣与骚动，迷离与彷徨，狂躁与无奈，道德与底线，天理与良心，一切一切人性的善恶美丑，都在阳光下暴晒，这里是生活的一面镜子，显微镜、放大镜、哈哈镜。

当年的母子室房客，如今已经青春不再，这些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些生于五〇后，六〇后的母子室土著居民，已经古稀或者花甲之

年了，这一代人，善良、隐忍，孝顺、勤勉、厚道，他们曾经忍饥挨饿、吃苦受累。满腹的酸甜苦辣，都自己默默忍受。

为了回忆这段往事，我采访两位当年住在母子室的老房客，见到白发苍苍刘大哥的时候，他不久前刚给儿子买了九十多米的新楼，自己仍然住在企业的老旧小区，他牵着孙子遛弯儿，脸上挂着幸福的满足。一听说起母子室，憨厚地笑了，“呵呵，老掉牙的事儿了，唠它嘎哈，现在不挺好嘛。”他凝望着南边的母子室方向老半天，眼圈潮红，搓搓手，垂下头，低沉的喉咙里嘟囔一句，“哎呀，不堪回首！那日子，是他妈怎么熬过来的啊！”

采访另外一个白姓大姐，在她家一百八十平方米的跃层，我进屋白大姐正在练习钢琴，她笑吟吟拧过身打招呼，看样像准备随时回过身，乘兴弹奏一首，我环顾豪宅赞叹，屋子太敞亮了，能说说母子室吗？“母子室？”她愣了一下，表情凝固了，“母子室”，边说边咧了一下嘴角，我以为是笑呢，她竟然耸动起肩膀，抽泣起来，癔症般反复念叨，“母子室，母子室”，随后，转过身子，匍匐匍匐在键盘，随着一阵沉闷的低音，伏在钢琴上的白大姐上身不停地抖动，竟然号啕大哭，嘴里含糊不清地重复着：“母子室，母子室！”我默默伫立片刻，眼帘慢慢湿润了，轻轻掩门离开，拭干眼泪，走出楼口。从进屋到离开，不到十分钟，只听到白大姐说了三个字，母子室。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随着沧桑的岁月，当年母子室的八栋楼，斑驳的旧墙皮，一层一层剥落，已然没有了青葱岁月鲜

嫩的橙红。在风雨中，本色不改，矗立依然，只是少了当年的高大伟岸，在渐渐崛起的楼群下，显得苍老破败。母子室从建立至今，将近半个世纪，累计有上万个家庭几万之众，在这个地方生活着。这里，是三台子人一代人的爱情圣殿、新婚洞房、栖息港湾、韶华祭坛。

今天记录下这段陈年旧事，不是苦大仇深痛说革命家史，不是忧国忧民忆苦思甜，不是惩恶扬善弘扬真谛，而是难以忘却那刻骨铭心的记忆。当年母子室的孩子们，如今也年届半百，可曾还记得那艰辛的时日？

历史不能忘记，母子室——三台子的青春巢穴。

老来多健忘 唯不忘相思



·
乡俗
民约
·

有朋自远方来

一打小，受的教育有点跑偏，一色儿的政治教育，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所以，对国际国内，天下大事格外上心。

没有电视，没有联播，就像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每天，准时收听北京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早晨六点半，上班的没走，上学的也没走呢，伴随着锅碗瓢盆交响曲，宏伟雄壮的《歌唱祖国》响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革命歌声多么响亮”，立刻，精神头来了。中央电台的播音员是正宗国嘴、字正腔圆、激昂振奋，虽然风格各异、风采不一，但都铿锵有力，一听，就知道谁，有夏青、葛兰、方明、铁城、齐越、岳兵、雷阳、林茹、曹杉、鸿云，这些播音大师，和摆在松陵文化宫大厅里二十二个电影明星不一样，只闻其声，不见其

人。听完广播，祖国形势一派大好，马上有点群情激昂，热血沸腾的感觉，恨不得赶紧学雷锋，到哪个工地去，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

那时候，早晨六点半，中央电台广播是观察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晴雨表，人们政治嗅觉贼拉敏感，收音机一放《国际歌》，就是要抓阶级斗争了，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一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搞运动了，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嘛！

课外，同学们剜窟窿盗洞《参考消息》，《参考消息》是两报一刊之外的一张重要报纸，里边净是内部消息，可别小瞧，看《参考消息》，那是待遇，不够级别不让看。

因为都关心政治，平时不咋在乎课堂上的文化课，尤其反感那些个绕嘴蹩舌的文言文，什么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什么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什么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你说有啥意思呀，纯属陈芝麻烂谷子，跟世界革命一毛钱关系没有。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还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

我们关注，那个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在国际舞台都咋表现呢。还有那个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安德列耶维奇·葛罗米柯，最近又叭叭啥了，必要时，要开展革命大批判，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从小爱憎分明，知远近分厚薄，知道谁是同志加兄弟，谁是走狗反动派。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胡伯伯来了，我们会唱：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共饮一江水，朝相见，晚相望。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日成来访，高唱金日成将军之歌：长白山绵绵山岭，沾满血印，鸭绿江曲曲弯弯，飘着血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来了，那就歌唱：北京——地拉那，中国，阿尔巴尼亚，英雄的城市，英雄的国家。轮唱加齐唱伺候。想想，也真不容易，哪是在校学生啊，简直是职业外交官了。反正这些基本常识，比背课文麻溜，滚瓜烂熟，铭记于心。

最近，频繁串门的亲戚，是柬埔寨国王，叫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那是一个笑容可掬，温文尔雅的老头儿，偕同漂亮的法国媳妇，莫尼克公主，不近儿不离儿就过来一趟。每次来，旁边跟着一个高冷瘦老头，歪着脖子晃着脑袋，那是亲王，叫宾努，属于副国级，听说老有脑瓜儿了。开始，还以为晃脑袋是东南亚礼节，后来明白，那是一种病，叫帕金森综合征。这些外国首脑来了，无一例外，学校放假，全体集合，夹道欢迎。

一天上午，第二节课间休息，正做眼保健操呢，黑板上方的小喇叭，大概电流不稳，音乐颤颤巍巍。第四节，按太阳穴，轮刮眼眶，同学们都闭眼睛揉，在跑调的旋律中飘飘欲仙，老师不道啥时进来，一拽绳，音乐静音，同学们目瞪口呆。

老师宣布，剩下的两节课不上了，专门搞礼仪训练，同学们一听，从刮眼眶的沉醉中醒过神来，兴奋不已，有的夸张地瞪着笑眼，

像洪荒之力那个表情包。老师接着说，同学们，国家又来且（客人）了，明天到沈阳，我们班级夹道欢迎。不知咋的了，老师脸也乐瓢了，好像她老舅从农村送大米来了。

来的且，就是来的客人，是斯里兰卡国家总理。听说是地球上第一位女总理，跟中国关系老铁了，就是名字有点绕嘴，叫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当时，同学们的英语还绊绊磕磕，跟头把式一步三叩首，顶多会一两句，但是也怪，很快记住了这个斯里兰卡总理的名字，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舌头打个卷儿就嘟噜出来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

来客人了，没有鲜花可不行，学校早就准备好了，发动同学们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制作手工纸花。老师从学校领来了几卷手工纸，手工纸五颜六色、鲜艳夺目，有红的、粉的、黄的、紫的、绿的、白的。手工纸一卷有半米长，胳膊粗，表面皱褶不平，像现在的厨房用纸。男同学们摆课桌，拼成乒乓球案子。拿出在家里舍不得吃的白面，打了半锅稀了光汤的糰糊，那牙缝里省出的白面，估计够蒸俩白馒头。商店里买的糰糊带香味，一毛钱一罐头瓶，就是太贵，买不起呀。

女同学把手工纸摊开，裁衣服似的，左量右画，小心翼翼地剪成一个个拳头大的椭圆形，又把几张椭圆形纸叠在一起，然后紧紧包裹住一根竹筷子，围绕竹筷子，上挤下压，然后再打捻开，就是一朵一朵有皱褶的花瓣。女同学表情凝重，一丝不苟，像完成重大政治任务似的，就差唱“含着热泪绣红旗，绣呀绣红旗。”

男同学呢，刚才搬桌子抬凳子，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一会儿，马上准备搜集粘花的树枝，老师挑十几个男同学，告诉他们，别的班级没开始行动呢，一会儿，千万轻点，别出声。一声令下，男同学鱼贯而出，刚出校门，嗡，蜂拥四散，撒丫子狂奔，别人一看，不是八路军诸侯讨董卓，就是十八个好汉上梁山。

男同学冲出校门，二龙吐须，兵分两路。一路往左，贴着学校墙根，直奔四十三栋拐把子楼。四十三栋房后，曾经荒无人烟，有一大片柳树林，一开春，树棵里有乱窜的小黄雀，很小很小，孩子们都叫它“小牛逼”。树林里，经常有一个扎着羊角辫，穿着布拉吉，唱着“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的女孩儿从这路过。也流窜过几个鼻涕拉瞎，拿个弹弓，仰着脑袋，在刚刚抽出嫩芽的柳枝里，打“小黄雀”的男孩儿。

进入柳树林的男同学，逢山开路，大开杀戒，噍噍咔嚓，折的折，撅的撅，就差倒拔垂杨柳了。柳树林旁边不远，有几株毛桃树，也未能幸免于难。毛桃树少，还是挺稀罕的，每年春暖花开，含苞吐蕊，桃花怒放，几天之后，粉白花瓣散落树丛，树上，结出拇指大小的毛桃。虽然，没熟透的毛桃，又酸又涩，被孩子们揪下来，在裤子膝盖上蹭一蹭，就往嘴里搁。小毛桃有一层绒毛，不小心蹭到脖颈子上，会痒痒好几天。这时候，外交无小事，为了国家形象，同学们都顾不了那么多了，三下五除二，连根拔起，毛桃树基本直接罢园了。

另一彪人马，从家里借来二八大端。二八大端，不是打鬼子那

个三八大盖，是自行车，济南生产，国防牌自行车，这二八大踹像仗义朴实的山东人，稳健厚重。之所以叫二八大踹，是因为这种自行车，往前蹬，正常前行，往后倒轮，一端，就是刹闸了，又因为车架子是二八型的，所以叫二八大踹。小孩儿骑二八大踹就一个标配动作——掏裆，因为腿短，跨不上横梁，骑不到座位上，只能从三角梁中间伸过腿，勉强够着外侧的脚蹬子。

这借来的二八大踹，总爱掉链子，整得手上油渍麻花的。左边脚蹬子的胶皮，早秃噜谁姥姥家去了，就剩一根锃明瓦亮的光杆。一同学一哧一滑，蹬着光杆儿脚蹬子，两步一颠加三步一跑，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麻利地伸入自行车三角梁中间，右脚顺势搭在另一个胶皮脚蹬上。

掏裆！绝对正宗的标准掏裆，其完美的掏裆动作，规范到可以进教科书了，简直惊鸿一瞥。之后，该同学开始迅速有节奏地扭动小屁屁，拧麻花似的，左一下右一下，前一下后一下，深一下浅一下，不知道的，以为这青年才俊，有“痔”不在年高呢。

二八大踹后边，乌泱乌泱簇拥一帮同学，在西大道横冲直撞，把二八大踹当坦克，跟着助跑。目标，北陵。北陵公园，苍松翠柏，枝繁叶茂，那是后花园的干活，树枝老鼻子了，没咋费劲，满载而归。

两路同学胜利大会师。松柏桃柳，品种齐全，满满登登的树枝，在教室和走廊里铺天盖地，堆成了柴火垛。屋里屋外，男耕女织，其乐融融。女同学挑挑拣拣，把树枝缠绕上绿色手工纸，可能表示

这是绿色环保，再粘上一叠一叠花瓣，一百多束花枝大功告成。

忙活完了，天已擦黑，明月高悬。趁着皎白的月色，同学们拉到操场列队，排练还算简单，要求就三个字，笑、跳、叫。刹那间，学校操场的沙土地面，尘土飞扬，狼烟四起，一会工夫，同学们都像沙漠风暴里冲出来的夺宝奇兵。

第二天，同学们梳洗打扮，穿戴整齐，男生一水的白衬衣蓝裤子，女同学穿上了平时舍不得穿的花衣裳。朝阳里，红花绿叶，衣裳干净，稚嫩笑脸，永远定格在记忆的底片。一下子，不用背包包，不用上课了，好像无官一身轻，同学们兴奋异常，几个平时表现不咋好的差等生，战犯特赦似的，获准参加欢迎活动，战战兢兢，冷不丁还有点腼腆，担心表现不好，走半道儿给撵回去。

列队出发之前，这边经常参加活动的男同学，硬装老油条，很放松似的给差等生打样示范，意思是不用紧张。那边，一拨同学你拥我挤，推推搡搡，一个挺面的男生，被推到女生群里，引起哄然一笑，被推的男同学面红耳赤，嚷嚷道：“谁这么损哪！”急赤白脸从女生堆里挤出来。

班级体育委员脖子上白铁皮小哨，“嗵嗵”，吹响了。一边吹一边喊“站排了，站排了”。队伍稀拉松垮，溃不成军，体委高喊：“大倍，向前看齐，大倍，不是小倍啊，大倍向前看齐。”没听见刚才喊排的同学，窃窃私语，“大倍还是小倍啊？”“大倍，大倍！”体育委员吐出嘴里铁哨，又大声强调，“大倍”。

离开校园多少年，“大倍”向前看齐的“大倍”，我始终没明白，

“大倍”，是什么意思？经过揣摩研究，后来明白，大倍不是放大倍数，是大臂的意思，可能怕喊大臂不雅，为了避嫌，就喊大倍了，其实，就是把胳膊伸直了，跟前排同学保持一臂的距离。小倍向前看齐，就是胳膊肘挨着肋骨，伸出小臂，叫小臂向前看齐。这难题，赶上哥德巴赫猜想一加一啦。

体育委员喊口号，要求短促精练。有时喊向前看齐，特意把前字省略了，喊成了，向看齐。反正也没人在意，有创意地偷工减料。同学们说说笑笑，清明扫墓似的，喊着一二一，排着队走出校门，很快走到西菜窖了。

队伍停下整顿，四排变成两排。校领导要求，每个班级、团员、班委，充分负起责任，完成好这项政治任务。马路两侧车水马龙，挂着粪兜子的马车，嘚儿驾喔吁，正往市区送粮食运蔬菜，那时辽宁的口号，就是实现辽宁粮菜两自给。路边喇叭筒里，笛子独奏扬鞭催马送粮忙，打着花嘟噜，像明快欢畅的百灵鸟。走过陵西，下一个大坡，就来到集合地点，辽宁友谊宾馆南大门。

占位皇家陵园的辽宁友谊宾馆，风光旖旎，和北陵公园绿树碧水浑然一体。兄弟学校同学也来了不少，马路两侧，里三层外三层，同学们兴奋的脸上挂着喜悦。有的学校同学不但手持花朵，还挥舞红色绸带，举着纸壳画的黄色葵花。我们站在马路的西侧，老师告诉我们，要情绪饱满，面带微笑，高声欢呼，一定要超过兄弟学校。

一会儿工夫，隐隐约约从辽宁大厦方向传来了一阵欢呼声。我

们知道，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没等老师喊开始，同学们迫不及待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由远及近，由近及远，欢呼声像哗哗的潮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在沙滩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像沸腾的海洋。

“歌如潮，花如海，欢迎朋友四方来”，这是香港电影《杂技英豪》中的歌词，也是当时贫穷好客国人的真情实感。火爆热烈的欢呼声中，大型车队缓缓从南边驶了过来，导引是组成三角形的摩托车队，第一辆是黑色敞篷轿车，车上，一个肤色黝黑，底色略重，浓眉大眼的老太太，露出白色牙齿招手致意。绛紫色斜对襟汉服，外罩华丽鲜艳的绸衫，加上系在腰间的绶带，在微风中似腾云驾雾，随风飘逸，好像王母娘娘落入凡间。

转眼之间，前后不到一分钟，敞篷车在欢呼声中一闪而过，进入了辽宁友谊宾馆大院。就这样，准备了两个半天，兴奋了一个夜晚，这么快就结束了，莫名的不舍涌来，还有些淡淡的忧伤和惆怅，心想，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要说有个同学，可真够懊悔的了，刚要蹦高呼喊“热烈欢迎”的时候，新穿的回力高靱球鞋，白鞋带儿踩松了，敞篷车过来的时候，正好蹲下系鞋带，一抬头，完事了，汽车拐弯了。

多少年过去了，那欢呼雀跃的画面历历在目，那充满童稚的欢呼，好像还在松林上空萦绕。

一晃儿，真快，那时候，同学们还没到变声期，现如今，都已经过了更年期。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谁安慰爱哭的你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样板戏”童年

“样板戏”，是时代的特殊产物，也是我们童年文化必修课。全社会，上自九十九，下到刚会走，张口就来，引吭高歌，都会唱两嗓子的。

机关、学校、工厂、商店、街道、广场，都有高音喇叭，每天播放“样板戏”。家门口对面的松陵四校，大清早高分贝音响震耳欲聋，“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出监”的尾音拖得又高又长，脑瓜仁子震得嗡嗡的，想睡懒觉也不行，赶紧爬起来，背书包上学。学校大门、围墙、窗框，贴的都是“样板戏”剧照，大如门板，小似锅盖。铺天盖地，迎面扑来，满眼英雄，光彩照人。“样板戏”像转基因食物，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只是，一个洗脑，一个管饱。

晚饭后，居民大院时不时地围上一圈人，先是孩子们，来几段京剧“样板戏”清唱，热热场。

随后，以家庭为单位，“样板戏”选段开演。有奶奶和儿子带着孙女，痛说革命家史，“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也有妈妈领两儿子唱一段智斗，“胡司令，烟不好抽，来一支呀”；还有爹随着儿子，演一出杨子荣威虎厅舌战座山雕，“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一年级小豆包，刚上学没几天，就学《红灯记》李铁梅，“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下学期，又学她爹李玉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时一般家庭状况，跟剧情背景相似，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没有太大的违和感。调皮的半大小子，唱“担水劈柴也靠她”的时候，一拉长声，变调了，“也”变成了“爷”了。这个时候，离远点，他靠谁身上，就是谁爷了，“爷靠他”嘛。

升了二年级，学唱“样板戏”也升级，红色娘子军选段，“接过红旗肩上扛，接过先烈手中枪”。上学排队，要配合剧情，站好队形，一边唱，一边把扎枪头扛肩膀头上。

三年级，学沙家浜那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为了逼真，托人弄景找二四二医院大夫，要一箍白绷带挎脖子上，耷拉一个套，把胳膊架起来，装骨折的伤病员。有时疏忽，把黄衣服当灰衣服穿出来了，让人误会，以为《红灯记》叛徒王连举潜伏过来了。而且，就盼着下雨呀，最好雷鸣电闪，到北铁道，蒿草丛里，顶着哗哗大雨，“这芦苇荡就是前方，就是战场”，然后，伸脖子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啊”，老过瘾了。

到了杨子荣那段，“迎来春色换人间”“甘洒热血写春秋”，直接进入北陵公园。陵寝后边，苍苍莽莽，都是三百多年的古松，现场

版林海雪原，跟真事儿似的，在没膝盖的树棵里乱窜，蹿起一阵北风烟雪。为达到最佳效果，棉猴大衣一律敞怀：“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气都冲霄汉了，谁还在乎嗖嗖凉风往怀里灌。

四年级，更狠了，“听那边练兵场，杀声响亮”。眼珠瞪圆了，急匆匆上来，“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必须咬住仇，咬住恨！张嘴，看没，后牙槽子，得咬出血筋儿来，那才行呢。啥时候了都，这战场、豺狼啥的，你不狠点能行吗？更狠的是“血债要用血来还”，啥也不说了，估计，绑个炸药包，直接上去，人体炸弹，咣当！以身殉国。

五年级，几段儿唱腔，已经远远不能表达赤胆忠心了，要来整场的、大段儿的。

文艺会演是那个时代的特殊符号，各个单位每年都要例行一次。我们小学校，刚刚复课闹革命，也没什么可学的文化课，学校恨不得半年组织一次文艺会演，反正把孩子整一块儿，唱唱跳跳总比学工学农安全点儿。

五年级，松陵四校文艺会演，我们班级排练《沙家浜》的《智斗》。我们班属于文艺强班，五十多名学生，有五六个校文艺队的，马上组成精锐团队，势在必得。体育委员潘晓鸣，演草包司令胡传魁，裤腰带里，把家里绣花枕头塞上。平时负责起歌的文艺委员于晓红，扮八面玲珑阿庆嫂。刁老太爷公子刁德一，非我莫属，谁让那时瘦得像根铅笔似的，咱仨都是校文艺队的，这阵容，纯属铁三角组合。

演出时，搬来课桌当八仙桌，上边摆着苏菲奶奶家的老瓷壶，桌子下边搁两把学生椅子。再支根竹竿儿，竹竿上挑张红纸，上写着两小字儿，“春来”，下边一个大毛笔字“茶”。借来一身黄衣服，当忠义救国军官服，帽子上竖着钉两个纽扣，兜里，揣着八分钱买来的握手牌香烟，没忘了借机会过烟瘾。

演出结束，一等奖奖状捧回来了。总结得奖的原因，除了服装真，道具好，还有唱得像，每个角色都绘声绘色地投入，刁德一的那唱腔，“这个女人哪啊不寻常”“哪啊”那弯儿拐的，赶上浏阳河了，十八道弯儿不说，还特别低，拖腔差点儿给我憋背过气去。

学校所有的文化生活，没有别的，只认“样板戏”。学生们不会背《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千字文，不知道清小说明杂剧元曲宋词唐诗汉赋楚辞，一个“样板戏”把所有的文化娱乐传统教育一网打尽。

松陵机械厂是我国重要的航空生产基地，素有中国歼击机摇篮之称。企业的职工文化生活，无论在辽宁省还是三机部，都名列前茅。职工文化中心松陵文化宫，古朴典雅，端庄大气，穹顶高悬，莲灯盛开。国际标准的流线造型，视觉和音效达到和谐完美，观众席是可容纳一千八百人的折叠真皮沙发。松陵文化宫和中华剧场、辽宁省政府会堂、八一剧场档次难分伯仲，各有千秋，是省内一流剧场。

松陵机械厂人才济济，高手如林。国之栋梁，业之翘楚，四面八方，云集至此，为祖国航空事业贡献青春。量国家之物力，结航

空之盛举，每年一清华二北大三哈军工四哈大，还有专业对口的航空院校毕业生与企业管理者、苏联留学、技术干部、复转军人、技术工人，汇聚一堂，成为国家高端人才基地。这些高端人才，德才兼备、品学兼优、能文能武、能歌善舞，为企业职工文化生活的骨干。所以，松陵机械厂，既有硬环境，又有软人才，大军工，制造飞机都不在话下，搞职工文艺，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松陵机械厂文工团下面有歌舞，话剧，京剧，曲艺几个团。排演过大型话剧《红岩》《槐树庄》《霓虹灯下的哨兵》。记得演出的大戏《井冈山道路》，曾经场场爆满，座无虚席。

夜幕降临，金丝绒大幕拉开，舞台亮如白昼，井冈山巍峨挺拔，茅坪河流水潺潺，八角楼灯光闪烁。红军战士载歌载舞，“天上的北斗星最明亮，茅坪河的水呀闪银光”。松陵机械厂的职工，被认为是最有文艺细胞的当代产业工人，厂党委经过反复论证研究，决定排演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

《沙家浜》讲述了抗战时期，江南新四军浴血抗日，某部指导员郭建光，带领十八名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参谋长刁德一假意抗战，暗投日寇，地下共产党员阿庆嫂依靠以沙奶奶为代表的进步抗日群众，巧妙掩护了新四军伤病员安全伤愈归队，最终消灭了盘踞在沙家浜的日伪武装，继续为解放江南大好河山奋战的故事。

厂工会组成了《沙家浜》剧组，由抗美援朝文艺老兵，文化宫主任王月德领衔担纲，抽调来自车间科室的文艺骨干，所有主要演

员和群众演员，全部都是本厂职工。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分别由王德富和刘文元扮演，张静丽扮演阿庆嫂，沙奶奶由鹿云香、李莎玲扮演。

舞美灯光、服装、道具效果，尽量采用工厂的边角废料，既要跟样板一样，又要以航空精神，保证质量。所有演职人员，一招一式，一板一眼，一点不差，差一点也不行，要与真正的样板戏一模一样，以假乱真。一经演出，一发而不可收，万人空巷，好评如潮。松陵文化宫成为不谢幕的大趴体，除了工厂职工轮番观看，还组织学校家属观摩。沈阳市各机关、学校等单位都来预约。样板戏《沙家浜》，让沈阳市老百姓有一个共同的约定，“到三台子，看《沙家浜》！”

每天傍晚，松陵文化宫霓虹闪烁，灯火通明。文化宫广场，大客车一排一排的，人们争先恐后，先睹为快。有时候，工厂一些业务往来，只要一场《沙家浜》，立刻军民鱼水情，握手言欢。无论是航空部还是在辽宁省，松陵机械厂的《沙家浜》名声大噪，成为三台子地区一道亮丽的风景。

几十年过去，尘埃落定，往事如烟。《沙家浜》几乎被人遗忘，当年大名鼎鼎的几位《沙家浜》主角的扮演者，也淡出人们的视线。十多年前，曾陪同学到二四二医院看望王德富老先生，这位扮相俊朗英气逼人的郭建光扮演者，已沉痾多年，卧病在床，想起他在三台子舞台上塑造的艺术形象，令人心酸，唏嘘不已。后来，疾病夺走了他的生命。

另一个郭建光扮演者刘文元，退休后常年活跃在基层戏曲舞台，还代表京剧票友去美国弘扬国粹。阿庆嫂的扮演者张静丽，已年逾古稀，每天在小区广场排演自编自导的舞蹈。别人想不到，这位身材姣好的领舞者，竟是当年光彩照人的阿庆嫂。沙奶奶扮演者鹿云香已是年逾八旬，当年在舞台上，曾创造了一段清唱返场三次的记录。因为表演出色，被省“样板戏”学习班借调扮演沙奶奶。现在还活跃在社区文化活动现场。

三台子，还深藏着两个重量级军工企业，名字像孪生兄弟，一个叫新阳，一个叫新乐。早年分离于松陵，其实，就是亲哥俩，后来隶属航天，生产国之利器。企业级别、规模、能力、影响，堪称航天之最。大概养在深闺，鲜为人知。

同在三台子，朝夕相处，耳鬓厮磨，大哥家灯笼火把乌拉哇啦唱大戏。小兄弟也不能光仰脖看热闹哇。这两个航天巨子，铆足了劲儿，紧锣密鼓，你争我赶。很短时间内，分别排演了《沙家浜》，《红灯记》，都是全场大戏，跟松陵老大哥比起来，毫不逊色。新版《沙家浜》，是一帮刚分配过来的辽宁省戏校学生，唱念做打，跟头把式，跟样板戏一点不差。演出《红灯记》的是新乐电工机械厂，当时，没有剧本，军代表找沈空战友，搞来《红灯记》手抄本，经过三个月的排练，《红灯记》上演了。李铁梅一出场，惊呆观众，无论是唱腔，扮相，举手投足，简直就是刘长瑜翻版，人们私下直呼其名为小刘长瑜，这个铁梅扮演者还有一个漂亮的名字——常娥。后来统计，新乐电工厂的《红灯记》，不到一年的时间，竟然

演出了三百六十五场。

新阳、新乐，两个兄弟企业都有自己的剧场，剧场位置分别在三台子一南一北，松陵文化宫正好地处三台子中心，三台子，样板戏大PK，由一家独秀，到三足鼎立。那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人们赶集似的：“今晚新乐俱乐部演《红灯记》，我有票。”“我整来松陵文化宫的《沙家浜》票，再看一遍。”三台子一度成了“样板戏”模范基地，喜煞地方百姓父老乡亲。

三台子样板戏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国内外的密切关注，海外敌对势力甚至窃喜，大军工企业都变成了“样板戏”基地了，飞机导弹还能上天吗？数据表明，当时虽然“样板戏”歌舞升平，军工生产一点也没耽误，一些指标甚至有增无减。

三台子成了一片“样板戏”的红色海洋了，三台子地区唯一的中学，松陵中学也不甘示弱，于是，子承父业，一试身手。经松陵中学工宣队革委会决定，学校排演现代“样板戏”沙家浜。从各班级年组抽调了大批文艺骨干，学校还专门腾出最大的217教室作为排练厅。

学生们每天除了上课就是排练，并且，请来厂文艺队《沙家浜》剧组来学校，一帮一，一对红。中学生，花样年华，十七八岁，脑瓜灵反应快，不长时间，就可以像模像样演出整台大戏《沙家浜》。

松陵中学把排演《沙家浜》作为重中之重的政治任务。不但要求参演同学基本条件匹配，还必须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扮演郭建光的苏德旗、李乃阳，扮演阿庆嫂的李晓棠、胡宝菊，扮演沙奶

奶的陈亚珍和徐玲都是学生干部、共青团员。

松陵中学的学生版《沙家浜》，独辟蹊径别有洞天，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视觉享受。第二场，转移。大幕轻启，远处烟波浩渺，芦苇摇曳，近前垂柳依依，红花吐艳，郭建光站在船头，从后台徐徐入场，脚下踩着个平板滑轮车，仿佛乘船从湖中驶来。

一声竹笛，婉转悦耳，清脆悠扬，在管弦乐曲伴奏下，郭建光一个箭步，跃上前台，轻掸毛巾，小正衣冠，一个亮相来到台口，“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随着一场一场的剧情发展。接应、转移、勾结、智斗、坚持、授计、斥敌、奔袭、突破、聚歼。整场《沙家浜》，被中学生们演绎的如行云流水，完美无缺。

剧组一共三十几个同学，很多同学一专多能，一人多用，奏乐器，打灯光，演匪兵，扮伤员。文戏的唱腔，台词，还好说，武戏的一招一式，可不是一天两天练成的。最后的一场戏，聚歼，新四军战士围剿敌人老巢，“翻过这座墙就是刁德一的后院”。那后院可不是好翻的，要一路小翻加旋子，再一个蹿毛，跳过近一人高的围墙。为了练这出戏。不少同学摔得骨折崴脚，鼻青脸肿。

一帮中学生，利用学习间隙，圆满地演绎了整场《沙家浜》。新华社《参考消息》，大篇幅文章介绍了中学生演出《沙家浜》盛况，报道说，这是国内唯一的一个中学生演出全场样板戏《沙家浜》。剧组的同学们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认可，这些演员，只要走在三台子大街小巷，都像明星似的抢眼。看见没，就他，演郭建光的。后来

也因为他们的才艺，分别从事相关的工作。

一些扮演反派的同学，时至今日，仍被同学们取笑，扮演刁小三儿的胡俊，后来成为知名的军旅画家，老同学们见面免不了调侃，“没抢着包袱，净抢人了吧”。

三台子三大军工厂，分别排演了整场“样板戏”。松陵中学也演出了现代京剧《沙家浜》。小学生怎么办？松陵小学，一共有七所学校，教育处开会商定，由文艺干事颜老师领衔，松陵四校毕素久老师总导演。松陵七所小学联合排演，“样板戏”《智取威虎山》。

毕老师刚刚毕业于专业艺术师范学校，有朝气、有魄力，是精明能干的才女。教育处下发通知，发动七所小学摸底排查文艺骨干，层层选拔，逐个面试。最后组成一百多学生的庞大阵容，统一集中，到三台子第一小学集合。

记得那是一个初冬的下午，飘飘洒洒的小雪，演变成淅淅沥沥的小雨，洒落在孩子们脸上。松陵一校是三台子第一所小学校，宽门大院，建筑典雅。学校刚刚放学，人去楼空。从四面八方，突然拥来一百多个学生，人人脸上挂着喜悦和兴奋。

学校楼梯走廊，从上到下，贴着几米长的红纸，红纸上边两行字是：松陵小学《智取威虎山》剧组扮演者名单。所有剧中人和扮演者都是AB角制，不知道是从欧洲宫廷歌剧还是中国古典戏曲学来的，或许是样板戏的特殊要求。杨子荣、少剑波、孙达得、小常宝、李勇奇、李奶奶，一直到座山雕、小炉匠、八大金刚，甚至匪兵甲匪兵乙，只要有名有姓，后边都是两个到三个扮演者。

同学们像看高考通知榜似的，寻寻觅觅找自己的名字。我找了半天，一无所获，正在沮丧，突然，看见名单里，少剑波名字后边是自己的名字，前面还有一个B，高兴之余，脑海里立刻翻涌而出，“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漫天舞，巍巍崇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

毕老师宣布，所有同学分两拨站好，正面人物站左边，反面人物站右边。正面人物这拨同学，一看溜光水滑干干净净。反面人物，一看就让人忍俊不禁，座山雕，是个鹰钩鼻子还有点水蛇腰的同学。八大金刚，胖的胖，瘦的瘦，有一个脸上也不知道是烫伤还是胎记，还有个上眼皮睁不开，瞅人蒙眬俯视眼儿，反正扮演反面人物同学，多数是调皮捣蛋打架斗殴的。剧组宣布纪律，告诉同学们，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排练过程当中，要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列队跑操。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排练期间的政治表现，要载入小学生毕业档案。只可惜，松陵小学《智取威虎山》剧组，仅仅存活了十几天，因为马上面临着毕业，草草收兵夭折。

“样板戏”，伴随着我们的童年，一晃，已经离开半个世纪了。作为特殊的历史记忆，说不上思念，说不上怀恋，只能说，留存在记忆的底片。

“样板戏”，是一代人的艺术启蒙。当时对于我们，犹如空气、水和粮食，溶进脑海、吸入肺腑、浸润骨髓。

可能再过五十年，人们对“样板戏”这类名词，会有个新的诠释。作为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童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二四二，二三事儿

哭，是能传染的。

八栋，家属保健站，一楼拐弯抹角的走廊里，像田义屯稻田里的蛙鸣，此起彼伏，哭声一片。

其实，就是街道组织学龄前儿童扎卡介苗，至于吗？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熊孩子挑的头儿，哇哇一阵干号，立刻拉响了空袭警报，仿佛冰山坍塌、江岸决堤、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几个孩子，面对寒光闪烁的注射针头，有的饮泣，委屈得不行不行的了；有的号啕，干打雷不下雨；有的眼涌“西湖的水，我的泪”；有的面壁，像是无辜待宰的羔羊；也有的翻墙越脊，拼命出逃。我属于憋屈、悲愤欲绝那伙儿的。

翻墙越脊的小伙伴，鼻涕拉瞎被拎着脖领子提溜过来，在大人一声声断喝，“憋回去”声中，

嘴咧得喇叭似的，嗓子眼儿的小舌头直呼嗒，如鸟巢里嗷嗷待哺的幼雏呼之欲出。白大褂白帽子白口罩的白衣天使像白色的精灵，手持精致蓝杆注射器，明星签字一般，扎在孩子们胳膊上一闪，一阵凉风掠过，完事儿了。

三台子每个大院都有家属保健站，保健站负责大院十来栋家属楼的职工家属简单医疗卫生保健。我们大院保健站，设在八栋拐把子楼口，一般情况下，左邻右居有个小小不言的头疼脑热、磕磕碰碰、跑肚拉稀、打虫子药、注射卡介苗啥的，不用出大院，家属保健站都能解决。保健站常规用药有土霉素、四环素、止疼片、啉当片、牛黄解毒丸、维生素，还有红药水、紫药水、碘酒什么的，也能注射青霉素、链霉素、红霉素、黄体酮一类针剂。

家属保健站的上级单位，是家属门诊一所，再往上，就是二四二医院，作为军工企业职工医院，在车间和家属区，形成了三级网格化医疗保健体系，各个保健站点扇面辐射，全方位覆盖无死角。

家属保健站条件相对简陋，没有专业医疗器械消毒设备，各种医疗器械，由医院专人更换送达。记得有一位二四二医院老同志，无论风雪雷电，风雨不误，每天裹得溜严，艰难地蹬着“倒骑驴”，驮着个铝合金箱子，奔波在三台子大街小巷，给家属保健站送消毒器皿。后来在文化宫光荣榜上看到了他的照片，敢情人家是共产党员、劳动模范，怪不得这样任劳任怨。

八栋保健站满走廊都是来苏水味儿，也就是消毒水儿的味道，

消毒水儿加白大褂再配上寒光闪烁的针头，视觉、味觉对孩子们有强大的冲击力，令人望而生畏，畏而生敬。

十八岁那年，我也有机会穿上白大褂，穿行在弥漫着来苏水儿味的医院。那是我们九年级快毕业了，即将上山下乡，毛主席教导记心怀，一生交给党安排。临近毕业的中学生，不像现在，备战高考忙得喘不过气来，学校兵荒马乱，老师敲黑板，画重点，转下页，另起一行，都没人听了，同学们心里都长了草，像匪兵撤退，一败涂地；像剧组散摊，分光吃净；像影院散场，蜂拥而出。上山下乡之前，先预热，开展一系列学工学农学军活动，我们班主任郭增涛老师独树一帜，联系在二四二医院实习，组织同学们学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就这样，我们班和松陵一中另外一个班的同学，一百多人，被分配到二四二医院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五官科、检验科、门诊、家属门诊、厂内保健站学医实习。

稚气未脱的同学们，套上白大褂，披挂上阵，活跃在医院的各个角落。同学们初来乍到，新奇，兴奋，逮着人就叫老师，不管你是医生护士还是烧水扫地的。白天上白班，晚上上夜班，三班倒，值大夜，学会了打针抓药，有的还进入到手术室，成为手术医生助手，专业术语叫啥，“递刀的”，这可不含糊，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老师要求班干部吃苦在先，我被分配在基层门诊，二四二医院家属门诊一所。因为毗邻六十八栋，三台子人们习惯称为六十八栋保健站。于是我每天上班，套上泛黄的白大褂，从捻搓消毒棉球开始，进入了医护角色。有时候，从咖啡色玻璃瓶里，倒出来土霉素

药片，分装进小纸袋，小纸袋名片大小，印着用法用量小表格，开药的时候，在空格填上每日每时用量，一天三次，一次一片，那药片儿都不大，也就是绿豆粒儿压扁了那么大，每次开药都是三天用量。

后来开始学习了针剂注射，想想，当年曾经为躲避打针抱头鼠窜，现在穿上白大褂，摇身一变，操起注射器，心里一阵窃喜。打针程序是，把生理盐水兑入一个拇指粗的安瓿里，晃动融化瓶里的粉剂，之后，吸入注射器，在患者臀部外上四分之一处注射，青霉素链霉素还要做试敏。碘酒酒精分别从里到外消毒之后，快速刺入臀部，操作时手掌小鱼际垫一下，一是缓冲疼痛，二是防止针刺过深。要领是“两快一慢”。刚开始给患者打针，还是挺折磨人的，麻秆打狼，两头害怕。这种肌肉注射，私下里被称为“屁针”。“屁针”惊险动作真不少，有时候位置没找准，扎胯骨轴上了，也有不好意思让患者退裤子，直接干人家后腰上了；还有时候紧张，一哆嗦，只挑进一点肉皮儿。更狠的一回，地方找准了，深度也够，就是忘抽药水了。

“屁针”学会了之后，又学静脉注射，静脉注射要求精度更高，绑上胶皮管儿，在大小臂之间找到静脉显露血管之处，针头进入，轻轻一挑，一针见红，回血之后解开胶皮管儿，缓缓匀速推进，不能有任何晃动，更不能偏离，药水出血管外边就鼓包了。这属于纯手工技术，有时候就是凭感觉，也有扎几针也找不到血管儿蒙圈的时候。最难的是给儿童打针，孩子不光乱动还哇哇乱叫，而且小儿血管儿太细不好找，必须眼疾手快，胆大心细。

“大医院”，是三台子人对二四二医院的昵称，就像家里人有乳名或者外号似的，三台子人没有直呼二四二医院其名的习惯，都叫“大医院”。至于二四二名字的由来，也不得而知，反正三台子地区代号也多，什么一一二厂，一一九厂，一三九厂，三二八信箱，601所，二四二医院，因为军工企业的特殊需要，人们不以为奇。“大医院”，地大物博，地域范围东起新乐厂区，南抵北陵苗圃，西接黄河大街，北靠三台子家属区，横跨几个街区。医院里边，绿树成荫，花团锦簇，亭台楼榭，喷泉花坛，所有建筑高不过三层，不少小楼都是仿造苏式建筑，整个医院掩映在苍松翠柳之中，静谧得像个大学校园。

二四二医院作为国家重点军工企业的配套机构，各种诊疗硬件配置齐全，并不亚于省内外知名医院，而且人马刀枪都是业界翘楚，大专院校、部队复转、民间高手云集至此。那时候的“大医院”，那是窗户眼吹喇叭，名声在外。远村近邻、三乡四里、省市政府、部委局办，争相传颂，慕名而来，用现在的话说，知名度老高了。“大医院”还有一大批闻名遐迩的大医生。就说眼科张大夫张振鹭吧，医术高超，医德高尚，传说是北京同仁医院嫡传，当时，挂号是一票难求。还有一位“纪大刀”，外科主任纪凤翊，江湖传说神乎其神，救死扶伤，化腐朽为神奇。后来我作为《松陵报》记者，曾经有幸采访过他，进入手术室，我才知道，这“纪大刀”的刀，不是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不是生活那把杀猪刀，而是二月春风柳叶刀，纪主任就是用这把柳叶刀，医除顽疾，驰名故里。

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疑难杂症，一旦高烧不退，蹶稀不止就是个事儿了，赶紧，到大医院住院，这时候，车间工会、亲朋好友提溜水果罐头、点心匣子，走马灯似的探视。二四二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是邻居，经常听见“哟，王家二丫头，长这么高了，还是我接生的呢”之类的话。医院最南边，密林丛中，还有停尸房和殡葬设施，一些故去的职工，在这里驾鹤西去。三台子地区的人们就像试飞飞机似的，起飞降落一条龙服务。

虽然没有在“大医院”完整系统地学习，仅仅半年的医学启蒙，也让我受益终身。上山下乡之时，农村正在演出赤脚医生的电影《春苗》。我自告奋勇说“我也会针灸”。一次，文艺队在农村演出的路上，我们的大客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位女同学突然胃疼难忍，大汗淋漓，我拿出银针，中脘、合谷、足三里，三针下去，针到病除，同学们热烈鼓掌祝贺。

后来到部队，在新兵连，我把学到的人体解剖、骨骼、器官、内脏等知识，来了一顿卫生知识普及大餐，战友们求知的欲望和渴求的眼神，让我感到极大的满足，也体会到了知识的力量。只是可惜，我的一本精装彩图的“赤脚医生手册”，让新兵战友们传阅一圈，出去的时候，这本书像贵妃出游，光鲜亮丽。回来一看，像乞丐返乡，蓬头垢面。书中生殖泌尿排泄系统的页码，汗渍指纹黑乎乎一片，仿佛在那里发生了武松打虎、八戒开斋、钟馗嫁妹，以至于把书往桌上一搁，随着流体力学运动，书本自然伸展打开，各种图谱赫然在目。

当然，我的学医生涯，最让我感到骄傲的是经常为体弱多病的老父亲在家输液。想到这儿，五味杂陈、百感交集，由衷的感谢上苍，给我这样一个学医的机会。也许是从小的“大医院”情结，后来，专程回到二四二医院，完成了一个特殊部位的“美容”。

以前听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又知道“久有凌云志”，后来知道应该立大志，可惜这“志”长的不是地方，成为有“痔”青年。因为“痔”大财疏，经常面呈痛苦状，多次访医问药，收效甚微。突然有一天，听说有一个治痔名医，坐堂“大医院”，于是，慕名拜访。医生姓王，据说是“医大”和二四二医院联合办医的新尝试，新开设的痔疮门诊，啥也别说了，就他吧。挂号上床，网络大V，双腿叉开，两脚朝天。还别说，王大夫的确医道高深，他采用了一种环扎埋线法，三下五除二，手术成功。

手术之后，五天漫长的等待，虽然度日如年，苦不堪言，终于可以拆线了。步履维艰，挪到门诊手术室，王大夫说一共就缝了五针，恢复不错，马上拆线，拆了线就可以出院走人。拆线是没有麻药的，像是拿刀揪肉，一根儿、两根儿、三根儿，一揪一揪疼得钻心，终于揪出最后一根线头，王大夫一耸肩，歪脖一笑：“非常完美。”谢天谢地，提裤子走人吧，“等一下，少安勿躁，给你免费美美容”，王大夫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微笑。“美容？”我诧异不已，心想：这地方既不碍观瞻，又没影响市容，美什么容啊？王大夫莞尔一笑：“没事，简单处理一下，马上完事儿，一点也不疼。”我心想，既然是配套美容服务，就来吧。于是，继续网络大V造型，摆好姿

势，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咔嚓”一声响，我“哎呀”从床上弹起来，脱口爆粗。王大夫手里拿着血淋淋的剪子，尴尬一笑：“一个小肉揪，有点挡害，给你处理一下。”“你，你……”我涨红脸，哭笑不得。

事后，也理解王大夫了，可能是手术的一个小瑕疵，补救一下。不过，管咋的，也打点麻药哇，那可是肉哇，再说，万一那剪子跑偏了，唉，想想都后怕。很多年过去了，“美容”部位运转良好，想想那场面就忍俊不禁，但是，从心里还是非常感谢那位王医生，也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大医院”坐诊。

三台子人，对二四二，情深意笃，因为这是家乡的医院，“大医院”。



20世纪50年代二四二医院门诊大楼

挂在树梢上的 裤衩

四十六栋房后，有两株老榆树，高过三层红楼的瓦尖，树梢瘦骨嶙峋，像《呐喊》的木刻画插图，点缀在橘红色的天际。

枯树昏鸦，倦鸟归巢。一群老鸱从西天飞回，围着厂房和家属楼盘旋一圈，叽喳降落在树梢。小山似的煤堆把榆树围住了，树干被埋了半截，孩子们经常借助煤堆，顺势爬树摘榆树钱儿。煤堆旁，有一排红砖房，房顶上有两个气窗，气窗吐着白茫茫的热气，远看就像青春期的活火山。这是三台子洗澡堂，全称叫沈阳松陵机械厂职工家属第二浴池。

洗澡堂还没到开门时间，有不少人在门口排队。男左女右，井然有序。洗澡已经不算很奢侈的事儿了，但得有时有晌，一般十天八天去一回，家长宣布说，不是舍不得五分钱澡票，主要

是怕洗秃噜皮了。其实心里都明镜似的，攒着澡票，等农村亲戚来串门时使用。

洗澡的用品极其简单，一条手巾裹半块肥皂，只是那泛黄的手巾都磨秃噜毛了，比纱布密实不了多少。女人的洗澡用品稍多一点，也就是一条稍新的手巾加个带盒的香皂，顶多还配个友谊雪花膏或者蛤喇油。崭新的白毛巾，是个稀罕物，日常生活中看不见，只有劳模开会系脖儿上，上台领奖。还有学生在文化宫，跳《军民大生产》，解放区呀么嗨嘿！大生产呀么嗨嘿，脑袋上系一条白手巾。

四点打铃，凭票进门。洗澡票介于名片和邮票之间大小，浅黄色的薄纸，铅印着醒目黑字——澡票。下面一行，“一次有效过期作废”之类的小字，上边儿盖着一个棱形的红戳，戳中间对角一条横线，横线上边的字是“松陵”，下边是“福利”俩字，俩字中间还印个五角星。

要说大军工，不经意间，就闪耀着低调的奢华，澡票设计得跟猴票似的。要不，怎么三台子姑娘不爱外嫁，外边儿的姑娘使劲往里挤呢，还有不少倒插门儿的女婿。军工厂福利出名，不光发澡票，还发苹果、发刀鱼、发厂服。

澡堂门口，收票员收了澡票，顺手插进桌上一个木板，木板上，有个洋钉子尖朝上。然后，摇头不算点头算，点头放人，一掀狗屎黄颜色的布门帘儿，进了澡堂。噗，一股热浪迎面扑来，就像进了太空实验舱，水池子、喷淋头、下水道、排风扇，天上地下，回响反响，铺天盖地地嗡嗡响。

这时候，抓紧脱衣服，要不然，热气扑来，衣服都沾在肉皮上。有时候经常比赛，看谁脱衣服快，有个同学，从澡票插钉板上，到脱衣服进澡堂子湿身，五秒！真是秒脱，老沙棱了。后来，这个沙棱人，上去了，又犯事儿，下来了，据说跟秒脱有关，对，秒脱，就是脱得太快了。看来，什么事儿，都有个轻重缓急，快慢节奏，你说你要是腰脱，也就罢了，没人说啥，你还秒脱？脱个衣服，整那快干啥呀，给你能耐的，咋不上天呢你？

更衣室跟澡堂池子相通，没门脸儿，没门框，其实是一个通敞屋子。更衣室中间，有两排长条椅子背靠背，椅子旁边，有站着的，有坐着的，也有一脚插裤腿里，离拉歪斜乱晃的，那是怕裤角沾上水拉巴叽的石灰地。屋里洋灰地洋灰墙，棚顶灰蒙蒙看不清，常年雾气腾腾云雾缭绕。南北两面墙戳着一排排更衣箱，从地下一直到棚顶，箱口有报纸大小，一律没锁，全部敞门入场。

衣服脱完随便扔个空箱里，经常是背心裤衩裤子外套球鞋袜子一勾烩，都在一个箱子里同床共枕。有时候更衣箱都占满了，不认识两个人共用一个箱，有的干脆放更衣箱盖儿上边，箱盖儿上提溜蒜挂，球鞋布鞋裤衩袜子摆一溜。有一同学，实在找不着放衣服的地方了，把背心裤衩一系，拴灯绳儿上了。脱了衣服，再到旮旯犄角找个趺拉板儿，趺拉板就是拖鞋，比鞋垫大点的木板，上边钉俩胶皮条，下边两条木横筋。可能图省事儿，趺拉板儿都一个型号，大人挤脚，小孩儿晃荡。后来知道，这里还有文化，这叫木屐，唐朝时候中国就有了，有句诗“应怜屐齿印苍苔”，就是说趺拉板的。

进入浴池大厅，月朦胧鸟朦胧，谁也看不清谁的真容。真希望给我一双慧眼吧，拨开云雾见晴天，干吗呀？找地方下水呗。浴池在屋中间，四四方方池子，散发着热腾腾的气浪，池子旁边，是一尺高的水磨石台阶，四面台阶，四个方面军，白花花的屁股，瓷瓷实实摆成正方形，远看像是骨肉城墙，近瞧针插不进，水泄不通。

池边儿的浴客，大都是闲散杂人，也有少数下夜班的。这个时候，职工还没下班，大部队还没来呢。池边的人们，优哉游哉，漫不经心挠脚心，东张西望搓后背，举手投足，仪态万千。有人送给这帮老浴客一个歇后语，叫“洗澡不带胰子，干泡”。

水池外围，进不来的孩子们，花果山的小猕猴一样，抓耳挠腮，干着急，没地方下脚。靠墙边有两排喷头，一共十来个，已经人满为患，每个喷头下面，都至少三个人仰脖，一个洗澡，一个预备，一个排队。有时候，预备队员趁人家打肥皂空当，赶紧手舞足蹈，到喷头下湿个身，等人家转身回来了，忙不迭地腾地儿挪窝儿，肥皂沫把眼睛迷上了，嘴还得张着，连声叨咕谢谢啦。

一排喷头，总有两个闹情绪的，消极怠工，不摇晃不出水。有时候，怎么摇晃也不出水了，没办法，干等吧，傻老婆等茶汉子，我拿青春赌明天。还别说，有时候还真赌正了，哗哗的，水还真下来了，这时候，那兴奋劲儿，像发现油田井喷了似的，冲着脖子，劈着音儿喊，“快来人啊，出水啦”！

孩子天性爱水，一到澡堂子就特别兴奋，可大人们顶烦这些半大小子了，打满身肥皂沫，在池子边追打嬉闹，在腿间胯下乱窜，

气得大人们训斥：“他姥姥胯骨轴子的，滚蛋！”后来大了，知道骂的胯骨轴子不就是髌骨吗？这不痛不痒的也不是骂人话呀。

洗澡洗到下半场，好不容易抢占一个有利地形，在池子边有了一席之地，小伙伴们立刻呼朋唤友。噼噼啪啪，下饺子似的，往水里跳，又让热水烫得火燎腩似的，蹿上来。也有用力过猛的，不小心，痛饮了两口黄龙大补汤。

搓澡，还没有搓澡巾，这个名词都没人知道，毛巾，似乎又有点舍不得用。既省钱又省事儿的办法，直接用手掌搓，大小鱼际，左右开弓，从铁砂掌到如来神掌，单搓双搓混合搓。半大小子洗澡，哪有正形啊，常常是搓半道儿，趁机取笑，揪耳朵挠脚心不过瘾了，开始觊觎敏感地带，骚扰中路微毛之地。因为事关家族昌盛，子孙繁衍等核心问题，挑衅行为遭遇跃起反击、环池追逐撕打。国际澡界顿时秩序大乱，经第三方外交斡旋，介入调停，撮合双方达成和解；搁置争议，继续搓澡。可能正值发育期，荷尔蒙分泌过剩，那身上也不知怎么那么多皴，一条条，都连成线儿了，黑面条儿似的，连滚带爬掉落池台，顺水进入大池子里，原汤化原食了。

澡堂子快关门了，人也少了，水温也低了。池子表面，浮尘滚滚，水池下边，泥沙俱下，没束没管了，游泳大赛隆重开始，有蝶泳蛙泳自由式，有小燕飞蝴蝶舞，还有让我们荡起双桨，其实，都是澡堂子版初级狗刨。

夏日的夕阳，滤过天窗，把一缕光线，播洒在雾气缭绕的池塘，池塘上空，弥漫着五彩斑斓的光晕，几个赤身裸体的翩翩少年，在

水中忘情地嬉戏。水不洗水，尘不染尘，来澡堂子洗澡，排污去垢的作用是其次的，定格懵懂少年的青春记忆才是主要的。

关门的铃声响了，刚才，脚丫带着黑泥，像蓬头垢面的乞丐，现在焕然一新，脚丫像肥头大耳的胖子，干干净净告别澡堂。恋恋不舍，顾盼流连，再见，静静的顿河。

有个同学叫六子，六子，后边的读音“子”轻轻一带而过。六子的二姨父在二号浴池把门，二姨父是先进，墙上挂着他相片，执法严明，公事公办，一般人谁也不兴先进去洗澡。每天，干部脸绷得老紧了，检阅三军似的，视察进出的男女。看见有长发披肩，水气未散的女子洗浴出来，眼神儿立马兵荒马乱，脸也绷不住了，一看刚才的严肃就缺乏章法，眼神儿的余光，恨不得给人家送回家去，人都拐弯了，还往那方向瞟呢，估计，那是二姨父眼中的贵妃出浴。

因为有了这个二姨父，六子属于特权阶层了，从来不跟我们大堆儿洗澡，一般都是我们正排队往里去呢，六子小脸红扑扑的，龇牙一乐出来了。

六子一般不与民同乐，只有一次例外。学校足球联赛，常年的板凳队员六子上场了，发挥得倒是一般，斗大的球，从他裤裆底下嗖嗖穿城门似的，进去好几回。球踢完了，六子终于和群众打成一片了，每人买五分钱票，进入了澡堂子。

足球队队服统一制式，国际蓝裤衩，樱桃红背心，背心裤衩都印着编号，湿漉漉潮乎乎的一堆扔进两个存衣箱，球鞋也东倒西歪扔了一地。一顿恶洗，痛快淋漓，直到把二姨父的葵花牌肥皂洗成

橡皮大小了，方肯善罢甘休。沐浴之后，更衣走人，可正要穿背心裤衩，发现六子的裤衩说啥也找不着了，就穿一个裤衩来的，回不了家，这可抓瞎了。

翻箱倒柜，就差挖地三尺了，连大池子水都放干锅了，一个裤衩，竟然人间蒸发了。气得二姨父围着长条椅子打转，六子也哭叽尿嚎的，你说晌晴白日的，怎么就丢我一个裤衩呀。是啊，这澡堂子，别说裤衩子，连流行的三转一嘎达的手表都不丢，钻石手表，就往敞门的更衣箱一放，没事呀，怎么一个裤衩子，平白无故不翼而飞了呢？

实在找不着了，二姨父不知从哪儿淘弄来个半新不旧的花裤衩，花裤衩印着梅花，“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封脚下踩”。让六子先穿上，对付回家，六子宁死不从，士可杀不可辱的架势。没辙了，二姨父又到后边锅炉房，跟烧锅炉师傅串换一条劳保裤子，六子套上泥箍铅球的帆布裤子，回了家。

打那以后，球赛再也没轮六子上场，一直到毕业，都是板凳队员。二姨父也调走了，说是不适应关键岗位。也有人说犯错误了，那错误挺磕碜的。

六子的裤衩，第二天晚上，有人看见挂在树梢上，清风明月，呼呼啦啦直响，像飘舞的旗帜，吓得老鹅不敢回窝。

裤衩，谁也不知道是怎么挂树梢上的。

如此照相

北陵公园，金菊怒放，层林尽染。晨练的松陵中学老同学们，仍然坚持例行的早课，就像当年在学校操场出操，喊着响亮的口号，迈着矫健的步伐，穿行在陵寝石阶，林中甬道。

据说，同学们每天都在石碑楼前合影，用镜头，定格美好的瞬间。时而，停下匆忙的步伐，队伍里闪出一人，“噢耶”，抢拍一张张行进的笑脸。

远处，秋水长天，水似眼波横陈，黛如眉峰浓聚。一彪摄影发烧友，像从天而降的空降兵，浩浩荡荡过来了。队伍成员童颜鹤发，宝刀不老，背包降落伞，配套齐整。武装到牙齿的迷彩服、登山靴、防晒帽，手里还有长枪短炮，鱼眼、广角、长焦、短头、三脚架、四脚梯。拉大网似的，漫步在花丛、草地、树棵。有的躬身前

行，弯弓射雕；有的小心翼翼，工兵探雷；有的仰脖瞄鼠，望风捕影。

路过的年轻人“扑哧”，不屑地笑了，嘴角微微上扬，心里似乎涌起了网络流行语，“呵呵”。

是啊，呵呵，照相，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发生，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快门声不绝于耳。有人说，公园上空掉下十个肉包子，能砸中九个照相的。这些年，随着手机的普及，照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井喷一样，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像阳光和空气，在生活中不可或缺。

年轻朋友或许不知道，老同志何以对照相情有独钟？回忆一下过去的影像，或许就能理解一些。

20世纪70年代初，偌大的沈阳城，照相馆屈指可数，几个城区的照相馆加一块儿，也不过十多个，比较有名气的，是太原街的“生生”“新中国”，北市场的“大好时光”，还有几个分别在中街、北行、铁西，名字记不准了。

无论是商业街还是大马路，灰突突蓝瓦瓦一片，唯有照相馆橱窗里，霓虹灯映衬着漂亮的大照片。“文革”后期的工农兵形象，已经改变了“战斗脸”了，开始知道温柔美了，橱窗里，模特姑娘照片大波浪、长睫毛，明眸皓齿。尤其是那眼神儿，月亮走我也走，似乎一直盯着你看，水灵灵的大眼睛，你走到哪儿，她盯到哪儿，一直目送你到远方，人们走过的都要多看两眼，比现在的国际名模、影视明星更招人耐看。

三台子虽然是国家大型军工生产基地，生活水平相对高一些，

也仅有一个照相馆，陵北照相馆。对了，好像三角地风洞附近，还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袖珍型照相屋。

三台子地区几个军工厂，有配合科研生产，记录情报资料的照相机；厂党委宣传部、厂工会也有记录职工文化生活活动的照相机，但是，这些跟老百姓生活照相没有一毛钱关系。

三台子民间，照相机少得可怜，这么说吧，谁家有个照相机，夸张点说，简直相当现在谁家有直升机了，那可了不得，比“四大件儿”有分量多了，连路过不认识的，都高看三分，窃窃私语议论，“哎，就他就他，家里有一部照相机”，看见没，一部，不是一个，一只，一架，而是一部照相机呀。因为照相机这么稀罕，所以，照相就是很奢侈的事了。那时候，一般家庭，好几年也不照回相，大饼子糊涂粥都供不上溜呢，哪有照相的闲情逸致呀！

于是，人们把陵北照相馆当成神秘的圣地，太原街“生生”“新中国”太远，买不起车票，只有家跟前儿的陵北照相馆，经济实惠，省钱过瘾，没事儿，就往这里出溜。

到陵北照相馆照相，绝对是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如果头一天晚上告诉你，“准备准备啊，明天照相”。好吧，第二天，家里肥皂要遭殃，不霍霍半块不算完，那可老费胰子了。从头发梢油，脖颈子皴，指甲盖泥，到腮帮子饭嘎嘎，左一遍右一遍，一溜边光，半块肥皂全部搞定。哪像现在呀，都飘柔了，还要柔顺，洗发、护发、柔发。脸上又去皱、拉皮、保湿，抹得一道又一道，擦得一层又一层，喷得一下又一下，粉底霜、睫毛膏、二合一，没半个钟头出不

了屋。我们一块肥皂打天下，洗得溜干二净，麻溜儿利索的，照相去！

陵北照相馆，设在三台子商业中心陵北百货商店，就是人们俗称“大楼”的三楼，上三楼左拐，一直到堵头，是一个间壁的套间。外屋、开票，取相片兼更衣室，屋里两个木条长椅，磨得油光锃亮，靠墙角一座胶合板简易亭子，亭子正面玻璃下边，抠个拳头大的窟窿眼，亭子里端坐一位梳辫的姑娘，那是照相开票的，顾客得哈腰透过窟窿眼跟里边说话，“同志，麻烦你，取一下相片，上星期一照的”。里边房间是照相室，照相室一副对开门，一扇门锁得溜严，另一扇门有两层布门帘儿，外边一层黑烫绒布，有点发沉下坠，里边的平纹红布有点发飘打绉。一进屋，漆黑一片，黑洞洞什么也看不清，条件反射似的，使人一阵阵肉皮发紧。

黑暗中，听有人说“往前走，走两步”，幸亏那时候还没上映电影《追捕》，也不知道半空中哪儿传来的声音，以为到了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蹚地雷似的往前摸瞎黑儿，瞳孔焦距调整过来，眼睛渐渐适应了，基本看清了，这个不大的房间，中央摆放着个一人高的架子，架子有点像农村的织布机，上面蒙了一块黑布，黑布前边，探出来一个类似手风琴音箱，能伸缩松紧的盒子，盒口里边，隐约露出来蓝幽幽的镜片，大概这就是照相机镜头。

蒙着黑布的立式照相机下边，钻出一位白白净净的老头儿，有四十多岁。在我们小孩儿眼里，四十多岁就是老头了，没听京东大鼓《送女上大学》唱吗？“张老汉今年有五十多岁啊”，五十多岁都

是老汉了，四十多岁叫老头儿也没错。老头儿个儿不高，有点跛脚，亲切招呼我们过来坐好了，这回听清楚了，先前他是在黑布帘里说话来着，怪不得瓮声瓮气像是外太空的声音。

给你摆正姿势了，老头儿又钻进了黑布帘里去了，一会儿，从黑布帘里探出脑袋：“注意啦，注意啦，千万别闭眼睛，笑一个，笑一个。”不说笑一个还好点，越说越紧张，一咧嘴，那表情，谄媚得像被小兵张嘎踹到炮楼梯子下的伪军，仰脖讨好鬼子“哎嘿，太君”。

有回也是照相，正好头一天学校组织到抚顺参观万人坑。日本鬼子大屠杀，把老百姓撵到一块堆儿，告诉说照相，掀起蒙着机枪的大黑布，机关枪突突突一顿扫射，尸骨成堆，鲜血成河。所以屁股一沾凳子，胆突突面对镜头，脑海里就闪现：哗啦，一掀黑布，突突，一阵乱扫。你说照个相，整得心情老复杂了。小心脏都怦怦乱跳，哪还乐得起来啊。所以，只能正襟危坐，表情呆板，绷脸照了，估计后来流传那个“绷脸照，绷脸造”，就是这么演化来的。

后来长大一点了，知道臭美了，同学们每个人攒上几毛钱，自己到大楼照相去了，一般照相都是照一寸的，急眼了也能照个二寸的。照相之前得捣扯捣扯，再怎么打扮也是艰苦朴素的衣服，没有补丁落补丁就不错啦。有时候为了点缀，在衣服领子里，绷上一条假的白领边儿，给人感觉好像没光膀子，里边还穿个白衬衣。还有的整个口罩带儿，斜着三角形线条，显得特别讲究卫生似的，女同学拿红纸抹上点红嘴唇，还得偷偷摸摸的，怕人家说搞封资修。

打扮妥当了，面对镜头，心里有底了，没有机枪，没有鬼子，没有扫射，亮开舌苔，张开大嘴，放开嗓门，哈哈哈哈哈，尽情乐吧！

去照相次数多了，有经验了。知道照片规格除了一寸二寸，还有小方大方的，大方有半盒香烟那么大，因为比一寸二寸大不少，感觉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最过瘾的，还有一种叫作虚光的照片，就是照片四圈是虚的，现在知道，那是朦胧美，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词。虚光有半虚光的，有全虚光的。有一次，秃噜嘴了，没说好，跟梳辫女服务员说“照一个全光的”。给开票的女服务员造愣了，“什么全光？光什么光？”后来赶紧解释，要照个全部虚光的，幸亏服务员没告要流氓。

照完相之后，盼望着激动人心的时刻，取相片。取相片一般需要一个星期，缴加急费最快也得三天，真着急呀！像歌词唱的，“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恨不得赶紧到日子，看到照片。

每天掐着手指头算哪，倒计时，一直到商店九点开门。大楼大门电镀的把手，像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大师开过光似的，都是孩子们起早就在大楼门口挤香油，蹭磨亮的。大门刚欠门缝，嗖，蹿进去，三步并作两步飞跃上三楼，挤到胶合板亭子跟前：“我，我第一个。”边说边从里怀掏出一皱皱巴巴小纸条儿，这是取相片回执，猫腰低头顺着玻璃窟窿眼递进去，梳辫姑娘慢条斯理，从一摞厚厚的口袋里翻了几个来回，又左右摇晃脑袋确认一下编号，顺手把照片口袋扔出玻璃窟窿眼。

一把抓起照片口袋，忙不迭地回头“谢谢啦”，冲出人群重围，

撒腿就跑，后边，乌泱一帮同学蜜蜂似的，“嗡”一声跟着出来了。走廊角落里，迫不及待几个脑袋顶在一起，吵吵呼喊，评头品足，没等下三楼呢，三张照片瓜分殆尽，照片主人一张没剩下，就一个灰突突的小底片了。哎，别说，底片冲亮光也能看清轮廓，只是鼻子眉眼都是反的。

有了近照，随身携带，珍藏在里怀，见人就掏出来显摆，最后，照片角都秃露皮起层了，四周都飞边儿了，还掏出来，展平整，“看见没？大楼，刚照的，毕不？”有时候，余兴未尽，挥毫泼墨，自己给照片上色，用半拉克吼的美术知识，五红大绿，淡妆浓抹。

最高兴的，是照全班同学的集体照，现在想想，还真应该感谢随父母去三线，中途离开班级的同学，也感谢当时的老师，不然留不下那些珍贵的同学合影。拍集体合影的时候，同学们早早来到陵北商店照相馆，站好队形，排好队伍，一个错一个，脑袋都露出来，摄影师盯着每个人，告诉不能眨眼睛，要精神饱满哪，从黑布帘里扯出来一根线，那是快门线，咔嚓咔嚓连着几下，感觉像是手里攥着个蛤蟆。合影照完之后，老师说照片右上角要写一行字，“献给未来的回忆”“青春的梦想”或者欢送某某某同学支援三线之类的话语。

后来知道，陵北照相馆这位摄影师姓王，王师傅腿脚有一点小残，也就是跛脚，照完集体相之后，班级几个不懂事的同学，没有礼貌，学人家按快门时候的踮脚错步，立刻遭到老师同学的批评，我从心里为这些同学悲哀。王师傅又是摆姿势，又是拍照片，给三台子人留下多少难忘的镜头，留下多少青春的情影不说，在三台子，

不认识厂长的不少，要说不认识这位摄影师的，可能真不多，真的应该感谢这位老师傅。

谁都知道，那时候搞对象，哪有没经过介绍人的，介绍人一般都是拿个纸包纸裹的小照片，分别给男方女方一边一个，回家慢慢端详商量。那小照片大都是在大楼照的，没准，现在谁家的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都是相片相亲，搞成的对象，所以，真的不能忘记陵北照相馆这位王师傅。

三台子中心地带有个三角地，人们习惯把旁边地方叫风洞，风洞紧邻三台子主干线，曾经繁华热闹一阵子，那地方历史上有过一个剧场，叫黄河剧场，还有曙光饭店，有理发店，有一天，我们发现，这里还有一个照相馆，很小很小的照相馆，我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弹冠相庆：“哈哈，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

那天的事儿我记忆犹新，那天下午没课，天空下着牛毛细雨，我们几个同学闲来无事，寂寞难耐，干啥呢？对了，去北陵苗圃偷沙果。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抄近道儿，踩着炉灰渣子路，从大五金门口拐出来，准备顺着大道奔北陵，拐到风洞门口，见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脸，透过玻璃窗，看里边大盆小盆摆了一地，屋里，晾衣服绳子上，挂着一排排水淋淋的照片，还有湿乎乎黑泥鳅鱼似的胶卷，我们一看，明白了，这是照相馆，正在冲洗照片呢。临时决定，今天沙果不吃了，几个脑袋，扒窗户看了一下，浑身浇透了，浑然不知。

一下午，扒窗户看得囫圇半片，毛毛雨浇得前胸后背冰凉，也没学出什么四五大六，但是，把馋虫钩出来了，不就是洗照片吗？

我们自己学呀！于是，又是翻书又是求学，又是打听又是讨教，感觉，是骡子是马遛遛看，我们自己试巴试巴。

几个同学，齐钱，每个人五分一毛的，把钱凑合一块，买来显影粉、定影粉、和相纸，当然，都是买最便宜的，保定产的公元相纸，先来两张，但是，必须用黑纸包裹溜严，要不然，跑光，就废了。回到家，糊窗户，拉窗帘，那时候，谁家也没有黑窗帘，把被罩扯出来，挂窗户上，里三层外三层，堵得屋里都透不过气儿来了。

按操作规程，一步一步来，拧上在工地顺手牵羊来的红灯泡，黑灯瞎火的，在家里摆开了架势。曝光机是一个木头盒子，里边儿有一个一百度灯泡，盒盖上是一个磨砂的玻璃，把底片反扣着放磨砂玻璃上，剪出小块相纸，覆盖在底片上，那时，别说计时器，连手表都没有，就从心里默念，读秒：“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面，干打王八蛋”。

曝光结束了，显影，家里没有温度计，大茶壶烧水兑凉了，把显影粉化了，不知道比例和温度，差不多就行吧，显影之后一看，哎呀，真显出影来了，虽然有的曝光不足，有的曝光过度，管咋地，出人了！水冲，定影，再水冲，锅碗瓢盆齐上阵，连蒸地瓜的大铝锅，洗脚的老木桶都用上了，屋里，像战舰“波将金”号被打沉了，床上、地下、屋里、门外都是汪洋一片。

显影了，定影了，也水冲了，最后一道工序，烘干上光。因为没有任何烘干设备，直接把水淋淋的照片贴窗户和镜子上，贴不下了，凡是平面光溜的地方，逮哪儿贴哪儿。最后，贴在别的地方还

好说，顶多打卷没亮光，贴在窗户上的照片，经过太阳一暴晒，粘上揭不来了，硬扯软泡，就死死粘在窗户镜子上，最后使劲大了，照片斑斑点点像牛皮癣一样挂在玻璃上了。

在屋里摸黑挑灯夜战，时间过得老快了，有时候，家长已经下班了，我们还没有结束战斗呢，大人看见窗户挡得密不透风，门口漓天洒地，敲门不开，屋里反锁，吓得够呛，差点上居委会报案。

后来上了中学，经历了一次难忘的照相饕餮盛宴。松陵二中文艺队，在唐建荣老师、毕素久老师组织下，到千山去旅游。千山，那可是从沈阳到鞍山哪，学校极其重视，专门开会。校领导刘树德、兰华美、李庆峰亲自挂帅，还有陈淑媛、柴永顺老师协助，二中文艺队七四、七五、七六届毕业生都参加，唐老师特别邀请张志华老师，作为摄影师，随着老师同学现场拍摄，同学们旅游登山过程中，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画面，都收入镜头。那可不得了哇，有现场抓拍，有集体合影，有人物特写。后来，每个同学都有十几张放大的照片，照片足有课本大小，那可不是一寸二寸的小照片，真是值得炫耀一把呀。

岁月沧桑，世事变迁。当照相简单到像吹口气儿般容易的时候，这些当年珍贵的图片，永远留存在我们的心底。

九九重阳，无意中翻开尘封已久的相簿，仿佛抖落开布满蜘蛛网的旧日时光，每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都写满了梦幻般的记忆，依稀在一张张记载岁月的照片背后，找寻到当年的幸福和艰辛，也有酸涩和会意，泪眼模糊，剩下的只是淡然一笑。

如此照相，如此而已。

就像一个古老的歌谣：

从前有座山，
山上有座庙，
庙里有个和尚，
和尚有个缸，
缸里有个盆儿，
盆儿里有个碗儿，
碗里有个匙儿，
匙里有个花生仁儿，
我吃了，
你馋了，
我的故事讲完了。

昭陵 儿时后花园

中华大地，风情万种，白山黑水间出了一位名垂史册的人物，此人姓爱新觉罗，名曰皇太极。

皇太极承继父业，戎马倥偬，一代枭雄，千古风流。身后一抔黄土魂归故里，葬于发祥兴盛之地，是为昭陵。

清昭陵沿袭明代皇陵规制，融入满族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楼殿威严，金鼎夺目，充分彰显皇家园林的雄伟壮丽和清代建筑的清雅秀美。

皇帝寝陵，循序旧礼，按《太平御览》说法，天子树松，诸侯树柏，卿大夫树杨，士树榆。昭陵之松托帝王之福，有帝王之相，三万多株参天古松以苍茫古朴独冠古代帝王陵寝之最。

但只见，昭陵之松，浩浩荡荡，飘飘缈缈，遮天蔽日，岁月无光，真是高不可名，形不可

状。

巍巍华盖擎天傲世，莽莽林海乜视苍穹。伟岸如出尘罗汉，虬枝乱舞，飞扬跋扈；挺拔似入世金刚，瞠目结舌，放浪形骸。

夜色阑珊，阵阵松涛振聋发聩，有如万马奔腾龙虎怒吼神鬼哽咽。丽日晴空，亭亭玉立闭月羞花，好比贵妃出浴，仪态万方千娇百媚。

三百多年来，岁月沧桑，物是人非。昭陵之松，顺风顺水，风调雨顺，汲日月之精华，取天地之灵气，保佑千秋百代，庇护一方水土，风泽万物，雨润黎民。

小时候，冬日早晨，艳阳高照，黑松白雪，浓墨重彩。

小伙伴们从昭陵东北角一个豁口鱼贯而入，透过清晨氤氲的雾霭，一阵长啸几声呐喊，犹如关东响马，冲进茫茫林海。刹那间，冰飞雪舞，树动枝摇，小伙伴们绒帽棉猴，扬鞭催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打马来到空旷所在，现场版少剑波粉墨登场，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满天舞，巍巍丛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

一直闹到黄昏时分，怕林深树密，迷失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才余兴未尽悻悻而归。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昭陵古松郁郁葱葱，璀璨红枫星星点点，大地麦浪滚滚，金黄一片，成熟的果实散发着诱人的香甜，似乎向伙伴们暗送秋波。

古松树下，灌木丛中，厚厚的松针像松软的地毯，山里红、糖

李子、臭李子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野果，琳琅满目，应接不暇，无疑是饕餮水果盛宴。一进树林里，伙伴们撷一把天天儿塞进嘴里，薹一串姑娘填嘴里，抓一把臭李子吞嘴里，直到吃得满嘴雀黑，舌头黑得像运煤工人的鞋垫，才心满意足地拍打鼓鼓的肚皮，在斑驳的树荫里慵懒地打道回府。

路过苗圃，红绿相间的沙果累累挂满枝头，伙伴们或翻墙或钻网，三下五除二，每人跨栏背心塞得满满的，双手还要抓几个沙果，在一片追喊声中，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凯旋，还没到家，伙伴们个个吃倒了牙，满嘴嗖嗖冒凉风。

春暖花开，可以在昭陵尽情享受良辰美景。没有补习，没有课外辅导，没有才艺学习，只有大把的时光挥霍，玩疯了，下河摸鱼，上树打鸟。

河畔垂柳依依，滩涂莺飞草长。岸边，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池塘，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炎炎夏日，古松树林是小伙伴们的避暑胜地，外面烈日当头，林中凉风习习，有莺歌燕舞蝉鸣蛙叫，还有燕子低飞蛇过道。

不但能挖小根蒜、车前子、狗宝，还能招蜂惹蝶抓蜻蜓。说到招蜂惹蝶必须说一段难忘的故事。那天，小伙伴们突发奇想，挖狗宝，狗宝就是朝鲜族所说的桔梗，半天工夫，筐满篓平，正准备班师回朝，铁锹粘了不少泥，找个矮树棵，咣咣两下，就两下，树棵上有一个向日葵一样的圆盘一栽楞，啊？蜂巢！嗡，铺天盖地，黑云压城，满世界的蜂子，咬得伙伴们可树林乱窜，当时只恨爹娘少生

了两条腿，后来，大包小包各种包，无一幸免，全军覆没，每个人都像巴黎圣母院里丑陋的卡西莫多，脱相了。从此，下辈子也忘不了一个成语，叫作“蜂拥而上”。

时光荏苒，当年的昭陵，今天已经难觅踪影。陵前的下马石，早已伸到马路两侧的胡同里，陵后的护陵河，干涸填平变成了马路，偌大的苗圃被楼群取代，陵园左右，两大宾馆。一个繁茂的皇家森林陵寝，变成了瘦小枯干的城市盆景。

呜呼哀哉，昭陵！





老树又开新花
追梦少年在哪？

·
乡恋
往事
·

同窗好友冯老三

因为苏菲离开沈阳之后的一个小插曲，引起了我和冯呈呈的嫌隙，所以，开玩笑说，苏菲是肇事逃逸，也不为过。

那是残冬的傍晚，天色晦暗灰蒙，空中，稀稀落落飘着雪花。三台子文化宫无轨电车站，惨淡的路灯下，几个同学送苏菲远行，苏菲随她父母去三线，去一个遥远的大山深处。

同学们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哽咽声。随着男生的悄悄饮泣，发展到女生的相拥号啕，呜呜北风伴随着哭声，在风雪夜色里弥漫。

唯独冯呈呈表情凝重，似乎无动于衷，狠咬着一半下唇，仰望星空，任湿漉漉的雪花融化在脸上。

泪眼婆娑的苏菲，冻得嘴唇发紫，手脚冰凉，跟所有同学握手道别，上了电车。

蓝白相间的6路无轨电车，后脑勺有两条斜长的铁线，像飘逸的大辫儿甩向夜空，连接电线的辫梢，在黑夜中噼噼啪啪打出耀眼的电火花，电车往左急打车轮，卷起一股北风烟雪，橘红色的尾灯忽闪一下，瞬间消逝在银灰的夜色里。

元旦前快放寒假的一天，我和冯呈呈同时收到苏菲的来信，下午自习，我俩眼神一碰，从教室溜到走廊，双双开启信封。

打开信封的一刹那，都傻眼了。

给冯呈呈的信，一页纸，三五行字，清晰可见。我的那封，不知叠的是鸽子还是燕子，挺厚的。随信，滑落一张照片，苏菲在首都天安门广场露着虎牙傻笑。躲闪不及的我进退两难，捡起照片的手悬在半空，似乎想给冯呈呈看，冯呈呈的脸一沉，像学校北门的棉门帘子，呱嗒撂下来，扭头走了。

冯呈呈和我，是穿一条连裆裤的死党，我俩是发小又是同学，住在北三台子，辽航门前同一座苏式红楼，他住在拐把子楼口二楼，我住在中间楼口三楼，苏菲住在东边楼口一楼。

有人管北三台子叫台北，三台子北边嘛，台北坐落一个著名的专业学校，叫辽宁航空工业学校，简称辽航。辽宁航空工业学校，和北陵公园西门的沈阳航空工业学校相比，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可惜，辽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黄了，要是一直挺住，也许现在是辽宁航空航天大学了。辽航黄了之后，人们利用这个中等专业学校的框架，校舍操场和教学设备，在这里改建了一所小学，马褂毁裤衩，大材小用。我们有幸在这所小学，一个班级小学毕业后，这里又

改造成了中学，没换地方，没分班级，又共同上了中学。所以，这所学校不仅仅是母校，简直就是祖母校了。

冯呈呈在家排行老三，他妈见天吃饭的时候冲北窗户喊，“三儿，回家吃饭！”此刻，冯老三不论撞拐子，踢盒子，还是打衙役，立刻，踩电门似的噤噤往家跑。然后趴在厨房窗台，一边啃着窝头，嚼着大葱蘸酱，一边像宋世雄评说女排似的，吵吵呼喊，点评战况。

冯老三家九口人，住在一个穿糖葫芦的小套间。六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是肩顶肩，一个挨一个，冯老三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冯老三还有个鹤发童颜的爷爷，冯爷爷是大院的一道风景，大院的孩子们都随冯氏兄妹，管他叫冯爷。

冯爷年轻的时候，在山东老家耍过红缨长鞭，赶过牲口，抡过虎头铡刀，打过鬼子。冯爷随儿子进沈阳城，来到三台子，冷不丁儿有点不适应，慢慢也习惯了。冯爷山羊胡子，一笑满口雪白的牙齿，高兴了，把长毛狗皮帽子往树杈一挂，啪啪，在当院甩两鞭子。

他儿子冯大叔（也就是冯老三的爸）就不行了，满脸的收租院，愁眉苦脸，谁欠他八百吊似的。在粮站当主任，起早贪黑忙忙碌碌，人都说，他是卖面的，特面！家里外头，说谁谁不听，管谁谁不服。就是拉上京胡，哼唱几句戏文的时候，才有滋有味、笑模笑样陶醉其中。大院里都怕冯大叔拉京胡，因为那动静三七不着四六，不在调儿上，孩子们争着抢着问冯大叔，到北陵给您整点松香回来吧？冯大叔头不抬眼不睁，我行我素。

冯大叔是戏迷，六个孩子名字都跟戏有关。老大叫冯龙，老二

叫冯凤，老三叫冯呈呈，老四叫冯祥，连起来是龙凤呈祥，一出著名京剧。只是，二哥的名字有点惨，太过阴柔，大概当时冯大叔冯大妈，是按女孩儿设计的程序，产品出来走样了。最下边还有两个姑娘，一个叫冯玉环，一个叫冯飞燕，冯家的姑娘不算漂亮，丹凤眼，羊毛卷，鼻梁上有点雀斑，但挺撩人儿。就是穿的不行，春夏秋冬，就是那两件灰耗子皮似的粮站工作服，冯家姐妹到十二三岁了，还一直光着脚丫，没穿过袜子呢，有一次，同学送给冯玉环一双袜子，她激动得哭了。

冯大叔五冬六夏，总是加班加点，难得星期天有闲工夫，在楼下大院，靠苏菲家窗根儿底下大树旁，拉上京胡哼唱两句，“我好比笼中鸟展翅难飞，我好比浅水龙久困沙滩。”那天，冯大叔唱封资修戏词儿的事，大院工宣队告诉了军代表，军代表勒令冯大叔写检讨，斗私批修，勉强过了坎儿，据说，检讨不深刻的话，会给冯大叔一撸到底。

冯大叔对他爹冯爷，不仅仅是尊重，简直是敬畏。冯爷说，小辈孝敬老的，天经地义。那天，冯大叔把家里缠满绷带，缺胳膊断腿的破藤椅搬了出来，椅子前边放了一个折叠的马扎，冯大叔手握南泥紫砂壶，栽愣膀子斜躺着闭目养神，时而摇头晃脑，念念有词，哼唱着我们是工农子弟兵，这回长记性，不唱龙卧沙滩了。别看冯大叔闭着眼睛唱，不知哪根神经把天眼打开了，一眼瞥见冯爷手持红缨鞭子回来了，慌忙站起身来，双手垂立，爹，你老坐。冯爷没看见似的，跟苏菲奶奶一点头，上楼了。

有一回，冯家大哥冯龙，跟同学凑热闹，到北边郭七屯偷青，掰了几穗青苞米，被农民老大爷找到学校，学校又找到家长。冯爷知道了，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没了一点儿笑模样。他把冯大叔叫到里屋，过了好一会儿，冯大叔红着脸出来了，后来有人说听见啪的一响，还有人附会说，那不是耳雷子，那叫耳刮子，耳雷子没那么大动静，但冯爷那一嗓子，“子不教，父之过！”传到对面楼了，据说连耳朵背的苏菲奶奶都听到了。

当晚，冯氏全家辟谷，九口人水米不沾，闭门思过。事后，有人问冯老三，到底是耳雷子还是耳刮子呀？冯老三模棱两可地说，山东老家的传统，就那样。冯老三的回答，验证了冯大叔的确挨了一下子。苏菲奶奶听说后，啧啧说：“也是四五十岁的人啦，六个孩子的爹呀。”因为冯氏家训，信奉仁义礼智信，信奉棍棒出孝子，正统加野蛮，所以冯老三好打没少挨。

我和冯老三没干过偷鸡摸狗拔蒜苗的事，但焉了吧唧捅毛蛋的事儿也没少整。因为咱俩干啥是一副架，曾耳闻目睹冯氏家法，特色大餐棒子炖肉。

事情是这样的，苏菲家对面北屋新搬来一个男的，是铁西一个学校的英语老师，个子不高，溜光水滑，骑一个凤凰二六斜梁坤车，两根自行车闸线鼓出来，像展翅欲飞的蝴蝶，车把套和座套都是趟绒的，应该有八成新，据说是在北市场寄卖商店买的，花八十元。

那会儿，松陵文工团是辽宁省三机部职工群众文化活动的一面旗帜，文工团下辖歌舞团、京剧团、评剧团、话剧团。话剧团学习

排演了，一出歌颂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大型话剧，在文化宫演出，话剧名叫霓虹灯下的哨兵。剧中有一个喜新厌旧抛弃农村妻子的排长陈喜。我和冯老三看完话剧之后，一致认为，这个英语老师就是剧中的陈喜，理由充分，头几天，来了一个农村姑娘，英语老师硬装屋里没人，不让人家进屋，姑娘在门口哭哭啼啼一会儿，在苏菲奶奶屋坐一会儿走了，临走时扔了一句话，喜新厌旧，脚踩两只船。

我们这个五好大院有这样的事，那还了得？一定要伸张正义，为民除害。必须的！可怎么办呢，砸玻璃？不行，有点狠，量刑过重。幸亏有一天，我俩在看了十几遍电影小兵张嘎之后，得到了启示，电影里面有一段嘎子拔老罗叔气门芯儿的桥段，对，就这么干。

那天中午，树上知了单调鸣叫，人们昏昏欲睡，我和冯老三一人紧盯苏菲家门口，一人蹑手蹑脚来到凤凰坤车前，轻轻地，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扑哧，拔出气门芯儿，撒腿就蹿。一会儿，英语老师舞了嚎疯，杀猪般地号叫，在大院里一顿狂喊，谁家孩子，有娘养活，没娘教育！

我们俩在中间楼口木门缝看的是一清二楚，捂住嘴憋住不笑。英语老师脸色像止咳糖浆似的，脖颈上的青筋一跳一跳，嗓子里的小舌头都快飞出来了。突然，英语老师一个箭步，冲我俩躲藏的楼口，把两个偷笑欲跑的肇事者缉拿归案，老鹰抓小鸡儿似的拎到了冯家。

冯大叔满脸赔笑，把英语老师送走之后，从堆满劈柴的床底下抽出一根镐把，镐把是八三工程剩下的，封着蜡挂着霜的硬柞木，

冯大叔狠狠剜了我一眼说，人家的孩子咱不管，回头对冯老三，三儿，别怪爹手狠，话没说完，镐把子带着寒风，闪着白光，噼噼啪啪，直打得冯老三鬼哭狼嚎。我几次想伸手拉又不敢，你个同案犯有什么资格上前，陪绑的我由哆里哆嗦到呆若木鸡。

冯老三挨打之后，跟同学散布，说在沙堆练翻跟头，把后尾巴根蹴了一下，我赶紧证明，是，蹴了一下，摔的不轻。皮糙肉厚的冯老三，没几天好了。哪承想，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好了伤疤忘了疼。

跟我们一趟房隔一个楼，有一个女生，大我们两届，上学路过我们楼口。女生是独生女，父母双职工，娇生惯养，长得漂亮，跟苏菲能有一拼。听说家里不但动物饼干不断，而且常吃大白兔奶糖，攒了一厚摞糖纸，仗义疏财，发给她们班同学。穿的鞋都是流行的北京棉，天津便，还有凡立丁的裤子，的确良的上衣，这也忒奢侈了。

夏天，她穿一身白色的布拉吉从我们楼口路过。胆敢在我们楼口过？这还了得，明显的资产阶级娇小姐，哪像苏菲呀，勤劳朴素，任劳任怨，还帮奶奶烧火做饭，不行，这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必须从重从快狠狠打击。

别看没招谁没惹谁，让我俩盯上了就没跑，不是姓白吗？还敢穿一身白衣服，起外号，一，二，白骨精，白，骨，精！开始，女生不知道喊谁，怎么回事儿，怎么每天上学，后边老跟着喊白骨精啊？时间长了，知道啦，冲她来的。可无论是快走加小跑，还是兜圈绕道，喊声如影随形，而且日益蔓延的趋势。过了几天，人家

改穿黑色连衣裙。“一、二，黑玛丽！”黑玛丽是热带鱼的一个品种。姑娘又改穿红上衣黄裤子，“一、二，火狐狸！”

每天，起早贪黑风雨不误，有时敬业到嘴含着饭就跑出来喊，越来越胜脸，一发而不可收。一天，正扯脖子喊一二呢，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人，四面八方，黑压压一片，能有二三十个，都是大个子学生，边走边喊：“谁呀？在哪儿呢？是不是靠墙角这俩？”我俩想跑已经不赶趟了，腿上直打擦，声音弱弱地：“没有哇，俺没喊哪，你听俺俩的声音。”的确，吓得提前过变声期了。高个学生愤愤地咬牙切齿，“再追着给人起外号，腿给他打折插屁眼里去！”我俩都不知道人们啥时候撤的，想起了课文里的一句话，胆寒潜踪矣，忘了是《冯婉贞》，还是《黔之驴》里边的了，胆寒潜踪矣！

其实，咱俩还是干过不少好事的，比如，扶买菜的老大娘过马路，捡到过五毛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别说，五毛钱那回，太纠结了，对我俩，绝对是个心灵的考验。真正体会到，攥钱攥出汗来的感觉。

你想，学校勤工俭学，全班捡破烂，捡一天废铜烂铁才能卖五毛钱。这可是五毛钱哪，五毛钱，能买老鼻子动物饼干和多味糖块了。最后，理智战胜了贪欲。我俩从文化宫斜穿过文南，直接到西大道转盘，郑重其事把攥得潮乎乎的五毛钱，交给了手持指挥棒，在圆形交警台上指挥马车拐弯的警察手里。

盛夏的旷野

我和冯老三，对课堂上的学习没有太多的印象。记忆深刻的，除了惹祸，挨打，就是吃。对，吃货的吃。现在想起来，吃，还是那么记忆犹新，鲜活动人。难怪恩格尔系数要把吃作为重要指标。

记得，当年人们曾经奔走相告，欢呼雀跃迎接一位新任的地方长官，理由是，每人每月定量供应的豆油，由三两提升到半斤。那时每家每户，买凭票供应的猪肉，一定要挑肥拣瘦，挑肉肥膘宽的肥肉。这种童年苦涩的记忆，真是令人酸楚悲哀。

别看冯大叔在粮站当主任，邻居啥光也借不上。有次，我到粮站买粮，买十五斤白面，我心里莫名地企盼，要是冯大叔给我称该多好哇，称给得高高的，称尺腾地弹起来。一般称白面，是

用一个小一点的铁铲，从大木箱子盛白面，装到半拉铁皮桶的称上，称完白面之后，从这个铁皮桶的一边，倒入顾客自备的面口袋。一般买白面的，都有点小心眼儿，希望营业员能多磕嗒几下，以免有挂在铁皮桶残留的白面。所以，每到排队买白面，就能听到，“咣，咣”，拍打铁皮桶的声音，震天价响，不绝于耳。那天可巧，还就是冯大叔，我满心欢喜，冲他龇牙乐，可人家不认识似的，嘟嘟着老脸，漫不经心地磕嗒两下铁皮桶，磨身走了。我心中愤愤的，上回唱封资修京剧，咋不给他一撸到底呢，样吧，不给我称高高的，使劲拍两下称，能拍麻爪咋的。

每月二十号，是三台子万人企盼开资的日子，提前一天，满嘴山东口音的冯大妈又来了，这个五七大队的小老太太，隔三岔五就来借钱，十八九号，不请必到，以为谁家开银行的似的，进屋就哭穷：“孩子他婶哪，先借我两块钱，倒个短呗，买点苞米面，要不断顿了。”我心里老大不乐意了，“哼，冯主任家也没有余粮了，还倒短呢，在冯大叔那儿买白面，使劲磕嗒两下都舍不得”。冯大叔是公认的一尘不染、不贪不占、两袖清风。

过两天，开资了，冯大妈来还两块钱，还送了一盘新出锅的、热气腾腾的混合面山东大包子。那时候，邻居之间礼尚往来，谁家做点好吃得都互相送，头几天，妈还让我给冯老三家送去杠尖一碗饺子。

大概平时吃得清汤寡水，我俩每天刺挠地就琢磨吃。冯爷说，老三你俩就长个吃心眼儿。

有一天，是夏末秋初，我俩跟几个大孩子到东跑道尽头，说是

找好吃的。那是一个很遥远的荒草甸子。那天，天特别蓝，云彩特别白，白云像铺在蓝色河床里的一团团棉絮，懒懒散散，慢慢悠悠，随心所欲地漂泊。时而，像憨态可掬的哈巴狗；时而，像活蹦乱跳的狮子滚绣球；时而，像恋爱中拥吻的金鱼儿追逐缠绕。我们穿行在没腰深的蒿草和芦苇之中，裤脚和鞋面挂满了刺蒺藜。那天，路途真是太远了，走了很久很久，大孩子们特意说不让带女生，其实我俩都希望苏菲来多好哇！

旷野里，各种叫的、跳的、跑的、飞的昆虫太多了，最让人应接不暇的是蜻蜓，漫天飞舞，简直就是蜻蜓的世界。那个红腰细杆、灵巧跳跃的，我们叫它小红；这个全身金黄、灵光乍现的，叫大老黄，也有叫它苏联的；最大的，一身豆绿，脑袋两个锃亮眼睛，像戴两个钢盔，叫绿豆，绿豆凶猛威武，像工厂里生产的大飞机。领我们去的大哥舌头有点大，一再要求我们，过飞机跑道，就是通过封锁线，必须猫腰前进，必要的时候还要匍匐进军，千万不能暴露目标，因为这里是军事重地。我们小心翼翼，假武工队偷地雷似的，猫腰穿过了戳着“军事重地，闲人免进”牌子的飞机跑道尽头。

领我们去的大哥啥都懂，管蜻蜓叫蚂蛉，知道蚂蚱就是蝗虫，还会灵巧地抓住刀螂也就是螳螂，而不会被夹到手，他带我们逮住不少蚰蚰、蝥蛄、油壶虿子，用书包里作业本的纸叠成小房子，回去装在罐头瓶里决斗。最过瘾的是，每个人都逮了好几个大扁担钩。扁担钩身体造型跟螳螂有点像，但不是一个科目，它没有锋利齿臂，温柔得像个公主。身体是应季的自然颜色，淡绿色的外罩里，体态

健美，细腰大肚，大概相当于人类女性的丰乳肥臀，内衬薄如蝉翼的多层百褶裙，紧里边是乳白色，然后是鹅黄、粉红、浅绿、深绿，最后是两支深紫色弹跳有力的大腿，有节奏地带动全身，上下点头颤动，就像农妇在田埂上挑着水。使人想到，西湖堤岸，浣纱归来的西施。

我们兴高采烈，每人手里拿着个一颤一颤，拜年磕头似的扁担钩。在蓝天白云下，在荒草甸子里，扯着脖子，齐声呐喊：“扁担扁担钩，你挑水，我渣粥，挑三担，煮干饭，挑两担，煮水饭。”喊声在天地间萦绕。不喊，还没什么感觉，喊了几嗓子，才觉得越喊越饿，心里发慌，肚里发虚。这时，已经是日落西山的下午时光了，饥肠辘辘的我们，晕头涨脑，还没找到吃的。

突然发现，草丛有一小片开阔地，大约有半个篮球场大小，刚刚收割好的黄豆裸枝，豆荚果实饱满，整整齐齐码出几堆，大片没有收割的豆枝，哗啦啦地在风中摇曳。估计，是有人冒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偷偷开荒种的地。沁着油香黄澄澄的豆子，真是上苍的恩赐，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造一顿烧黄豆野餐。

可是，没有火呀，钻木取火？那得什么猴年马月呀。领我们来的大哥，把眼镜片卸下来，冲着午后艳阳，大伙连吹带扇，忙乎得满头大汗，也没有半点火星。队伍有点骚动，有人主张，每人抱一捆回家。最后，这个意见被否定了，理由是，在农田里啃青，可以得到原谅，抱回去就是偷窃。这时，有人隐约看见远处有一个水房，只能铤而走险，试试借火啦。都知道，这块区域属军事重地，严禁火

源，擅入者有蹲笆篱子危险。看大家面面相觑，我自告奋勇，我去。

一小时以后，疲惫不堪的我像孙达得，取来了杨子荣藏在林海雪原中的情报，跌跌撞撞，举着三根火柴半片鳞片回来的时候，那场面，让我惊呆了。刚才饥饿难耐，烦躁不安的人们，像有了考古重大发现，找到第二个马王堆似的，所有的黑脑壳挤在一起，围成严丝合缝的圈，黑脑壳中间淡淡飘着缕缕青烟，人们都瞪大眼睛注视中间的灰烬，在闪烁火星的灰烬里，翻动焦糊的黄豆，嘴角都在不停地蠕动，每个人腮帮子，嘴丫子，黑一块灰一块，两鬓苍苍十指黑。

空气中，隐约草木燃烧的幽香和火烤豆类的糊香，似乎还有久违的肉香，我愤怒地拽住冯老三，“冯老三，叛徒，你这个叛徒，告诉我，火是怎么来的？”冯老三瞪着恐慌的眼睛，一边辩解一边快速蠕动黑乎乎的嘴角，像个偷吃的小老鼠，滑稽可笑。我无意往旁边一瞥，天哪，扁担钩，竟然把扁担钩都烤了吃了，我咬牙切齿：“冯老三哪冯老三，你还有荤有素，就差把你爷那酒壶带来喝两盅啦。”

后来，我知道了，冯老三是老烟民了，抽的是握手牌香烟，他身上带着火柴。怕我告诉他爷，肯定挨一顿打，也怕我要挟他，以后不敢胡作非为了。

荒草甸烤黄豆事件以后很长时间，我都不稀罕搭理冯老三了，闭上眼睛，就是他小耗子偷豆油似的满嘴雀黑快速蠕动的画面，那个镜头在我脑海中定格，挥之不去。可时间一久，又没办法，臭味相投，谁也离不开谁，于是，我找到冯老三，研究进青纱帐的事。

因为有过冯龙大哥偷苞米的教训，我和冯老三决定，只能智取不能强攻。我俩来到三台子北边北铁道后边，荒无人烟的一片高粱地，找到看青的老农，跟他商量，我俩想解解馋，保证秋毫无犯，进去只找一样东西，乌米。

看青老农二话没说，一抬手，我俩愣住了，四目相对，倒是行还是不行啊？老农扑哧乐了，我们知道，那是同意了。乌咪，是高粱孕穗期间，因感染一种黑粉菌，出现的白色的棒状物，因为不结穗，不产粒，影响粮食产量，一般情况下，在收割过程中就丢弃了。乌米有大拇指粗，外面一层白霜膜，里面是黑色粉棒，既解渴又解饿，而且味道鲜美，现在研究表明，这是对人类健康有益的菌种。

找乌米必须钻青纱帐，秋天的青纱帐，高粱叶子就像小李飞刀，我们只穿跨栏背心的身上，划了不少口子，太阳一晒，热风一熏，疼得钻心。片刻工夫，我俩就像《烈火中永生》里受尽严刑拷打的许云峰和江竹筠，从高粱地里钻出来透气的时候，大汗淋漓，遍体鳞伤，这时候给个特写镜头，绝对是渣滓洞逃出来的活烈士。我们的体能破坏性实验，终于有了丰硕回报。两大堆乌米，摆在垄头，这是我俩的劳动成果。

西边的天空，云蒸霞蔚。残阳缓缓隐落，透过云朵，五彩斑斓的光束，给大地涂上了瑰丽的色彩。坐在田埂，迎着晚风，大快朵颐，饱餐一顿。吃完之后，不光嘴黑，半拉脸都黑了，我俩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两个小花脸，找个清凌凌河水，喝足，回家。乌米吃起来挺香，就是拉屁屁臭，还黑，像黑油漆似的，两头黑。

提到两头黑，在北陵公园吃黑紫臭李子，也堪称盛举。臭李子是一种生长在北陵后身林深叶茂之处的野果子，跟它并驾齐驱的还有糖李子，都是像黄豆粒儿大小，长在树上的果实，一个酸甜，一个苦涩。但千万小心，野果类也有傍大款贴名牌的，有一种跟臭李子很像的果实，叫老鸱眼，不能吃，吃了，跑肚拉稀。

臭李子成熟之后，果实呈黑紫色，中间有小核儿，跟田野里天天儿似的，汁液饱满、酸甜可口。美中不足的是，黑紫色的果实会吃得满嘴雀黑，连白牙也不能幸免。有时见人一龇牙，别人都会哈哈大笑，非洲人是黑脸白牙，你这是白脸黑牙。有一次正仰脖摘臭李子呢，来个愣乎的急脾气，咣咣踹了几下树干，熟透的臭李子稀里哗啦落了下来，可怜浑身上下，另加上新买的白色跨栏背心，瞬间变成了梅花鹿。

冯老三欺骗同党、私藏军火、偷吃黄豆、蚂蚱当肉的事，一直让人耿耿于怀。苍天不负苦心人，终于来了一雪前耻的机会。

那个冬天不太冷，一场小雪，绵砂糖似的，在地上铺了薄薄一层。空气中洋溢着清新，弥漫着香甜。我们家离第二合社近，经常去买大豆腐，一买就是二十块，二十块豆腐，相当于现在市场的五块豆腐吧。我脑袋扣着崭新的大铝盆，那是昨天用二十副劳保手套换来的，急匆匆往第二合社去，晚了，就抢不上了。

去往第二合社的路上，有一辆同行的毛驴车，一个农村老头，两手插在棉袄袖里，怀里抱个秃毛鞭子，哼哼咧咧昏昏欲睡。毛驴车上摆着几个大筐，因为路上坑坑洼洼颠簸不平，筐里散落掉下一

些黑色的小粒儿，几个孩子跟在车后，一边猫腰捡，一边往嘴里搁，我一看，认得，黑枣哇，这可是个稀罕物，连忙凑过去捡了几个。

前面路途平坦，黑枣颠不下来了，我手拿几个黑枣，没好意思往嘴里搁。快到第二合社门口了，马路那边，斜穿过一群咩咩叫的羊，它们过了马路，在雪地遗留下几小片羊粪蛋，羊粪蛋儿跟刚才的小黑枣，颜色外形简直一模一样，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就以为是黑枣。这两个东西太像了，无论是大小、形状、颜色，甚至皱褶，你都是一手拿一个，贴鼻子比较都不好辨认，刚才捡黑枣的孩子们几乎趴在雪地上，才将信将疑地离开。

天助我也，灵感来了。顶脑袋上的大铝盆拿下来一夹，转身回家。三步两步，蹿上拐把子楼口二楼，轻车熟路推门就进，冯老三全家正在吃包子，锅里盆里桌上床上，摆满了韭菜馅发面包子，还有一大锅萝卜汤，屋里人吃得杠香，外边冷不丁进来一个人，满屋子热气腾腾的韭菜萝卜加汗脚头油混合味儿，能像太极神掌似的，给你推到辽航院里去。

冯老三一看我急匆匆来了，知道一定有好事，赶紧从二层小床上翻身下马，我顾不得推辞冯大妈让我尝包子，一边拉着冯老三跑，一边如此这般描述，并塞给冯老三一把刚才捡的黑枣。三儿套上飞边的秋衣，把几个黑枣全扔嗓子眼了。估计囫囵吞枣没品出啥味儿，撒腿就跑，跑着跑着，三儿突然停步，直勾勾地盯着我，我心里不禁一阵发毛，不至于有什么破绽吧，三儿激动地来一嗓子：“哎呀妈呀，这味儿太正了。”

我突然觉得，戏，有点过了。算了吧，点到为止，恰到好处得了，于是磨磨蹭蹭地说：“要不，别去了。”跑到前边十多米的冯老三回头喊，蘑菇啥呢，黄花菜都凉了。我硬着头皮，跟在大步流星跑的冯老三后边，到第二合社门口。地下的黑枣，哦，不，地下的羊粪蛋，竟然没了，我松了一口气，心里暗自庆幸。大失所望的冯老三不依不饶，扩大范围，工兵挖地雷似的低头四处寻找，也算该着，苦心人，天不负。他终于如愿以偿，品尝到了正宗极品绿色环保原生态黑枣——羊粪蛋。

事情过去之后，我没有一点快感，送人玫瑰，手有余香，送人黑枣，心有余悸。倒是冯老三大大咧咧劝我：“没事呀，别往心里去。”但以后，冯老三无论吃什么，绝对不能有人说味儿正，一说味儿正，立马撂脸。



小楼昨夜又东风

饥肠辘辘的晚秋

都市边缘的三台子，更像个大村庄。村庄里，有无数个规划整齐的大院，每个大院，有几座俄罗斯建筑风格、错落有致的红色三层楼房，每栋楼就像是个大家庭。

大家庭里大事小情你来我往，婚庆嫁娶其乐融融。虽说这里是新兴的城区，却保留着浓郁的乡村习俗。每到大院里谁家迎亲娶媳妇，那就是整个大院的盛大节日了。左邻右居，楼上楼下，同学好友，沾亲带故，男女老少，全体出动。

搭苫布的搭苫布，摆桌椅的摆桌椅，刷锅盆的刷锅盆，拉电线，扯灯泡，支大锅，颠大勺。扶老携幼，奔走相告：“快点啊，喝喜酒去！”人们脸上油光锃亮，心里喜气洋洋。唰唰的流水宴席，煎炒烹炸、推杯换盏，远亲近邻、至爱亲朋，从黎明到黄昏，那真是“桑柘影斜春社散，

家家扶得醉人归”。

也有糟心的时候，谁家有个灾有个病业，大伙都跟着着急上火。苏菲奶奶气管不好，咳嗽好几天了，我妈和冯老三妈商量，送点实惠的。准备两家合钱，买一斤蛋糕，明儿一早送去。

买蛋糕，这革命的重担，历史性地落在我和冯老三肩上。下午体育课，我俩告假缺席了班级足球联赛，直奔第二合社而去。第二合作社，是被红色楼群包围的一个矮趴趴丁字楼，后身是松陵机械厂第二子弟小学，可能是清一色的年轻女营业员，也叫三八合作社，营业员颜值高、服务好。

我俩从北门进了第二合社，穿过熙熙攘攘的顾客，直奔南门的烟酒糖茶糕点柜台，还差几步远到柜台前，立刻放慢脚步，屏住呼吸，那味儿太正了，不是，不能说味儿太正了，应该说，味儿太香了。那是任何人工的香料，都无法比拟的混合香型，有酿酒的醇香、红糖的幽香、饼干的糊香，还有茶点的清香，甚至那一摞黄色包装纸，也肆无忌惮地带着淡淡的草香。

打酱油，似乎是那个时候每家每户日常规定动作，也是每个孩子的课外必修。冯老三每天拎个黑黢黢瓶子打酱油，晃晃荡荡，溜溜达达，点卯似的先到烟酒糖茶柜台驻足逗留，看似漫不经心地浏览张望，其实在品尝沁人心脾的混合香味。

这回，不用溜边蹭味儿，这回是胡汉三回来了，荣归故里。我俩先在柜台前热热身，比比画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透过破旧斑驳划出无数道子的厚玻璃柜台，隐约看见里面，五颜六色玻璃纸

的大虾酥、流光溢彩的小人酥，我俩不约而同地咽了吐沫，那大虾酥和小人酥，是孩子们的销魂双酥糖，凡是走过路过的孩子，无不被糖弹击中，经常见到为了能吃到酥糖，有的孩子撕心裂肺打滚号啕，家长死乞白赖、生拉硬拽地虐心火拼。的确，那大虾酥或者小人酥的感觉太神奇了，酥糖刚入口瞬间，像个通体溜滑的怪兽，随即卸下温柔外套，以甜蜜为饵，以糖渣为器，左冲右撞，上蹬下踹，放荡不羁，使出浑身解数，似乎要逃脱樊篱。一会儿工夫，在利齿咀嚼，红唇烈焰之中，体无完肤，灰飞烟灭。由高峡平湖大江东去，到低吟浅唱小桥流水，糖渣化作香甜的河流，慢悠悠地沁润胸腹，弥漫周身。

旁边那个烟台产的高粱饴，就不咋的啦，黏糊糊、软塌塌，糊嘴不说，你无论是高粱饴还是高粱台，是糖就得甜哪，干脆没有一点甜味儿，还不如橘子瓣水果糖实惠呢。颜值高的营业员也有不耐烦的时候，我俩评头品足，说三道四，谈兴正酣，营业员抽冷子来一句，“小孩儿，买不买？不买，别老趴这疙瘩，玻璃板压塌啦。”一句话把冯老三造愣了，马上又反应过来，今天是花钱买蛋糕来了，今非昔比呀！立刻不让钱了，跟谁俩呢这是？他把八毛二分钱掏出来，啪，拍在玻璃柜台上：“谁稀罕来咋的。”把营业员呛得喂喂喂的。

我俩得理不让人，语不惊人死不休，尖锐指出，古巴糖是不捂了，闻着有点哈喇味儿；绿豆糕太爱掉渣，是绿豆磨的太粗啦；五仁月饼字儿不清楚，肯定是模子原因等质量问题。颜值高的营

营业员急不得恼不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恰好一个老头，拿个掉碴的搪瓷缸，打完二两白酒，滋溜喝一口走了。我们也不准备深入批评了，就坡下驴，对营业员说“蛋糕，来一斤”，很随意地用食指点一下蛋糕箱，似乎懒得吃了似的。

我心里明白，久违了，亲爱的蛋糕。两年半之前重感冒，蛋糕和舌尖上的味蕾最后一次亲密接触，让我记忆犹新。蛋糕，在冯老三的记忆里，可能压根就是空白，对，绝对空白，白纸一张，都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啦。但冯老三吹胡子瞪眼睛，满嘴吐沫星子喊口号，信誓旦旦说，不但吃过蛋糕，还吃过炉果、沙琪玛、京八件、核桃酥。我越听越不信，肯定是瞎掰，质问“核桃酥怎么吃？”他比画一下手说：“往嘴里吃呗。”我一听就知道他撒谎，高档点心哪能一把抓呀，必须是一只手，拇指和食指轻轻掐着，慢慢往嘴里搁，另一只手像小元宝似的底下接着，把掉的渣仰脖扔进嗓子眼儿。估计，他也就吃过动物饼干，在那嘎达瞎唬呢。

算了，整不出个子午卯酉，不跟老三计较了，买蛋糕吧。“来，一斤蛋糕。”老三在厚玻璃柜台上，推过去半斤粮票八角二分钱。一斤蛋糕，正正好好称十二块，还零一小丫，营业员麻利地把蛋糕码成三层，每层四块，用一大张包装纸把蛋糕包成方正的点心包，上面压个明信片大小薄纸片，纸片上是水印木刻彩图，用牛皮纸绳两横两竖打个十字花，留出个能拎着的活扣，随后把牛皮纸绳拧个小疙瘩，一使劲拖折了，把拧着纸绳劲儿转动的一包蛋糕轻轻地摆到你面前，营业员不光颜值高，业务也娴熟，像是专业技能表演。

在包装蛋糕之前，曾有一个细节，一斤蛋糕不是十二块零一个小丫吗，包起来显得不平整。当时，营业员拿竹夹子夹起小丫，伸到我俩眼前，意思是，多一个小零头，不如你俩直接吃了进肚，我侧眼一看，冯老三眼睛都直了，他看着油汪汪、黄澄澄、金灿灿、松软可口的蛋糕，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估计嗓子眼以下，通道匝口畅通无阻。他一眼瞥见我表情严肃、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赶紧关闭通道匝口，慢慢合上了嘴，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营业员把小丫蛋糕和十二块蛋糕一块儿包好，交给我们，我一副恩赐的嘴脸，努努嘴，拎着吧，三儿满心欢喜拎着沁满油的蛋糕纸包，蛋糕包瞬间被浸油点缀成乱云飞渡彩云追月图。我紧跟在后边，看那浸油的蛋糕包，越看越像一幅写意水墨丹青。

拎着油汪汪的蛋糕招摇过市，是一件体面和值得炫耀的事，我俩兴致勃勃地边走边唠，七百年谷子八百年糠，夏商周秦，赵钱孙李，信马由缰，想啥说啥，就是个开心快乐。绕了几个圈，走了很远路，也没有偶遇几个同学，略微寂落。失望之际，不知不觉来到了学校的大墙外，这里离家一步之遥，三儿没有回家的意思，新的话茬又太过乏味苍白，我注意到他的肢体语言，那眼神我太熟悉了，贪婪的目光明确无误地暗示，尝尝吧，就那一小丫蛋糕。我了解冯老三，甚至比对自己都了解，要不让他尝一口，他能缠着你走到后半夜。

思忖片刻，心想，反正也就一小丫儿，再说了，蛋糕纸包实在是鼓鼓囊囊不好看。我同意了，打开蛋糕纸包之后，把一小丫蛋糕

给分了，我知道，冯老三这家伙，吃东西老狼虎了。有一次，买个三分钱冰棍，让他尝一口，血盆大口一张，饿虎扑食，几乎让冰棍全军覆没，手指头躲得不快，都咬秃噜皮了。这一小丫蛋糕，他吞了一大口，给我剩一小指甲大小。吃完之后，擦一把嘴角的屑，舔一下手指的油，准备重新包好。

可一比量，我俩傻了，按原样，已经无论如何也包不上了。三番两次，就是包不回原型，不是这鼓，就是那不平，原来方正的蛋糕包，让我俩手忙脚乱一鼓捣，成了裹着一堆石头的包袱皮。几经周折，决定，我一个人最后包一次，整啥样是啥样吧，可就在纸包散开的那一刹那，一只手，一只瘦骨嶙峋，常年不洗，黑乎乎的手，像个魔爪似的，从天而降，在我头顶上一晃，三个黑手指，抓钩机似的叼起一块金黄松软的蛋糕，等我反应过来回头看，冯老三紧闭油光锃亮的嘴唇，喉头节上下蠕动一下，一直眼，咽了。我目瞪口呆，歇斯底里似的咆哮：“冯老三，你疯了！”

少了一块蛋糕，整个蛋糕纸包，像倒塌一角的房子，破败不堪、风雨飘摇，冯老三蹲在地上，脑袋几乎塞进裤裆，我仰脸朝天，欲哭无泪，不知道该如何收场。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突然，冯老三站起身来，抻抻衣襟，挽挽袖子，挺胸昂首，洪常青英勇就义似的，来到放置蛋糕包的树墩旁，双管齐下，一手捏两个蛋糕，先咬一口，然后，上下左右仔细端详一番，潜台词是：“就你呀，蛋糕，让你彻底认识我，认识我冯老三。”随后，直接塞进嗓子眼，喉咙里嘟嘟囔囔挤出声音说：“要死要活扁朝上，吃完再说。”冯老三让我猝不及

防，我一个箭步冲过去。还能怎么办？制止不了，只能同流合污啦。再客气，光剩纸了，赶紧上手吧。

狼吞虎咽，油腻腻的一斤蛋糕，被我俩风卷残云地消灭掉了，直噎得眼珠外凸，直打饱嗝，赶紧跑到学校楼下的自来水管，歪脖灌了一肚子凉水。随后打扫战场，把渣舔干净，包装纸团成团，一脚踢飞，拍拍手，抬腿走人。

漫步校园，穿过操场，来到旁边辽航院里老厂区。两根大烟筒下边，是一排排厂房，房顶为了采光方便，设计成朝天的楼梯造型，两个梯窗之间，有一大块空地。这地方是我俩的“根据地”，谁也不知道。打完群架没地方躲了就上房，在房顶仰望北斗，忧国忧民，考虑世界上三分之二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有前儿，思虑过度，我俩偶尔违反纪律，侵占群众一针一线，在房顶掏掏家雀窝，逮几个家雀，糊上稀泥，拢上火堆烤，直到把湿乎乎的泥烤硬了，烤干了，掰开泥壳之后，麻雀毛随着泥坨溜干二净，香喷喷的雀肉，都是一丝一丝的瘦肉，老改馋了。

这次，夜色之中战略转移，心情复杂。上房之后，皓月当空，万籁俱寂。静坐无语，无声胜有声，真是无言的结局。回家已经是三星高照的下半夜了，没人找我们，后来听说两家人连夜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八角二买蛋糕，这俩小子，还不至于携款潜逃。

三儿和我这次竟然都没挨打，据说是苏菲奶奶求的情，老太太不怎么知道了，忍着咳嗽，上完二楼上三楼，登门两家，千叮咛万嘱咐，“不能打孩子，蛋糕就当我家老太太吃了，打孩子就是不给我面子。”

难兄难弟，同病相怜。我俩豁牙子啃西瓜，谁也没埋怨谁。冯老三经常跟我诉苦，他说，他家人口多，有时放学回家一看，锅里清汤寡水，肚里没着没落，那挨饿的滋味，真是心里发慌腿打摆。所以，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三儿妈在窗户喊他回家吃饭，他立刻飞驰而回。有一次看电影《地道战》，演到假武工队进入高家庄，探听地道虚实，假武工队咬一口窝头，咬一口咸鸭蛋说：“到时候，看我的眼色行事。”可冯老三没看眼色，也没看剧情，光顾看咸鸭蛋了，馋得口水直流。那时老百姓吃个咸鸭蛋，顶多用筷子抠两下，一个咸鸭蛋，都够冯爷喝一个礼拜酒啦，电影演完，观众散了，冯老三冲着脖子，往银幕底下捋摸一圈，看看，那里是不能剩个咸鸭蛋啥的。

冯老三略微有点拔顶，发际线挺高，显得少年老成，笔挺的尖鼻子，鼻翼一圈浅浅的雀斑，呈伞状分布，就像谁抓一把熟透的臭李子，撒在鼻梁上染了色，没洗干净似的。冯老三笑起来，鼻翼的雀斑由点连线，像盛开的九月菊，给人一丝狡黠和滑稽的感觉。他那祖传的雀斑，是冯氏家族的标志性符号，冯爷家老少三辈，每个人鼻梁都有深浅不一的雀斑，彰显出冯氏家族强大的遗传基因。说来奇怪，最近这几年，人们隐约在冯大妈的鼻梁上也发现了雀斑，也有说那不是雀斑，那是更年期的蝴蝶斑。

冯老三和我属于互补型的，人们说，这俩小子一副架，是被窝里放屁，能文（闻）能武（捂）。老三学习看书不求甚解，特喇忽。课堂上，他把“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念成“一轮红日从东方再再升起”，把“哪吒闹海”说成“那托闹海”，更可气的是，眼瞅

着“德国的巴伐利亚”，嘴里说的是“日本的八格牙路”。我属于那种死抠数理化的书呆子，试图将来走遍天下都不怕，其实哪也没去上，一直都没离开三台子老窝。冯老三文科不行，但武的不差。足篮排球音美田径赛都行，而且精通各种儿童游戏，就是玩儿起来太黏糊，有点赖，不管玩什么游戏，不赢不罢休。当时的游戏，是天然绿色无污染，原生态接地气的。比如，轱辘圈，游戏者手持一个铁钩子，一般都是使用家里的炉钩子改造，铁钩子末梢像是“L”“V”字母连起来，箍住一个圆铁圈，这样，一个铁钩子加一个圆铁圈，就是一个游戏项目，随便在马路上轱辘圈狂蹿劲跑，就像扬鞭催马送粮忙，既比赛速度，又较量技巧。一顿乱跑，能造得满脑瓜子大汗淋漓，可问题是，冯老三赢了便罢，要是冯老三不赢，对不起，必须加时赛。否则，你家那做饭的炉钩子，是断然拿不回去的，拿不回去，你家里就没法生火做饭。

拉皮狗是秋天的故事。一阵阵秋风吹过，高大的青杨，哗啦啦把叶子抖落下来，金黄色的树叶铺满学校内外，同学们趟着地毯似的树叶，寻觅粗壮挺括的树叶梗，然后，开始拉皮狗竞赛。拉皮狗是技术含量等级不高的游戏，规则简单，用树叶的梗秆，折叠之后，双方对拉，树梗断了一方为输。刚开始玩的草莽时期，随便从地上捡起树叶，就一比输赢。后来，一些有心人，为了保持树梗的韧性和耐力，用各种工艺方法加工，有碱水泡，有盐水浸，还有的放在棉乌拉鞋里沤，拿臭脚丫熏，也有挖坑埋起来，过几天再挖出来的。一到下课，每人一兜子树梗，掏出来就比，千方百计把对方拉折。

冯老三是从来不做战前准备，一玩起来就输，可是输完之后，不依不饶，非得跟你玩到底，你走哪他跟到哪，黏黏糊糊磨磨叽叽，你上厕所他跟到茅房，你吃饭他跟到饭桌。

有一次，因为拉皮狗，把这位惹到家里来了，他哼哼唧唧跟在后边磨叽，再玩几把呗！自知理屈词穷，蚊子似的动静带着哭腔，嗡嗡唧唧没完没了，那声音由小到大，由弱渐强，问题是他的鼻涕，也不擤，踢了秃噜都快过河了，一会儿一抽搭，一会儿一抽搭。

那天家里是白菜汤发糕一锅出。铁锅下边宽汤炖白菜，上边是用工厂边角废料，铆钉铆的铝盖帘，盖帘上铺着口罩布屉布，稀糊糊的苞米面往屉布上一摊，稀苞米面里不但掺了白面，还放几滴化好的糖精水。白菜汤烧几开，发糕就熟了，用菜刀尖划出菱形，往盆里一扣，就是丰盛的晚餐。

冯老三进屋时候，热腾腾的发糕刚扣过来，掰一块就给他尝尝，可推推搡搡半天，他说啥也不要，把黑手还背过去，不要就不要吧。一会儿又把黑手伸出来，点评餐饮质量，他鼻涕抽抽搭搭的，一会儿说闻着发糕碱大，一会儿说菜汤口重了吧，一会儿催我吃点得了呗，赶紧拉皮狗去！给我气的，“出去等我得了，你不热呀？”冯老三一抽鼻涕，“我没事，不嫌热。”全家这菜汤喝的，鼻子现场伴奏就没停过。我连忙吃完饭，拉他一块儿出去，临出门，他讨好地回头来一句“我妈说蒸发糕碱大不酸”，我推他一把，“别装大明白了，鼻涕拉瞎知道啥呀？”晚上回家，挨顿臭损，“告诉你多少遍了，人家吃饭别去串门，咱家吃饭也别招人来做客。另外，你把那拉皮狗

忌了吧。”

每到雨季，是男孩子们摔泥娃娃狂欢季。室外，或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或轻风吹拂细雨迷离，雨点就是通知，雨声就是命令。家属楼走廊缓步台，一群男孩子交头接耳瓮声瓮气，推推搡搡挤挤擦擦。楼梯上，挂的破旧自行车架子，擦着纸箱子柳条筐，堆着漏铁锅裂铝盆，杳儿犄角戳着咸菜缸，就在这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也没耽误孩子们吆五喝六一赌输赢。

摔泥娃娃，离不开重要的游戏材料，泥，泥土的泥。当时社会上，满世界的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还有“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管你是工厂学校居民家属，都得挖壕沟，说是人防工程，到时候打起核大战都得往洞里钻。

挖壕沟那场面老壮观了，全国上下，全民动员，不亚于现在房地产开发盖高楼。不同的是，那时候是往地底下使劲，相当于反着盖高楼，先挖老深的宽壕沟，壕沟里砌上好几层砖墙，然后，搅拌水泥哗哗往里浇灌，养生晾干，上边再盖上预制板，敷面填上土，据说美帝苏修的飞机都侦察不着。

每家每户乘着挖防空壕的东风，都挖菜窖，有方型的、有圆形的，有的菜窖口就盖个麻袋片，半夜三更不小心，经常有人掉进去。走着走着，人没了，一会儿，自个儿顺着梯子从菜窖口爬出来。有的菜窖像地道战似的，都连通了，户户通，村村通。冬天，菜窖里能码半马车白菜，埋土里几麻袋萝卜，一个冬天的蔬菜就够了。下雪了，菜窖里暖乎乎的，点上洋蜡烛，可以在里边打扑克。那个时

候，家里没个菜窖，相当于现在没有轿车，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怕人笑话。

因为是大兴土木的年代，新挖出来的黄土到处都是，孩子们到防空壕里，每个人泥头拐杖抱一坨黄泥，在走廊缓步台，噼噼啪啪一顿乱摔，主要是先把泥醒开，有点像和面，把黄泥摔打柔软，像个酱块子一样，摆好备用。

这时候，比赛可以开始了，参赛者分别从自己的泥坨子里，取一小块剂子，双手拇指在里侧，四指在外边，顺时针反复捏，有时，为了润滑，还要加点水，赶上急了，直接吐唾沫，哪有工夫跑自来水管那边去，直到捏成烟灰缸形的一个泥碗。只听裁判一声令下，参赛选手胳膊抡圆了，高举泥碗到头顶，伴着一声呐喊，“嘿”，泥碗挟着风带着劲儿，裹着巨大的空气压力，顺势而下，扣落在水泥地上，“哐”一声，泥碗底部四分五裂，瞬间迸裂出不规则的裂口，泥点子崩在旧车架、坏竹筐、破铁锅上，到处都是，白墙棚顶，墨梅片片，脸上衣袖，泥点斑斑，没人不在乎这些，都盯着自己摔出泥碗裂口大小。游戏规则是，按照对方刚才摔破泥碗裂口的大小，用自己的泥给补上，把对方的那坨泥全部赢走，是为胜利。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儿童游戏，“摔泥娃娃”。

胜利者把赢来的泥，也就是战利品运回家里，在家里做成泥火车、泥汽车、泥轮船、泥枪械和各种你能想象出来的泥玩具。亲兄弟，明算账，家里床底下，楚河汉界、泾渭分明，哥哥不能擅自进入弟弟的军械仓库，弟弟的战舰也不许侵犯哥哥的十二海里领海权。

冯老三在大院里行走江湖，以黏著称、以赖闻名。有一次，摔泥娃娃大赛，老三弹尽粮绝，一大坨泥都输了，被踢出局，只能袖手观战。楼外，水天一色大雨倾盆，楼内，老三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就在人们聚精会神一决雌雄的时候，冯老三困兽犹斗，楼上楼下一顿乱窜，在楼梯拐角，找到一堆黄土。黄土是打煤坯用的，一般是和细煤面子掺和一起，一比三或一比四，这样煤坯打出来经烧。冯老三回头一看没人注意，把裤子下边的风纪扣解开，一阵小河流水哗啦啦。

一会儿，冯老三裤子笼门微敞，晃荡过来，“窟窿！”石破天惊，一个刚刚出炉，冒着热气的泥娃娃，从拥挤的脑袋缝中穿过，扣在大家眼前，人们面面相觑，不对呀？刚才他不是输干了吗，有人隐约感觉味道有点冲，“尿？尿！冯老三撒尿和泥！”撒尿和泥，人神共愤，人们呼啦一下揭竿而起，在一片乱哄哄的声讨中决定，永远开除泥界。冯老三没咋在乎，嘿嘿两声讪笑，鼻翼上的雀斑雏菊似的狡黠一闪，说了一句气死人不偿命的话，“我这泥娃娃是有点骚味，可是，这是我亲生的呀！”多少年以后，人们唠起这事儿，都能笑出鼻涕泡来。

“西伯利亚”的寒冬

“西伯利亚”在哪儿？得了，别费劲巴力查看俄罗斯地图了，“西伯利亚”在三台子。从三台子，跨过西大道，往北，再往北，是人迹罕至的大片沼泽湿地和荒凉草甸，三台子土著居民，昵称这里为西伯利亚。沧海桑田，世事变迁，陈年记忆已渐渐湮灭，这里现在是一望无际楼的海洋。

唐朝有个叫柳宗元的诗人，顺口一溜，“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很明显，这不是表扬三台子这个“西伯利亚”的，冯老三不同意，他愣说，是。就是，咋的！想想，妥协了，就这么着吧，还是挺沾边的。别硬跟他犟，他没说“床前明月光”是写三台子就不错了。当年，要是把山西的柳宗元，整到三台子西伯利亚来，冻得鼻涕拉瞎胖头肿脸的，也许真会这么写，三台鸟飞绝，万径人踪

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三台子人们心目中，西伯利亚就是孤独寂寞加寒冷的意思，八九不离十吧。

西伯利亚荒无人烟贼啦冷，一条马路之隔的三台子温润如春挺暖和，冰火两重天。北风烟雪过后，三台子居民大院里，耸立的灌木玉树琼花，低矮的围栏晶莹剔透。红楼映衬着白雪，每座楼房都像中世纪欧洲童话的城堡。

那些俄罗斯风格的尖顶房檐红砖楼房，在白雪皑皑之中，颜色温馨和谐，搭配合理饱满。那红楼的颜色，不是紫红不是朱红，不是深红不是浅红，不耀眼也不刺眼，是让人安宁平静的陈旧老红。现在，那砖，那土，那泥，那坯，似乎绝迹了。那白雪的颜色，不是纯白不是洁白，不是灰白不是惨白，不晃眼也不显眼，是让人喜悦欢愉的天然蓝白。现在，那天，那地，那山，那水，已经罕见了。

小时候，漫长的冬天似乎总是在下雪，下着厚厚的雪，大雪，经常把楼栋门堵得严严实实，有时，必须楼口里的几个人，齐心协力，一二三，才能把门推出一道窄缝，人们蹚着没膝的积雪出行。军工厂的子弟，跟他们的父辈一样，有良好的军事素质，下雪就是集结令，马上组成建制的连排班，铲除通往学校马路两旁厚厚的积雪。一个上午，大马路边新添了城墙般的冰墙雪壁，小甬道有了拐弯抹角的晶莹迷宫。孩子们撒着欢儿喊着号儿，手舞足蹈欢天喜地，像一股股跳跃的浪花，汇成欢乐的海洋。打雪仗、堆雪人，雪弹横飞、雪雾弥漫。喧哗打闹、欢声笑语、追逐嬉戏、山呼海啸。

晌午，太阳出来了，学校红楼顶上，白色棉絮似的雪，悄悄融

化了，顺着房檐，滴答滴答落下水珠，水雾顺着气窗，飘洒在同学们脸上。黄昏，水珠慢慢变成了水柱，又冻成了一排排冰溜。自习课，同学们有的昏昏欲睡，有的心不在焉，还有的东张西望，冯老三精神抖擞，他构思好了雪战攻城方案，托着下巴，仰颌掉馅饼似的，盯着黑板上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默默读秒。企盼旁边墙上的电铃，立刻震动起来，那就可以一个箭步冲出教室。苏菲的黄书包刚绣了“风华正茂”四个红绒字，她把揣进去的猴皮筋又一次翻腾出来了，那散发着胶皮味儿的猴皮筋弹力十足，这是新发的橡胶劳保手套绞的，她心里默默哼唱着，冬天到，天冷了，窗上结满窗花，有的像珊瑚，有的像树杈，有的像大山，有的像宝塔……

雪化了，冻成了冰，大院里低洼的地和排水管子流下来的水汇成一堆一块天然的冰场，冯老三嫌斑秃似的冰场东一嘎达西一块不得玩，挨家挨户发动人工浇冰，不少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争先恐后，端着家里的黄铜盆、白铝盆、鸳鸯戏水搪瓷盆，院子里，很快浇出来一个小小的冰场，没等欢呼雀跃和阵阵呐喊声停止，冰场马上沟满壕平，人满为患，有的找个冰坡打出溜滑，有的挥鞭抽冰尜，嬉笑着，打闹着，尽情放肆，狂奔吼叫，把童年纯真的天性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每到冬天，松陵机械厂工会就浇制一个规范的大型冰场，地址在松陵体育场南墙里边，靠母子室和单身宿舍那撇儿。那可不是端几盆水或者接根水管子浇的，那是两台红解放消防车，连续几个下

半夜加班加点的成果。松陵冰场有足球场大小，长方形，四圈是半人高的雪垛，雪垛上插着铸铁的旗杆，上面飘着猎猎迎风的彩旗，旗杆一长一个，用厂里废旧的橡胶传送带拴着旗杆圈成围挡。冰面干净整洁一尘不染，早晨映衬碧空如洗的淡蓝，傍晚反射晚霞如画的橘黄。在这里驻足，仿佛时空交错，让人进入王蒙小说《青春万岁》的情境，在洋溢梦想的青春年华，编织最新最美的图画。

欢快动感的开场音乐，打破了遐思。高音喇叭宣布规则要求后，充满优越自豪感的松陵机械厂职工，在里三层外三层围观人群艳羡的目光中，像气宇轩昂的贵族，把象征身份地位的军工厂蓝皮通行证抵押给管理员，免费租到一双崭新的冰鞋，随后，进入冰上世界自由翱翔。

冰场浇灌成功之日，就是苏菲露脸扬名之时。苏菲打刚上小学开始，就在市里少年宫冰上训练基地培训，曾参加过几次比赛还得了奖，她不光会冰剑、花样冰刀，甚至连冰球的三面拳四面脚也略知一二。

冰场上，苏菲头顶红绒球滑雪帽，帽耳两根缨穗随风飘逸，脚踏深棕色冰皮鞋，鞋下的花样冰刀寒光闪烁，一身国际蓝运动装紧身合体。紧身合体？冯老三和我四目相对，双方眼神搭在高压线上似的，啪啪闪着火花，冯老三鼻翼上雀斑一阵抽搐，我脸红心跳，心猿意马，像偷窥女澡堂子被抓了大现，假装鞋带开了，若无其事低头鼓捣。小心脏一阵狂跳，头一回看见苏菲凹凸有致的身材，纳闷了我就，原来瘦弱像根甜秆似的，怎么说胖就胖了呀？上身还鼓

鼓溜溜颤颤巍巍的。直到冯老三使劲拉我，“咋的啦，嘎哈呢”。我才直腰，鞋带系好几个来回了，有一边系个死疙瘩，打不开了。

冰场上，苏菲就像是精灵，如入无人之境，飞快穿梭。分明就是贴着冰面的雨燕，随心所欲忘乎所以。我和冯老三，掉老价了，像俩刚进城的傻小子，直勾勾地呆若木鸡，东张西望找不着北了。苏菲风驰电掣掠过，留下来一句，“快下来呀！”想起来了，我俩是滑冰来了，扯不。我和冯老三穿上冰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预备场地站住脚，两个醉汉似的，互相搀扶连滚带爬。幸亏，冯老三妈给他絮的厚棉袄棉裤经摔，我就惨了，本来想嘚瑟，在苏菲面前显摆一下玫瑰红的秋衣秋裤，结果，秋衣秋裤太薄，波棱盖儿摔得紫拉毫青，腮帮子也冻成了波棱盖儿一样色的紫茄子了。

在围挡里用冰鞋滑冰，不是我们的长项，窄巴的松陵冰场也不是我们的主场。我和冯老三丢盔卸甲，狼狈不堪，逃离出松陵冰场，男子汉大豆腐，岂能受小女子胯下之辱，在体育场东侧第五根电线杆下，我俩击掌盟誓，明天到西伯利亚滑冰。盛京，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圣地，西伯利亚才是我们驰骋的天地。

第二天，三台子黎明静悄悄，这是星期四，也是松陵机械厂的休息日。我和冯老三，背着冰车，挟着冰钎，全副武装，奔赴西伯利亚滑冰。上了西大道才知道，敢情不光我俩去滑冰，老鼻子同学往那儿赶呢！往常车稀人少的西大道，似乎比平时的人多起来。

晨曦中，一彪人马引吭高歌，“心如铁，嘹，志如钢，嘹，咱十八个伤病员要成为十八棵青松”，他们打着节拍，边走边唱，咦？

这是松陵一中演《沙家浜》的同学呀。后边缕缕行行还有几个同学眼熟，有松陵四校跳革命历史歌曲舞蹈的，他们演出时脑袋蒙个白手巾，腰扎武装带，别个盒子枪，脸上画得红关公似的。还有二校演地道战时，尖声喊“不准放空枪”那个女生。哎，怎么这小子也来了，松陵教育处《智取威虎山》那个小炉匠，脑袋上一绺羊毛卷，像一坨鸡屁股似的，不光脑袋像鸡屁股，五短身材加个小脑袋，整个一坨行走的鸡屁股，问题是他平时不正经说话，总是叽叽歪歪一股鸡粪味，特爱撩闲捅猫蛋，同学们管这家伙叫臭鸡屎。

西伯利亚是地处沈阳北部，蒲河岸边的一片沼泽地，地势低洼，长满了茂密的芦苇蒿草，沟沟岔岔盘根错节，明河暗渠险象环生，春夏秋三季，没人敢涉足。只有到了冬天，万物萧条一片洁白，大地露出了本来面目，才吸引了大批孩子滑冰嬉戏。西伯利亚一眼望不到边，百十号人进去，就像一锅粥里撒一勺黑芝麻，只能看见几个小黑点。西伯利亚最北侧，有一条宽阔绵长的冰面，估计夏天是一条大河，这就是我和冯老三击掌盟誓，野地滑冰，驰骋天地的冰场。

野地滑冰跟冰场滑冰，基本是两个路子，有本质的不同，严格说，除了都是冰上运动以外，方法、风格、特点却大相径庭。野地滑冰是人蹲着踩在冰车上，冰车很小，只有一本杂志大，就能容纳两个脚，冰车离地一巴掌高，冰车底部有粗铁丝或角铁接触冰面，滑行者持两根长铁钎子，铁钎子不但三点一线稳定支撑，而且是从腋下斜插冰面，起推进器的作用，人们赋予这种改进版运动器械一个野性十足

的名字，“单腿驴”。

单腿驴制作工艺简单，杂志大小的木板要钉得结结实实，木板底下一个横撑，横撑下边固定一个三角铁。有条件的直接上开刃的冰刀，没条件的钉根儿粗铁丝，再不济的，八号线也可以，实在不行了，白板木棱，反正在冰上磨一磨就滑溜了。冰钎子是两根一米多长的钢筋，一头砂轮打磨砂纸抛光，一头槌弯成耳朵形，便于掌握。没有一副好钢筋钎子绝对影响速度，也有把炉钩子掰直了代替的，但一个是不得劲，再一个是炉钩子掰巴几回就折了。

单腿驴底部粗铁丝接触冰面，着力点少，仅仅就是一根线，很难掌控平衡，稍微不慎就容易失控，初学乍练，人车分离东倒西歪是常有的事。一旦熟练了，就会人车一体，物我两忘，单腿驴冰车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粘在你的脚下，可以随心所欲花样百出。冯老三真是杰出的单腿驴天才，蹬上单腿驴，蹭蹭两钎子，能让冰车如离弦之箭，飞出百米开外。他还能直立在单腿驴上太空行走，最拿手的是急速大回环，快速冲刺瞬间停车，然后一百八十度挑头，再就是，他能滑着单腿驴直接上下楼梯台阶，一般的沟沟坎坎就不在话下了。

只要冯老三进了西伯利亚冰场，那就是顶风的旗，逆水的鱼，十八的姑娘，大叫驴，特欢实。别看人家在松陵冰场，跟头把式离了歪斜的，在西伯利亚野冰场，社会各界公认，冯老三单腿驴技巧精美绝伦，简直是登峰造极。有人评价，苏菲是松陵冰场上看得见的精灵，冯老三就是西伯利亚旷野无形的魂。这要是咱张家口早几

年申办冬奥，再增加个单腿驴花样滑冰项目，没准冯老三还真能为国争光呢。

野冰场地形险恶，环境复杂，树根草棵，石头土咯到处都是。更危险的是，空旷荒野，三教九流初学乍练参差不齐，很容易发生肢体冲突，加上有臭鸡屎之类人物掺杂其中挑拨离间，每个人的冰钎子，其实就是两把鸳鸯剑，人多生事，老炮们血溅冰场的事时有发生。冯老三不但有高超的滑冰技巧，还有驾驭野冰场紧张气氛的艺术，能缓解各种危机，甚至消灭事故于萌芽之中。他闪现在哪里，哪里都欢声笑语一片，甚至人们放下冰钎子，给他鼓掌。冯老三最希望能让苏菲亲临现场一睹风采，私底下念叨圈拢好几回，苏菲不爱去荒郊野外，斩钉截铁回了三个字，“不可能”。

人都有与生俱来的野性，可能是进化过程中的残留基因。冯老三一到西伯利亚，满血复活野性十足，他把棉袄一脱，露出飞边的破线衣，熊掌似的棉手闷子往屁股蛋一系，“呸呸”往手心吐口吐沫，嗖的一声滑向远处，然后瞬间停住，挑战的语气回头问：“还有谁？”那意思是，还有谁敢比试？臭鸡屎不知深浅，油光锃亮大袄袖子蹭一下鼻涕，“我来也”，没等喊开始，就抢跑冲出去了，冯老三歘歘两钎子，给他尬得老远了，臭鸡屎一着急，摔得连滚带爬。小样，还我来也呢，这回鸡屈屈了。

冯老三在西伯利亚，威震野冰场，他感觉自己就是荡平关东的薛平贵、驰骋草原的铁木真、踏马雪野的皇太极，他大喊大叫，放声高歌，仿佛天地无边，这条西伯利亚冰川能滑到内蒙古、长白山、

兴安岭，能滑到乌兰巴托、莫斯科。那种烈马嘶鸣，奋力扬蹄的感觉太好了，就像骑大马跨洋刀，呱呱唧唧使劲蹿。

一天晚上，月色皎洁，天上的星星很低，好像伸手就能够着，月亮像个青花瓷盘，上面有影影绰绰的山水人物，一直在头顶晃，地下，通明瓦亮，都能看见一根针。我俩谁也没吱声，默默地走，月亮走我也走。走到学校围墙外边的树墩旁，冯老三停住了，表情凝重地盯着我说：“我可说了呀，要保守秘密。”

这事儿，往大了说，千秋万代，往小了说，还真没法往小了说，不是小事呀。那天，冯老三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正在他表演一百八十度大回环的时候，突然胯下一热，一股洪流喷薄而出，瞬间梨花盛开，雨露滋润，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冯呈呈同学，经历了人生历史上的陈桥兵变，从禁军统领到黄袍加身，由一小屁孩儿跨界转型，成为真正的男子汉。看来，男孩子也有秘不示人的隐私。

冯老三不光在冰场上风光无限，各种球类和田径项目无师自通，足球的十二码、篮球的定点投、排球网前扣杀、乒乓球的反手弧旋，都得心应手，被同学们奉为球场奇才。每年的运动会上更是大出风头，大显身手，一度成为女同学目光追逐的焦点。

但就是有一点让人看不上，特不谦虚，一到运动会，打了兴奋剂似的，不知道怎么嗨瑟了。这边刚喊完“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通过主席台检阅，他磨身就从运动员队伍里跑回来了，好像热得不行不行了似的，非把外套脱下来，塞给苏菲，说替他看着点，一会儿来取。你说，一个飞边儿的破线衣，谁稀罕捡咋的。

男子一百米检录开始了，老师让我写个广播稿，说给冯呈呈加油，这事对我来说，小菜一碟，一会儿工夫就划拉完了，稿子送去就播了。开头四句定场诗，合辙押韵的，“运动场上红旗飘，敲锣打鼓真热闹，友谊第一要牢记，比赛第二忘不了哇忘不了。”中间也用了不少硬词儿，最后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为了明天更美好！”这篇文章，那是文采飞扬，前呼后应。

这边广播声音还没落地呢，冯老三又回来了，这回是后背的别针掉了，气喘吁吁跑过来，非让苏菲给别上，临走还忙忙叨叨说，放心，破纪录啥的。你说你个冯老三，一天天地跟我俩形影不离，你说我给你别上能咋的，能给你针刺麻醉扎过去呀？

老三回到起跑线，老师举着发令枪，喊各就各位，不知道是口齿不清还是咋的，老师喊，各就各位喊出了“隔就歪”，后边还拉着长音儿，啪！一声枪响，冯老三如脱缰的野马，小脖梗梗着，一骑绝尘，轻松入围。跑完了，气儿还没喘匀呢，呼哧带喘回来了，让苏菲把破线衣给他披上，说是怕感冒了。披上衣服后，一边说，一边比画，说完感谢鼓励，又解释弯道超速，你说一个百米预赛，哪来的弯道哇？愁人不，一个小运动会，给自己加了这么多戏，快颠覆剧情了都。其实平时我跟冯老三，也是亲哥热弟有谦有让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看他嘚瑟就来气，只要苏菲在场，友谊的长城立马坍塌，交情的堰塞瞬间溃坝。

说一千道一万，我跟冯老三，还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铁哥们儿。我俩学校内外制订了一整套黑话，就像地下党接头。其实都是流行

的电影台词，下课，我俩回教室，进门之前，警惕地四目相对，他举起右拳小声说“消灭法西斯”，我环顾四周，“自由属于人民”。这是阿尔巴尼亚《宁死不屈》的电影台词，我俩的意思是这节课不用听，自由了，因为这个工宣队师傅的历史课连他自己都糊涂。有时课间，我懒洋洋地说“面包会有的”，他说“牛奶会有的”，那是饿了，肚子咕咕作响，拿《列宁在一九一八》的台词儿，当解饿舒心丸呢！还有一次正在考试，他在后边突兀地拉长声，“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上……”我马上明白后边的话，看在党国的分上拉兄弟一把呀，《南征北战》李军长求援呢，小字条立刻递过去。还有的时候，传字条不方便了，他阴阳怪气，来一句《地道战》的词儿，各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那是老师盯着呢，赶紧想别的办法。在踢足球的时候，他经常摆手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他这是学《英雄儿女》的王成为了胜利向他开炮，就是给他传球！

童年，美好的时光，我和冯老三无忧无虑挥霍掉了。苏菲经常开心地看我们，看我们玩闹、掐架、调侃。有时在耀眼的阳光下，她躲在斑驳的树荫里，抿着嘴，眯着眼，托着腮，似乎在看着我俩戏耍，其实，那焦距分明是盯着远方树梢，悄悄地吓她一激灵，问她想啥呢？她一愣神儿，笑笑说不知道。这姑娘大了，心事真让人猜不透。

苏菲随父母去三线，送她上车的时候，仿佛生离死别，我们哭得一塌糊涂。

我们也快中学毕业了，中学毕业，对我和冯老三只有一个选

项——下乡，而且必须是偏远山区。冯老三两个哥哥，大哥冯龙半工半读，进了松陵机械厂，当个龙门刨学徒工。二哥冯凤四个面向，下乡到了近郊新城子清水台，不但能吃上大米，还隔三岔五回趟家。轮到冯老三，必须去一个相对艰苦困难的农村。冯老三有胃病，从小吃不饱，饥一顿饱一顿，落下反酸水的毛病。冯大叔为了能让三儿吃饱饭，特意回到山东招远老家，找个远房亲戚办了证明，作为还乡青年，下乡到老家的一个农村，仍然享受知识青年待遇。

我在家是大头顶，别无选择。当时的宣传口号是“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既然一直都吃闲饭，上山下乡就天经地义了。摆在我面前三个选项：第一，到风沙弥漫艰难困苦的昭乌达盟，学校不少上进青年争着去，说是扛大旗，可能是扛革命大旗的意思吧，像当年奔赴延安似的，还有的写了血书，听说也有被逼无奈的。第二个选择是稍微近一点的辽中，辽中都是旱田，据说能吃饱饭，当时辽中还没归沈阳管。最后是开原，开原是山区，要攀山越岭。当时的交通状况，起个大早也得晚上天黑到。我对开原有点印象，家里铸铝饭勺把上有个商标，就这俩隶书字儿，我一直没琢磨明白，原开是什么意思呢？到了开原才明白，那是从右往左的传统排版，开原。行了，管它原开还是开原呢，就它吧！十九岁那年的一个早晨，厂里敞篷嘎斯车开了一天山路，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绿箱子和我们一帮稚气未脱的学生，扔到了开原县现开原市下肥地公社。

下乡之前，有点像国民党军队淮海大溃败，兵荒马乱散兵游勇谁也管不了谁，兵败如山倒，爹死娘嫁人。我和冯老三连个招呼都

来不及打，就各奔东西了。满三台子空气凝重悲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在下肥地安顿下来，正式进入了贫下中农的生活节奏，每天出工，早晨三点半，晚上看不见，夜晚顶着星星回来，踉踉跄跄，累得像个抽了筋的癞皮狗，恨不得直接趴在地上睡觉。身体是满负荷高强度，可大脑却常常一片空白，有充足的时间回忆过去，回忆童话般的日子，越发想念冯老三了。白天想，晚上想，几乎靠想念冯老三打发难挨的时日，有时呆呆眺望东边的大山，想山东在哪儿，在山的东边吗？山的东边就能有冯老三了，他在干什么，也像我一样吗？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天晚上我做梦，梦中烟雾缭绕，冯老三似乎抽着烟吞云吐雾，反正看不清他的脸，他还是狡黠地笑，掺了一丝羞涩，一手拎着一串扁担钩，一手捧拿着一簇毛毛狗，从空旷遥远的飞机场草甸子，飘飘缈缈放慢镜头跑过来，带着喘息的热气来到我跟前，毛毛狗往我鼻子摩挲一下，又往我脚心挠，我左躲右闪开心地狂笑，哈哈大声喊叫，冯老三你个大傻子，大笨蛋！哈哈，哈哈！你偷吃黄豆，偷吃扁担钩，有荤有素，有肥有瘦。哈哈，笑着笑着，我醒了，发现枕头湿了一大片，眼泪，凉唰唰的眼泪，焮着热乎乎的脸。青年点的窗户，糊着报纸，被风吹得呼啦啦响，夜阑人不静，我望着点点星空，一直睁眼到天亮。

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想念冯老三，是我的必修禅宗，每天放电影似的，把童年的往事，一段一段精彩回放。开始，我们也通过几封信，可是通信太折磨人，冯老三错别字太多了，都连不成句，不

会的字就画圈。都知道打腰鼓，腰鼓节奏是洞巴洞，洞巴洞，洞巴洞巴洞洞洞，你说你接到一封信，像打腰鼓节奏似的，把那个洞全画成圈了，你不得背过气去。

错别字不影响我和冯老三的感情，思念伴随我度过了农村的日子。

春节回三台子老家，冯爷和冯大叔搬走了，搬到七百多栋小红房。冯老三因为山东路途太远，车票又不好买，没回三台子。

我们家几年之后也搬家了，离开那个拐把子楼。听老邻居说，冯老三在山东老家农转非了，抽回到县里，在县皮革制品厂当工人。他干的是工厂的第一道工序，熟皮子，穿个胶皮靴子，在大池子里，把沤了几天的动物表皮收拾干净，不光是累，主要是味儿让人恶心，但挣得还挺多，慢慢也习惯了。在厂里处了个对象，女方条件挺好，父母都在县城工作，姐妹三个，她是家里老大，冯老三倒插门儿，结婚就有房子，在县城老丈人家平房边上压个偏厦，屋里条件也不错，冬暖夏凉，冬天睡炕，夏天睡床。

终于，盼到了跟冯老三见面，那是分别十几年以后，他为工厂出公差，到黑龙江催要欠款，回来路过沈阳，这个消息让人夜不能寐。我早早就到沈阳北站迎接他，那天清早，霜冷风寒，因为去得早，穿得又少，冻得人瑟瑟发抖，一想到马上见面，眼圈一阵阵潮湿，想见了面一定狠狠捶他几杵子。

列车冒着白烟，窟哧窟哧进站，又摇着钢铁臂膀慢慢吞吞离开。因为车次太早，下车的人不多，我不错眼珠，把下车的人挨个过滤一遍，人都走净了，也没看到冯老三。站台上，蒙蒙的晨雾中，剩

下零星几个人，怅然若失的我悻悻离去，一转身，看见一个背影，一个驼背蹒跚的背影，这背影是那么熟悉又是这么陌生，我判断，这是冯老三！眼泪，断线的珠子似的，哗哗流了下来，我先轻轻念叨两声“冯老三，冯老三”，继而，高喊：“冯老三，冯老三吗？”哈腰整理帆布兜子的背影直起腰，转过身来，羞涩地一咧嘴，就是他，我确定无误，就是冯老三，张开双臂拥抱过去，冯老三举起帆布兜子站在原地，局促不安地，“麻烦你，起早接我，没什么好带的，这是给你的二十斤黏豆包。”

冯老三略微胖了，显得矮了一点，鼻翼上菊花皱纹肆无忌惮地全面怒放，拔顶的头发没了，光秃秃像西伯利亚的冰场，可能因为旅途劳累，苍白的脸上透着疲惫，不停地用烟草掩饰不安。问他这么多年不回家，他有点木讷地笑笑，说那边什么也不差，经济上很宽裕，生活也美满，就是来来回回劳心费力，再说也不愿意欠人情。言谈话语中不经意聊起苏菲，冯老三眼睛一亮，脸上涌起一片红晕，像黑暗原野的萤火，很快一闪即逝，又平复下来，喃喃自语地说：“苏菲，苏菲也不知怎么样了。”

第二天，送冯老三上火车，原来以为，跟冯老三有几天几夜唠不完的话，可是见了面，更多的是沉默不语。

火车就要启动了，冯老三从车门踏板探出半个身子，叮嘱一句，苏菲回来别忘告诉他一声。望着远去的列车，我不禁鼻子一酸，一别十几年，不知道，下次再见是什么时候。心里默默地祝福，同窗老友，你好好的。



想起红楼、旧窗、和夜晚橘黄色的灯光，竟使人热泪盈眶

饱汉不知饿汉饥

三台子南部，有一座土山，掩映在红色楼群之中。与其说，土山被家属楼包围，莫不如说，压根儿就是家属楼依山而建。

土山，形状椭圆，横亘城南，有山无峰，多草少石。南北长四百多米，东西宽不足百米，山顶和三层楼比肩，严格意义说，土山不是山，应该叫土岗、土坡或者土堆更为贴切。突兀伫立在城市楼群中间的高岗，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三台子人眼里，“横看成岭侧成峰”，“相看两不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关于土山形成的来龙去脉，官方文件民间野史均无记载，只流传两个道听途说的江湖版本：一个是，当年建造皇太极陵寝时，因为深拓地宫，多余土方无处安置，便运到昭陵之北三台子，形成了土山。还有一说，新中国新建的，建

设歼击机生产基地，要是多隐藏、疏散功能，在工厂区和家属楼地下，建造了地堡暗道和人防工程，大量的土方堆积成山。这两个传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人云亦云，无从考证。

前不久，土山旁417栋老邻居举办怀旧珍藏版聚会，几十位发小欢聚一堂，有的阔别多年，少小离家，想想曾经的童年玩伴儿，如今年逾花甲，鬓发斑白，恍如隔世。不少人相拥而泣，喜泪涟涟。感慨之余，不禁忆起许多土山边上的陈年旧事。

金陵文化宫正门冲东，南北两侧有个小雨搭，雨搭下边是个边门，沿着北边的门进去，顺着胳膊肘子弯儿，拐弯抹角进入地下室。里边儿黑咕隆咚，还有点凉飕飕，阴森森的，昏暗之中，隐约见惨淡的灯光下，面呈菜色的女孩儿眼含泪水，饥寒交迫中仰脖抱紧母亲的大腿。母亲怀里，还抱个滴了当啷的婴儿，孩子奄奄一息，叼着母亲干瘪下垂的乳房。

背景音乐凄惨忧伤，好像二胡独奏《江河水》，一听就是轻抻弓慢揉弦，曲调如泣如诉，整得人心里直揪揪。这时候，不知道从哪儿，传来微弱哭腔的画外音，“妈妈，我饿，我饿呀！”每次参观完泥塑收租院，除了冷，地下室寒风刺骨，还反胃，腹部一阵痉挛，恨不得赶紧跑出来，长长吸一口新鲜空气，啊！太幸福了，阳光普照，吃饱喝足。

吃饱喝足，也只是心理安慰，粮食统购统销，定量供应，每个家庭都要“瓜菜代”。粮证上面规定，每人标准二十八斤，细粮粗粮严格比例，二八或者三七，吃完就没有了，只能等到下个月。土

山，肥沃的土地，每年都种植能替代粮食的地瓜，是三台子候补粮仓，那片绿莹莹青脆脆的瓜秧，成了人们的憧憬和向往。孩子们盼望成熟的季节，能在大人收获之余，从地里抠一些残存的地瓜。土山地瓜形体壮硕，虎背熊腰，扔萝卜地里毫不逊色，个头能跟花心大萝卜比个来回。如果说形状，一般地瓜是纤细修长的赵飞燕，土山地瓜一定是体态丰腴的杨玉环。别看土山地瓜造型独特，却个性十足，掰开一看，金灿灿的黄瓤，沙棱棱地干爽，甜滋滋的腻人。最大的优点是，经饿扛饱，上午吃一个土山大地瓜，晚上都不知道饿。

土山边孩子多，成群结队，每栋孩子加一块堆儿有上百，楼口里，一会儿小蝴蝶似的飘出来一群小姑娘，一会儿麦田里麻雀似的呼呼地拥出一群半大小子。

男孩子恨不得挤破门框，急忙蹿出来，一边蹿一边喊，喊声此起彼伏，在山谷回荡：“同志们，跟着我，冲啊！”也不知道跟着谁，反正乌殃乌殃直奔山顶，占领制高点。好像规定场景是电影《英雄儿女》，山上，是我英勇善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山下，佝偻着猫腰攻山头的，一定是美李伪军，上边连跑带颠地铆足劲儿喊：“851，851，我是王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下边配合剧情，奇形怪状各种姿势，面呈痛苦状中弹倒地，没准儿现在横店影视基地拍的抗日神剧，就是偷蔫跟这儿学的。

有的孩子，把游戏设计成古装穿越版《隋唐演义》折子戏，愣装瓦岗寨山大王程咬金，在蜿蜒道路上画个圈儿，“此山是我开，此

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另一伙也不让呛，裤裆夹根儿树枝还是苞米秆之类长棍子，骑大马，挎洋刀，呱唧呱唧使劲蹿，还一顿呼号乱叫。

狂奔在土山上的孩子们，似乎忘记了饥饿，忘记了脚下就是成熟的果实，正处于长身体时期，需要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补充能量，虽然提溜个憋肚子饥肠辘辘，心里突突腿打摆，但那时候的教育，是“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地瓜是不能挖的，漫山遍野的地瓜近在咫尺，却不敢越雷池一步。

夜幕降临，土山上充满戏剧的表演结束了，群众演员泥箍千球，不洗不涮不卸装，从黑车轴似的脖子，脱下糊了半片的跨栏背心，被窝一钻，安然下榻。哪家孩子找不着了，也不用着急，没准儿在隔壁老王家睡了，人家会说：“别介，别把孩子吵吵醒了，出去再抖露着，明天上学再说吧。”孩子假装睡实了，被窝里探出半个小脑瓜，眼睛眯缝着装睡，期盼第二天早上，在人家混碗粥和土山沙瓤地瓜。那时候孩子也怪，不知道咋的，都爱在人家睡觉。

夜色阑珊，透过窗户，看见土山值守护青的人员，披着仿军棉大衣，从青棵搭起的窝棚里进进出出。巡逻的人们，为了防止偷挖盗采，配备了三节电池的电棒，唰唰地摇哪嘎达四处照射，电棒小探照灯似的，南北两伙遥相呼应，两柱光线二龙戏珠，交叉聚光。不时吆喝两嗓子，一听就是炸圈，“看见了，看见了，就你，往哪儿跑！”

也有的孩子大胆创意，隔着土山边马路挖菜窖，希望地瓜能源源不断长到菜窖里，像《地道战》里老地主似的：“我家也挖一个地

道，本来是防八路的，不小心，挖通了。”奇思妙想，根本不可能的，只有等到各个单位分垄包片儿，正式起地瓜之后，孩子们才能蜂拥而上，挥锹抡镐歼灭残敌，捡回一些半拉磕叽的地瓜，回家蒸上一锅。

倒不是就长个吃心眼儿，记忆深刻的人生第一次，大都跟吃有关，那顿饱餐大米饭，至今记忆犹新。

下乡的邻居大姐，从盘锦带回半面袋新大米，给每家邻居分点。带着稻香的白花花大米，哗哗地倒进锅里，大米饭蒸出来之后，竟然泛着浅绿色的荧光，有人说，那是稻米最精华的米油。香气扑鼻的大米饭，一个个立立正正、鼓鼓溜溜，好像每个晶莹剔透的米粒儿，都昂首挺胸呐喊着，“来呀，吃我吧！”淡淡的幽香，像个古怪的精灵，顺着嗓子眼儿，直抵肺腑，顺着窗户，飘向千家万户。

“等啥呢？还等上菜呀？”我盛了满满杠尖一大碗，奢侈地倒上一羹匙酱油，高档的，一毛九一斤的，一毛一斤的酱油配不上这隆重的盛宴，又破天荒地添了半勺掺杂油梭子的荤油，香喷喷的大米饭，泛着浅绿色荧光，乳白色的荤油、琥珀色的酱油，幸福都快溢出碗边儿了。风卷残云，三下五除二，一大碗荤油酱油大米饭吃得溜干净，让我完成了个人餐饮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壮举。后来，看到有的大饭店菜单，竟然有酱油炒饭？真有意思，这也能写菜谱上，还行不行啊，厨师大哥！

酱油荤油拌饭的记录很快被打破，不用选秀节目似的百人评审团去掉最高分啥的，这次，关于吃的新地标是一碗红烧肉。是扣肘子还是红烧肉了，忘了，反正那碗连肥带瘦连汤带水的肉印象太深

了。正宗北方菜系，纯属民间制作，大锅炖烂小锅焖熟，五花三层，明油亮芡，红白相间的肉片儿颤颤巍巍隐藏在酱紫色的汤汁儿之中，里面夹杂着葱姜蒜末、五香大料，趁着热气，倒进豁牙裂啃的青花瓷盘子里，上边扣上少许二米饭。

这时候，闭目凝神，一缕肉香，直抵五脏六腑，让人失魂落魄，六神无主。这诱惑实在太大了，还什么辣椒水、老虎凳、美人计全不用了，上级的秘密我知道，下级的秘密我也知道，能不能抵抗这把诱惑，我真不知道。最后，狼吞虎咽，一扫而光，溜光干净的青花瓷盘里，只留下一大块白里透红的肥肉，设想是最后来个满口香，圆满收官。一口吞入最后一大块肥肉，仔细品咂一下才知道，原来是一块浸透油的姜块，虽然口感稍差，考虑在红烧肉堆里烟熏火燎、摸爬滚打、饱受浸润，便囫囵吞枣咽下。后来，看《舌尖上的中国》，荧屏上，色香味让人垂涎欲滴，但因为当年的伪红烧肉大姜块垫底，一直不为之所动。

土山旁边大院谁家置办婚礼，那可是空前盛事。孩子们头好几天掰着手指头算，都急出哈喇子来了，盼望着饕餮大餐，好好改改馋。一般都是先在院里靠墙角搭个席棚，上边铺盖上毡布，下边挖坑立灶。通知各家各户，先把锅碗瓢盆集中在一起，搪瓷的、玻璃的、金属的、塑料的，爷爷辈孙子辈、三叔二大爷、五姨四舅妈辈，都上来了。然后再归拢桌椅板凳开大会，白的、黑的、灰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全部归拢到一起。离远一看，以为奇形怪状桌椅板凳大展销。准备停当，请一个会炒菜的大师傅，大师傅是木型

车间的木匠，刨锯、锤凿、锉铰斧是老本行，这回，抡起大勺挥起铲子，煎炒烹炸焖炖。

第一道菜，雅俗共赏，经济实惠，传统保留项目，拌凉菜。大号洗脸盆盛满凉菜端上来，黄瓜丝拌粉条儿，葱姜蒜加上精盐、味精、香油，上边撂几根儿香菜，香菜就是整根儿往盆里一扔，哪有那闲工夫咚咚咚切香菜末，不用那么细腻，看那黄瓜丝儿刀功就知道，都比筷子粗，不是水泥匠就是翻砂工干的。凉菜拌好，黏糊糊的两根儿筷子，往盆中间一插，夫妻对拜似的。凉菜上来了，就可以开席，桶装啤酒歪门邪倒杯壁下流，啤酒咚咚咚满上，开喝！那边儿喊着：“油了，油了”，木须肉、青椒炒肉、柿子炒鸡蛋、尖椒干豆腐，先来几个“硬”菜，凡是和肉蛋沾边的，都属于硬菜，硬菜先上来，就甩开腮帮子，扔下南北“造”东西。

对了，桌上先前还有几个硌登牙的凉盘儿，虾片儿、花生米、香肠啥的，基本没挺多长时间，也就两回合，全军覆没。中间穿插几个毛菜，凡是菜多肉少，一律归类为“毛”菜，以区别“硬”菜。酒桌面上，“毛”“硬”是两个对应词，就像长短、大小、多少似的，毛菜也就是茄子、土豆、芸豆、白菜啥的，纯属伪军还乡团一伙的，根本没有招架之功，“抵抗是没有用的”，直接被光盘行动了。

人们趁着片刻的中场休息，点上根烟，嘴上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你们车间奖金有六块多吧？加班费高不？”眼神开始左顾又盼，抻着脖子往席棚子方向眺望，等着“明星”登场。一会儿，上菜通道，就像是明星闪亮现身的红地毯，噎噎噎，扣肘子、四喜丸

子、红烧鱼、清炖鸡，冒着热气，喜气洋洋，顷刻上场。挥汗如雨的大师傅，操着滴流油汁儿的铲子，隔着杯觥交错的人群，扯脖子号：“一块儿上，一块儿上，听见没？”那架势，像阵地上前敌总指挥抱着电话喊冲锋。几个传菜的，一个人端八个盘子，奋不顾身冲锋陷阵，“顶住，顶住！”大师傅怕盘子见底儿，要求硬菜要集中出锅，一下顶住。

这时，赛龙舟划大船似的，十几双筷子，唰唰划拉过来，不错眼珠，机会稍纵即逝。很可能一时走眼，错失良机，一眼照顾不到，恐怕连汤都没了。邻居老王头，因为火爆热烈的场面一时疏忽，一激动，假牙飞到盘子里，和张牙舞爪的鱼头来个上帝之吻，捡假牙工夫，老王和鱼肉失之交臂，鱼盘里，光剩秃溜梳子似的鱼刺儿了，有人笑话他，一般结婚随礼，至少送个床单、枕巾、暖瓶啥的，谁让你随个茶缸子就来吃席了。

拔丝地瓜本应该是餐后甜点，现在只剩下盘底儿了，光溜溜的像个溜冰场，筷子上去一个出溜滑，从三台子直接干到太原街了。餐后每人一个瓶装饮料，三台子纸箱厂生产的，美其名曰汽酒，别看是酒精、香精、糖精加色素的三精一素，起码灌个水饱，小肚造溜鼓，啥也不耽误。

那边，捧着红布包裹洗脸盆进门的新媳妇，刚撂下“聚宝盆”，正转着圈儿，挨桌点烟呢，吃饱喝足的娘家人，抱着两根大葱，一条五花肉、一捆粉条、一条鱼四彩礼，准备打道回府。

没走多远，兴许又回来几个愣头青，扬言，“娘家且挑理了！”

娘家且就是娘家客的意思。娘家且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兴许哪个环节没整明白，弄不好事态升级，撕巴起来，上演个“全武行”也不稀奇。挑理的娘家且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三叔六舅，借着酒劲，给婆家来个下马威，让人知道，咱娘家有人儿，先震住了，省得将来受气。这时婆家阵脚闪出来一人，红脸夸喙能言善辩的人过来接招，先搂脖后安抚，再来一轮点烟敬酒，脚下拌蒜，嘴里打诨，“铁子，哥们好使不，差啥？”“啥也不差，就这碗酒，你干了，我也干了！”也可能又坐下，再喝一悠。最后，离了歪斜推推搡搡十八里相送，这才算收场。

现在娘家且一般不咋挑理了，小两口过日子，跟你有一毛钱关系？跟着起什么哄啊。一场婚礼下来，人们很久都沉浸在喜悦之中，经常唠起来，谁家菜硬，谁家抠抠搜搜的净毛菜。

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外甥打灯笼照旧。还是苞米面大饼子高粱米饭，鱼肉蛋奶等荤腥基本绝迹，不年不节的，要什么自行车？粗粮作为餐桌主打项目，必须绞尽脑汁粗粮细作。

通过一段时间暗中观察，撸胳膊挽袖子擀记子等实践，感觉偷艺成功，趁着家里没人，想鸟悄露一手，来一次实战演习，自己蒸发糕。倒半盆苞米面，水多加面，面多加水，水多了再加面，傻老婆和面法，稀了光汤和了一大盆，没忘了加碱水，还混合一定比例的白面，加白面蒸出来的发糕，既肉头又筋道。大蒸锅水烧开了，放上盖帘儿，盖帘是自制土造，都是车间铝边铝条连编带铆，盖帘上轻轻摊上稀面糊，开锅上气儿之后，十五分钟，揭锅盖，用刀尖

儿在发糕上划出平行四边形，拎起盖帘扣盆里，棱形、四边形、三角形，大珠小珠落玉盘，热气腾腾，松软可口的发糕就完成了。过去，大人蒸发糕的程序，我早就熟记于心了，这回，只等揭开锅盖，吃上暄腾腾的发糕了。

十五分钟之后，开始揭锅，我一手拿锅盖，一手拿菜刀，准备趁着热乎劲儿，划出若干个平行四边形，大珠小珠落玉盘。可一看，发糕在哪儿呢？锅里怎么空空如也，顶着热气，都快把半个身子探到锅里了，也没找着发糕的影子，两层盖帘撤掉，才发现，锅里白乎乎的，一大坨嘎斯屈屈似的瘫在锅底，面坨表面还噗噗透着气泡儿，像干涸池塘里，浮着一层蛤蟆咕，一个个蜂窝小眼睛似的咋吧，那意思仿佛说，“样吧，蒸发糕呢，发糕蒸你吧！”哎呀，屉布！没铺屉布，那稀面顺着盖帘眼儿，全部沉入大西洋海底。

总结这次兵败滑铁卢，面稀了、碱大了就不说了，关键是一个小疏忽，没放屉布，屉布哇！后来，菜刀、铲子、勺子、筷子各种兵器连挖带抠，把沉入锅底儿的发糕，不好意思，还叫发糕吧，总算把“发糕”起出来，分发给楼上楼下父老乡亲，各界群众赞不绝口，普遍反映，虽然色泽欠佳，但是口感尚可，而且入口顺畅，比街道忆苦思甜开大会，吃那个糠菜团子还容易咽。

如今，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故事非常遥远了，温饱已经不是问题，可还是非常怀恋，那个三台子土山特产，黄瓢起沙大地瓜。



拉大锯 扯大锯
老家门口唱大戏

·
乡
土
记
忆
·

春风她吻上我的脸

深秋的铁道线，清冷萧瑟，透着逼人的寒气。信号灯，像红蓝宝石一样，在深邃的夜色中诡秘地闪烁。偶尔，一列疾驰的列车呼啸而过，一闪即逝。铁道，像一双雪亮的利刃刺向漆黑的苍穹。

我们三男四女，一队知识青年，衣冠不整，狼狈不堪。有的扣个绒帽子，有的裹个花毛毯，有的套个旧棉猴，还有的穿个棉马甲，缩脖端腔，行色匆匆，在堆满灰白砾石的铁道旁哗哗地行走，像黑白电影中逃难的饥民慌忙穿过封锁线。

清冷的旷野，东北的深秋应该没有蝉，建议修改，一阵阵有气无力的哀鸣。身后的开原火车站，破庙一样，在灯光迷离中渐行渐远。同伴中不知谁说了一句，“哎，我们像偷地雷的假武工队耶”，同学们轰的一声笑了，头上一阵热烘烘

的白气散去。天，仍然很冷。

东方熹微，地平线勾勒出一抹蛋青色，我们路过一个有淙淙流水汇入的池塘。池塘雾气未散，近前，蛙声戛然而止；远处，犬吠此起彼伏。

来到一排红砖房，伍艳同学兴奋地奔向一个院门，喊道：“到家了，妈妈我回来了！”啾啾地晃动着门板。片刻的等待，随着窸窣的声音，伍妈妈出来了，她趿拉着鞋打开大门，高兴叫着：“快快，孩子们快进屋！”

秋天室外的寒气瞬间把屋内的暖流稀释了，伍艳爸爸和伍艳弟弟打着冷战出屋迎接，很像《小兵张嘎》电影，被堵烟囱的爷俩，睡眼惺忪，打个哈欠揉着眼睛：“大清早，嘎哈呀。”

这是一座日伪时期的老旧平房，地板已经脱掉了原色，屋里有些窄巴，清晨进来一帮不速之客，显得十分拥挤。伍妈妈忙不迭地招呼：“孩子们别客气，快上炕。”靠南窗户应该是后盘的大炕，北屋墙角有个小床，可能给难得回家的伍艳准备的。屋里干净整洁，有沙发，立柜，炕琴，圆桌。

同学们终于挤挤擦擦都落座了，我被安排坐在有点瘸腿的唯一沙发上，伍妈妈穿梭在人群中间，跟伍爸爸说：“快点儿，把那个拿出来。”伍爸爸连忙脱鞋上炕，用腰间的小钥匙打开炕琴的对开门儿，拿出一个铁皮罐头瓶，递给伍妈妈。

我们这一彪人马，是铁岭地区知识青年文艺宣传队的同学们。本来，今天起早去外地演出，因为列车晚点，滞留在开原火车站。

伍艳家就在火车站附近，她嫌车站票房子太冷，就招呼几个同学，到不远处她家暖和暖和，这样，我们一帮没深没浅的同学们，大清早来到伍艳父母家，堵被窝串门儿。

一会儿工夫，伍妈妈从厨房里出来，小心翼翼端着一个茶盘儿，一边走一边说：“孩子们，小心着点儿，别烫着。”

茶盘里放了七个杯子，浅蓝色的杯子，雕刻着凹凸花纹，很高，很细，像是汽水瓶锯掉了上半截，杯里飘逸着热气腾腾的雾气，洋溢出的味道，似乎什么东西炒糊了的香味儿，对，那是一种没炒过火、恰到好处的糊香，闻起来，奇异的香味儿像长了翅膀的飞虫，通过鼻翼进入饥肠辘辘的胸膈，同学们像服了致幻剂，全军覆没无一幸免，成了奇妙味道的俘虏，都直勾勾地伸长脖子，等着授勋似的。

伍妈妈一边叨咕，千万别烫着，一边挨个儿把杯子送给每个同学，倒数第二个的我双手接过香喷喷的杯子，杯子很烫，香味使味觉冲淡了触觉。杯里是土黄色的液体，浓郁，油腻，表面上已经结了一层乳白色奶皮儿。那奇怪的香气肆无忌惮，继续摧残着我们稚嫩의 交感神经，仿佛一个怪兽，拎起幼童，站在山崖边，挥舞文身的臂膀，狠命摔打，狰狞地嘲笑着：“哼哼，没见过世面的小东西。”

的确，我的味蕾，实在是稚嫩，青涩，单纯。平时都是本色天然的自来水。夏日，拧开学校公共水池的自来水管子，哗哗放一阵，把水管子里温吞吞的水冲净，拔凉拔凉的自来水倾泻而出，低头，侧脸，张嘴，一阵豪饮，直到小肚喝溜鼓，不敢哈腰，方才离去。

冬天，就地取材，直接啃房檐冰溜子，咔咔一顿嚼，冰糖似得，败火、降温、解渴。偶尔在家里土法上马，用白醋，面起子和糖精，自制民间汽水儿，汽水既起泡又有沫，跟真正汽水差不多，就是酸不溜丢不是正经味儿，但也能给自己造个水饱。

记忆里最奢侈的，当然是裹着棉被套保温，白色木箱里三分钱一根的冰棍儿，还有加厚升级版，闻名遐迩的奶油雪糕，“雪糕雪糕，皇姑雪糕”。其最佳的炫耀姿势是在潮水般的同学们从学校大门拥出的时候，漫不经心，手持雪糕，溯流而上，慢慢地，或抿或舔，一定要慢，东张西望，远山近水，若有所思，若无其事。

有一次，曾经品尝过一次糕甘粉，据说是给婴儿的，那是一个精致的牛皮纸袋儿，里面是很细很细的白色粉末，伸舌头空嘴一舔，回味无穷。当时，本想冲一小杯浅尝辄止，可是，可是，初出茅庐的味蕾，出师未捷，没咂吧出啥味儿。算了，不尝明白死不休，彻底整明白！景阳冈似的，咚咚咚，连干了三大碗。结果，结果不用说也知道，连打带罚，达摩面壁，到后来，还是不识啥滋味。

在味蕾全部记忆储存里，所有的汽水，所有的饮料，所有能喝的东西，跟这杯土黄色，糊拉巴黢，有点鸡粪味儿的玩意儿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被一下甩出好几根儿垅，春风十里不如你，没法相提并论。

不知不觉，手中的杯子半截凉半截热，已经喝了一半。半杯下肚，细细品味，这东西古怪精灵、柔和圆滑、像顽皮的少年，在阿尔卑斯雪峰俯冲滑雪，进入口腔肆无忌惮，前冲后撞、东躲西藏，

然后瞬间进入谷底，销声匿迹、无影无踪，这体验奇妙而美好。

我表面附和着谈笑，暗地里细细品味，不为人察觉轻轻摇晃沉甸甸的杯底儿，随时准备离场时，优雅扬脖，一饮而尽，舍不得浪费啊，又不失君子之风，在女同学家做客，造型、定位很重要哇，让人一看，有修养、有家教，这细节不注意，容易错失良机呀。

火车快进站了，同学们起身离开伍家，推门走出木栅大门。沐浴朝阳，周身温暖，颊齿留香。我们三个男生走在前边，矜持不敢问刚才喝的是什么，偶尔，断断续续随风飘来伍艳跟女同学们说笑，知道她父母是铁路的，经常跑上海，她还会说两句上海话呢，阿拉是上海人。刚才喝的是可可粉，可可粉！我默默地记住了，这个世间最美好的玉液琼浆。同学们兴高采烈，边走边聊，伍艳又从女生堆里追了上来，塞给我们男生每人一块大白兔奶糖，也是上海产的。

铁岭地区知识青年文艺队，有五十多人，都是知识青年，隶属于知青办，也就是铁岭地区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文艺队队员，从铁岭地区各县区，基层公社文艺会演层层选拔，先抽到各县知识青年文艺队，又从开原、铁岭、西丰、昌图、法库、康平，铁法矿务局六县一区抽调上来，组成铁岭地区知识青年文艺队。

文艺队配备了专门的业务老师，还有主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员，队员大部分来自沈阳，都是离家在外，十八九岁的文艺青年。队员们统一着装，一水的灰咔叽布海军制服，住在县委招待所，四个人一个房间，每顿饭六菜一汤，荤素搭配。文艺队主要任务，全天候脱产排练演出，慰问农业学大寨第一线的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

知青文艺队，新生事物。上边在组织架构、人员调配、节目编排、剧目创作，都做了重点扶持、周密安排，演出的节目有大歌舞、小话剧、器乐合奏、独唱、独奏、独舞、拉场戏、单出头，可以说雅俗共赏、喜闻乐见。队员都是摸爬滚打、过关斩将，从基层拼搏出来的，基本功不输专业的。芭蕾舞演员杨玉君的倒踢紫金冠，跟《红色娘子军》吴琼花一样，脚后跟扬起来踢到后脑勺。报幕员计云丽形象俊美、声音脆亮，时常是撩开幕帘没等报节目呢，下面就哗啵一顿鼓掌，给个碰头彩。二胡演奏员陈二哥，独奏《赛马》时，最后一段，让人感觉大马小驹儿满场乱窜、哐哐嘶鸣。排练间隙，陈二哥拉二胡恶作剧，婴儿啼哭的声音以假乱真，经常引起哄堂大笑。知青文艺队，排练演出像专业文艺团体，平时生活中，更像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比起在冰天雪地，“与地斗其乐无穷”的知识青年同学们，真是天上人间，不知好多少倍。文艺队针对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制定了高压政策。严明纪律，特别规定，绝不许搞对象，如有违者，立即开除。还附加一条必杀令，谁搞对象，让他扎根农村一百年！哼，都知道，纯属凑数字儿，画大饼，领导也不能长命百岁，但谁也不敢疵毛。

文艺队乐队是民族西洋混合配置，沈阳知青李同学吹小号，因为师出名门，经常一鸣惊人。有时早晨山坳里练功，小号安上弱音器，那动静一出来，没听过的，以为天籁，同学们都直接戏称李同学，“小号”。

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号”和京剧清唱演员小孙好上了，京剧清唱伴奏，京胡、京二、月琴三大件儿足够了，也用不上小号哇，又不是交响乐队，他俩咋对上眼儿的呢？谁也不知道。小孙台上范儿足，字正腔圆、形象俊美，现在的话叫有气场，唱《杜鹃山》“家住安源”那段儿，竟能返场。

一天晚上，演出结束回县委招待所，上车时唯独少了他俩，大客车引擎轰鸣，同学们议论纷纷，指导员急了，扯脖子喊：“全体队员下车找，剧场内外，田间地头，不留死角。”最后，舞台大幕后边，发现露出的鞋尖儿，他俩被双双擒获。以至于后来，我落个毛病，路过舞台，必须回头撒目一眼深垂的帷幕，总感觉那猩红的大幕后边，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当晚，紧急集合，谁也不能睡觉，连夜召开路线分析会。会议主题，深刻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指导员咋咋扯两页备课笔记甩过来，“给我好好记录！”指导员是老知青，一副忧国忧民政工干部脸子，总像苦大仇深，随时振臂高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架势。他掐灭刚点着的蛤蟆癞旱烟，嗓子眼儿吭哧一下，憋出两声干燥动静，“说吧！他摸你手的时候，你有没有过电的感觉？过电、麻酥酥的感觉？”指导员没搞过对象，曾在公社干过赤脚医生，他大概很想知道，搞对象摸手，是不是有股酸麻胀的感觉，所以当众问这么低级问题，指导员眯缝着眼睛，他多想有一双慧眼，透过黑框厚瓶底眼镜，像彩超加磁共振似的，把一切看得清晰透彻，可惜，指导员不知道男女摸手的感觉，全体同学就更知道了。

斗私批修会议纪要，美其名曰劝退两名队员。第二天，分别的场面悲壮而惨烈，各奔东西的两人，边走边哭，突然间回过头来四目相对，奋不顾身紧紧相拥一团，拉也拉不开。同学们只可远瞧不可近观，泪眼婆娑不敢靠前，此时，千万不能表示同情，有通匪之嫌。要表现出重拳出击，狠狠打击，大快人心，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砸哪哪是坑的快感。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豆蔻年华，如花似玉，青春浪漫的文艺青年，哪个男子不钟情，哪个女子不怀春。但是，现实生活中，必须像样板戏主角那样，鳏寡孤独，无欲无求，否则，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记得，在伍艳家品尝可可粉的第二年春天，我们到铁法矿务局演出，现如今，这里已经改名叫调兵山市了。晚上，我们演出第一个节目是新排练的歌舞，也叫开场式，内容是歌功颂德伟大时代，旋律是东北二人转曲风，“万里那个蓝天哪，美如画呀，辽阔的大海呀，泛金光啊！”导演是安英老师，安英是中国第一代舞蹈家，东北民间舞和萨满舞专家，业内颇有影响的教母级人物，从省里走五七，下放到铁岭地区。

我们下午先着装彩排，然后化装，晚上演出。这个舞蹈八男八女，男演员服装，里边贴身红背心，外套对襟盘扣白绸衫，黑色灯笼裤加牛筋底儿鞋，腰间宽板带，外系一条一尺宽丈八长的大红绸子。女演员上身是乳白束胸兜腰小褂，套着紫红羽缎马蹄宽袖衫，外罩紧身镂空金丝马甲，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脚踏锦绣银灰码边

松紧鞋，头上发髻高绾攒珠挂翠，手中八角绣帕镶金嵌银流光溢彩，演员们如出水芙蓉，梨花带雨、含羞带笑、喜气洋洋。在讲究三突出，舞台上以工农兵形象为主的年代，这些新奇特的着装让人耳目一新。同学们试穿崭新的服装，在舞台上连排几次，非常顺利，连一向以严厉著称的安英老师也露出笑容。

田野村头，樱花盛开深红浅红，池塘河畔，春江水暖野鸭戏水。剧场外，横幅贺幔彩旗飘扬，“铁岭地区知识青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汇报演出”“欢迎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传经送宝”“向知识青年学习，向知识青年致敬”。我们的演出地点，是铁法矿务局刚竣工不久的剧场，这是剧场投入使用以后接待的最高水平的演出团体。剧场宽敞明亮，舞台豪华大气，观众席贯穿到舞台一个长长的斜坡，楼上楼下浑然一体，造型美观别致。

进入剧场之后，所有同学兵分两路，乐队吱嘎吱嘎，呜哇呜哇对音调弦，演员叽叽喳喳来到更衣室化妆间，崭新的化妆间让同学们惊叹不已，这是一条通长明亮的甬道，两边一格一格通透间壁，每个敞开的小房间，都有一个化妆台和一座可折叠的化妆镜，化妆镜打开简直就是万花筒，能看到正面，侧面多个角度，甚至可以折射看到后脑勺。

新节目，新剧场，新服装，同学们格外兴奋，窃窃私语，喜笑颜开，安英老师巡视一圈厉声喝道：“抓紧时间哪，化妆用手不用嘴。”同学们立刻鸦雀无声，透过化妆镜，我看见背后的伍艳，朝镜子里一伸舌头做个鬼脸儿，刚才数她笑得最欢。

伍艳是我们开场节目的舞蹈演员，长得灵巧秀气柳眉凤眼，鼻梁有几个浅浅的雀斑，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可能从小练过芭蕾舞基本功，有点八字步，走路爱甩膀，唯一的缺陷，就是发育有点“胸猛”，似乎满园春色关不住，两只红杏欲出墙，在以束胸为美的时代，她举止小心谨慎，低头敛胸，总像做了什么亏心事儿，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社会主义好时光。

浓妆重彩，是那个时代舞台的特殊胎记。气宇轩昂、浓眉大眼，要想甜多加盐，明油亮芡，汤浓味厚，一切坚持“重口味”。底色，厚厚一层，腮红，重重一片，描眼影，涂口红，最后勾眉画眼，这还不算完，还要敷上一层粉，这叫定妆。卸妆的时候可费了劲了，先用凡士林魂画魂儿抹乎一遍，看吧，一个个黑白无常似的，再用卫生纸擦几遍，最后香皂水洗，没个三盆两盆都洗不净。幸亏过去在学校登台演出，又有点美术基础，化妆快，有时忙里抽闲给别人指点一二。

正当我聚精会神勾眼线的时候，突然身后人影一晃，伍艳俯身过来，探头出现在镜子里，笑吟吟地小声耳语：“跟你学学怎么画眉毛啊？”距离太近了，耳鬓厮磨，一下子给我造蒙圈了，瞬间进入失聪状态，只觉得，一阵馨香袭人，镜中伍艳笑靥如花，糯米似的白牙，在红唇边闪烁几下，说啥根本不知道。我慌慌张张、语无伦次，伍艳哧哧笑了，怼了我肩膀一下说：“紧张啥呀，跟你学学嘛”。我反应过来，“啊，学先进，赶先进哪？”刚才内心白纠结了，“还寻思搞对象呢”。赶紧缓缓神儿，稳住阵脚。决定还是速战速决，让

她赶紧离开。谁能保证安英老师，一会儿不再回来。

我咽喉唾沫，搜肠刮肚，尽可能用精练、简洁的语言，说明男女化装的不同，男生眉眼粗壮健硕体现阳刚之气，女生眉眼柔婉细腻表达阴柔之美。“是吗？”伍艳一边说一边往镜子前凑，似乎想透过镜子仔细看，眼睛几乎贴到镜片上了。天哪，我忘了，平时不戴眼镜的伍艳，是个高度近视眼哪，她弯曲的刘海儿和纷乱的鬓发，漫不经心如入无人之境，在我的面颊耳边飘来荡去，痒痒的，像一把蚂蚁塞脖颈里了。

突然间，一个异样感觉：软塌塌的肉体在后背轻轻拂过，像溫柔的电流，麻酥酥传导过来，不禁让人打个激灵。这就是江湖中传说，男女摸手的感觉吗？不！报告指导员，不是酸麻胀，那感觉，那感觉太奇妙了，分明是飞机中的战斗机，不，是农用飞机，农用飞机超低空滑行，轻微颤抖掠过山脊，机翼卷起灼人的热浪，轮胎溅起滚烫的火花。这时候，三维时空停顿，河流山川静止，世界万物寂寥，大地深处，火山燃烧、岩浆喷发！啊，激动人心的时刻。打心眼儿里感谢，感谢上山下乡，感谢铁岭知青文艺队，感谢祖国传统针纺工艺，感谢薄如蝉翼的演出服，让人战栗坠入幽幽山谷，嗅到青草的芬芳。

瞬间沉醉，马上又像雷击电打，顿时石化。回到现实，赶紧木然坐直，摆正。脑海里杂乱无章、一片混沌。指导员的形象，仿佛配着激昂的国际歌，在正前上方冉冉升起，他嘴角蠕动，口吐莲花，冰雹似的短句，劈头盖脸砸来，“扎根！”“农村！”“干革命！”“一

辈子！”一身冷汗，不寒而栗。

不知什么时候，伍艳夸张地举起兰花指，对我后脑勺点了一下：“呆若木鸡，不爱教人家拉倒。”悻悻地转身回到座位，透过化妆镜，看见伍艳紧咬嘴唇，笑意全无。晚上演出，民族舞蹈开场式，仍然火爆热烈，喜庆欢快，可伍艳没像往常一样，习惯地露出糯米小白牙微笑。

接下来，我们演出更加频繁了，经常组织学习，强调纪律，高唱《国际歌》，有时还列队站排，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级组织我们观摩内部影片《反击》《决裂》，然后集体讨论。张铁生作为毛远新的特别代表，来铁岭审查我们的节目，传说中央文革小组要举办全国知识青年文艺会演，知识青年要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取代“三名三高”的专业文艺团体，让他们靠边儿站。

一个月以后，铁岭地区知识青年文艺队，宣布解散，六县一区抽调上来的知识青年，哪来哪去，回农村继续接受再教育，同学们含泪挥别。我庆幸没回农村青年点，被开原县（今开原市）文工团接收，还演出了小歌剧《岷山春风》。

接下来，发生了许多刻骨铭心的事，一位叫张静波的解放军排长，奉命专程到铁岭地区招考文艺兵，经过考试，我成为二〇四师宣传队的一名文艺战士。伍艳回到公社，据说承受不了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又回到开原县城，从此一直杳无音讯。“小号”和京剧清唱的小孙，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俩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有了一个铁岭知青文艺队儿子。安英，因不同意女儿处个现役军人对象，被

这个凶残的歹徒枪杀，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吉林天上落下几块大陨石。唐山地下出现了一场大地震。新中国的缔造者，接二连三地去世。这一年，我刚好二十岁。

引起这段陈年旧事，缘于一次小聚。有朋自开原来，酒酣耳热，大家相约每人一段，讲自己真实的故事。都知道，现如今，真实，是稀罕物，是奢侈品。大千世界，什么都不缺，就缺真实，假的太多，装的太多。十个人有九个装，还有一个在化妆，所以为了绝对真情实感，要求对天起誓，歃酒为盟，天地良心，咋咋地，如何如何。

轮到我的时候，欲擒故纵，唯唯诺诺，连说没有，顿时，笑抽、乐喷、气仰脖的若干，推迟不过，我说，没有绯闻，没有艳遇，青春再没故事，岂不负了韶华，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于是乎，不用老虎凳，不用辣椒水，直接六十度老白干儿，当场全撻了。

酒桌的朋友们似乎没觉过瘾，不依不饶，一再追问下文，说后来呢，后来？后来就像刘若英的一首歌曲，歌名就叫“后来”。哄堂大笑之后，继续灌酒，美人献计，红袖添香，穷追不舍，刨根问底。面对威逼利诱，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在迷茫醉态之中不改初衷，坚持表述，不是恋情，不是初恋，只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经历，一段难忘的感受，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没有刻骨铭心，没有血海深仇，没有天塌地陷的爱，没有咬牙切齿地恨，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就是感觉青春时代，岁月静好、阳光明媚。湛蓝的天空，

洗尽铅华，深邃的夜晚，繁星点点。每天无忧无虑，一切祥和美好。

传说释迦牟尼说过一句话：“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里该出现的人，都有原因，都有使命，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人的出现，都是缘分，都值得感恩。若无相欠，怎会相见！

其实，每个人的生命，就像铁道，伸向遥远的天际。所幸，在童年，在青春，或成长中，或垂垂老矣，曾经交汇重合，蝴蝶效应也罢，引力波也罢，是定数，是缘分，也是冥冥之中的天意。也许多年以后，忘记了曾经的翩翩少年，忘记了曾经的妙龄女子，但是还要感谢，感谢曾经的情谊，感谢青春的岁月。就像当年歌儿唱的：

春风她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然是春眠不觉晓，只有那偷懒的人儿在高眠。

春风她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
虽然是春光无限好，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

岁月蹉跎下肥地

20世纪70年代中叶，那是火红的年代，燥热的年代，疯狂的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犹如红色的雾霾笼罩全国。

旋风般的雾霾席卷而来的时候，我们懵懵懂懂，少年不知愁滋味。几年的学校生活，除了学工学农，就是斗私批修，还有复课闹革命。身体发育成熟，大脑却停滞不前，徒有知识青年其名。评法反儒，使无知青年嘴尖皮厚腹中空，亮开舌苔也是空空荡荡。

一个秋天的早晨，天刚蒙蒙亮。三台子苏式红楼群里，大街小巷，歌如潮，人如海。横幅标语铺天盖地，广播歌曲震天价响，欢呼口号此起彼伏，红旗彩带迎风飘扬。广播报纸所有舆论一个意思，知识青年赶紧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我们像狂热的信徒，美滋滋、乐呵呵、兴高采烈、争先恐后，爬上四圈插满红旗的苏式嘎斯敞篷汽车。在拥挤的绿木箱，被褥行李，网兜脸盆之中，透过斑斓飘舞的彩旗缝隙，挤出稚嫩的笑脸，向家人告别。高分贝扩音喇叭里歌声嘹亮：东海扬波红日升，南岭起舞飘彩虹，珠穆朗玛雪峰献哈达，草原上赞歌唱不尽。车队，一个个车队，像小溪汇集成大河，车的河流，汇集到市府广场，变成车的海洋，誓词、口号、欢呼。车流滚滚，涌向四面八方。

在山路上颠沛奔波的我们，浑然不知亲人的牵挂、父母的眼泪。时值中午，客货混杂在敞篷汽车里的同学们，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刚才嚷嚷看风景的，坐车享“自由”的，都没了动静。

突然，一声尖叫打破了宁静，昏昏欲睡的同学被惊醒，睁眼一看，山路两侧峰峦叠嶂、峭壁悬崖，苏式嘎斯老牛般喘着粗气艰难爬行。此时，妩媚的青山变得狰狞可怕，仿佛一只只厉鬼猛兽，居高临下，张牙舞爪。同学们提心吊胆、心惊胆战，这里是著名的老爷岭。老爷岭，十八拧，兽不走，鹰不停。

车终于爬到老爷岭山顶，还没等松口气，缓过神儿，嘎斯汽车刹那间，由慢牛变成了疯驴，沿着比辽宁大厦下坡长十倍的下坡一路狂奔，刚才还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直接切换成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模式。同学们吓得脸都不是色儿了，车带着惯性，风驰电掣，越来越快，简直刹不住闸了，脑海里闪现出《青松岭》的画面：万山大叔声嘶力竭狂喊，刹闸呀，刹闸！心想，这闸要是失灵，车毁人亡，小命休矣。闭眼，祈祷吧，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哭声，尖叫，呐喊尚未停息，嘎斯已经安稳驶入一个村落，平安无事。但见，人欢马叫送粮忙，这里是断山子粮库，为了实现辽宁粮菜两自给，农民兄弟在紧张忙碌着。

拐过断山子，落日的余晖映衬一条笔直的大道，和道路并行的是一条岸边铺满鹅卵石蜿蜒的河流，那水，清澈见底，蓝莹莹，清凌凌，河面点缀着橘红色的云霞，这是开原的母亲河——柴河。柴河我们第一次听说，只知道课本描写河水是“西湖的碧波，漓江的水，比不上韶山冲里的清泉美”。当时，老师是刚培训两个月的知识青年，教我们：西湖的碧，波漓江的水，波璃江说得可溜了，俄罗斯卷舌，波璃江的水，还玻璃球的水呢。

河对岸山岭外，就是黄旗寨，当地民谚曰：铁岭葱，开原蒜，黄旗寨傻子满街转。挺庆幸，我们被分配的地方叫下肥地，往前面走是上肥地，不管咋的，有“肥”的地方错不了，估计能吃饱饭。傍晚时分，苏式嘎斯进入一个静谧安详的村庄，没有鸡鸣犬吠，一群白花花的鹅嘟嘟嚷嚷，极不情愿慢吞吞闪开一条路，摇头晃脑算是欢迎我们。村子里，破败的草房，细长的袅袅炊烟融入墨黛色的远山，诱人的阵阵米香沁进我们空空如也的腹腔。

越过一个门槛，是一个小学校，牌子写着开原下肥地小学，学校后边，一座半新不旧的红砖房，中间是厨房，东西两个大屋是男女宿舍，屋里挂着毛主席像，前后有菜园子，旁边是猪圈厕所，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东下肥地青年点。

点长是六八届老青年，佝偻腰，长得有点超前，加上农村劳累，

造得像个老头，感觉安个假胡子就能演座山雕。炕梢躺着一个蔫头蔫脑，睡眠蒙眬的大个子，都说他“风流倜傥”，风来了，鼻涕就淌了，也是六八届青年。还有几个女青年，有一个梳着流行的柯湘短发，五音不咋全，会唱京剧样板戏《杜鹃山》家住安源那段，剩下的就是我们和前一年来的厂矿子弟了。

第二天，我们两男一女被分到二队，没有舞舞扎扎访贫问苦的过渡环节，直接贫下中农再教育，干活，起猪圈，哪来那么多废话。起猪圈，就是把猪圈里几十头猪拉了一年半载的猪屎猪尿清理出来，人在猪圈里一锹一铲把黄的、灰的、干的、湿的，倒腾到猪圈外边，连续几天下来，泥头拐杖粪迹斑斑不说，猪圈啥味身上啥味。

回来跟青年点同学一交流，人说偷着乐吧，他们干的活是淘沤麻，跳进齐腰深的麻塘，麻塘沤麻是越臭越有劲，什么死猫烂狗人畜粪便统统排放进去，人要哈腰捞出沉底的麻。从搅和水开始，多年的恶臭从池塘泛起，直抵中枢神经，人就开始吐，直吐到胃里没有吐的了，嘴角有点淡淡绿色胆汁了，就差不多了，继续捞吧，对了，忘交代了，没有皮裤手套啥的，直接上手捞。

过了几天，割稻子，稻浪滚滚，一眼望不到头。社员和男女青年一视同仁，每人八根垄。八根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宽度有大约成人的四大步，长度就不用说了，一眼望不到头。青年们深一脚浅一脚跳进泥水里，女青年身体不适也奋不顾身，我们要把成熟的稻子，收割、捆好，摆放整齐。

也算露脸，没等开始呢，我这一瞎比画，唰，镰刀先给手割了，

白肉一翻，红血渗出来了，领我们干活的叫“打头的”，打头的小四，“刺啦”扯开跨栏背心底下磨飞边了的布条，三下两下就给缠巴上了，也不能让人怀疑这是演的苦肉计呀，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下战场，干吧，硬着头皮连滚带爬坚持到天黑，回青年点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跋涉在泥泞的田埂，腰都直不起来了，说句夸张的话，不拽猫尾巴都上不去炕。回来还没等端详早晨的旧伤，胳膊又新添了被庄稼划出的一道道檩子，手掌上也起了一串串紫泡，院子里有人喊，明天五点半敲钟，割稻子。

青年点的厨房，杯盘狼藉，狼烟四起，两口大锅两把锹，一个大锅搅马勺。伙食，经常是下顿接不上上顿，一天两顿饭是常事，晋杂五号高粱米，煮出来像一盆猩红的猪血，米里的生芯子煮不烂嚼不动，浮在饭里一层黑乎乎的高粱壳子，人说，这玩意产量高，过去是喂牲口的，为了果腹，也只好像牲口一样活着。青年点的玉米面大饼子有巴掌大，里边经常有没磨碎的苞米粒子、黄豆粒儿，这可不是核桃酥里的花生仁、核桃仁，不按标准配备盐水白菜汤根本咽不下去，就在嗓子眼打漂不往下走。从家里带来的一罐头瓶肉末咸菜酱就剩瓶了，动物饼干也早就干了，听说，书记家也没有余粮啦。

晚上，乌云遮月，百无聊赖，眺望黑黢黢大山，唱起了忆苦思甜歌曲：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没等歌唱完，女生鸟悄在被窝哭湿了枕巾，

男生仰脖望天泪洒胸襟。

男愁唱，女愁浪，白天干活累了，遥望蓝天白云，飞翔的鸟儿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而我们，青春韶华，前途渺茫。不禁凄凉地朝着大山声嘶力竭地唱：南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信儿到北京。

有人开始自暴自弃，破罐破摔，抽烟喝酒，偷鸡摸狗，长发光头，打架斗殴。有一次，我回到三台子百货大楼，买个五红大绿的花毛毯，扯成八个围脖，每人一个，回到青年点，狗皮帽子加皮开肉绽露出棉花的破棉猴，扎个草绳子，系个毛毯花围脖，八大金刚拎着酒瓶，招摇过市吵吵呼喊：干了，干了！都在酒里呢，好使，不差事儿。

最难过的是冬天，为了粮食产量达到八百斤、一千斤，也就是跨长江，全国农业学大寨，与天斗其乐无穷。漫山遍野的人，漫无边际地开荒山修梯田，每天上山干活时间是早晨三点半到晚上看不见，累得同学们竟然在劳动间歇，倒在雪地垄沟就能睡着，甚至能站着睡觉、走着睡觉，也有的累伤了筋骨、累吐了血。

青年点的日子也不好过，房子年久失修，风雨飘摇，经常是外边下大雪屋里飘小雪，屋里锅碗瓢盆、水桶、水缸，所有液体全部冻成冰坨，头天晚上戴个棉帽子睡觉，第二天脑袋一层霜，成了白胡子老头，即便是这样，还要喂猪、起圈、打柴、储粮，过年也买点肉，也包顿饺子。一个青年点，就像一个家庭一样，还不能让左邻右居十里八村笑话。

冬天的夜晚非常难挨，四处漏风的墙，冰凉梆硬的炕，经常在

半夜三更把同学们冻醒，有的男同学推开窗户哧一泡尿，把全体和弄醒，起来啦，开联欢会，讲故事，在同学的推举下，我给大家讲故事，与其说是讲，不如说是编，什么冰海沉船拉兹之歌，二次握手三次艳遇，绣花鞋加梅花党，反正道听途说东拼西凑，在掌声和欢呼声中多次返场。有时，某个情节，惹得同学号啕大哭，有时，又引起撕心裂肺的狂笑。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当时所谓黄色歌曲，为了宣泄压抑，排遣愤懑，越是艰险越向前，越不让的事越干，口琴二胡加铝盆，青年点里传出夜半歌声，“小河轻轻流，微微翻波浪……”当地社员听到，青年点在寒冷刺骨的冬天，在万籁寂静的三更时分，又哭又笑，连说带唱，一声叹息摇摇头：小青年，不容易。

是的，小青年，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们战天斗地，风餐露宿，吃苦耐劳，忍辱负重。

日月神明，苍天可鉴，我们，真的，不容易！那一年，我们，十九岁，十九岁，十九岁。重要的话说三遍。

那山那水那年，不思量，自难忘，千言万语，无处话凄凉。十九岁，我们来到了人生第二个故乡，开原下肥地东下肥青年点，我们感谢淳朴善良村民的厚爱，感谢慈祥大嫂的一碗粥，感谢白发大哥的两块薯，感谢一山、一水、一草、一石，我呈现你一生璀璨的绝代芳华，你馈赠我永世难忘的蹉跎岁月。

再见，魂牵梦萦的下肥地。

黄果树，我来直播

人间圣境，黄果树，别来无恙。

此行，专程借贵方一块宝地，现场直播，为中国几代航空人树碑立传，为从三台子来到贵州安顺创业的三线人歌功颂德。

大凡名山大川，都是有些仙灵之气的，以前，虽然对黄果树瀑布魂牵梦绕，心驰神往，但终归，风云际会，良缘未到，此次公私兼顾，也是了一个夙愿。

黄果树，作为中国第一瀑布，名扬天下，闻名遐迩。但见蓝天祥云，绿树红花，深山沟壑之间，突然，百米瀑布呼啸奔腾，浪花飞舞倾泻而下，似万匹白马挣脱缰绳蹿入苍穹，像千条银龙当空飞舞冲向云海。俗话说，观景的不如听景的，不多剧透，但绝对不虚一行。

虽不是仁者智者，但乐山乐水。黄果树下，

以恭敬之心，行膜拜大礼。回归自然、放飞梦想、欢腾雀跃、舞之蹈之。

如今，中国航天事业如日中天，人们对一个地名耳熟能详，西昌。也许人们没有健忘，三台子，当年堪称中国航空工业的西昌。

三台子，地处中国东北工业重镇，沈阳北侧的一块向阳高坡，无论就她所处地理位置的海拔，还是国家战略意义的高地，都当之无愧为捍卫祖国领空的功勋之地。

无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还是高空高速新机型首飞，或是辽宁号航母战鹰的腾空跃起，地处三台子的松陵机械厂，如今的中航沈飞集团，这个中国歼击机生产基地，都堪称中国航空工业的红色摇篮。

作为三台子人，我们是自豪的，但也有一些记忆，让我们难以忘却。小时候，能记住的城市名字，大概除了北京、上海，就是贵州安顺了，后来，陆续又增加了湖北、四川、广西、陕西等省份。那时候，昨天还坐在同一间教室上课的同学，第二天，就含泪相送，然后杳无音信，也有的同学，直接人间蒸发，销声匿迹。多少年之后，同学们才知道，这些离开的同学，随父母去了很远很远的大山深处，这是国家按作战序列划分，主要分布在贵州、四川、陕西、湖北等大西南、大西北地区，以靠山、进洞，隐蔽、分散为基本方式，涵盖了航空、航天、航海、常规兵器以及特殊的涉及军工的企业。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三线。

又过了多少年，三台子地区，城乡发展，购销两旺，人们安居

乐业，相安无事。天上没掉馅饼，地上没挖陷阱，天上没掉下个林妹妹，横空出世个刘老四。刘老四创办个公众号，美其名曰“三台故里”。每天不厌其烦，三台故里，有我有你，我是刘老四，刘老四就是我。

开始，没咋注意，各式网络平台，年轻人，闹着玩儿呗，可是，慢慢地，哥不是不正经，哥是认真的。三台故里，像个不谢幕的大PARTY，无论大事小情，家长里短，饮食起居，吃喝玩乐，既有正能量，又有主旋律；既贴民心，又接地气，包罗万象，一网打尽，直到把三台子一池春水和弄出风生水起。

坊间网民，对三台故里，争相传颂，先睹为快，如果回到古代，洛阳纸贱，三台纸贵。

话说那一日，11月9日，既是美国总统大选揭晓，又是国家消防宣传活动日，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刘老四偏要赶这个日子讲理。牵起没深啦浅的我，就进入了直播间，所谓直播间，不过是三台故里会所一个包间。三台故里，直播首秀，隆重上演，于是乎，两个有志中老年，年龄相加一百多岁，不知天高地厚，和当下霸占网络平台的00后90后，一搏高下，一试深浅。一个小时的直播，围绕三台子的天文地理、古今中外、风土人情、名人轶事，侃侃而谈，余兴未尽。播出前后，点赞如星，好评如潮，像黄果树瀑布似的，铺天盖地，倾泻而下，哗哗的。

连续五场，场场爆满，座无虚席，本以为点到为止，见好就收。没承想，三台故里刘老四，拽着拉杆箱，登上绿皮车，单枪匹马，

独闯天涯，直接奔赴祖国大西南，要去三线现场直播，介绍当年支援三线职工的工作生活现状。我隔空呐喊：嘎哈呀，刘老四，骑马挎枪走天下呀！老四答：要把三台子父老乡亲在三线的故事，抢救记录下来。

写到此处有停顿，下面可能有掌声。必须注释一下，刘老四所作所为，完全是率性自由活动，没有任何海内外非政府组织和官方机构指派，亦无任何民间团体个人赞助。

第一站，刘老四来到素有“龙城”之称的广西柳州。柳州，不但有松陵机械厂支援建设的重要的航天生产基地柳州长虹机械厂，还有一个神秘嘉宾，是我莫逆之交的儿时玩伴，小学一个班级，中学一个班级都是班委，中学文艺队又是队友，下乡在一个青年点一铺炕，应该说，彼此秉性相近，臭味相投，他姓潘名晓鸣。只可惜，他是男生，心里无数次艳羡，为什么不生活在暗无天日的从前，他是女扮男装的祝英台，正好我就是风流倜傥的梁山伯，那岂不是美事一桩。按理说，刘老四此行，我于情于理，于公于私，纵然有一百个理由，也不该隔岸观火，雾里看花，可是，真就是失之交臂了，甚是惋惜，对不起呀，晓鸣。也可能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吧，只有等不久的将来，同学们组团探亲吧。

刘老四，三台故事直播，西南之行第二站，贵州。啥也不说了，无论天涯海角，不能再缺席。可巧，就在海南，于是，汽车高铁飞机，星夜兼程，抵达黄果树机场。

黄果树机场，是贵州省安顺市的民用飞机场，不太大，只能起

降支线客机。严格讲，这个民用机场，搭边借光在贵阳飞机制造公司的试飞线，属于典型的蹭网，因为机场所有重要软硬件设施，都是隶属于贵阳飞机制造公司。有着四十五年航空生产经历的小学同学孙俊航，责无旁贷充当了八大员，接站、讲解、伴宴、司机、导游、联络等复合角色。

老同学具有一点不差、一丝不苟的航空产业精神，领我隔墙眺望远处的新机型，还经常提醒我，只能看不能摸，或者，只能看不能照。

贵州省安顺市，是一座山城，闪烁灯光的高楼和灿烂星光包裹的山峦交相辉映。一条蜿蜒的河流汇集到城市中心，扩衍成宽阔的水面，人们称其为虹山湖，离虹山湖不远，就是安顺火车站。乘着夜色，我和孙俊航夫妇迎接刘老四，见面、高兴、握手言欢、弹冠相庆。

这边厢，几位安顺的三台子籍朋友，在孙毅组织下热切企盼。孙毅，括弧，中美协、中书协贵州分会会员，三台子驻贵州安顺首席文化精英。孙毅属于儒雅谦逊的学者型，为了安排我们一行，特意把送老岳父去养老院的事错开了，一个是表明孝心，一个是显示诚意。

落座之后，开宗明义，直奔主题。这是距离三台故事直播首秀之后的第十天，11月19日。没有寒暄，没有客套，没有你瞅啥，直接切入东北风模式，你住哪儿？哎呀妈呀，酒席宴间，各种短句凌空穿梭，土山、红房、合社、夜卖、大楼、一〇六、二四二、西大

道、小白房，各种三台子语汇，金光四射，火星乱窜。如果，此时，推门进来一个生人，一定以为这是黑市交易，土话加暗语。唠着唠着，酒缓语稀，深沉的语气带着愈发浓烈的思念，晶莹的眼窝闪烁不易察觉的泪花。几十年的茅台老酒入肚，三台子人，说着三台子话，唠着三台子事。一刹那，让人顿悟：老辈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村庄的叫老乡，我们，同在三台子村，我们是三台子村人哪！

第二天，刘老四母亲的学生曹胜跃、周萍、薛忠太，一拨人马又纷至沓来，推杯换盏，酒酣耳热，叙友情，道离别，现场直播，现场电话，沈阳、贵阳，三台子、安顺，有的名字叫不准了，但是，浓浓的乡情，不饮自醉。

各位朋友，三台故里，有我有你，我们现在，是在云贵高原素有“黔之腹，滇之喉”的贵州安顺向您现场直播，我们现在贵阳飞机制造公司老军工包永俊先生家里，下面有请包老先生给朋友们说一说在三线创业的故事。这是第二天，我们来到职工家属区，采访首批来到安顺三线企业的包永俊先生。

八十多岁高龄的老先生，是当年第一批从沈阳来到贵阳的，至今已经五十一年了，当初就是他们给新工厂起的名字，叫双阳机械厂。伟大祖国只能有一个太阳，怎么能叫双阳呢？虽然老先生在“文革”期间饱受蹂躏，被关了四年牛棚。但如今老人家精神矍铄，耳不聋眼不花，鼓捣手机非常熟练，直播间隙，还收发回复短信。谈话中，时时刻刻都表达出对航空事业的真挚感情，对祖国军工事业的热爱，以及对家乡热土的眷恋。随着他的描述，我们知道了，

他的老家在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兄弟几个都是放牛娃，他感恩共产党，感恩毛主席。老人家记忆力惊人，不到一个小时的谈话，涉及人名不下三四十个，老人家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一些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说得一清二楚。临别前，还以蒙古民族特有的豪爽，吩咐儿子，你们整两盅，我安排。

通过与包老先生闲聊，无意间知道，家父生前好友吴宝庭也在安顺。在我的记忆里，宝庭叔叔当年住在独身宿舍，那时还没结婚，爸爸经常领我去那儿玩。夜色朦胧，孙俊航摸黑领我们来到了宝庭叔叔家，敲门之后，开门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阿婆，说明来意进屋，见一位拄着拐棍的老者，我看出来，这位踉跄迎过来的就是宝庭叔叔。我仔细自我介绍一番，他对我没有记忆，唠起和父亲的往事，老人记忆犹新，滔滔不绝。唏嘘之后，我问宝庭叔叔，离开故乡，来到三线，后悔吗？宝庭叔叔回答，他一生中，最不后悔的事，就是来到了三线。

走出宝庭叔叔家，感慨不已，感叹生命之短暂，就像变幻的魔术，少小离家的宝庭叔叔，再见，恍如隔世。那白发苍苍的婶婶，在开门那一瞬，我仿佛是在梦境穿越。似曾相识，又从来未见过。一进屋，一个垂垂老者，说不认识我的那一刹那，我曾有片刻的迷离恍惚，我的儿时，真的在这位老人膝下承欢？

还有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三线企业职工的生活条件，让人不敢恭维。如果从住房条件来看，还是停留在房改前的水平，可是，无论是第一批来三线的航空产业职工，还是第二、第三代航空人，他

们无怨无悔、孜孜以求，他们对家乡的挚爱和眷恋是刻骨铭心的。

听他们的故事，让我联想到每年四月十八日，是锡伯族团聚省亲的节日，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锡伯族同胞，来到沈阳市皇寺庙会，载歌载舞欢聚一堂。我们能不能也组织张罗，发起成立这样一个三线故里省亲节，让国内外三台子父老乡亲，集中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回故里欢聚呢？

安顺之行的第二天，我们从黄果树瀑布乘兴而归，路过一个山寨，停留打尖。小山寨离黄果树瀑布不远，白云环绕，曲水流觞，整个山寨，石桥、石路、石屋、石门、石桌、石凳，但凡看得见，摸得着的，一律石头。孙俊航夫妇告诉我俩，这个地方叫“石头寨”，是布依族山寨，正在开发成旅游景点。为什么要开发呢？这样天然古朴纯真自然该多好哇，千万别再开发了。我心里为当地默默祈祷。

找一个临街旺铺，捡一方石桌，倒一壶老酒，沏一杯清茶，我们继续昨天百思不得其解的话题，我和孙俊航，为我们的现场直播取名为贵飞醉酒，当然是飞机的飞了，航空子弟兵，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老同学，清茶浊酒，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起程离开安顺，我们婉拒了老同学开车送我们的美意，登上绿皮车，一个多小时抵达贵阳。在贵阳，将拜访一位文坛大咖，当然，一定是三台子人氏。此人大名周君良，曾任贵州省总工会部门领导，周兄与我同庚，略长半岁，但是文学造诣可非常了得，虽说尚未达到著作等身，估计也快齐腰了。工作室内外，随处散落刊登文章的

书刊杂志，而且专著数量、质量在业界大获好评，更让人羡慕嫉妒的是，因为微博，获得贵州省网络界十大金达人。看来，周兄是容易招恨了，因为，容易让那些腰别个死耗子硬装老猎户、招摇过市装文人墨客的汗颜。

贵阳之行，必须浓墨重彩推出一位端庄大气的女性，刘老四和我一见面就开始隆重推介。这样吧，这时候，不妨音乐渐起，别来凤凰传奇那个火爆的，来个《春江花月夜》。随着余音绕梁的古典乐曲，一位女性，款款出场，这是贵州歌舞团的演出剧场，镜头切换，参加贵州播音主持大赛获奖，镜头再次切换，在军工企业仪表特设系统工作画面。这个传奇女子是三台子人氏刘荆玲，刘荆玲当年曾经在贵州歌舞团，还从事过播音主持，最后，拗不过一辈子老航空父亲，只好坚持在航空产业一线工作，听着这位美女、才女兼孝女的讲述，由衷地为三台子骄傲，为故乡人自豪。很有意义的是，三台故事贵州之行第一站，是刘荆玲的父亲，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航空刘继友先生，而精彩的直播结尾，竟是老航空的女儿，真是女承父业，后继有人。她有一个值得道一声谢谢的妹妹，玲珑俏皮的刘小妹，刘荆鸿，不辞辛苦，驱车迎送。

黄果树，我来直播，应该说完美收笔，这篇文章也进入尾声。但我知道，结束就是开始。我和不少热心朋友一样，也想知道，苏菲，你在哪儿？

苏菲，是我小学同学，十三四岁跟随父母去三线，那时，我们含泪惜别。我深刻的记忆里，她说去的地方，就是贵州安顺，如果

在贵州安顺，那就一定是在贵阳飞机制造公司。可是，这次贵州之行，还是没有见到她的身影，让人怅然若失，行走在暮色迷离的安顺街头，多么希望，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事情缘于前不久的一篇文章《也无乡思也无愁》，主要记叙对三台子故乡的乡思乡情乡恋乡愁，还描写了故乡的风土人情，也流露了懵懂少年淡淡的忧伤，或许，这情愫被爱心人士理解为初恋，连刘老四也不例外。那天，我和刘老四安顺火车站见面，唠完正事，顾左右无人，刘老四神秘地问，大哥，不是单纯直播吧。是不是为了苏菲呀？我不能瞪眼说瞎话，默认了。于是，刘老四似乎找到突破口，没有严刑拷打，没有威逼利诱，一有机会，就正宗黔东凯里酸汤鱼，野柿子吊的高汤，贼啦酸，酸味入脾，不怕你不招。酸汤进肚，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其实，男人的心里期许，或许是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天仙配。谁愿意满世界蹦高喊，阿诗玛，你在哪里，里，里！当然，也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也无乡思也无愁》，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在三台子地区有了一点影响，很多同学朋友非常关心，苏菲找到了吗？热心人帮助寻觅，多方查找，甚至不惜动用警力。在此，向关心爱护我，熟悉和不熟悉的朋友，深施一礼，十分感谢！时至今日，敬告诸位，此事算告一段落，拜托理解，因为，大千世界，机缘巧合，该见面的一定会见，没见面也自有道理。同时，也不愿再讨扰众生，又怕万一给彼此带来些许误会。

三台故里，云贵直播，完美谢幕。我参加的贵州段也非常圆满。

听了老故事，找到了故乡人，认识了新朋友。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人们勤劳善良，贵州多山多水，景色旖旎。安顺，是一个来了就后悔，后悔来晚了的地方。

人生总有遗憾，这遗憾，放到这儿，是再贴切不过了。遗憾，遗字，是走和贵，那就是，让你多来贵州走一走。憾字，是心和感，让你从心里感动的。

贵州，让我遗憾，让我感动！



20世纪50年代，沈阳市10路公交车三台子始发站。

浑水摸鱼

姥家在大凌河畔。

沈山线火车，石山站下车，不用经过票房子出站台，直接踩着砾石和枕木，跨过两条铁轨，穿过一座座拱形土房的村庄，沿着地碑标志上县道走八里地，进入青纱帐里蜿蜒窄巴的羊肠小道，小道坑洼泥泞，哗哗摇曳的高粱秆儿，不时探出腰肢拦路，落日余晖照耀下，高粱秆亭亭玉立，像涂着淡淡胭脂的少女颌首微笑。

远处的玉米地里，大概年头有点涝，收成不太好，稀稀拉拉的玉米秆东倒西歪，散兵游勇一样溃不成军。

一个多钟头走出青纱帐，隐约看见，前方，是一个慢坡的土岗。岗上，亮晶晶的铁道线，像成吉思汗巨大的弯弓，伸向遥远天边的斑斓彩霞之中。

那是东郭苇场的专用窄轨火车道。一到冬天，小火车吐着乳白色的热气，满载着芦苇，呼啸而过，驶向金城造纸厂。

快速跑上坡，迎风伫立在土岗，脚下锃亮的火车道一眼望不到尽头，下坡就是村口的老槐树，旁边是水草丰茂的河泡子。看到小铁道、老槐树、河泡子，这三个独特标志，霎时间，空气中温润的青草味、炕烟味、牛圈味、糊嘎嘎大饼子味，这些味道混合在一起，像没有搅拌开的辣根，钻进鼻腔，沁入肺腑，弥漫周身，眼角闪动的泪花，簌地落下，滴在故乡的土地上。姥姥家到了。

村口，还是那棵老槐树，像面壁的达摩，慈眉善目，禅意十足。经年不生不长，不老不少，没人见过它抽出嫩芽，也没人看见它枯萎。树下，曾经黄色的泥土，被纳凉歇脚的人们踩得像油光黑亮的柏油路。

旁边的河泡子，不时有过客惊扰到蛙鸣，一阵扑通扑通声，扎进水里的青蛙，又转身从水草中露头，瞪着惊恐的大眼睛窥探。

每到傍晚，皎洁的月光出来的时候，村里人们摇着蒲扇，南朝北国，天晴冷暖，母猪下崽，孩子满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夜色里，吞云吐雾的小火车，驮着连绵起伏小山似的芦苇，在旷野掠过，人们又忆起下苇塘的艰辛。呛人的蛤蟆癞味道醇厚，缕缕青丝，往事如烟，从人们头顶飘过，绕过树梢，在河泡子上散去。这就是姥姥家，锦县（今凌海市）谢屯马圈子，稻花香里说丰年。

月色朦胧，孩子们无忧无虑，尽情地挥霍童年，踢口袋、藏猫猫，有淘气的转圈打着车轱辘把式，竟把坐马褥子唠嗑的大人掀个

趑趄。一些孩子玩着扔鞋的游戏，这是以一双鞋为玩具，极其原生态，脱鞋光脚站在地上，两个大脚趾，夹起一双布鞋，原地起跳，把两只鞋尽可能抛远，然后看看，是两个鞋底儿朝上，还是鞋面儿朝上，或是一个朝上，一个朝下，要是恰巧两只鞋帮都立起来，那似乎就很厉害，竞赛对手应该有相应的惩罚。因为年代久远，游戏规则也记忆模糊了。

大树旁边的河泡子，是从上一个村子流过来的，应该是大凌河的一个分叉，汇流而成。河泡子形状不规则，圆不圆扁不扁，随时改变，时而像个倭瓜，时而像个黄瓜，时而像个葫芦，应该说，更多的时候，像个葫芦。水旺的时候，波涛汹涌，一个猛子摸不着底，水枯的时候细水潺潺，仅没脚面。一到挂锄，村里半大小子们到河里摸鱼，人们既不用网捞鱼，也不用钩钓鱼，而是非常传统的徒手摸鱼。

老舅也在其中，大我几岁的老舅，左脸上有一大块红色的太田痣，村里人背后叫他“迹脸子”，每当无意听到这称呼，我心里反感到抓狂，愤怒得恨不得实施暴力，无奈手无寸铁，身无缚鸡之力，又不能人体炸弹以身殉职，只好竭力寻找对方缺憾，找出麻子雀斑或是龇牙拱嘴，然后，默念刘麻子李豁嘴，以解心头之恨。也许因为家里略微不尽如人意，从来对残障或弱势同情悲悯。

河水不深不浅，深的地方到胸口，浅的地方也才齐腰，村里三五个半大小伙子，都只穿裤衩，站成一排，哈着腰，两手在水里，好像端着一个无形的锅，小心翼翼，全神贯注，慢慢蹚水溯流而上。

那剪影，使人想到青藏高原朝圣的信徒，落日的余晖，洒在小伙子们古铜色棱形的肌肉上，高空中不时有流云缓缓掠过，肩膀上忽明忽暗晃动着光斑。

老舅干庄稼活随姥爷，田间地头是好把式，摸鱼也十分在行。约莫一袋烟工夫，岸上就扔过来几条活蹦乱跳的鱼了，鱼都不大，最大的不超过一柞，除了鲫鱼、鲤鱼、鲢鱼，还有鲇鱼和泥鳅，真不知道，在水里，那滑唧出溜的泥鳅鱼，是怎样抓住的。

老舅教过我抓泥鳅的诀窍，食指和中指呈胜利的欧耶状，打弯张开像个钳子，夹住泥鳅鱼脑袋，顺势用拇指按住，立刻握拳，基本没跑。虽然动作教程理论上领会了，一到真枪实弹就秃噜扣，一次也没有抓到过泥鳅鱼。

上游的溪流过来的时候，水还很清静，河泡子前段河床是石板 and 卵石，清澈见底，波光潋滟，往里边，混汤浑水，泥头拐杖，但只有在这里，容易浑水摸鱼。

老舅他们摸了两个时辰，就准备打道回府，在高粱棵里，拧干裤衩，赶紧穿上，草丛里随便薅根马莲，穿过鱼鳃，拎着一撇一捺挂着的鱼串，说说笑笑回家了。庄稼院不少活儿等着呢，起圈、喂猪、翻地、抱柴、生火、做饭，反正农村总有干不完的活儿。

日落西山红霞飞。老舅带着收获的喜悦凯旋，牵着我回家。姥家大门，是两扇露着白茬的木框门，没有门板，用高粱秆、苞米秆随便遮挡，鸡鸭猪狗一律免签，畅通无阻，缝隙处的柳条，让猪鸡拱得不知去向。

柴门没有犬吠，却拴着一条光溜水滑的小毛驴儿，毛驴端庄漂亮，驴模驴样，没有驴脾气，特别乖巧，善解人意。灰黑色的脑门，一道白鼻梁，泾渭分明，像黄胄笔下的水墨写意。

姥家灶坑上的大铁锅，鲫鱼酱汤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香味袭人。拱形土房顶上，方正的烟囱，飘散着一缕白色的炊烟，家家户户的房顶上，炊烟像结伴的孩子，搀挽着飘向老槐树，飘向高岗上的小火车道，飘向远方暮霭沉沉的青纱帐。

每次，老舅到河泡子摸鱼，我都申请下水，像小常宝一样，坚决要求上战场，但惨遭拒绝，连有求必应的姥爷，也断然说不行。

机会，在这个炎热的初秋，终于降临了。秋老虎使人酷热难耐，天旱，连树梢的知了都哑了嗓子。河泡子堤岸，清晰地看见已经降了半截的水印。一天晚上，姥家开会，屋里点洋蜡，当院点汽灯，相当于威虎山厅里掌灯，山外点明子。姥家人表情严肃，像贫农协会集体讨论，给地富反坏右划成分，给贫下中农分土地。经过层层审议，终于批准同意，在老舅监护下，我可以正式下水摸鱼了。

到了河泡子，喜悦兴奋大打折扣，那河水还没到膝盖，我说的是小孩儿的膝盖，不是毛驴的膝盖。转念又一想，也罢，知足常乐，能让下河浑水摸鱼，也是网开一面，实属不易了。

摸鱼的孩子不多，浑汤的水面，浑浊得像傍晚澡堂的大浴池，偶尔有小鱼崽在水里跃动，当然，是很小很小的鱼，比蹬腿乱蹿的河虾大不了多少。水浅的地方，仅仅没过脚脖子，我还是不平衡，感觉蒙受不白，待遇不公，姥姥家根本就没有同工同酬，公理何

在？老舅他们，那是浑水摸鱼，我这是石缝捡虾。

苍天眷顾。上游的水一阵弱一阵强，偶尔竟然非常冲，小鱼小虾随波逐流。记得有一个相声，是模仿天津话说的：“二他妈妈，这拨是咸带鱼。”这河里，是不可能没有咸带鱼了，但鱼，真是一拨一拨来的，而且渐入佳境，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曾有一拨手指头长短粗细的小鲫鱼壳子，还曾经有一个巴掌大的鲫瓜子，可惜从指缝溜了出去。鲫瓜子，是指大的鲫鱼，这是河泡子专用语汇，相当于挖人参检到了棒槌，采金矿遇到了狗头金。

脑袋里，快速码排回放老舅嘴边的诀窍，老舅的摸鱼诀窍通俗易懂，他说，要像庄稼院赴席，轻捞慢起，勺子沉底；要像鬼子进村，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要像长脖老等，看准了吭哧一口叼住；要像后妈打孩子，逮着了狠狠一下子。千万不能像熊瞎子劈苞米，劈一穗扔一穗，在水面瞎划拉，划拉到天黑，鱼毛也摸不着。老舅话糙理不糙，是浑水摸鱼的独家秘籍。

老舅还有高深的摸鱼理论，摸鱼，关键一个字，摸，摸着了，还要抓，抓住了，还要扔，扔岸上了，那才是颗粒归仓，这都是一环套一环的。想在流动的水域里，捕捉流动的鱼，虽然概率渺茫，但在小范围里，就是大概率事件了。而且，在浑水里摸鱼，因为水浑，阻挡鱼的视线，加上鱼在寻找下游藻类生物链，和鱼需要逆水流动环境等原因，其实，这种传统的浑水摸鱼，是比网鱼钓鱼事半功倍的。我感觉，老舅太了不起了，虽然是农民，像个哲学家，有理论、有实践，就是到水产科研或者学术单位也是可以胜任的。

水中世界，黎明一样静悄悄。什么风吹柳摆，人欢驴叫，火车呼啸，任何声音都没有了，几乎切换到静音模式，只有水中的鱼儿倏倏地游动。

突然，一条鱼，一条鲫鱼，在水波纹的折射下，潜艇一样，晃晃悠悠游弋过来。在清澈的水中，缓缓进入了我的包围圈，在我两掌之间，在我鼻翼之下，好像都嗅到彼此的呼吸。那帅气的鱼，脊背顶着黝黑的盔甲，淡灰色的鳞片闪着幽暗的金光，浅白的肚脯充盈丰硕，靓丽的双眸闪动淡淡的忧郁，王子一样高雅得旁若无人，我真想问它，是大王派你来巡山的吗？

我的小心脏，咚咚狂跳不已，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没等倒数三个数，使出吃奶的劲，扑哧，如雷灌顶，死死摁住，因为用力过猛，自己脑袋一并沁入水中，咕噜，呛了一口污水。那跳动的力量通过手感传导过来，鱼儿已被俘获，两手和鱼一齐扎入深深的浊泥中，活蹦乱跳的鱼儿，牵着我泥水里翻滚跳动，那旺盛的生命力，像斯巴达克在罗马角斗场拼命，似乎要把我扳倒，带到水中同归于尽。

我一边慌乱地摁住鱼，一边仰脖呼唤老舅，呼唤伙伴们，嗓子从破音儿喊到飞边儿了，快来看哪，看我摸到的大鱼，大鱼，鲫鱼子！影影绰绰，逆光看见岸边的人晃动，静音刹那间解除，嗡嗡的欢呼声，岸边的人，不，马圈子全村的人，不，全世界，都在欢呼，鱼！我摸到鱼了，很大很大的鱼。我兴奋得双手高高举起，把水淋淋的鱼举过头顶，让世界证明，古有单刀赴会，今有徒手夺鱼。

鱼，鲫鱼，巴掌大的鲫鱼，在我手上，在我头顶，在阳光里，在众目睽睽下。鱼儿不屈不挠，左翻右跳，随着身躯轻轻扭动，一个三百六十度大回环加后侧空翻，嗖，鱼在手中瞬间消失，水面连波纹都没有，无影无踪。海燕一样，一道黑色闪电，高傲地飞翔，进入苍茫的大海上。就像它从未来过这个世界，就像刚才集体幻觉。岸上，有人惋惜地拍着大腿，不用说，那一定是老舅了，透过刺眼的光晕，空中一双枯藤似的泥手一阵痉挛。

浑水摸鱼，摸着了，徒手抓鱼，抓着了，可最后，失之交臂，功亏一篑。感觉，苍茫的宇宙，辽阔的夜空，纷繁的世界，那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这河泡子里的鲫鱼，它在我生命中一闪即逝，似乎就是来演绎一段故事，然后，尘缘了定。

我经常沉浸在梦幻中冥想，曾经，有一条光溜水滑的鲫鱼，进入我的手中，而我没有珍惜，鱼儿停留了片刻，又倏然离去，等到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已经到手了，又失去。如果老天再给我一个机会，如果再让我逮着了，我一定狠狠甩到岸边，如果说非要加个距离的话，当然是，越远越好，如果可能，最好甩锅里，直接酱焖。

浑水摸鱼的故事，后来演绎得有点离奇了，有人说，老王家外甥，曾经抓到过一条鱼，这鱼多长呢？叙述者把手臂伸展打开，并且还尽可能两臂伸长，一旦有路人驻足倾听，手臂自然收缩回弹，尺度酌情而定，关键看旁听人的文化气质知识情况，反正最后防线，这条鱼，也不能低于同肩宽。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十里八村都知道，

马圈子河泡子里有条大鱼，差点把孩子带到水里去。还有一个版本，竟然往哪吒闹海那个情节靠。

作为当事人，我愿意享受赞美的光环，坦然接受各种传奇故事的版本，用装傻充愣维系这个变了味的英雄事迹。

事后，老舅告诉我，当时浑身精湿蹲坐在水里，狼狈不堪。脸上身上泥头拐杖，像从河里钻出来的蛤喇精，脸上挂着泥浆，咧开沾着泥水的大嘴，坐在水里一顿号，悲痛欲绝，谁也摁不着暂停键，最后，别的孩子把刚捉到的螃蟹给了我，惨烈的哭声戛然而止。

事情过去很多很多年，我也长大了，变老了，慢慢对生活，有了一些感悟。有人说，人之初，性本善，或性本恶。其实，人之初，性本虚，这虚，从小到大，从生到死。

《左传》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此言非谬矣。

最美好的景致，就在你的家乡，你的身边，你的心中。

小毛驴儿 与德麟二舅

姥家在辽西，一个叫马圈子的村落。

村南芦苇荡烟波浩渺，一望无际。蒙蒙夜色里，满载芦苇的小火车，像是从黑幽幽穹谷中滑坡出来的山峦，挟着漫卷弥漫的白色雾气，呼啸着从子夜时分寂静冷漠的村旁掠过。

马圈子村落的名字无从考证，或许历史上曾经是养马的围栏。圈，当地人念“嫌”，呵呵，只赚不赔，不是那个朋友圈的“圈”。

儿时记忆，故乡的猪崽儿、羊羔儿、牛犊儿、马驹儿，一想起名字，就让人心里暖融融的，生出怜爱之意。但让我最难以忘却的，是一只小毛驴儿。

小毛驴儿第一次映入眼帘时，是它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这小毛驴儿二尺来长，没有桌子高，上身浅灰色，长睫毛，大眼睛，眼眶勾勒出

白圈儿，嘴唇也是白的，像是讲究卫生戴着口罩似的。它站在生产队的场院，无助的眼神儿天真无邪，怯生生地注视着忙碌上工的人们。四只白色小腿儿，支撑着羸弱的身躯，有点微微颤动，像一只弱不禁风的幼鸟，在风中瑟瑟发抖。

或许是儿童的天性，幼儿的我，很快和小毛驴儿厮混熟络，它不但任我抚摸，甚至手持柳条轻轻地挑衅，也回过头来亲昵示好。老人们常常告诫，小毛驴儿会尥蹶子，小心踢着，可小毛驴儿，看我的目光纯真善良，像恋人一样柔情似水。

一年之后，大人把我放到小毛驴儿后背，确切点说，是趴在小毛驴儿的屁股蛋上，它已经能够承受一个孩子的体重了。小毛驴儿走走停停，迈着很绅士的方步，在村头石子路边儿，嗒嗒地漫步。有时我不小心滑落下来，它会停住脚步回头眺望，似乎说“怎么掉队了？小伙子”。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每天村头田埂散步，成了我的晨课。

毛驴儿奔跑在田野，是世界上最优美的动漫。

庄稼刚刚露苗，大地一片葱绿，像铺上了地毯，银灰色的小毛驴儿，根本不用助跑，不用起跳，倏地一下，轻盈得像一阵风，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外，转眼又像精灵一样停在跟前，既没有粗脖子红脸，也没有气喘吁吁。

小毛驴儿眷恋人群，尤其愿意和我在一起，大概它知道我们都是儿童。更多的时候，它安静得像个哲学家，闪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遥望着远方，静静地思考。

小毛驴儿静若处子，动如脱兔，撒起欢儿来，像跳跃的小鹿，翻蹄亮掌，“呱嗒、呱嗒、呱嗒……”，那节奏和韵律，就像一个钢琴大师，以大地为琴键，弹奏着命运交响曲。它两个耳朵中间，让我给系上红麻缨绳，在绿色的田野里，像飘动着一朵艳红的鸡冠花，鲜艳夺目。

虽然没经过良好的素质教育，但小毛驴儿极其有礼貌，不抢食，不争嘴。在大牲口咀嚼或饮水的时候，它从来不靠前儿，虽然刚刚奔跑回来，它也很渴，宁可寻找一块干净的水洼，轻启白唇，小喝几口，浅尝辄止，一副谦谦学者风度。小毛驴儿的粪蛋儿，也光光溜溜，不像鸡鸭猪狗肆无忌惮的粪便，既无流线，又无造型。

生产队里打更的潘老爷子，是个孤独的老人，平日里一副吹胡子瞪眼睛的面孔，但对小毛驴儿格外照顾，经常熬点米汤，煮点豆腐渣或者是嫩苞米粒儿喂喂它，小毛驴儿也是一副感恩戴德的样子，每天围着潘老爷子打转转。

一天早晨，日上三竿。又睡过头的我刚从被窝里爬出来，站在姥姥家的土炕上，透过窗户，看见院当中小毛驴儿在四处寻觅，我大喜过望，它这是在等我呀！那眼神儿似乎在嘲笑：“你这懒蛋，怎么又睡过油了。”

我光着脚，跑到炕头，跳在地下，奔到院里，心想，小毛驴儿啊小毛驴儿，从生产队到姥姥家，虽说不远，也要七拐八弯，你是怎么找来的呀？

曙光初照，一缕晨光映在小毛驴儿身上，每根银针似的毫毛晶

莹剔透，干净得一尘不染。多少年以后，我长大了，学会了一个词儿，叫溜光水滑，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干净漂亮，但我一直固执的认为，这词儿，形容这个早晨的小毛驴儿是最贴切不过的。

小毛驴儿毛茸茸大眼睛，一汪水一样清澈，它忽闪着分明在说：“起来吧，我们该晨练了。”它哪知道，我早晨公务有多繁忙，要例行公事，有很多事儿要处理呢，还不能马上出去。我连忙慷慨地掀开灶坑上的铁锅，拿出盖帘儿上热乎乎的苞米面大饼子，掰了一半儿，送到小毛驴儿唇边。显然，习惯了浪漫西式冷餐的小毛驴儿，对这些热气腾腾的中式大餐不太受用，勉强张开嘴唇。尝过一口之后，大饼子很快被它吞咽了，嘴唇嚅动一下，仿佛舔嘴吧舌没品出滋味。“可不能再给你了，那是我的早餐呢，没听说吗？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小毛驴儿“吐吐”打着响鼻儿，根本不计较，那意思好像是，快点吧，该吃吃，该拉拉，继续等你。也可能因为我长的长瓜儿脸，大眼睛，村民逗我，说我和小毛驴儿像哥俩好似的，我还挺高兴的，信以为真，“真的吗？”

别看小毛驴儿爱噘嘴，但是从来不爱生气，更没有一点驴脾气。只是有时候，躺在山坡上，顺势骨碌几圈，那就是江湖上传说的“驴打滚”，其实那是驱蚊止痒、化解疲劳。站起来，抖搂抖搂灰尘，还是光溜水滑的翩翩少年。就是这个著名的“驴打滚”，让民间放高利贷者盗用，坏了小毛驴儿家族的一世英名。

生产队繁重的劳动辛苦乏味，我经常骑着小毛驴儿，阿凡提一样，唱着童年的歌谣，给疲惫的乡村平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黄昏，远处芦苇荡随风摇曳，近前的河水泛着晶晶亮光，夕阳西下，田野里落日余晖，一只小毛驴儿驮着少年归来，像一幅牧童短笛图。独家披露一下，更多的时候我都是趴在小毛驴儿屁股蛋上，大人告诉我，骑马骑脖颈，骑牛骑当腰，骑驴骑屁股蛋儿，所以我一直是趴在屁股蛋上，造型极其滑稽。多少年过去了，感觉那个傍晚是那么美好，以至于对黄胄大师的水墨驴儿情有独钟，感觉比齐白石的虾、李可染的牛、徐悲鸿的马更生动。

姥家后院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每到上秋，茂密的树叶里，星星点点藏着无数指甲大的青枣儿，我便站在拱形的土房顶上，挥舞竹秆儿，有枣没枣三秆子。那竹秆儿，在我看来，分明就是吕奉先的方天画戟，都知道，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黄八夏九姜维，吕布在《三国演义》里最厉害了。一顿狂风暴雨，横扫千军如卷席，吓得姥姥心疼地在底下喊：“轻点儿，轻点儿，别伤了树。”那意思是别把主干打折了，明年还要结果呢。反正，每次都是一片狼藉，落叶与碎枣齐飞，呐喊与惋惜一片。

有一次，我正在打枣，德麟二舅笑咪咪地踱步过来，他笑着夸奖。“好小子，这资本主义尾巴，就该连根儿拔掉。”那时候，生产队要求，只能种植经济类农作物，其余都是禁止之列，所以，他把枣树列为资本主义尾巴。德麟二舅是生产队长，论起来，还是远房亲戚，是二姨姥妯娌的亲叔伯侄儿。他来姥姥家说有事儿，生产队要借根木头，看中了姥姥家枣树一根笔直的树杈，没等说完，笑呵呵抡起板斧，把一根直溜溜树杈砍了，姥家人紧着赔笑脸，谢他网

开一面，没有把枣树连根拔掉。

德麟二舅年龄不大，是庄稼院儿老把式，农家活计，里里外外一把好手，生产队农活也安排得井井有条。他还是一个车把式，据说，什么烈性牲口，他都能调教好。每到上秋，他不管各家各户粮食够不够吃，挨家挨户收粮食，公事公办。组织劳力，赶着胶皮轱辘大车，往粮库送粮食，说是为实现辽宁粮菜两自给做贡献。送粮路上，他哼哧哼哧唱着，“大辫子一呀甩啪啪的响啊，一辆大车下了岗嘞”。

有一次，县里在村子召开三级干部现场会，当场表扬德麟二舅是开拓创新人才，要推广经验，重点培养。德麟二舅平时喜欢腰别个大鞭子，在村里横晃，那鞭子，据说是兴安岭科尔沁右翼前旗蒙古族马具大师傅精心制作的草原马鞭。

马鞭是用上好的牛皮芯生浸，外裹着狗皮条，鞭梢是带药性的藏红花浸泡的牛筋，脱脂烘焙干燥之后，犹如竹条铁丝，既有韧软，又有弹性，还有力道。马鞭顶端是红红火火的鞭缨，像大公鸡的冠子一样耀眼夺目。有事没事，村里村外，德麟二舅啪啪抡出响来，大马鞭子成了德麟二舅的标配，谁家小孩儿闹觉了，一吓唬，德麟二舅大鞭子来了，立刻止住哭号。

清晨分配农活，场院里吵吵呼喊，啪啪几声大鞭子，立刻哑门悄洞，没了一点动静。姥家的枣树杈是给德麟二舅配鞭杆儿的，按说也是物有所值，物尽其用了。德麟二舅把壮劳力的农活派完，就往妇女社员堆儿混，监督妇女劳动，他说“这叫跟社员打成一片”。

那天，妇女们摘棉花，丰收的棉花白茫茫一片，远看，和天上的白云连在一起，像歌中唱的一样，“麦浪滚滚闪金光，棉田一片白茫茫”。大姑娘小媳妇们每个人头上裹着一块方巾，腰里绑着一个大布袋子，沿着垄沟儿一字排开，把摘下的棉团放到布袋里，装满之后再堆上地头，回过来继续摘棉花。德麟二舅鬼子进村似的，猫着腰进入棉花地，片刻工夫，棉铃一阵哗啦啦乱响，地里炸了营似的，惹来一阵阵的尖叫，几个妇女灰头土脸地跑出来。德麟二舅讪笑着也出来了，“闹着玩呢，都这么不禁逗呢”，妇女们以集体罢工抗议，德麟二舅甩了两鞭子，走了。

德麟二舅是一个有劣迹的农村青年，吃喝嫖赌、欺男霸女，在村子里横踢滥踹，人们背后说，德麟二舅老“驴”了，也有的说，他呀，安上尾巴就是驴。

第二天早晨，生产队敲钟干活，青壮劳力站在场院门前，妇女们一堆一块靠在草垛旁边。德麟二舅叉着腰站在中间，咳儿卡吐一口痰，又啪啪甩了几鞭子，骂骂咧咧把活儿派了出去，壮劳力和大牲口都去下地干活儿，妇女在院儿里掰棒子。

一转身，他瞥见了小毛驴儿，小毛驴儿一个耳朵耷拉一个耳朵支棱着，躲在草垛旁边嚼着嫩草梗，德麟二舅一看：“这小东西，长这么大了，过来，过来，二大爷训练训练你”。

他抡起了红缨鞭子啪啪甩出两声脆响，生性愚鲁的小毛驴儿，根本就没理会，津津有味，继续咀嚼着。

“拿队长不当干部啊！”德麟二舅不高兴了，

“小杂种，不理二大爷是不？”

这辈分是安对了，小毛驴儿按说跟我年龄差不多，是一辈儿的，只是品种对不上啊？它是“驴”字辈儿的，我是“人”字辈儿的？虽然长得有点连相，但性相近，习相远啊。德麟二舅可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种类不种类的，把大鞭子抡圆了，鞭梢轻轻一点，抽在小毛驴儿耷拉的耳朵上，小毛驴儿过电一样，激灵一下子跳起来，本能地弹起后腿儿，像孩子撒娇一样，迅速向外蹬了一下。

“哎呀，小毛驴儿也它妈的不服管，还敢踢我。”其实，刚才小毛驴儿完全是条件反射，再说根本就够不着德麟二舅。不想这一无意的反应，激怒了德麟二舅，他生气了，狠狠地往手心里吐口吐沫。“反了你了，还敢疵毛了。”他一手在前一手在后，握着红缨鞭子，在空中耍着圈儿挥舞着，那鞭子像条响尾蛇，在小毛驴儿头顶嗡嗡作响，随着德麟二舅臂腕轻抖，马鞭子卫星定位似的，对小毛驴儿进行了精准打击。

一鞭子，又一鞭子。小毛驴儿脖颈，耳朵上浸出了殷红的血迹，浅灰色的绒毛湿漉漉的。啪！又一鞭子，小毛驴儿嘴唇被重重抽中，鲜血染红了白唇。小毛驴儿像是中魔了似的，无目的东一跟头西一踉跄，前肢跪在地上，又艰难支撑起来，最后，揪着头在原地打磨磨。

潘老爷子闻声从屋里跑了出来，

“小德麟子，那哑巴牲口，招你了惹你了，你说你祸害它干啥呀？”边说边抢他的鞭子，“你这孩子也忒生性了！”

德麟二舅狞笑着，“不听话就得收拾，都一样”。他挣脱开潘老

爷子，又啪啪甩出两鞭子。

德麟二舅被连推带搯拥出场院，一边走一边似乎余愤未消地吐口吐沫，随手捡起苞米叶子，擦拭着浸染血迹的鞭梢，哼唱着《龙江颂》，“似战鼓催征人，快马加鞭”，扬长而去。

小毛驴儿再也坚持不住，跪卧在地上。

潘老爷子在小毛驴儿身边哈腰俯身，半跪在地，艰难地想把它搀扶起来，可是小毛驴儿，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它顽强地支撑一下，又卧了下去，像一只跪乳的羔羊。潘老爷子扭头儿望着德林二舅的背影，跺脚骂道：“你个缺八辈子大德的东西，你不得好死。”说完，找来抹布，小心翼翼给小毛驴儿擦拭。

潘老爷子一边絮絮叨叨地骂一边擦拭着，小毛驴儿面庞、脖颈、耳朵，横七竖八好几道血印子，张着嘴，喘着粗气，一擦一激灵。“挨千刀的，也不怕遭报应。”突然，潘老爷子惊愕得睁大眼睛，随即，他翘着胡子哇哇地大哭起来。小毛驴儿一只眼睛塌陷下去，眼眶变成一个坑，瘪凹处涌出一股一股的血水，顺着面颊滴在潘老爷子的手背。

“小毛驴儿瞎了，瞎了一只眼睛！是小德麟子干的！小德麟子用马鞭子抽瞎了小毛驴儿！”潘老爷子咬牙切齿，仰天长啸。

小毛驴儿只有一只眼睛了，一只眼睛的小毛驴儿，无论行走觅食都非常艰难，更加单薄羸弱，似乎一阵风就能吹走。它经常伫立在茫茫的田野，朝着远方瞭望。

好心人给它拉到了碾坊，为的是，能嗅到粮食的味道，能捡食

碎糠滥谷，不至于饿死。有时候，给它套上套包，遮挡面庞，拉上几圈碾子。后来，小毛驴儿主动龟缩在碾坊门口，像只瘦骨嶙峋的癞皮狗。无论是柳条儿、绳头儿，在头顶上一晃，立刻病恹恹地站起来，条件反射似的走向磨盘。

小毛驴儿，溜光水滑的小毛驴儿，生活在这个时代，生不逢辰，遇到了德麟二舅，更是祖宗无德。如果，时光倒流，往事千年，小毛驴儿生活在盛唐，幸运成为孟夫子的“浩然驴”，雪晴驴背兴无穷；恰巧遇到诗仙李白，蹇驴得志鸣春风；或是偶遇诗圣杜甫，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哪怕生在大宋，就是不能成为清明上河图的配角，或许会随着苏东坡，路上人困蹇驴嘶；要不随陆放翁也行，细雨骑驴入剑门。可是，可是小毛驴儿偏偏活在现世，偏偏遇见了德麟二舅。

德麟二舅春风得意，官运亨通。后来借调到了公社，撤乡变镇，德麟二舅直接抽到镇机关，结束了以工代干，成为政府序列的科员。作为镇领导，经常走街串巷视察基层，过去敞胸露怀的习惯改了，配备了标准的藏蓝色西服，粗脖子上金链子换上了领带。

一天，德麟二舅视察工作回到了马圈子。锦衣夜行不是他的风格，荣归故里嘛，见人不笑不说话，满世界打招呼。德麟二舅从队部出来，一拐弯儿路过碾坊，见个黑影一晃，刚想说话，一看，小毛驴儿，“哟嗬，还活着呢？挺滋润哪。”德麟二舅停住脚步，摸着下巴颏寻思一会儿，“炖了吧，喝驴汤！”回头见村干部面露难色，德麟二舅一瞪眼睛：“我出钱。”

中午，德麟二舅说现在廉政了，不上村东头的好再来饭店，在队部支大锅炖驴汤，还说他自个儿掏钱请客，想乡亲们了，把老亲少友找来，叙叙旧。抱着开荤的念头，来了几个不明就里的村里人，围在场院，听德麟二舅口若悬河谈笑风生，一顿瞎白话。一会儿工夫，屋里飘出了一阵儿异香，有人问：“今天吃啥呀？”

“驴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嘛。”

“哪儿来的驴呀？”

“就那个驴呀，碾坊，那个瞎眼，瘸驴！”的确，后来这一只眼睛的小毛驴儿，腿也不太利索了。

“哦，啊？”场院里一阵骚动。

“那啥，来时忘了，今天中午要陪屋里去王屯，大姨姐孩子的孩子满月了，得下奶去。”

“我们家老母猪打圈好几天了，今约好了，忘了这个茬了。”

后边陪同的村干部，也面呈痛苦状，“没办法，实在憋不住了，今儿大清早就蹶稀，酱秆稀，吱吱地，一会儿一趟，实在……”没等说完：“不行了，不行了，赶紧地，要不拉裤兜了。”说完，夹臀猫腰蹶了。

场院里，空无一人，只剩德麟二舅木橛子似的，杵那嘎达。潘老爷子从门里探出头来：“小德麟子，管咋的，你也是客，进屋我陪你喝驴汤。”

刚才，还是响晴的天空，万里无云，不知什么时候，堆积出一片乌云，这乌云越积越厚，越压越低，“咔嚓”，闪电带着霹雷直接

在场院上空炸响，大雨哗哗倾泻而下。

屋里头，潘老爷子盘腿大坐：“小德麟子，过来，爷们敬你一盅酒。”

“我是五保户，老绝户，土埋半截了，也不信个鬼神儿，到阴曹地府也是挺脖儿去，我今天说到哪儿了，周与不全的……”

“爷们儿，你看看，不说喝驴汤吗，别扯那用不着的。”德麟二舅举着半空的酒盅一晃，打断潘老爷子话。

“人哪，啥事儿凭良心。”潘老爷子眼皮儿都没撩，吱溜，把一盅酒干了。

“我说，小德麟子，这话憋好几年了，村里传说的，踹寡妇门，挖绝户坟的事儿，咱今儿个不多说，就说村西头小学校，你领人拆了，那补偿款，怎么来的，怎么去的，你整哪儿去啦？你胆子也忒大了，晒干了都有老倭瓜大。俗话说树有皮人有脸，我看你那脸，都让熊瞎子舔了。”

“爷们儿，怎么说话呢？咋的？喝多了咋的，你可别在这嘎达给我倚老卖老，我告诉你，那是贯彻上级精神，加快小城镇建设，懂不？不动迁，马路能修村上吗？”

“你可别在那嘎达唬马傻子了，那翻浆路你贪多少？你心里明镜儿似的，我告诉你，村里老少爷们儿惯你，法律可不惯你。你吃香的喝辣的，把村子祸害这样，一拍屁股滚犊子了，你知道不？咱村里都有穷得要饭的了，你也不怕打雷给你击着。”

正说着，一声闷雷，配合剧情似的，“咔嚓”在窗棂上响起，德

麟二舅一哆嗦，差点没从炕上坐地下。

这酒没法喝了，火药味太浓。德麟二舅鬼道，以攻为守，“我可告诉你，别看你岁数大了，造谣生事，照样铐你”。

“你们这类当官的，平时人模狗样，什么屁屁都拉，就不拉人屎。”

“潘老爷子，我尊重你，喊你一声爷们，挺大个岁数了，可别有人没人的，在背后瞎曰曰。”

“小德麟子，我告诉你，人有欠，天有补，人不报，老天报，别把啥事儿做绝了！”

德麟二舅边走边退，想就坡下驴，“行啦行啦，不跟你一般见识了”，一副大人不见小人怪的样子。

“我还有个会，那什么，镇里给个别表现好的五保户几份大米，我给你留一份，明几个，让司机给你送来。”德麟二舅满脸堆笑。

“呸！一屁俩谎，放屁都掺假，还表现好的，我表现不好！快开你那个什么狗屁会去吧。”

天空闷雷阵阵，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德麟二舅顶着雨跑回镇里，浇得呱呱湿。当晚，冷水浇头，急火攻心，差点背过气去，救护车拉进了县医院，诊断说脑血栓，连夜转到省里，命是捡回来了，落个半身不遂、嘴歪眼斜的后遗症。

镇里正赶上八大局干部调整，他被告知解决个副主任科员级，提前待岗。德麟二舅一贯是蹬鼻子上脸，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没等办理出院手续，每天拄个拐棍，就我姥家那个枣树的支杈。一副光

脚的不怕穿鞋的架势，去镇政府办公室，撇哧辣嘴吵吵巴火，要看文件，说怕跟不上形势，又拿出乡村泼皮无赖的看家本事，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中午吃食堂，晚上混饭局。上访专业户似的，天天往上找，说是要“让青春焕发出革命光芒”。

一天，镇办公室主任问他，身体怎么样？德麟二舅一听，以为机会来了，一拍胸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第二天早晨，德麟二舅翻箱倒柜，把藏蓝色西服找出来，大热天，脖子上拴根儿领带，晃晃悠悠就来了，纪委书记找他说，既然身体倍儿棒，我代表组织正式宣布，立刻到纪委报到，交代贪腐问题，同时建议移交检察机关。

德麟二舅一听，眼珠一翻白，腮帮一耷拉，“喂儿”，当场背过气儿了。



20世纪50年代，国营松陵机械厂第一子弟小学校。

翠翠轶事

翠翠，大名叫张翠花，小名翠花。平时街坊邻居都唤她翠翠。翠翠是雪村唱“上酸菜”那年，从马路牙子，花一百三十块现银，领到家里的，说起来，至少有十五个年头了。

翠翠没有贵族血统，是一个博美串种，黄色夹杂黑毛的雌狗。长相还算标致，玲珑秀气、仪态端庄、明眸皓齿，要说缺点，就是有点兜齿，下巴习惯性前探，俗称“地包天”。

刚进家门那会儿，翠翠两个多月，喵喵的叫声，像个小猫，让人心生怜惜。后来，过了青春期，又过了更年期，那叫声一路高歌猛进，越发越惨不忍听了。她属于天生励志型烟酒嗓儿，破锣音带回声，加半度和弦还有个“呃”勾音收尾，而且不分场合地点，不论男女老幼，伸脖子就亮嗓狂吠，叫完了，回头摇头晃脑向主人邀功请

赏，有时大老远遛回来，一边仰脖凝望，一边连续摇晃尾巴，那潜台词仿佛说：“怎么样老大？卖力气不？是条看家好狗吧！”常常把主人陷于教狗无方的尴尬境地。

每天早晨，例行出恭兼巡游，一出门，嘭嚓嚓，咚锵锵，破马张飞，舞舞扎扎，不管山神土地玉皇大帝，不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蹿出门来，四面八方，一顿狂喊乱叫，什么大姑娘小媳妇，什么路人甲匪兵乙，什么顺丰快递便当急送，什么友好使者泼皮无赖，什么道士下山姑子出庵，逮谁吼谁，扯脖乱叫，见贼杀贼，见佛灭佛，经常是吓得妇孺花容失色，落荒而逃，主人连忙大步小跑趋身赔礼，满脸苦笑连声道歉。

翠翠不像有的腐败村干部那样，经常恫吓邻里欺压百姓，她属于狗仗人势，喊完拉倒，从来不下嘴真咬。平时的翠翠待字闺中，斯文秀丽，还有点腼腆羞涩，属于那种小资情调的明星范儿文艺狗，虽然喊劈了公鸭烟酒嗓儿，但嗓子倒了，还有身段，有模样，正宗狗模狗样。

在翠翠荷尔蒙分泌旺盛期，考虑男婚女嫁，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开始为她寻觅佳婿。当时没有组织电视征婚选秀，电视台狮子大开口，广告费高不说，影视演艺圈潜规则太多，怕被潜了。也没有像王宝钏那样，往狗群抛绣球，江湖险恶，怕遭遇潜伏，误砸着狗官。而是采取古典传统的拉郎配方式，选了一家主人温文尔雅的博美狗，那小狗一看就气质好，属于学历狗，架个金丝闪光镜片保证像个博导，虽不是羽扇纶巾也算风流倜傥。

同时追求翠翠的候选狗还有一个，但那家主人不行，成天不是跟一帮带金链子妇女钻麻将社，就是跟一伙老头子小树林打六冲，明显没学养，没家教，直接免礼平身，“啪斯”啦！那个看起来挺有学历的狗，名字叫帅，有一天，他们偶然邂逅，四目相对、含情脉脉，那天正是开春，芳草迷离，春心荡漾，两情缠绵，一番厮混，乱草丛且作鸳鸯帐，大石板权当翡翠床，一对狗男狗女，周吴郑王，之乎者也，万事大吉。

大概人类从农耕社会发展而来，把太多对生活的无奈和愤懑，投射到最近的家畜，狗的身上，什么狗东西、狗腿子、人模狗样、狗扯羊皮、狗恶酒酸、狗血喷头、狗仗人势、狗屁不通、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眼看人低，等等。其实狗的身上集中了太多太多高尚的美德，狗是勇敢忠诚的化身，有太多关于狗的美好传说，比如义犬救主等。可是，城市楼房家庭养狗，弊端太多，实在是“婶可忍，叔不可忍”。翠翠到家里两三年之后，毛病就陆续暴露出来了，集中起来主要是三大缺点：掉毛、乱叫、尿骚，家里几经征求意见，再三斟酌，反复讨论，下定决心，忍痛割爱，含泪惜别。

那天，像往常一样，翠翠又以为乘车郊游呢，一个箭步，蹿上轿车副驾驶位置上。一路上，城市新楼崛起，农村丰收在望，风光旖旎，江山锦绣。因为靠近217终点站马路大修，公交改道，又有新建的工地，竣工的楼盘，拐弯抹角，磕磕绊绊，平时十来分钟的路程，那天开了近二十分钟，才从家里开到了沈阳北城区的城乡接合部。打算给翠翠找的这个家是早就选好的，一个好朋友，知书

达理，家境殷实，而且南北大院，白墙黑瓦，苗圃花园，池塘果树，最主要的是，这位朋友心存爱心，懂狗爱狗。翠翠浑然不知，活蹦乱跳进了大院，当时主人心情，揪心难受，没法说话，眼神跟朋友一交流，闪身关门上车。

第一天，家里气氛凝重到了极点，仿佛屋顶覆盖一层厚厚的乌云，一声咳嗽，就会大雨倾盆。第二天、第三天，终于，从阴云密布到狂风暴雨，犹如半岛局势，一旦擦枪走火，战事一触即发。当时想，坚持吧，最后的胜利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第四天早晨，东方欲晓，天刚熹微，隐约听到家门口窸窣窸窣的声音，仔细一听，又没了动静，狐疑不已，透过门镜，空无一人，轻轻打开大门，低头一看，翠翠，翠翠！翠翠浑身上下泥箍铅球，瑟瑟发抖立在门口，张嘴伸舌喘着粗气，祈求的眼神仰望着主人，渴求的目光似乎哀求，“我可以回家吗？”瞬间惊愕，全家人的双手，几乎同时捧起翠翠，放水、洗澡，热水，泪水融为一体，拿出崭新的浴巾裹上，紧紧地搂在怀里，对不起翠翠，这回永远不让你离开家了，永远不分离了！

朋友电话马上过来了，叙述说：“翠翠三天三夜，水米未进，不吃不喝，谁喂冲谁咬，根本不让人靠近，今天凌晨，突然间冲出藩篱，蹿到天井，在院子辨认一下方向，撒腿就跑。赶紧出门撵，只见翠翠头也不回，朝着南边一阵狂奔。你看看，是不是回家啦？”我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点头回答：“到，家，了！”

事后，重走一回这条路。翠翠去的时候，因为修路，拐弯抹角

二十多分钟，跑回家的时间，朋友计算一下，最少用了两个多小时，她是怎么越过沟沟坎坎，穿过大街小巷，躲过车水马龙，找到家的？至今仍然是个谜。

曾经看过一个美国电影，名字忘了，有一个桥段刻骨铭心：爸爸带女儿千辛万苦躲避天灾人祸，最后从地下涵洞里逃出追杀，身后是熊熊烈火，正在庆幸死里逃生，突然发现与他们相依为命的狗，仍然被大火隔在涵洞的另一边，爸爸重蹈火海冒死相救，当然最后惩恶扬善，皆大欢喜。当时百思不解，心想这老外忒傻实惠，不就一只狗吗？有了翠翠之后才理解了，要是我，也会那样做，狗，不仅仅是忠实的朋友，而且是家庭成员之一。

翠翠失而复得后，在家庭地位待遇空前提高，一切活动删繁就简，重大场合登堂入室，就差吃饭给摆双筷子上桌了。每天到了饭点儿，叼个专用膳具就凑过来，要是不给口吃的，小爪搭在你膝盖上，兰花小手左一下右一下挠你，而且眉目传情，千娇百媚，烟酒嗓含糊不清的狗言狗语，那意思是：你们都吃上了，我那份呢？赶紧的呀。

翠翠有一个经典独门绝技，叼碗。每到吃饭前，主人只要吐一个字，“碗！”翠翠应声跳起，精神抖擞，千方百计把她的御用餐具，一个精致的塑料白碗叼到主人脚下，小碗不听摆弄，满地乱滚，翠翠如上足了劲儿的陀螺，满地打转，从沙发底下餐桌下边，反正犄角旮旯天涯海角，一定叼到指定地点，然后，昂首挺胸，目光炯炯，“行了吧，给翠翠上菜！”翠翠是只挺馋的狗。

有一段时间，主人上班家里没人了，回来发现沙发茶几总有些变化，每次早晨人走的时候整整齐齐，回来了，杯盘狼藉，凌乱不堪，怎么回事呢？学公安，上手段！家里没有监控设备，直接架个摄像机，定时，人一走就开录，看看，到底起什么幺蛾子。喂哟，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哪里是狗哇，分明是大圣孙悟空附体呀。

主人刚刚离开家，客厅空空荡荡，鸦雀无声，翠翠先试探地来两声，清清嗓儿，属于色厉内荏，虚张声势。一看的确空无一人，放心了，嗖，一个箭步，先蹿到沙发靠背上，在沙发靠背上，老熟悉了，一看就是故地重游，快乐老家。翠翠仿佛是个帝王，气宇轩昂，君临天下，虎视眈眈，东张西望，远眺窗外繁花似锦，近俯室内江山社稷。

可能是高处不胜寒，翠翠飞檐走壁在沙发靠背上遛两圈后，跳下沙发，叼起沙发靠垫，恶狠狠一顿狂撕猛咬，然后，刘备摔孩子似的，反复摔打N次。就是，龇牙叼住靠垫，脑袋抡圆了，往地下一个劲儿狠摔，看出来，明显是泄愤。旁边，也没有劝的，说“主公，不可以真摔的，阿斗同志是革命接班人”。反正就是一顿乱摔，摔够拉倒，“你说，吃点破饭，每天都让我满地追碗，这口恶气非出来不可！”恶气出完了，筋骨也活动开了，开始在客厅南北贯通跑几圈，估计是热热身，最后，精彩大戏，隆重上演，刘翔跨栏开始，百米冲刺！“嗖，嗖！”什么靠垫花盆拖鞋椅子衣架，千山万水脚下踩，跑够了，疯够了，喝口水，挑个露台阳光明媚的地角，朕歇息

片刻。

翠翠随着地位的提高，越发善解人意，精灵鬼怪讨人喜欢，有时像个哲学家似的闭目养神，冥思苦想。但有一个事情，她是万万没想到的，坐飞机。

因为有一次全家集体出游，实在没法托付别人，只好安排翠翠同机前往。冬天的早晨，北风挟着烟雪，一行人来到桃仙机场，翠翠穿戴齐整，好像贵妃出游，锦帽貂裘，浓妆艳抹，看着那么多熟悉的面孔，看着机场空旷穹谷，显得特别惊喜和兴奋。为了翠翠首次航空秀，主人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首先给她上了户口办了身份证明，又办了卫生防疫检疫手续，还量身定做了小旅行箱一样的笼子，在机场办完了所有手续，就在把翠翠装进笼子的一刹那，翠翠惊恐万状，喉咙里发出深沉的吼声，死活不进入笼子，后来哭了，真是哭了，眼泪汪汪，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似乎哀求主人，你们要干什么，我不进笼子，我要和你们在一起。这次不是大声吼叫，是嗷嗷的哀鸣，是哭诉，是饮泣。

冰冷的机械传送带，载着翠翠的笼子，断断续续的哀鸣声渐行渐远，别说家里人，连围观的旅者都潸然泪下。

这个旅途不平凡，因为有翠翠同行。一路上不时想，翠翠在黑咕隆咚的机舱里害怕吗？有氧舱真的有氧吗？她晕机吗？轰鸣声能给她震聋吗？她肯定是又渴又饿又惊又怕。经过了一次转机，八个多小时旅程，终于抵达目的地了，顾不得换衣服顾不得取行李，直奔传送带出口，那个小旅行箱似的笼子，随着大大小小的行李一露

头，就被抢过来，拆开封条，打开锁头，抱出翠翠，机场人员笑吟吟说，不要着急，还要办理手续啦。

翠翠明显瘦了一圈，目光呆滞，四肢打晃，没有了往日的气宇轩昂，轻轻舔了一口水，似睁非睁地往上瞭了一眼，算是给了主人面子。像是大病初愈，缓了好几天，渐渐地又活泛起来了，一切如故，重返江湖。

佛曰：山水草木，万物有情。有时，与翠翠凝眸对视，翠翠，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是因为相欠，才会相见吗？我们今生有缘，前世可曾相识，来生还会相遇？翠翠懵懂迷茫，似懂非懂。

翠翠明眸清澈，心中了然。翠翠！





侠肝义胆 不如儿女情长
风花雪月 怎抵千里故乡

·
乡音
思念
·

喜奎老姐

人生初见。

第一次见喜奎老姐，我还小，正处于发育初级阶段。虽然，中枢神经基本能控制括约肌，但看见她，还是失禁了。

那是一个夏日的清晨，我在睡梦中，不知道是被灶坑烟熏醒，还是被一泡尿憋醒。慌忙从炕头爬起来，懵懵懂懂穿着肥裤衩，趿拉着大鞋，睡眼蒙眬，穿过烟熏火燎的厨房，推开大门，迈出当院门槛。准备往右一拐，在西边的公共厕所外边，随便一哗哗完事儿。

也许神差鬼使，就在拐弯的瞬间，余光往另一侧瞥了一眼。

狭窄悠长的胡同，被灿烂的朝霞灌满，像文化宫的霓虹灯，红彤彤晃得人眯缝着眼。在霞光笼罩下，一个姗姗走来的姑娘，像腾云驾雾，映

入眼帘。侧逆着光，她的脸庞有点模糊，毛茸茸的刘海和发梢，使整个人像包裹着一团蒲公英。走到近前，红扑扑的脸上，镶嵌着毛嘟嘟的大眼睛，不停一眨一眨闪动，惊得我目瞪口呆，刹那间，觉得那眼睛一开一闭，分明就像白天和黑夜。

我有点傻了，不知道是不是还在睡梦中。她悄然而至，带着一股清新的气息，擦身而过的一瞬间，轻盈得像是飘过一朵云彩。

看着远去的背影，让人委屈得号啕大哭，早晨这泡大尿，也倾泻而下。

那年，我三岁，也许四岁。

我的哭声，惊扰了清晨的安宁。这趟红房一共十家，四户人家从院门探出头，“谁惹着孩子了”“大清早这顿号哇”。哭声继续，不屈不挠，嗡嗡嚶嚶，由远而近，由表及里，怎么也停不下来。

家里连忙找出一根儿糖稀，试图堵上号叫的嘴。其实，那是冰果棍儿蘸着一点稀糖，第二合社门口，二分钱一根儿。虽然泡在茶缸里，化得跟棉签似的了。这也无济于事，大人生气了，“倒是庸乎啥呀，大清早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刚才那个姑娘，又回来了。路过身旁，莞尔一笑。刚才的哭声，戛然而止，连“嘎”的一声，捋气儿的回钩都没响。家里人有点惶恐，“这孩子，不会是花痴吧”。

三台子，交通地理结构，有点像解放军战士打行李，两竖三横。两竖，当然是贯穿三台子的两条马路。

三横，就是从南到北的三大片楼群区。每片楼群，由若干个大

院组成，大院是五六座苏式红楼围成。最南边楼群区，是土山和文化宫区域，这边除了干部宿舍，还集中了技术专家，基层领导和单身宿舍。

往北，是第二公社、第三公社、第四公社区域，这里比较多的是复转军人、中专技校、技术工人和一般干部。有的大院，根据地域和民族特点，建立了上海大院、朝鲜族大院。

再往北，是平房、草房区域。一排排连体的红砖房，也掺杂着草顶泥坯的土房，这里以一般工人和重体力劳动者为主，还有一些刚刚招收上来的农民工。再往北，跨过北铁道，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广阔天地，一望无际的荒草甸子。

三台子住宅分布，像是五花三层的猪肉，边边拉拉的地方，基本都是囊囊膈了。最北边的简易住宅，统称为七百多栋小红房，这里古朴原始，或叫简易落后。有人说，从南走到北，越走越后悔。如果不告诉你，没人会相信，这是大型航空企业的职工住宅，倒更像黑龙江的军垦农场。我们住的红砖房，一个连体栋十户，房山头是十号，就是这女孩儿的家。女主人是山东老太太，邻居们背后叫她“山东老坦儿”。小姑娘是家里老大，刚从山东老家回来上学，因为都姓张，五百年前是一家，“山东老坦儿”按照老家的说法，非让我朝小姑娘叫喜奎老姐。

喜奎老姐的出现，使我串门的频率增加，几乎睁开眼睛，就去靠炕沿等着，等着跟喜奎老姐的弟弟张五奎玩。过去，是打死也不爱去串门，他家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极其特殊。说起来，应该

是味道的珍藏怀旧版，非常六加一。就是炕烟、被窝、酸菜、臭豆腐、脚丫子加放屁，混合出一种特殊的味儿。

每天黄昏，“山东老坦儿”冲着狭长的胡同一喊，“喜奎儿”，喜奎老姐无论多远都能听到，马上回到家里，生火做饭、洗洗涮涮、带孩子。喜奎老姐口音跟我们不一样。她管窝头叫“馍”，管吃饭叫“逮”饭，尤其是管妈叫“娘”，还拉着长声。

喜奎老姐家不太大的小院儿里，有个卧到地下半米的炉子。地炉子有灶台，上边一个平底儿锅。每天哈腰撅腩扇风点火，把平底锅烧烫了，再把潮乎乎的油麻布，在锅上抹一圈油。然后，从大铝盆里，舀出一勺稀面糊，倒在滚烫的平锅上，“滋啦”一声，赶紧用木挡，把稀面糊摊匀溜。那木挡，是一根木棱棍，钉块扑克牌大的木板。用木挡从锅中心一圈一圈往外赶，等四圈都撵匀了，再用薄铁片小铲子，贴边划拉，把整张煎饼快速翻过来一扣，焖一会儿，就算熟了。往旁边一挪，放到一个高粱秆盖帘儿上，盖帘上还罩着怕落灰的纱布。

每天下午放学，喜奎老姐立刻接替妈妈摊煎饼，她添柴、舀面、起边、翻饼，灵巧的双手像是在跳舞。只见她，时而一手呼哧呼哧拉着风箱，时而一手呼呼嗒嗒扇着蒲扇，一张一张的煎饼，从喜奎老姐的小手甩到盖帘上了。

这时候，趁热托起一张焦黄棒脆的煎饼，上面放几段葱白儿，抿上一溜大酱，紧紧一卷。然后，依在大门口，迎着晚上的微风，冲着下班的人流，咔嚓咔嚓一顿咬，一顿嚼。你看吧，走过的，路

过的，瞧一瞧，看一看，人们除了咽吐沫不会别的。别忘了，嚼煎饼的时候，另一只手，下巴颏底下接着点儿，要不，那酥脆的煎饼渣撒一地。

喜奎老姐下边，有五个挨肩的弟弟，站在一起像音阶，宫商角徵羽。老姐大名张喜奎，是个男孩儿的名，大概期望后边都是男孩儿，阳刚魁伟。谁承想，一发而不可收，几年的工夫，家里出品了近半打儿小子。

喜奎爹每天早出晚归，加班加点，几乎早晚看不见人。按说家族繁育男丁的任务已超额完成了。可是，文化生活匮乏，到点儿闭灯睡觉。老婆孩子热炕头，翻身农奴把歌唱，没什么具体措施，一路高歌猛进。也就是这个时候，国家错批一人，多生三亿。满大街的半大小子，乌泱乌泱的。只是苦了老两口，也累了喜奎老姐。每天扔下耙子就是笊帚，生火做饭洗衣服，背一个抱一个还牵着一个。

家里的餐桌，其实也算不上什么餐桌。就是三合板钉四个腿，放到炕上，也叫炕桌。炕桌上，每天固定摆一碟盐豆，一碟白菜心儿和一个小酒壶，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三件套儿。家里的饭菜，基本是窝窝头、烙煎饼、煮白菜、烩地瓜、拌土豆、蒸茄子，一到开饭时间，从炕檐到炕琴，从锅台到马扎，甚至延伸到马路牙子。在家家都没有余粮的年代，能吃饱也就不错了。一次，喜奎老姐煮一锅大楂子粥，那是全家改善伙食，五奎三下五除二，把大海碗的楂子粥舔得溜干二净，眼神儿瞟着锅里，目光的潜台词：“要不我再来一碗？”

生活似乎苦涩，可每天的日子欢歌笑语，喜奎老姐领着孩子们，排节目做游戏，还经常教我们唱歌。只是，喜奎老姐发音不准，把歌曲说成了“各窺儿”。

喜奎老姐十八岁那年，教我们唱一首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首歌，我们囫圇半片，唱到最后，也不知道世界到底是谁的，反正喜奎老姐不是我们的了，她抬着木箱子，背着行李卷，离开了家。据说是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平时大大咧咧的五奎和我，关于喜奎老姐去多长时间，几年能回来？争得急赤白脸。其实，我们争也没用，谁也不知道，喜奎老姐还能不能回来，后来，我俩都掉下了眼泪。

喜奎老姐去地方叫盘锦，说是兔子不拉屎的南大荒。一片旷野、一片沼泽、一片盐碱。四面漏风的土坯房，没水没电，冬天砸冰取水，夏天河泡子里打水，根本顾不得虫卵微生物。每天清汤寡水三顿汤，早晨迎朝阳，中午暖洋洋，晚上照月亮。一年只吃了一顿饱饭。那是第一年秋天，青年点的同学赶着马车，到十几里外的农场总部，把自己种的稻子磨成了大米。晚上，炖了一锅大白菜，还放了两羹匙荤油，焖了两锅大米饭，每个青年的碗，都盛得杠尖儿。喜奎老姐哭了，她说想俺娘了，俺娘一辈子，也没吃过这么一碗大米饭哪。那大米饭油旺旺的，泛着幽幽的淡绿，青年点的土坯房，好几天都弥漫着沁人心脾的米香。

盘锦沟沟汊汊，到处都是稻田地。水里的活太累了，早晨三点半，晚上看不见。三四月份，春寒料峭，喜奎老姐光着脚，踩进冰

凉的泥水里育苗，池水寒彻刺骨，冰碴子把腿肚子划破出血，脚丫子冻麻了，都分不出来瓣儿了。半夜收工，累得直不起腰，真恨不得直接趴进水坑，与世长辞。

青年点一个男同学，默默地帮助喜奎老姐，今天接半根垄，明天挑水担柴。可喜奎老姐不分青红皂白拒绝了，理由是，她怕回不了家乡三台子。这位男同学后来抽调到了油田，还经常写信，说油田挺好的，喜奎老姐没回信儿。她心中的理想归宿，就是回到故乡，回到三台子，能孝敬爹娘，照顾弟弟们。

喜奎老姐在农村待了整整八个年头，笑洒满腔青春血，没有喜迎全球幸福来，连自己的青春都要葬送。眼看回到三台子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对方是刚进松陵机械厂的复转军人，喜奎老姐连照片都没看，一口答应了。

男方老家是南方农村的，空军转业到松陵机械厂，在最打腰的试飞站，吃地勤灶。喜奎老姐没去过南方，分不出来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一看人老实肯干，除了脑型不咋正，有点奔儿髅瓦块的，没啥别的缺点。

见面那天，男方穿一件翻毛领皮夹克，那是松陵机械厂试飞站的标配。那皮夹克，连田义屯赶马车的都认识，有个小名儿，叫三紧五拉，就是两个袖口和下摆都是松紧带，衣服扣儿是黄铜的拉链，上衣四个兜一码铜拉链，三紧五拉。喜奎老姐脸上泛着红晕，羞涩地低着头，哧哧光顾笑了。两下没意见，先订了婚。

结婚没有房子，先在喜奎老姐家院儿里搭个偏厦。可这院儿实

在太窄了，除了摊煎饼灶坑，几乎没地方了。部队出身的姐夫特别能干，跟邻居商量，占了一点过道儿，然后又是挖坑，又是悬空，竟然在院子一个角落里，砌出来四米半的偏厦，偏厦西边，还有一扇巴掌大的窗户，喜奎老姐就在这里结婚了。

结婚那天晚上，我和五奎一帮孩子们犯贫，闹闹哄哄起哄。姐夫从屋里钻出来，转身到第七合社，买了几瓶八王寺橘子汽水。这八王寺，绝对正宗，要让我使劲喝，一木箱十二瓶，不费劲，咚咚咚，都不用换气儿。我还给八王寺汽水起个日本名，王八十一寸。可是，喜奎老姐结婚的日子，我喝了一口，就感觉烧心，放下了。旁边五奎，用贼不走空的眼神儿，滴溜溜地盯着呢，抢过来一仰脖，干了。

偏厦巴掌大的红窗帘，一直亮着灯，我和五奎约好，窗户的红布帘闭了灯，就回家睡觉。等啊等，我们不知道，山东老家新婚洞房花烛夜，是不闭灯的。

喜奎老姐结婚之后，没有工作，四处干零工。粮站、煤场、食堂、锅炉、水暖、建筑都比画过，最后，由大院出面儿，被街道办事处安排到了三小一道工厂。

不久，喜奎老姐怀孕了，生下一对双胞胎，这个高兴啊，姐夫几乎包揽了全部家务活。姐夫姓焦，那时候，全国学焦裕禄，邻居们说，焦裕禄是县委书记的榜样，这个姓焦的，是姐夫们的榜样。喜奎老姐更是人见人夸，都说她是雷锋复合白求恩式的劳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可是，这对儿小两口，也累够呛，姐夫面黄肌瘦，

佝偻着腰。喜奎老姐哪还有什么刘海发梢，摊煎饼把头发燎得拔了顶，离远看像秃尾巴老李。

盼星星盼月亮，姐夫终于分了房子。那是109栋母子室，也叫二分之一。母子室原来是单身职工宿舍，现在，把每个房间，在中间用钢纸板隔断，透气不隔音。这间不到十米的半间小屋。床上架床，屋内叠屋，经过重新改造，也焕然一新。喜奎老姐搂着孩子在下面睡，姐夫在二层床上睡。搬了新家，喜奎老姐仍然奔波操心。天天三点一线，单位上班，娘家红房，自己小家，每天风风火火忙忙碌碌。

我们家后来搬出了七百多栋小红房，跟喜奎老姐断了联系。多少年过去以后，喜奎老姐的两个儿子，都已经娶妻生子，听说姐夫和老姐搬回了小红房。小红房动迁改造，她们又搬到小八栋，租了一间屋，只是不知道具体在哪个楼。

一天，在陵北街下公交车，走到三台子体育场东边，突然看见一个身影，看轮廓是老姐夫。老远还能想象出来，那个“三紧五拉”皮夹克的风采，只是腰更弯了，想想也是，姐夫应该是六十七八岁了。他推着一个轮椅，椅子坐个胖胖的妇女，我心里一沉，慌乱的否定，不会的，不会的！肯定不是喜奎老姐。我连忙转到轮椅对面，这真的是喜奎老姐吗？泪水模糊了双眼，哽咽着泣不成声。

喜奎老姐胖得有点臃肿，酒坑儿变成了皱纹，两个刀疤一样悬在嘴角。平复了好一会儿，姐夫告诉我，“你还不知道，你喜奎老姐要强，要强一辈子，”姐夫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她惦

着完这个惦着那个，弟弟们都答对出去了，又忙乎两个儿子”，姐夫深深叹口气，“为了给二小子供首付，她跑了两家医院当护工，你知道，她没专长，只会拼体力，儿子房子到手了，她却累倒了”。姐夫告诉我，那天犯病幸亏在医院，抢救还算及时，命是保住了，现在基本是，吃、拉、哭、笑四个字。

姐夫跟我唠嗑儿的时候，喜奎老姐的眼神，不停地在我俩脸上游走，眼睛似乎还噙着泪花，姐夫说：“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现在孩子们经常回来吗？”我问。“回来能咋的呀，走亲访友似的慰问一下，屁股没坐热乎，滚犊子了。”我俯下身，贴在老姐眼前，“喜奎老姐，还认识我吗？”老姐像嘴里含着冰块似的，哇啦哇啦说着我听不懂的话。

一会儿，喜奎老姐突然又比画起来，我没看出来她要表达的四五大六。姐夫旁边翻译，“她是想比画五，这是又惦着五奎，五奎早早下岗了，没有劳保，前几天蹬倒骑驴拉脚，波棱盖刮秃噜皮了，让桥下那个群众医院耽误了，想让你帮找找。”“我的喜奎老姐哟，你自己都啥情况了。”我怕在老姐面前掉泪，惹她伤心，连声答应。又掏出兜里的钱，全塞给姐夫。喜奎老姐在轮椅上看见了，乌啦乌啦地喊，那意思是不要。

我泪如雨下转身离去。走了几步，回过身来眺望。暮霭沉沉，人影嘈杂，隐约在三角地路边，看见缓缓移动着姐夫推车的背影。再往北，就是百花小区，那是过去的七百多栋小红房旧址。

不知道，喜奎老姐，还能否想起童年的往事？

玩火柴的小男孩儿

“谢辽沙，谢辽沙！”随着妈妈绵柔的呼唤传来，楼上窗户扔出一个纸团，“买五盒火柴，火柴票夹在一毛钱里了，别要拉丢了！”

谢辽沙奔跑过来，跃起抓住从三楼飘下来的纸币，“知道了，妈妈！”风一样拐过房山头。

不知道，妈妈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谢辽沙，还是《安娜·卡列尼娜》的谢辽沙，她的儿子也叫谢辽沙。

谢辽沙长得像俄罗斯男孩儿，曲里拐弯的羊毛卷儿，贴在前奔儿楼后滴滴脑袋上，眼眶有点凹陷，长长的睫毛忽闪着翘起，能放上一根火柴杆。

妈妈从四川的大山深处考入北京俄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天寒地冻的东北，一个著名的军工厂，有了谢辽沙之后，又添个妹妹谢丽娜。妈妈

在厂办子弟中学教俄语，后来据说苏联变了“苏修”，俄语不让学生了，转到工厂情报室当翻译。

谢辽沙家里拮据，妈妈要给远在四川山里患风湿病的姥姥寄钱治病，再说，两个舅舅为了供妹妹上大学，都耽误了娶媳妇。这样，谢辽沙家里经常入不敷出，每月20号开工资前几天，都会跟邻居借三五块钱。

欢快的谢辽沙乐观向上，见人嘴角上扬，露出小虎牙，谢辽沙特别爱好文艺，喜欢乐器，可家里买不起呀，爸爸只好答应给他制作一个。工程师出身的爸爸，翻资料、买材料，准备好锯条和胶合板，做了一个椭圆形的琴，有点像炒菜的大勺，安上轴，立上品，拴上弦，漆上色，琴做好了，爷俩开始争论不休，

“这不是月琴，是中阮？”“管他中阮月琴，能弹就行呗！”第二天，谢辽沙回来：“老师说，这乐器不出正经动静，跟大家和不到一起。”爸爸一耸肩膀，给谢辽沙两块钱，让他去中街乐器商店，买了一个京胡。

几天后，赵大娘来了，钱大爷也来了，“谢辽沙，求你啦，太悻影人了，我们宁可听挠玻璃碴子动静”。谢辽沙本想先练习京剧过门儿，再自拉自唱《沙家浜》那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只可惜刚搭上调儿，邻居有意见，只好作罢。

谢辽沙有个破旧笛子，没钱买笛膜，到住草房的同学家，从房檐抽出两根芦苇，回家剥出内膜，咬瓣大蒜粘上，虽说笛子让谢辽沙吹得乌哩哇啦四六不着调儿，可味道传得远，只要谢辽沙吹笛子，

一定伴随蒜味儿“飘香”。学校里吹笛子的实在太多了，都快一个连了，“扬鞭催马运粮忙”本来是笛子独奏，演出时变成两排合奏，也没轮上谢辽沙。

幼儿园有个竹篱笆，趁晚上没人，谢辽沙拔出一根儿竹棍，回家用锯条断成小快板，穿上麻绳，绑上红穗儿，“竹板那么一打呀，别的咱不说，唠一唠，三年五班周末大扫除”，天津快板也没选上。吹、拉、弹、唱都试了，没能进入学校文艺队，谢辽沙很郁闷，当艺术家的梦破碎了。

谢辽沙很聪明，靠口挪肚攒，舍不得吃三分钱冰棍，五分钱雪糕的钱，买来了电阻、电容、二极管，自己组装矿石收音机。最后花五毛钱买一对耳塞，经过一番鼓捣，竟然能收听到声音，每天半夜塞着耳塞，收听《评书连播》《战地新歌》和“样板戏”。

一天夜里，谢辽沙鼓捣矿石收音机调台，竟然收到一段音乐，乐曲轻柔缠绵，一个陌生女声同样温柔动听，“莫斯科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听众广播”，谢辽沙吓坏了，“莫斯科？苏修！”这可是偷听敌台，逮着要判刑的呀！他不敢再鼓捣矿石收音机了，害怕学校同学们知道，班级一定召开“路线分析会”，也可能专政队半夜敲门，把他抓走。算了吧，科学家的梦想干脆放弃了。

大院里孩子们的游戏，不外乎攻城、打口袋、老鹰捉小鸡，单一无聊，技术含量低。谢辽沙喜欢打乒乓球，大院里有两座红砖砌的案子，凸凹不平，“天灾”时有发生，乒乓球落在砖角上，经常弹飞了，一个裂纹的乒乓球，能让一堆孩子排队接拍，有时候半拉乒

乒乓球也能打好几拍儿。

上算术课时，老师用火柴杆摆四则运算，比如，老师出题目是， $1+7-13=44$ ，要求任意挪动一根火柴，还能等式成立，谢辽沙没费劲儿，把加号的一根火柴挪了，摆出了 $117-73=44$ ，谢辽沙学会了之后，可以用火柴杆，自创出各种运算，还变幻摆出美术造型，甚至像积木一样搭出架子。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火柴，让谢辽沙找到了无穷的乐趣。

小鞭、吡花、二踢脚是个稀罕物，只有过年过节才能见到，经常是鞭炮声过，硝烟弥漫，几个小脑瓜蜂拥而上，挤在铺着红纸削的地上扒拉，捡来没响的小鞭过过瘾。

自从老师用火柴摆算术之后，同学们发挥想象，开发出课外火柴游戏，用铅笔刀把火柴头咔嚓下来，捡来香烟锡纸，包裹成纽扣大的小包，抡起斧头，力拔千钧兮气盖世，咣当狠砸，“嘣”的一声，震耳欲聋，孩子们顶着硝烟，那兴奋劲儿，像是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

有时，把火柴头直立磷片上，中指收回绷紧，凑到嘴角，先哈一口仙气，爆发力猛地一弹，箭在弦上，呼啸而出，燃烧的火柴杆“噼啦”飞出，亮起一团炫目的火焰。一到晚上，校园操场，烽烟四起，军阀混战，兵分三路，将打一家，杀声遍野，叫喊连天。闪烁飞舞的火柴棍，火烧新野，草船借箭，光影绰绰之中，浓郁的火药味让孩子们深深沉醉，流连忘返，乐不思蜀。

后来，又开始了新玩儿法，到自行车修理铺，捡丢弃的车链子，

捆绑铁丝，勒上皮筋，火柴头塞进车链的小眼里，一勾扳机，“啪”响了，鸣枪示警，“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各种物资紧缺，火柴也供不应求，只能凭票供应。当然，什么都要票，除了粮油票，还有肥皂票、棉花票、毛线票、手表票、挂钟票、豆腐票、自行车票，一切都要票。

谢辽沙妈妈发现，家里的火柴经常朝不保夕，缺粮断顿，于是，先三令五申威慑，“玩火柴不是好孩子”，继而恫吓，“玩火柴的孩子晚上尿炕！”但是，挡不住谢辽沙对玩火柴的欲望。一天晚上睡觉，谢辽沙迷迷糊糊担心尿床，梦见有好多好多玩具：汽车、轮船、摇晃的木马、山一样的积木，还有一个瓦蓝锃亮的小手枪，睁开眼睛一看，只有枕头底下藏着的火柴，火柴盒上有“营口”两个字。

谢辽沙“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创造了新的火柴玩法，有点像西昌航天基地发射卫星。先用吐沫润湿白墙，把火柴头的另一端，沾上白墙灰浆，像个棉签，然后，火柴头紧贴鳞片，上下晃动，瞬间摩擦，“嗖”，钻天猴似的直接上去，上哪儿啊？当然是棚顶，火柴粘在顶棚尽情燃烧，蜡炬成灰泪始干，谁还管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事呀。

谢辽沙兴奋，每次放飞火柴，都像小兵张嘎把鬼子炮楼点着了，有时招呼几个同学，一，二，三！数箭齐发，“嗖，嗖，嗖！”一个个火柴杆，燃烧着直接粘到天棚顶上，哈哈，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伙伴们还愣装重鼻音哼唱“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棚顶

上的墙皮被烧得脱落不少，有人呼喊，“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苏式红楼的白棚顶上，经常出现火柴燃烧过的痕迹，人们纳闷，什么意思？梅花党出现了，暗号照旧？谁也猜不透，火柴到底是怎么上去的呢？一时间，就近楼房棚顶乱套了，一枝桃花初绽，五朵梅花盛开，一片黑菊怒放，后来，不少棚顶都糊了半片，上边像枯墨山水画，谢辽沙仿佛找到感觉了，开心快乐，每天揣半盒火柴，接受各种讨教咨询。

一天，同学在楼下央求，“张军长，看在党国的分上，拉兄弟一把”，这是喊他去家里传经送宝，考虑到比学赶帮超，先进帮后进，谢辽沙从窗口高喝一声，欣然应允，顺着走廊石灰扶手，一个出溜滑，忽悠悠，从三楼到了一楼。拐到房山头，见前后左右没人，掏出来，见机行事，撒一泼共产主义接班人大尿，墙上瞬间呈现无数麦当劳标识，最后缩脖一哆嗦，地下，逗号、逗号、逗号，最后重重顿号，完事没忘了，一边关笼系扣，一边顺手在墙上手书，“刘麻子，大王八”。他顶膈应刘麻子了，闹着玩扣眼珠子，净下死手。

一路小跑，到了同学家，同学住在七百多栋小红房，低矮草房棚户区，经常茅屋为秋风所破。谢辽沙在同学家屋里现场演练，终于有了一帮一，一对红的机会，他开始手把手地教同学发射火柴上天，坐在炕头的同学姥姥颤颤巍巍说，可千万别失火呀，谢辽沙开玩笑，“谁火、火、火了”，脸憋通红学结巴说话，知道，那是电影《秘密图纸》桥段。

谢辽沙口传心授，火柴上棚顶必须有三要素：一是火柴杆要有足够粘合力，二是要确保摩擦划着，三是要顺势而为，借力上天。就这样，谢辽沙边说边示范，手一秃噜，“嗖”，一缕青烟，直接粘到棚顶上了。熟透的白纸，干透的稻草，人生四大幸事，一下子来俩，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

一根火柴，仅仅一根儿，真挺争气，呼啦一下，走起！轻烟打着旋，蹿着火苗，噼噼啪啪蔓延起来，谢辽沙和同学彻底蒙圈了，蒙头转向，从水缸里舀水，往天棚上扬，杯水车薪，鞭长莫及，根本无济于事。天棚上，火苗像金蛇狂舞，面目狰狞，张牙舞爪扑将过来。谢辽沙慌乱之中还没忘，赶紧把炕上的姥姥先背出去，“让列宁同志先走”。

天空中，刚才还是响晴薄日，突然，咔嚓！一个闷雷，划着闪电，好像就在棚顶炸响，豆粒儿大的雨点，倾盆而下，呼啦灌了下来，谢辽沙激动得差点没跪下，“老天爷呀，老天爷，你真是老天爷呀！”该着，天不灭曹，苍天有眼，经过内外夹击，大火终于算没着起来。

屋的中央开了天窗，谢辽沙和同学浑身精湿，像褪了毛的鸽子，抱成一团哆里哆嗦，脸上魂画魂儿，跟庙里跑出来小鬼儿似的。谢天谢地，火总算扑灭了，消防队架着水枪也上来了，里里外外一顿补枪喷水，屋里滴啦哗啦成了水帘洞。同学姥姥还没忘宽慰谢辽沙：“放心吧，不告哄家里。”

“不告哄家里？”刚进家门，屋里成了中美合作所，爸爸妈妈

哼哈二将似的怒气冲冲，一边一个，三下五除二，五花大绑把谢辽沙绑到二层床立柱上，抄家伙，管你脑袋屁股，劈头盖脸，男女混合双打，谢丽娜吓哭猫床底下了，谢辽沙一声不吭，宁死不屈，嘴里，吞个芥末墩似的，龇牙咧嘴，五官挪位，憋着眼泪，就是不哭。

从此以后，谢辽沙再也不敢玩火柴了。

几天前，同学聚会，谢辽沙从西安赶回沈阳，早没了当年俄罗斯男孩儿的稚气，下巴胡茬刮得雀青，成熟稳重，一副地道的关中大汉模样。这些年，房地产开发干得风生水起，每年公司拨款资助希望工程，每次去山里，都不忘给孩子捎一大堆玩具。

唠起小时候玩火柴的经历，谢辽沙低头羞涩一笑，眼眶红了，“悲伤逆流成河，别提了，哗哗的，都是眼泪呀”。



20世纪50年代，三台子主要街区（现牡丹江街）。

农场小马的 黄昏恋曲

三台子有片农场，一眼望不到边，无垠的土地，延伸到屏蔽军工厂的电网，最深处的庄稼，竟接壤到遥远的飞机跑道尽头。人们不知道偌大农场场长是谁，也不知道农场有多少职工，但都知道农场有个小马。

小马，不是一匹马，是姓马的一个人。小马也不是小马哥，论年龄，小马应该是小马叔了。小马在农场赶马车，白天看青，晚上打更，身兼三职。

农场在三台子东北角，拱形的大门，像是把消防云梯弄弯了架上的，中间悬弧高处，焊着的五角星，锈迹斑驳没了红色。两边“松陵”“农场”四个字，铁皮镂空已掉渣了。下边木栅栏大门，常年大敞四开，户枢陷入泥泞的路上。

往里边，是矮趴趴年久失修的砖房，农场场

部的牌子竖挂着，有的门楣上，还有“书记室”“职工之家”“治保组”之类浅灰色铅油字迹。暗红的砖墙，涂着白色的标语，囫圇半片也看不出个数了，依稀可辨认，“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46栋拐把楼后边，露出农场的大门，荒凉破败，没人收拾打理，乱花迷人眼，浅草没马蹄。估计到了冬天，差不多成了风雪山神庙的草料场。

农场没养狗，都说有小马，啥都不用了。

每天傍晚，农场职工下班，小马浸润在夕阳里，静静地依偎在农场大门框，像尊鎏金铜像，注视着自行车流，有说是望风景，有说是看一个人，小马自己说，“俺值班”。小马习惯脚蹬高靽靴子，靴子永远粘着湿乎乎的泥浆，像电视里经常见的，领导深入抗洪救灾第一线。裤脚挽起来一高一低，一个“小康”、一个“低保”。裤腰带是宽牛皮带，黄铜卡子磨得油光锃亮，清晰地看出凸起的“八一”字样。大概想突出裤带的闪光点，小马的褂子永远敞开供应，任凭呼呼嗒嗒的狂风，吹拂汗渍泛黄的背心。离远看小马，特像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队长，最好给他腰带别两把驳壳枪，长苗匣子，左右交叉。“嗖”，拔出来喊一嗓子：“兄弟们，给我冲啊。”小马没有驳壳枪，也没喊兄弟们给我冲啊，小马只有一个大件儿，铜掐卡子牛皮带，那是部队当官的哥哥给的。

小马国字脸，浓眉大眼，黝黑的络腮胡子，五点一线，从耳朵连腮帮子到下颌。但脸庞结构似乎有缺陷，上紧下松，东高西低，

上边，目光冷漠严峻，虎视眈眈闪着寒光，眼神像谍战片贴墙根观察敌情。

下边，咧呵呵的下嘴唇，成了小马面部制高点，超前发展，统领全脸，跟上边明显不保持一致，半开半合，若即若离，显得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架势。松弛失控的下嘴唇，泄露天机，一看，不是大脑缺弦儿，就是脑炎穿刺后遗症，其实小马倒不怎么傻，就是心智有点不太健全，遇上刮风下雨，也知道往屋里跑。

农场没敢种经济类作物，割资本主义尾巴，啥也不让，就种些高粱、苞米。上秋的时候，庄稼快成了，小马手里总拎个家什儿，没事儿噼啪山响甩两鞭子，晚上挥舞着一把寒光闪烁的镰刀，经常往农场门口一戳，远看，以为哼哈二将轮休，出来一位值班的。

江湖上对小马有评价，说他是拉屎攥拳头装凶，瘦驴拉硬屎。也有的说，“别扯了，那小马，手老黑了，闹着玩抠眼珠子，净下死手！”但不管怎么样，多亏威震一方的小马，保护秋收的庄稼不被糟蹋。

庄稼地里有种甜秆儿，因为不长果实光长秆，很少种，稀有罕见。人们干脆，把高粱、苞米青棵统称为甜秆儿，这也是没和尚找秃子。庄稼长成青纱帐，就到了嚼“甜秆儿”的时候了，进入高粱地或苞米地，一脚一个踢儿，绊倒青棵，搁膝盖上，咔咔碾压，顺撇就啃皮儿，见着白瓤就嚼甜秆儿，嚼几口一品，“滋，滋”，不行，吐了，这甜秆儿有点“臊”。“臊”，就是不甜的意思，顺手扔了重来。

赶上苞米刚灌浆，妥了，半大小子们，“咔，咔”，一手一个嫩苞米，在青纱帐里乱窜，熊瞎子劈苞米，劈一穗扔一穗，吃得满嘴冒白沫，像婴儿吃奶呛着了，那感觉，爽得就像猪八戒偷吃人参果！反正肚子饿，管他什么呢，填饱就行。烤苞米可不敢，开玩笑呢？烤苞米冒烟不暴露目标了，小马逮着了还有好哇！

孩子们都惧怕小马，他不像北陵苗圃看青的，苗圃防止偷沙果，是瘸子打围坐地喊，吓唬跑了拉倒。小马不滴，小马属于狼瞎子愣瘸子，逮着就是一下子，不是抽你一鞭子，就是一个绊儿，把你扔泥坑里，赶上他不高兴了，扭送场部，捎话，让家长领人来。

附近的孩子们，会说话就会喊“马傻子”。经常隔空叫板，“一二，马傻子！”“一二，马傻子！”每次都给小马气够呛，舞台上京剧花脸似的，哇哇乱叫。慢慢孩子们都习惯了，到学校喊口号，“解放亚非拉”，回家就“一二，马傻子”，后来，连舌头没捋直的婴孩儿，都喊“一二，马打大”。

遭到语言偷袭的小马，气得牙槽子咬出血筋儿来，腮帮子咧得，没有耳朵耷着，都能离核儿了。在农场门口转磨磨，“啪啪”地甩着大鞭子，咬牙切齿冲着脖子喊：“等我逮着的，个小兔崽子，麻辣隔壁！”

一大群孩子，和小马势均力敌，不合不战，打打停停。有时狭路相逢，孩子们垂首敛目，看着小马耀武扬威的泥靴子在眼前噼啪趟过，前脚刚走，后边马上此起彼伏“一二，马傻子！”

小马名声大震，威震乡里，江湖上也有很多他的传说。比如，

晚上值班打更，房间里的白炽灯亮着，墙上挂着个布衫，上边扣个破草帽，他悄悄地躲到暗处，有路过的，他一咳嗽，给你吓一跳，让你有贼心没贼胆。

还有一次，他抡起大鞭子，对发情的老母猪精准打击，据说，直接侧切流产了。农场因为小马挥鞭名声大噪，俗话说，打骡子马也惊，啪啪的鞭子，保了农场颗粒归仓。

小马一时间成了彪悍凶猛的代名词，看见他，就能幻化出课本里，李逵、程咬金、鲁智深的影像。但小马对女孩儿还是有礼貌的，从不说三不四的。有一次，耀武扬威趾高气场的小马，正好跟几个女生在田埂上狭路相逢，竟然为了躲道儿，四仰八叉摔到河里了。

农场周围的孩子，淘起来没边儿，工地偷来嘎斯碎块，在地下挖个坑，灌上水，咕嘟咕嘟冒泡，留下一个出气孔，呼地点着火，把农场旁边坡地，沟沟汊汊，烧成一片焦土，差点连着了铁道线的油罐，还不知深浅，在黑土地里欢呼呢。

有一天，不知从哪儿淘弄来一个大桶，桶里放着一堆小山似的，既像商店卖的冰糖，又像蒸馒头的碱块，这是工业用火碱。大孩子“调理”小的说：“冰糖啊，随便儿吃，赶紧的吧。”说完，假装咋咋闭嘴，嚼出动静来。那时候，都馋哪，一个小孩子信以为真，把火碱当冰糖含嘴里。这一下，片刻工夫，孩子满嘴火烧火燎大水泡，像周星驰电影里，雷管在嘴里爆炸那段似的，所有人都麻爪了，这可怎么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小马正好过来，大老远，就看见一堆半大小子。“就这几个，可

逮着了，成天骂我那帮。”小马嘴里嘟囔着过来，正想揪住两个，一看，有孩子躺在地上，嘴唇钳紫，面色潮红，呼吸急促。连忙转身回去，套上马车，急急忙忙送到了242医院，医生说，再晚点儿，没命了。

街道出面表奖，给小马评“三好标兵”“五好战士”，小马急赤白脸说啥不要，街道老太太，都“道了去”，侧面一了解，敢情是光棍一人哪？赶紧的，缺啥补啥，介绍对象！啥事儿，一旦进入了街道干部的工作视野，相当于麻将扣听，就等着胡了，瞧好吧！

小马的前世今生很快摸清楚，要是有老式打字机，该咋咋出动静了。姓名：马洪亮，年龄：40，籍贯：山东，政治面貌：群众，文化程度：文盲，婚否：未婚，社会关系：一个哥哥，解放军某部干部。何年何月何种原因来厂，兹于某年某月某日进入国营松陵机械厂。

街道老太太，积累了多年妇女工作经验，“进过村，入过户，见到人，摸到肚”。工作有“耐心烦儿”，周边妇女自然状况，一目了然。

马上锁定目标，139厂小红房一位老嫗，妇人正好跟小马同乡，第二任丈夫去世两年，独身、寡居、无业，就是年龄稍大一点，比小马大二十来岁。怎么整？前期已经艰苦细致摸排过，试一下吧，有枣没枣三杆子嘛，再说了，老话儿不说吗，女大三抱金砖。不过，这砖，是有点沉了。

谁也没想到，街道老太太跟小马一说，天哪，发现了惊天秘密，

小马，小马竟然，竟然会笑！过去可从来都不苟言笑哇！小马眼角的鱼尾纹，一层一层，一波一波，喜气洋洋往外扩散，脸上竟然还有几分羞涩。

等啥呀，赶紧的！登记结婚领证入洞房吧！“二他妈，炖一锅杂拌儿鱼，喝点！”左邻右居都跟着高兴。没承想，女方不咋乐意，扭扭捏捏，伸出三个手指头，“哎呀，我说老姐姐，别端着了，还提什么条件呀？猫被窝偷摸乐去吧”。

革命战争是群众战争，广大革命群众欢呼雀跃，挑什么黄道吉日呀？定日子不如撞日子！赶紧，106，二楼，右拐，登记结婚，女婿男嫁，倒插门。

今天是个好日子！开心的锣鼓敲出年年的喜庆，好看的舞蹈送来天天的欢腾，阳光的油彩涂红了今天的日子，生活的浪花是我们的笑容。小红房里外刷上嘎斯屈屈，白白净净，亮亮堂堂，窗户贴上火红的喜字。

街道干部，送来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外加一个搪瓷洗脸盆，大红喜字上边是鸳鸯戏水。学校刚放学，俩半大小子背书包回家，就你俩啦！一个叫志方，另一个祥子，你俩是主持人，先向伟大领袖行礼，夫妻对拜，唱歌，敬爱的毛主席。实在不唱拉倒，喜糖，撒泡，高潮在这儿呢！喜糖撒泡，院里院外杠烟了，孩子们抢疯猴子啦，小手里，连土带糖一人一把。奔走相告，“吃喜糖喽，马傻子结婚啦！”

山东老家规矩，新婚之夜，讲究一宿不闭灯，高灯下亮，小马

新房就亮一宿。那时学习老三篇，流行一首歌：“老头子，哎！老婆子，哎！你看咱们学哪篇？我看咱就学这篇。”小马的新婚之夜，在邻居间引起了强烈反响，控辩双方争议焦点是：打那么亮的灯，半夜三更是不学《毛选》呢？女人们认为，小马嘎嘎新的小伙儿，找个半新不旧的老娘们儿，有点儿亏了。像一个崭新的十元大票，配几个缺边断碴的零分钱。男人们则表态，你们跟起什么哄，咸吃萝卜淡操心，这事儿，没听说吗？只要感情在，麻子放光彩！什么吃亏占便宜的，这叫两好割一好。

要说呀，这爱情的力量太伟大了，你可以不相信莫斯科，可以不相信鳄鱼，可以不相信眼泪，但你绝不能怀疑爱情。农场小马的故事启示人们，女人是教科书，小马是“大学漏”。

有个电影，《巴士奇遇结良缘》，还有个《花为媒》，还有个《三笑》，电影里说的一个意思，就是爱情会产生奇迹，在小马身上，就发生了奇迹，什么奇迹呢？

第一，小马同志已经不穿靴子啦，连黄胶鞋都不穿了，改穿手工纳制的千层底儿布鞋，没事也基本不往泥里踩了。第二，再也不敞怀了。平时，以两个兜铁路服、三个兜人民服为主，赶上年节假日，四个吊兜的中山装也敢上身照量，而且一看就经过浆洗熨烫。第三，保持适度微笑，络腮胡子中间，经常露出七粒牙齿（其中一颗虎牙列席），偶尔紫黑色牙床子也现身，冷不丁看着有点瘆人，别怕，保持淡定，适应会儿就惯了。第四，镰刀、鞭子，刀枪入库，不抡也不甩了，经常背手，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嘴里哼唱家乡的吕

剧《李二嫂改嫁》。第五，积极参加各种聚会，喝酒碰杯（碗），以碗沿碰对方碗底，以示礼貌。第六，再也不说那话了，就那个以妈麻骂开头的“麻辣隔壁”。

模范丈夫小马的英雄事迹太多了，打煤坯、透炉子、盘炕、扒炉灰、掏烟囱，下雨天撵毛驴车打奶，下晚黑端木盆倒洗脚水。

走在路上，他俩一前一后，更像母子，小马一步三回头，含情脉脉，经常伸手相搀，估计如有汽车，立刻伸手搪车门框上，怕老太太磕脑袋。新婚宴尔的小马，坚持不要吃老本，要再立新功，从大鹏展翅自由切换到小鸟依人。

有一次，这样一幅画面，出现在人们面前：

仲夏傍晚，一片火烧云，映红了半边天。农场深处，一座废弃碉堡掩映在草木葱茏之中，旁边油罐车，停泊在火车专用线上，延伸向远处的黑色铁轨，闪着耀眼的光芒。小马两口子，穿着一模一样的红裤衩，身披夕阳，两手相牵，沿着明亮的轨道，向远处走去，偶尔掉下来，踩到枕木上，又站上轨道继续前行，一直到变成小黑点儿，消失在朦胧的夜色里。

一碗油茶面

中国传统节日，跟吃都挨边儿。

从端午的粽子到元宵的汤圆，从中秋的月饼到除夕的饺子，逢节必吃，所以，古人把“吃”定位为一种文化。

《舌尖上的中国》，连篇累牍，有点搂不住闸了，一下干出好几个季，流量都快整没了，也不道能吃到猴年马月去。

这些年，行走江湖，饱食终日，“鱼肉乡里”，大快朵颐。山中走兽云中燕，陆地牛羊海底鲜，除了违法犯禁的没敢“照量”，好“嚼箍”没少造，从八大菜系到八大碗，从龙虾鲍鱼到酱土豆，从火锅乱炖到小背篓，从煎炒烹炸到街边烤。小时候饥不果腹，大了矫枉过正，一下干过油了，以至于吃得脑满肠肥，大腹便便。

临床表现是：脑袋大，脖子粗，咀嚼疲劳过

度，末梢反应迟钝。舌头，单枪匹马跨过更年期；味蕾，一枝独秀进入老年痴呆。有时候，分不出个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出门吃饭犯愁，看见饭店五红大绿，花里胡哨的菜谱，立刻蒙圈，不道从哪儿下箸箸。

老年痴呆有个特点，旧的忘不了，新的记不住。味蕾也一样，都犯这毛病，往日时光，不思量，自难忘，还记得当年，舌尖上的三台子，一碗油茶面。

记得，那天是北风烟雪的寒冬，嗷嗷的狂风呼号乱叫，北陵里，肯定“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从家出了门，拐过房山头，一阵飓风，后腰安了涡轮增压推进器似的，不由自主被簇拥着小步快跑，穿过松陵二校操场，推到第二合社北门，顺着人流，撩起棉门帘儿，穿堂而过，直接推到合社南门，要不赶紧刹住，差点从南门穿糖葫芦出去。

南门里边柜台围着一圈人，大人小孩不少，仨瓜俩枣买点儿饼干糖块。第二合社南边比北边明显热闹，北边卖的是油盐酱醋，鱼肉果蔬，捎带着炉钩、火铲子，南边是化妆用品，糕点糖果，还有文具纸张。南边显得暖融融、热烘烘的，阳光正好从天窗晾子照射下来，琳琅满目的货架，整齐明亮的柜台，干净整洁的地面，被光线切割成几何图案。

我还算不上大人，也不是小孩儿，属于人们常说的“隔壁半大小子”。半大小子年轻气盛，不管不顾挤到近前，“同志，同志”，边说边比画，竖起食指道：“一碗油茶面。”随后递上八分钱二两粮票。

油茶面，是适合北方秋冬季的传统小吃，一般先在锅里滴一些豆油或猪油，把面粉倒进去，炒到颜色暗黄，加上红糖、白糖或古巴糖，食用时放在碗内，开水冲成浆糰状即可，如果里边能配上果仁、果脯、芝麻、花生碎就更棒了。

“一碗油茶面！”这声音，稚嫩中透着淡定，谦逊里闪着炫耀，在大白兔奶糖俩人各咬一半儿的岁月，的确值得顾左右而招摇显摆一下，真可惜，没人注意。售货员接过八分钱二两粮票，分别放入两个纸盒，随后，拿起一个不大的木勺，像现在卖冰激凌的圆勺，在方型木箱里一舀，一勺油茶面，满满登登挂着尖儿，倒进旁边擦着的蓝花边粗瓷大碗里。

赶上售货员心情好，没准再给你加点儿量，这取决于你刚才“阿姨”叫得甜不甜。其实，即便甜得腻住了也没用，勺子在箱里来回擻拢两下，舀上来没多少，只象征性在你碗边一颠，轻轻磕下少许细碎粉末儿，就像“两步一颠儿”，也就是个心理安慰。以为能多给你一勺，还美出鼻涕泡来了。一勺二两，只多不少，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刚才，由于我过分激动，不小心，装得有点大扯了，竟直呼“同志”，售货员显然不咋乐意，立马给“半大小子”戴个眼罩儿，“两步一颠”干脆免了，一勺油茶面拉倒。

柜台里边，戳一座立着铁桶烟囱的地炉子，炉火正旺。长嘴铁壶，公鸡打鸣似地吹着响笛儿，开水咕嘟咕嘟都烧翻花了，旁边还有个竹坯暖瓶，打开暖瓶木塞儿，砰的一股热气扑来，售货员一边喊着：“闪开，闪开，别烫着！”一边高山流水觅知音，开水噼啪倒

进蓝花边粗瓷大碗里。

瞬间，天雷地火，干柴烈焰，碗里“咕嘟咕嘟”冒出沸腾的气泡，无数沉睡的生灵在梦中苏醒，滑腻干爽的油茶，被滚烫的开水一冲，高山大河，融为一体，世间万物，雨露均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火热的情怀，永久的嬗变，共同的名字，一碗油茶面，诞生了！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随后，焦糊米香的味道，四溢飘散，馨气袭人，像彼此的爱情宣言，肆无忌惮、上下翻卷，久久弥漫在第二合社南部空域。

接过热气腾腾的蓝花边粗瓷大碗，双手捧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似的，一只手掐住碗沿抠住底槽，另一只手也掐住碗沿抠住底槽，既不能烫了，也不能洒了，还不能给旁人碰了，嘴唇嘟成圆孔，一边嘘嘘吹哨，一边呼呼哈着热气，颤颤巍巍冲出重围。

选一无人角落，把烫麻爪的手腾出来，油茶轻轻放在柜台。经历了天荒地老，一切回归自然恬静，油茶在蓝花边粗瓷大碗里，像寂静无声的森林，像遥远空旷的沙漠，像深邃莫测的海底，像广阔无垠的太空，一切美好的遐想，犹如立体的画卷，在这里一一呈现。

此刻，屋外风停雪歇，碗里不温不火，操起羹匙搅拌，才发现，羹匙歪七裂八竟然是薄铝片冲压的，蓝花边粗瓷大碗锯齿狼牙，像被癞狗磨牙啃过，顾不了这许多，趁着热乎劲儿，捧着蓝花边粗瓷大碗，左右逢源，上下呼应，转着半圈，沿着碗边，滋滋有声，痛饮黄龙，挂在碗边碗沿的“散兵游勇”，也不能逍遥法外，务必全

歼，一网打尽。

一阵稀里呼噜，风卷残云，细细品味，渐入佳境。遥想北宋苏东坡：“身心颠倒不自知，更识人间有真味。”还有清代阮葵生佳句：“香于酪乳腻于茶，一味和嘈润齿牙。”更想到荷尔蒙爆棚的当代冯唐，翻译泰戈尔《飞鸟集》时的奇思妙想，“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

正在沉浸愉悦快感中不能自拔，突然，一根红绒线绳，从嘴里滤出，定睛观瞧，仔细一辨，此乃油茶里的青丝玫瑰，一阵窃喜，连忙复入口中，细嚼慢咽。咀嚼之中，忽地又有异物呛口，细细品味，不禁大喜过望，竟有幸遭遇月饼渣块，哈哈！幸福满满，喜气盈盈。顾不得行人过客，看这厮神采飞扬、自我陶醉的猥琐嘴脸。

一碗油茶面，让人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

油茶面糯甜绵软入口即化，片刻工夫吃得溜干二净，那蓝花边粗瓷大碗竟一尘不染，甚至比洗的还净，复扣碗于脸上，一顿猛舔，恨只恨，碗小面少，齿多舌短。街上，曾经流行红裙子，同时还流传一句俗语，叫作“少舔”。“少舔”，原意大概是少来阿谀逢迎溜须拍马这一套，不知这“少舔”最初版本，是否出自一碗油茶面。

蓝花边粗瓷大碗，经过一番舌舔匙刮，软硬兼施的战斗洗礼，旧伤痕又添新伤疤，碗边秃牙裂啃，碗底釉面全无，只剩下横七竖八的划痕，犹如沈阳大成编组站交通枢纽铁道，又平添了纵横交错的新干线。也别小瞧这蓝花边粗瓷大碗，埋土山脚下，几年之后当

出土文物，摆玻璃柜里，上边射灯一晃，就说是成化瓷、嘉庆碗，正经唬一气。

雪后初霁，挑帘迈出第二合社，暖风和煦，颊齿留香，一个黑芝麻粒，蹿出牙缝，依依不舍，款款情深，带着满身幽怨的糊香，最后深情道别，仿佛“送君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提醒，不要忘了，温馨的儿时记忆！

有个电视剧，叫《深夜食堂》，台词经典：“再简单的食物都有自己的灵魂，人生有很多味道无法复制。”

是呀，人，有时很复杂，一生追求满汉全席，有时又很简单，到头来发现，最想吃的，不过是一碗油茶面。





惊蛰的雷 清明的雨

惊蛰的雷 清明的雨

春雨惊春清谷天。

节气过了惊蛰，遥远的天际传来隐隐的雷声，苏醒的大地显露出生机。妈妈家的阳台，几朵漂亮的小花含苞欲放，透过窗纱上火红的福字，和小区萌动的浅草相映成趣，遥相呼应。

这是一个平常的星期二，平常的午餐。我回到家的时候，妈妈已经把饭菜摆上了桌，普通的家常便饭，处处洋溢着妈妈的味道，铝锅新蒸的米饭，盖帘焐热了昨天的馒头，黑铁锅里，宽汤大菜弥漫着热气腾腾的香气，白菜炖土豆配几片五花肉，一个凉拌杏仁儿芹菜，还有爸爸最喜欢重口味的酱焖鲫鱼。

最近爸爸闹牙疼，白天吃不好饭，晚上睡不着觉，面色晦暗，表情痛苦，上桌吃得很少，连最喜欢吃的酱焖鲫鱼，都没动筷，只扒拉几口米

饭喝了点菜汤，就撂筷子了。下桌前爸爸跟我抱怨：最近也不知怎么了，看东西总是重影，明明看见筷子在眼前，可是一伸手，就抓空了，一边说一边演示。我解释说，也许是人体机能正常退化，老年性白内障青光眼吧。但我心里却想，只要不是老病复发都不怕。

吃完饭爸站起来，去卧室休息，因为爸爸身体虚弱，妈妈连忙起身站到爸爸跟前，让爸爸扶着她肩膀走，过去，老两口经常像小孩子做游戏一样，一前一后，在屋里这么走动。

大概想在儿子面前逞能，爸爸执拗地推开妈，说不用你们搀扶，自己慢腾腾地走进屋，我紧随在爸爸身后，看他步履蹒跚走到床边，慢慢坐下，倚靠在床头，闭目养神躺下，才悄悄退了出来。

过了一会儿，爸爸似乎睡下了，我蹑手蹑脚地凑到床边，轻轻地依偎在他身旁躺下，爸爸眼皮蠕动一下，欠了欠身，往一侧挪一挪，其实我知道他没睡实。近几年，每到星期二，我都到爸妈家午餐，然后小憩一会儿。星期天全家十几口人大聚餐，人太多，星期二稍微清静一些。

爸爸说话的声音微弱，断断续续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我闲唠嗑儿。爸牙疼，说话含糊不清，为了听清他的话，我向床尾伸了伸腿，斜侧过身子，把脑袋凑到爸爸的脖颈处，爷俩在床上一撇一捺，躺成了一个“人”字。

爸又说起了以前跟我多次唠的故事，其实，就是家里的历史。爸爸七岁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爷爷死于一场瘟疫，当时民间叫霍痢拉，一个村子死人之多，甚至都找不出青壮年抬尸体。奶奶是个

农村小脚妇女，拉扯着唯一的孩子，孤儿寡母在农村艰难度日。

跟爸爸一个爷爷的叔伯哥哥，比爸大不了几岁，家里也是孤儿寡母，两个寡妇领两个孩子，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家庭，爸每当提起哥哥都激动，他说跟哥的感情非常好，是相依为命的骨肉亲情，哥哥既是兄长又像父亲，从来感觉就是一家人，十几岁的哥哥顶门立户，拉扯叔伯弟弟和两个农村小脚女人过日子。当时，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穷得经常揭不开锅，土炕上，缺席子少被褥，连个木头炕檐都没有。唠了一会儿，爸爸叹口气，“现在日子好了，一家一家，一辈一辈就是这么过来的，老猫梁上睡，一辈儿传一辈儿啊！”爸爸说完默不作声了。

后来，爸爸十八岁那年，在农村考上了军工厂技校，进了沈阳城，跟同在一个村的妈妈结了婚。随后入了团，涨了工资，还有了儿子，也就是我。再后来，奶奶、妈妈和我，一块儿进了沈阳城，住在北陵公园后身军工厂宿舍，皇姑区三台子东三里新四栋17号，一个窗明几净的楼房里。那时候，朝气蓬勃的建设者和年轻共和国的脉搏一起跳动，火红的年代伴随着火热的生活，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爸爸也梳着波浪式分头，穿着列宁装，披着灰色的风衣，还戴着鸭舌帽，后来，人们管这种帽子又叫前进帽，这种样式的帽子，爸爸一直戴了一辈子。以至于同学们背后开玩笑，都叫爸爸“前进帽”。

从农村进城不久的爸爸，由于医疗知识匮乏，一次肺炎没能及时治疗，逐渐演变发展成为肺结核，按照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只

要注射几个疗程雷米封、链霉素，就能痊愈的，可是因为年轻，根本就重视，慢慢落下病根，病魔梦魇一样，如影随形，伴随爸爸一生。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爸爸常年状态是：住院、打针、吃药、疗养，然后上班，这样周而复始下一个轮回。我和弟弟妹妹四个孩子，都是很小就送到农村，在姥姥家长大，快到上学再接回来。我养成一个习惯，无论在外面疯玩到什么程度，气喘吁吁跑回家，推开家门的一刹那，一定是屏住呼吸，轻轻欠了门缝，看见爸爸在屋里安静地休息，才轻手轻脚进屋。恐惧，笼罩着我幼小的心灵，因为我看见太多次，爸爸脸色苍白、有气无力，佝偻着腰身大口咯血，床头下的盆盂里血迹滩滩，我害怕爸爸会因为咯血过多而失去生命。每逢年节假日或者来人去客，我会默默祈祷，爸爸争口气，千万千万别犯病。十多岁的时候，我已经能把家里唯一的超级大件儿，永久自行车扛到三楼。

后来，爸爸住院的次数越来越多，以至于街坊邻居、老师同学见面，都不是习惯性的“问吃了吗”，而是欲言又止想问爸爸的身体怎样，时间久了我们也不介意，抢先告诉人家，没犯病，最近挺好的！就这样，爸爸，这个闻名遐迩的老病号，克服病痛的折磨，克服经济的拮据，带领我们全家，在没有申请单位劳保、没有领过工厂困难补助的情况下，保证了妈妈和我们全家兄妹的温饱，而且还都健健康康。

在经济不太景气的年代，一个家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

茶，每件事都是不容易的。记得那时我从农村当兵抽调回爸爸的工厂，而且还进了机关，一天，爸爸打电话说下班早点出来，跟他去捡煤核。按照约定，我来到了工厂70A锅炉房，这是现代化大型企业的动力枢纽，几百米长的传送带，像巨龙一样，从高高的动力车间窗口呼啸而出，未燃尽的炉渣天女散花般从高处散落下来，夹杂着滚烫的潮湿和灼人的水汽，翻着热浪的炉灰渣子一波一波，从高坡倾泻而下又在人群脚下乱窜，瘦骨嶙峋的爸爸，挤在人群中，弥漫的热气几乎把他淹没，此刻，正低头猫腰把捡到的煤核归拢一堆，爸爸额头沁出汗珠，浅蓝色的府绸衬衫已经浸湿了。我想刚才还有点磨不开，怕见到熟人难为情，怕弄脏我的白色衬衫，此刻看到爸爸，我羞愧难当，赶紧冲进炉灰渣堆里，想扒拉出更多的煤核，爸爸说：“算了吧，差不多够了。”我们把冒着热气的煤核装上借来的平板车，爸爸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拽着绳子在前边拉车，绳子紧紧勒进爸爸瘦削的肩膀，我尽可能使出最大的力气推车，以使绳子悬空，让爸爸少受力，别让绳子勒紧爸爸的肩膀，一路下来，或许是煤核炉灰熏呛，我的眼睛一直湿漉漉的。

爸爸沉疴已久，平时不苟言笑，不熟悉的人以为严肃，其实他是很幽默的人，而且人缘特别好，别人评价他说，高鼻大相，高挑大个，一看就有派。我心里最知道，爸爸是用鲜血浇灌着家庭的幸福，用生命来捍卫团圆圆满。善良的爸爸几乎每时每刻，都与病魔顽强抗争，以胜利者的姿态攀上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制高点。

在与妈妈的金婚喜宴上，欢聚之后，爸爸十分高兴，他说，我

感谢老伴儿，风风雨雨，沟沟坎坎五十年陪伴，感谢我的孩子们，生命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因为就在金婚之前的两个月，爸爸住院，一个医生看见爸爸的胸片，惊诧不已，这是谁的片子，有这个胸片的人怎么能呼吸？我们淡定地告诉他，病人就在病房里住院治疗。的确，那个胸片已经看不到肺叶，只能隐隐透过胶片，看出模模糊糊胸部的轮廓。事后，这位医生说，无论是教学还是临床，从没有见到有这样的胸片。

那些年，我们家里大概估算一下，爸爸用过的药，片粒水面，瓶瓶罐罐，车载斗量，要是用车拉，都能装整整一卡车。爸爸常说，我这一生，以药为伴，与病为伍，每天总像踩在钢丝绳上，随时随地担心掉下来，承受了太多的磨难和痛苦，我也唯有一个愿望，让我一个人把病痛折磨都承担了，把妻子儿女的份儿带出来，让我的家人远离疾病和痛苦。

爸爸从小孤苦伶仃，命运多舛，成年之后又是久病缠身，我们全家在妈妈的带领下，对爸爸百般照料悉心呵护，兄弟姐妹争先恐后表达孝顺。百善孝为先，是家里最大的家训。家里无论大事小情，爸爸一个电话全部到位，孩子们任何时候，也不敢对父母说一个不字。爸爸常说：“我很知足，妻贤子孝，无怨无悔。”

对于孩子们表达心意，爸爸一般是欣然收下。有时还故意给你暗示，万豪酒店刚开业那会儿，他念叨说三星四星饭店去过，不知道万豪这五星酒店啥样？去了之后，品尝风味，里里外外逛一圈儿，爸爸开开心心回家啦！爸爸挺喜欢热闹，只要周边有特色的地方，

尽可能领他去看看，他曾到过彩电塔上俯瞰夜景、享用晚餐，也曾看过兰花酒店的人妖秀表演，还逛过老北市的庙会吃过糖葫芦，跟他一起退休的老伙伴热衷于泡澡堂子的时候，他已经到桑拿浴体验民情了。更有意思的是，有一年春节晚会之前，他坐飞机到北京，住在中央电视台梅地亚宾馆，那时候还是倪萍主持，他看见楼上楼下那么多明星、主持人，高兴得像个孩子，特意珍藏一叠梅地亚宾馆带暗影的餐巾纸做纪念。

爸爸很少当面表扬我，有一次全家聚会为我庆生，他把一个精心准备了很长时间的戒指，镶嵌蓝宝石的金戒指，亲自给我戴在无名指上，算是对我这个老大率先垂范的褒奖。那个场面非常动情，爸爸哽咽着，伸出双臂拥抱了我，我有点措手不及，轻轻地接受了爸爸的拥抱，因为爸爸在我心中是那么高大神圣，而爸爸又实在太单薄、羸弱了。当时，爸爸和我，都掉了眼泪，桌上的家人也都哭了，这是我此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跟爸爸拥抱。事后，那个画面萦绕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久久难忘，我常想，中国人，或者东方人，表达情感为什么这么含蓄呢？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拥抱过生他养他的亲爹热娘。我是幸运的还是悲哀的呢？我一直后悔没大声说出来，爸爸我爱你！虽然爸爸知道我爱他。

一个平常的星期二，又是这样不平常。陪伴爸爸午睡片刻，我刚回到单位一会儿，电话响起，是妈妈的声音，让我立刻赶回家。进屋一看，爸爸呼吸急促、神志恍惚，鼻翼和指甲出现疳紫，妈一边翻出病志一边告诉我，刚才服用了一小片安定想睡觉，随即出现

了幻觉昏迷。我到跟前说：“爸我回来了，没事的，咱们穿上外套，马上去医院！”爸轻轻地点点头，无力瞄了我一下，慢慢合上了眼睛。我一手托爸的后背，一手搀扶着他往床头靠，此刻，在扶爸爸倚靠在床头的一刹那，突然，感觉像托着轻轻的羽毛，缥缈着落到尘埃里，这种不祥之兆使我心头一沉。

来不及多想，急救车、抢救室、住院处，一直到晚上，一直到深夜，爸爸一直昏迷不醒。除了手指轻微抽搐一下，一直深度昏迷，下半夜，爸爸一阵一阵地出汗，衣服都湿透了，还是深度昏迷，没有任何知觉，医生几次过来，告诉我们要做好准备，我们能听懂医生的话，只是不相信，也不愿相信医生说的话，多少次这样的经历，我们都经历过来，都是化险为夷，都是逢凶化吉，这一次也一定能挺过来。

清晨，各项生命体征指数越来越弱，直到一跳一跳渐渐消逝，我们心里一阵一阵紧紧收缩，信号都已经没有了，泪眼模糊的我们，拽着医生，指着萤火般晃动的屏幕，“医生，快看，还有希望！”医生说这是残存药物的作用。妈妈张罗取来以前准备的寿衣冲冲，可是，回天乏力。七点四十五分，爸爸永远安详地睡着了，他一生相濡以沫的老伴儿泪眼婆娑，轻轻抚摸他的面颊，悄声跟他话别，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紧紧握着他尚有余温的手脚，俯在胸前，啼声呼唤。爸爸脸上没有一丝痛苦，表情平静安详，就像深深地熟睡了。

晴天霹雳，全家人在巨大悲痛的旋涡里晕头转向，完全在亲朋

好友的指使下，机械应对。第二天，我匍匐在前一天和爸爸共同躺过的床上，嗅着爸爸昨天的余温和气息，恨不得把过去的一分一秒碾碎，仔仔细细回味咀嚼回放，我总感觉这不是真的，昨天还活生生地在一起，说话、吃饭、睡觉，这一天一宿，爸爸就不在了，就一个人躺在那冷冷冰冰的地方啦？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仿佛就是在做梦，似乎过一会儿，梦醒了，爸爸就会笑吟吟地出现了，朦朦胧胧中，我睡着了，又哭醒了。

清醒之后我明白，昨天，那是爸爸此生看我的最后一眼，昨天，那是爸爸此生跟我说的最后一番话，昨天，那是爸爸此生跟我用的最后一餐饭，昨天，那是爸爸此生跟我最后一次躺在床上。我拥吻着残存爸爸气息的床单，眼泪打湿了被褥。爸爸，永别了，我永远也没有爸爸了。

半个月之后，无雨的清明，天空阴沉晦暗，我的心里像被淅沥的小雨浸淫，湿冷中透着彻骨的寒气。那个把儿时的我高举过头顶，忍着病痛，辛勤劳作，憧憬美好幸福生活，养育我一生的人，永远长眠安歇在城南一座山岗上，身旁的矮油松，伴随着他日久天长，前边一条河流，不停地缓缓流淌。他长年寂静无声地等待，等待我去抚摸他冰冷墓碑的面颊，等待我去倾听他苦难的童年，等待我去跟他诉说世事的变化和家人的安康。

以后，一七、三七、五七、七七，日子一天一天挨下去，为了祭奠，为了怀念，也是为了忘记，要渐渐调整，慢慢适应，爸爸不在的日子。

这一天，好像是七七之后，北陵公园春桃吐蕊，紫燕低飞。恍惚迷离间，我走进公园的栈桥附近，往右一拐就是林荫大道，大道两旁微波荡漾，突然，湖边长椅上，暖阳的霞光里，坐着爸爸，侧背着我的视线，似乎正跟旁边一位老友闲聊，爸一点儿没变，戴着凉纱礼帽，那是我在北京盛锡福买的，外罩一个浅米色夹克衫，内衣是浅蓝色府绸衬衣，远远看着背影，还是那么消瘦，爸爸聊得非常开心，笑得轻轻抖动肩膀，似乎看到了他洁白的牙齿，听到了他朗朗的笑声，爸爸！我差点儿从嗓子眼喊出声来，眼泪禁不住奔涌而出。“爸呀，你叫我好找哇，爸，那怎么这么多天不回家呀？你衣服穿得少不少？是不是该换洗了，你临走的时候咋不跟我多说几句话呀？”我不由自主朝着“爸爸”的方向走，越走越近，泪眼迷茫。马上要到跟前，我停住脚步，木然伫立。

恍惚中缓过神来，爸爸已经不在了，刚才，只是一个和爸爸相似的背影。我已经没有爸爸了，今后再想看到爸爸，只有去梦里寻找。我生怕这位爸爸的形象转过身来，打破这段美好的记忆，急速扭头离开。林荫大道，杨柳依依，我不管不顾旁若无人，任泪如泉涌酣畅淋漓。待走到林荫尽头，身心俱疲的我，心里掠过一丝宽慰，压抑的心情得到释放，感到些许透亮和畅快，人，总要从失亲之痛中自拔。

时间真快，一晃，爸爸离开家里整整七个年头了，总感觉爸爸真的没有走远，好像出差旅游去了，过两天就会回来，感觉爸爸还在家中，随时会走出来，在树林边、在街道旁、在超市里，随时随

地一转身，就能看到爸爸的身影，有时一抬头，爸爸好像在头顶上方，慈祥地看着我们，我仰视凝望着天空，多希望云朵里能幻化出爸爸的音容笑貌。

家里留下了一些爸爸的照片和影像资料，可是七年了，没人提起看一看，不是不想看，而是不敢看。七年来，夜深人静之际，常常冥思苦想，为什么思念？思念是什么？思念是堤坝的闸门，不能倾泻而出，也不能堤坝高筑，要轻轻打开，慢慢渗透，如涓涓细流，源远流长。

惊蛰的雷，清明的雨。爸爸，我永远的爸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台子纪事 / 张春霖著. —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451-4765-0

I. ①三…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2411 号

责任编辑: 丁 雁
封面设计: 吴光前
责任校对: 胡丽茹

出 版 者: 辽海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469
E-mail: haiml389@163.com
印 刷 者: 辽宁泰阳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5mm × 225mm
印 张: 23
字 数: 24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